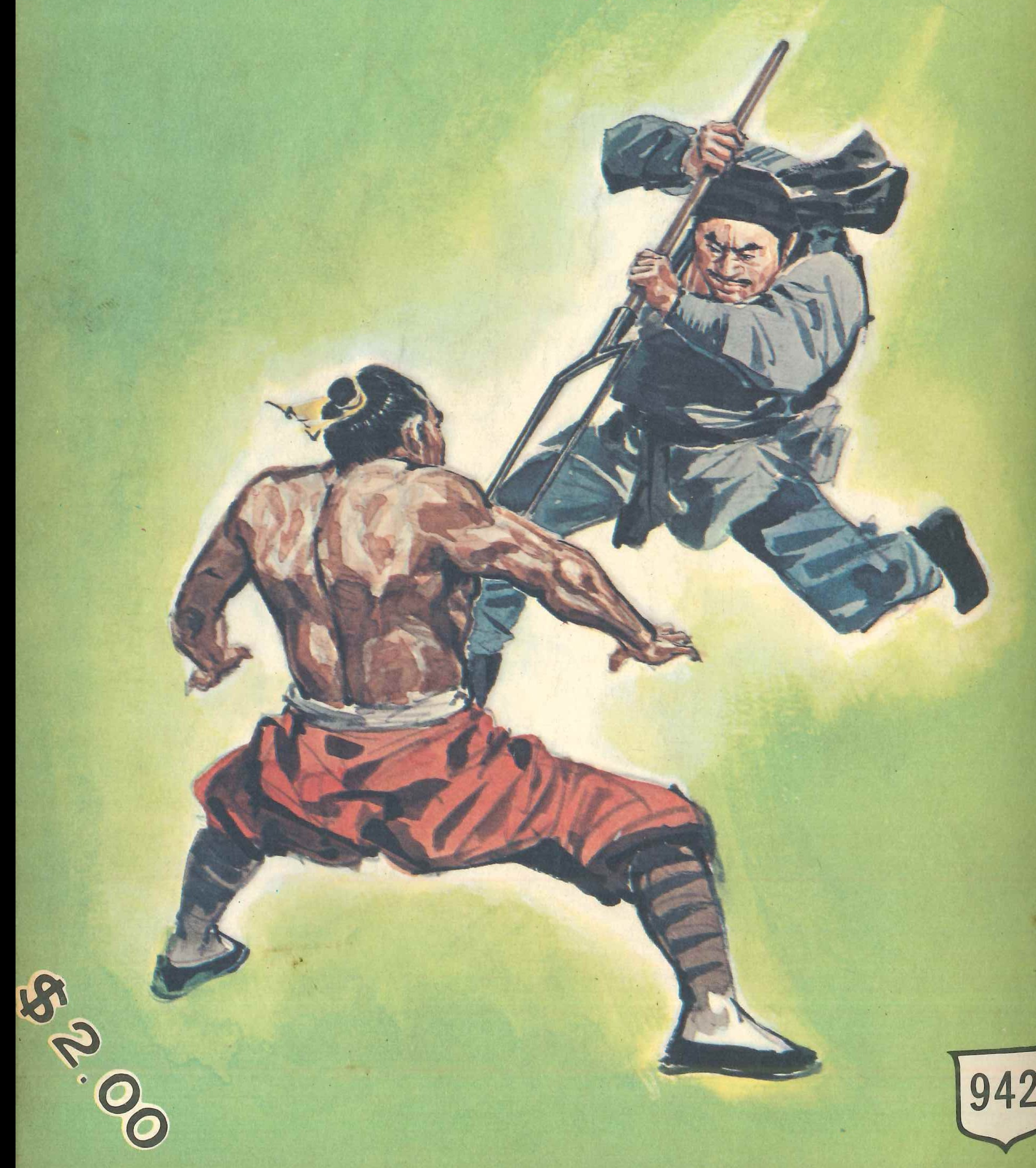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連環爆炸　（鐵拐俠盜故事）

一宗神秘爆炸案發生之後，死了一名國際特警人員，還未有任何頭緒之前，另一宗爆炸案又接連地發生，究竟其中隱伏了甚麼危機？



$2.00

942

本刊啓事

本刊自今年復活節及端午發行特大號兩期後，承蒙本港及各地讀者深表讚許，函電紛至，並盼本刊平時如期繼續維持特大號之篇幅出版，可使一般讀者們能有充份滿足一星期中最佳精神食糧之享受！

有鑑於此，本刊雖然由於八年來一直都是保持原價（每册二元）發售，在這段悠久時期，物價與日俱增幾達二倍的歲月中，已使我們不勝負荷，近數年來更處於入不敷出、虧損經營中！但另方面又不想有負讀者們長期熱烈支持捧場雅意及上述建議，因此，本刊幾經審愼考慮下，再傾全力，拚盡所能，派員巡廻東南亞及本港各地，盡數搜羅名家一流作品，加强陣容，務使讀者能得到滿意之閱讀興趣。現決定由九四四期起，每期增加篇幅十六大頁，爲了稍微彌補我們這項浩繁支耗，情非得已，略增售價每册五角。敬希體察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出版社敬啓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 179－180 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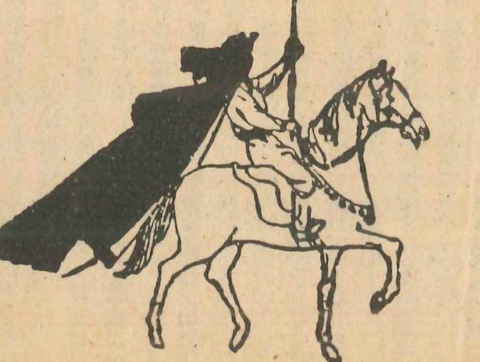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 942 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連環爆炸

馬雲・文
盧令・圖



機場埋伏　賭城追踪

阿生為了一項特殊任務，又要回到香港來。

香港還是從前的香港，儘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有了很大的改變，其實，本質上並無多大改變，甚至政府的政策亦無改變。

香港政府的最終目的，就是最早期訂下來的唯一目標：賺錢！

於是香港市民也跟隨住政府的路綫，以賺錢為大前題。

建築海底隧道為了賺錢，地下鐵路自然也是為了賺錢，政府加稅加差餉更加為了賺錢。

香港人整日忙忙碌碌，為甚麼？一句話還是為了：賺錢！

香港人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可以不顧個人的人格，也可以不顧甚麼國家民族的尊嚴，自然亦更不可能有甚麼道與義可言。

總而言之，他們只要有錢可賺，就不惜用盡心計，不擇手段，但求達到目的，這正是香港人一個最常見的現象，以前如此，時至今日還是如此，一切絕無改變。

阿生與一位同事回來，並非跟他師父呂偉良和林愛莉一起，這是很少見的，因為三俠多數時間是聚在一起的。

這一次，阿生為了巴黎特警總部的一次緊急命令，匆匆由美國啓程，飛到香港來。

國際特警組織是一個世界性的保安組織，它的成員國對這組織的人員十分敬重，但身為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若非迫不得已，決不會輕易暴露身份。

阿生事前並沒有通知任何親友前來接機，也沒有人知道他這一次到香港來的任務是甚麼，甚至他自己也不大清楚。

說起來的確有些出奇，為甚麼連阿生自己也不知此行目的何在？

其實了解國際特警組織內部情形的，對此一點兒也不會感到驚奇。因為這組織既然秘密存在，一切任務也是秘密的。

所以，難怪不少較低級的警方人員，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即使是成員國，國際特警組織的辦事處也從來不會公開。

國際特警組織並非故作神秘，只要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國際特警的任務通常都是十分重要的，有時就是為了地方上的警方無能為力，或者守秘有困難，然後才向國際特警求助。

因此，國際特警的一切行動，必須守秘！

航機已開始緩緩降落香港目前唯一的機場——啓德機場。

每一次阿生在這個機場降落之前，例必感到有些難過。

這個位於市區的機場，隣近住了數以萬計的人口，然而每日在此機場升降的飛機，包括珍寶型「七四七」機在內，幾乎每隔三幾分鐘就有一架。

據說曾有人住在這一區——九龍城區，曾經因受不了音波的震盪，而進了神經病院，這說話似乎太過誇張，但飛機的噪音弄得人精神緊張，心情煩緒則是事實。

阿生想到那些人的忍耐力，就不禁為之肅然起敬，同時也有些難過。

但是，他身邊的同事韋林士，却若無其事地，望出窗下，俯視這小島上風光。

韋林士是美國人，年紀很青，只有二十八歲，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他是由美國臨時抽調，派來協助阿生未來工作的。

然而他們至今仍未知道實際任務是甚麼，只知道巴黎總部方面已通知香港方面的辦事處，派人到機場接載他們。

不過，對方究竟是甚麼人？阿生和韋林士二人事前也不知道。

她們唯一知道的，是一輛汽車的車牌號碼。

密令中向二人指示，一輛編號「KK13」的汽車，將在機場停車場等候他們。——這也是他們唯一知道的事。

至於駕車人員是誰？怎個樣子？車子裏多少人？……等等，他們一概不知！

那麼，對方如何會晤他們？

命令又指出，他們不必認人，只須認車，因為那汽車一定準時在停車場等候。

大概到時候，駕車的人就會把命令的詳情向他們傳遞。

即使駕車的人不告訴他們，相信到了辦事處之後，亦一定有人告訴他們。

所以，當他們步出機場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停車場去。

第二件事自然就是找尋一輛編號「KK13」的房車。

「十三號是個不祥的數字。」韋林士開玩笑道：「KK字頭更可怕，因為『殺人』與『兇手』二字都是以K字行頭。」

阿生笑道：「幹我們這種職業，又豈能太過迷信呢？」

阿生說話間，視綫已移到一列汽車那邊去。

韋林士剛才所講的「兇手」與「殺人」只是指英文中的單字，事實這兩字的頭一個字母都是「K」字。再加上「13」，實屬不祥之至。

阿生終於找到了那輛編號「KK13」的汽車——是一輛黑色平治房車。

韋林士也見到了，於是二人立即走過去！

車子裏坐了兩個人——兩個男子，都是阿生從未見過的。

至於韋林士更加不可能認識他們，因為他是頭一次來香港，而阿生是香港特警處出身的，認識特警辦事處內一般同事。

但眼前這兩個，阿生的確未見過。

有人打開了車門，讓阿生和韋林士入內。

車門關好了之後，立即就見司機想開車，但前面剛好有一輛車子為了爭奪車位，而與另一輛房車的司機各不相讓。

如此一來，他們這輛「KK13」就只可以暫時候在原來的地方。

車內有人問：「兄弟可是巴黎方面派來的？」

問話的人講英語。

韋林士亦以英語回答：「是的，你二位一定是香港辦事處的人？」

「不錯，請問二位大名。」

「我叫韋林士，他叫阿生。」

「好極，以後我們合作的機會正多着。」那人又問道：「你們此行的任務是甚麼？」

「任務？」韋林士怔怔地呆了一呆，回頭望了阿生一眼。

「是的，讓我們先了解兩位的任務，好作一些準備工作。」

韋林士道：「我們還以為你們會告訴我們呢，怎麼你反而問我？」

「嗯！這……這怎麼攪的？難道二位連自己的任務還未清楚？」

「是的，我們絕不清楚……」

韋林士話猶未完，那邊傳來一聲「轟隆」巨响，震耳欲聾。

阿生的反應十分迅速，立即開車門跑過去觀看，只見那邊停車場升起一股濃烟，似乎是有一輛汽車爆炸！

人們並未驚惶走避，反而聚集圍觀。

韋林士也尾隨阿生而來，機場警崗已立即派人過來查究。

一輛汽車被炸至粉碎，隣近停放着的汽車也受到波及。

現場血漬斑斑，濃烟中彷彿有人已被

炸死，那人已無法動彈。

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何事，爆炸如何發生？亦無人敢冒險入內救人。

阿生想衝過去，無奈火燄高張，溫度太高，他根本無法迫近。

還好消防人員就在機場之內駐守，很快開到現場灌救，否則，只要波及隣近停放的其他汽車，後果更難以想像！

火救熄了！

但車子已燒成一堆廢鐵，人也變爲焦炭！

警員在現場戒備，不准任何人太過接近火場，但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却擠在圍觀熱鬧的人羣之最前列的位置。

香港地方小，但人口却多，所以無論發生了任何事情，都會在刹那之間，召來一大堆人，而這些人只不過是爲了好奇。

現在現場之上也擠了一大羣人，他們紛紛互相查問剛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阿生也想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但他沒有問任何人！

因爲阿生知道，即使問人，人家亦未必知道，包括警方在內。

阿生是最先聽到爆炸聲趕到現場來的，連他也不知道發生了何事，其他人亦未必會知道。

阿生只憑眼睛去看——去看看現場上的情形，去想——想想剛才那「轟隆」一聲巨响的威力。

毫無疑問，這是一顆頗强力的炸彈，汽車必然是被炸後，燃着油箱，然後才會發生燃燒的。

車毀人亡，車與人都面目全非。

阿生突然渾身一抖，他彷彿觸了電似的。

視綫觸及一些物件，那物件上的字體仍然清楚得很，那是一個被炸脫落了的車牌。

車牌編號竟然也是「KK13」。

韋林士也見到了。

他不由自主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二人不言不答，急急回轉身去，奔向他們到過的停車位。

他們的動作在外人眼中看來太過突然，事實却是兩人之間極之有默契。

他們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看見那車牌，也同樣發出一個疑問：爲甚麼這一輛汽車的編號又是「KK13」？

那麼，剛才那一輛……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就是想到剛才那一輛車子大有可疑之處，所以才同時行動起來。

但是，在場的一名便衣警探，看見這情形，却感到十分可疑。

首先是這一次的爆炸來得突然，然後又見到這二個男子行動如此出奇，身爲警探的，自然有他自己的敏感想法。

那探員立即知會在場的警方人員，一齊追踪阿生和韋林士二人！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回到剛才那處停車處，發覺那黑色房車不見了。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莫名其妙和帶有驚惶的眼色。

他們正在作初步忖測之際，探員已趣前表露身份，要搜查他們。

阿生和韋林士都無意反抗，但身邊却出現了一羣武裝警員，對他們採取了包圍之勢。

那名探員表露了身份之後，問道：「你們在這裏幹甚麼？」

阿生看看四周除了警員之外，還有人圍觀，於是說道：「我們有話到機場警崗去說好嗎？你放心，我們不會逃走的。」

阿生的用意有兩：第一，他不想太多人知道他們的身份。

第二，他希望跟一些較高級的警官接觸。只有較高級的警官，才會明白國際特警這組織之任務及其存在。

同時阿生也想到，反正他也要跟特警辦事處的人連絡。到機場警崗去，可以順便在那兒借用電話。

於是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就在探員和警員的監視下，轉到機場警崗去。

探員向一位高級警官報告，指這兩個人行踪可疑，而現場又剛好發生了爆炸事件。

高級警官於是向阿生他們問話，以及查驗他們的證件。阿生他們的身份這才暴露出來。

警官連忙道歉，阿生叫他不必客氣，目前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嚴密封鎖爆炸現場，因爲那車子可能屬於國際特警隊香港辦事處的。

然後就是迅速通知特警辦事處的人員，叫他們立刻派人趕到現場來調查。

至於那輛出現同樣編號「KK13」的汽車，既然匆匆逃去，分明有問題，阿生要求警方通令全港巡邏警車設法兜截。

警崗中的高級警官知道阿生他們負有特殊任務，同時亦有感於這次爆炸太過神秘，立即下令各警務人員分頭進行，同時通知總部。

刹那之間，機場四周，一片緊張氣氛，大批警員奉命到現場戒備。

× × ×

國際特警隊人員紛紛趕來調查。

機場上的爆炸是一次預謀，有人將一枚炸彈扔入特警隊的汽車中。

汽車中有一名特警隊隊員，他叫駱泰。奉命駕駛編號「KK13」黑色房車到機場來，等候阿生和韋林士二人。

駱泰已經被炸死。

然而另一輛僞裝在逃的「KK13」號汽車，是否同一帮人的？

警方找不到在逃的汽車。

毫無疑問，那車裏的二名男子，目的是冒充特警，企圖騙取阿生的口供。

在未有結果之前，爆炸即發生。

究竟阿生他們此行的任務是甚麼？

根據特警隊派至現場的人說，他們至今仍未接獲巴黎總部的進一步指示。

那麼，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他們何故要知道阿生他們的任務？又爲甚麼這時候特警隊的汽車加以炸毀？

阿生他們根本沒有可能猜出對方的來頭，因爲特警隊的仇家太多了。

唯一可以在現場找到的綫索，就是一些碎片——炸彈的碎片。

其中一塊印有下面幾個字：「BM505」，這可能是個編號。

至於是甚麼編號？軍火的，還是軍隊

中的番號？特警隊立即展開連串的偵查！

所有各國軍隊都有番號，軍火也有編號。因此「BM505」看來是無關重要的，但是，他們仍以第一時間通知了巴黎總部，希望總部可以向有關會員國查出一點綫索來。

× ×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回到特警辦事處，立刻接到來自巴黎總部的密令。

的確令到阿生他們無法可以想像得到，密令就是要阿生他們追查一名神秘軍火商的下落。

更令他們大感意外的，就是該名軍火商出售的軍火之中，都漆上了「BM505」字樣。

換句話說：炸死特警隊隊員駱泰的，就是該軍火商出售的炸彈。

總部是根據可靠情報，相信該軍火商已秘密到了遠東地區，而且，極有可能就在香港，所以指令阿生他們到來偵查。

阿生覺得對方在他們剛落了飛機之後，立即施「下馬威」，似乎太過份，阿生決定要爲他的同事駱泰報仇。

然而駕駛「KK13」假車牌的，是否同一帮人？

阿生認爲不是。

假如他們是同一帮人，最少這一次的行動表現在他們步伐並不一致。

因爲他們這邊正想套取阿生的口供，那邊就炸車施毒手，似乎太愚蠢了。

因爲爆炸等於提醒了阿生他們，對他們企圖騙取口供，必有阻碍。

事實上這一次，如果不是停車場發生爆炸，阿生他們還會跟車上二人談下去，即使他們不吐露機密，最少一時之間還不致揭破對方的身份。

阿生覺得：這是兩回事——一帮人企圖用假冒的特警隊車輛，騙阿生他們上車，除了騙口供之外，另有所圖。

另一帮人則志在向特警隊示威，暗示阿生他們切勿插手追查他們的事。所以才會用他們經銷的炸彈對付特警隊。

香港警方爲了此事，組織了特別調查小組，該小組成員正分頭向黑社會方面偵查，另外又有人到澳門那邊去。

根據最近的記錄，澳門也有炸彈案，那兒有炮竹廠，有火藥，要製造「土製炸彈」委實是太過容易了。

國際特警隊香港辦事處主任莫勤，是個英國人，年紀大約四十出頭，是個剛上任才不久的，至於舊日的主任——任如重，已調到東京去了。

任如重是阿生的舊上司，他十分喜歡阿生，阿生也可以說是他一手訓練出來。

任如重現在是國際特警組織，遠東區最高級首腦。

特警隊的遠東區總部，則設在日本東京。

任如重許多時也會跟阿生通訊，這次阿生到了香港來，也有跟他通電話。

香港辦事處主任莫勤，也同意了阿生的見解，認爲機場上當日所發生的事，是兩帮人的所爲。

一帮人想知道阿生他們此行的目的。

另一帮人顯然與「BM505」有關，要對阿生他們施下馬威。

× × ×

經過一次聯席會議之後，國際特警組織方面，與香港警方決定聯手進行一連串的調查。

香港警方派人到澳門去。

這些年來，香港「反黑」工作做得十分成功，許多黑社會份子都退避到澳門去了。

香港警万往往爲了某一些罪案，不惜親自到澳門去偵查，就是由於許多犯罪者在事發後，往往逃往那兒避風頭。

阿生先等候軍火專家的詳細報告。

他要知道那枚炸彈的威力，以及確知對方的眞正目的何在。

阿生又跟他師父呂偉艮通了一次長途電話。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正在夏威夷渡假。但聽了阿生的電話之後，他們决定也要到香港來一次，協助阿生進行調查。

× ×

又是一個長途電話。

來自澳門的長途電話，是一名警官發出的，他們此行似乎有了結果。

根據警官在電話中的報告指出，最近有人到澳門查詢，是否可以買到一枚强力炸彈。

這是來自黑社會綫人的消息。

黑社會表面上看來與警方誓不兩立。但是，黑社會綫人往往又是警探們的「秘密好朋友」。

他們拿了警探的金錢去花費，但却供給一些破案綫索給警探。

所以，看似矛盾的事，其實十分合邏輯。

阿生爲了進一步了解，與莫勤，韋林士等人，一齊到澳門去。

× × ×

澳門是個小市鎭，香港任何一個徙置區的人口也比澳門多。

但是，香港人渡假，最大衆化的，就是去澳門，因爲只有到那兒去的手續最簡便，尤其是有了水翼船之後，更万便了。

然而到澳門去的人，很少眞眞正正爲了渡假，只不過爲了「賭」。

澳門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是遠東最著名的賭城。

根據許多到過蒙地卡羅的遊客說，澳門許多設備比它更新奇，更出色，而且賭博的花樣與花式更多。

因此，日本人渡假，除非不想賭，否則，一定先到香港，再轉往澳門。

遠東地區並非澳門才有得賭，非律賓馬尼拉有「賭船」，南韓漢城的「華克山莊」也是賭場之所在。

此外星加坡也有賭場，但名氣總沒法可以追得上澳門。

阿生和韋林士等人到澳門去，當然不會是爲了賭。

他們是爲了會晤一名黑社會綫人「大眼明」。

大眼明只是他的綽號。

香港警官一直纏住大眼明，陪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澳門警探！

港澳二地的警方人員，一向合作得很好。他們消息互通，互相帮忙，一直以來，都相處得非常之融洽。

這一次，澳門警探知道香港一位警官帶了數名幹探前來澳門，立即從中設法帮忙！

一名澳門警探把黑社會綫人大眼明找來，知道日前有人查詢何處可以購到一枚強力炸彈。

但根據大眼明說：那人行踪詭秘，委託朋友出面打聽門路，事後他的朋友却找不到他之所在，他的朋友相信他可能等得不耐煩，返香港去了。

大眼明最初提供這次消息的目的，無非爲了獲得一些綫人費。

但是，後來越想越覺得不妙，同時對方越問越多。大眼明這才心驚肉跳，有點後悔，可惜已經太遲了。

澳門警探警告大眼明，他們隨時可以將他趕走，那時，大眼明就非返回香港不可！

據說大眼明在香港有不少仇家，他只要踏上碼頭，仇家可能就在那兒等他！

但在澳門，他有靠山，澳門一些黑社會可以保護他。

在澳門，正如在美國一樣，黑社會並非列爲「非法社團」。

但在香港，黑社會絕對是犯法的組織，任何人加入也有罪。

大眼明正是爲了不想被澳警送返香港，不得不合作下去。

大眼明在威迫利誘之下，終於說出一個葡國青年的名字。

據說：這葡國青年就是準備向「神秘客」提供購買炸彈的人。

「神秘客」來自香港，那名葡國青年人則叫文度士。

文度士是澳門土生的葡國人。

根據大眼明說：文士度經常在葡京賭場玩角子老虎機。

大眼明眞的不想說得太多，他知道這黑社會在那兒的耳目衆多，他不想開罪任何人，假如他早知對方問得這麼多，他索性一概推說不知。

然而，他有毒癖，他須要錢，沒有錢就買不到毒品。

澳門警探對這一類吸毒者，一向隻眼開隻眼閉。

阿生和香港警官洛利，摸到葡京賭場去。

葡京賭場二樓的老虎機，五花八門，有五角錢搖一次的，也有一元硬幣一次的，有一枚一次，二枚一次，三枚一次，甚至一入五枚硬幣一次的。

單單就是這些角子老虎機，已經不知吞沒了多少金錢。

但在這間賭場之內，這種賭博方式却是「最小注碼」的。

除了角子機之外，吝嗇的賭徒也可以花二元或四元購一張「金路彩票」，但那須要花費一點時間，因爲每隔若干時間才開彩一次。

除了這些之外，只要你踏入賭場，動輒就是一百幾十，甚至上千上萬的注碼。

總之，進入這兒看見那些賭徒們的狂態，你會覺得他們不知生活是爲了什麼，同時也會覺得金錢對人生似乎毫無意義。

一疊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會在一兩秒之間，被賭場贏了進去。

當然，任何一個賭徒都只想贏錢，然而眞正能贏的，究竟有幾多？

賭博本來就是一種數字遊戲，人家計過算過，機會率永遠也是賭場佔優！所以開賭的人，每年即使付出數以千萬的「專利稅」，仍然值得！這正好說明他們早知道贏定了。

阿生進入角子機場，大眼明則與一名澳門警探在另一角。

他們彼此裝成互不相識的樣子，此來目的是爲了找尋那名葡國青年文度士。

大眼明是爲了向阿生他們「點相」而來。

但是，他們裝成互不相識的賭客，繞場數周，仍然見不到文度士的影子。

各人均表失望。

大眼明一邊佯作玩角子機，一邊向那名探員交代：「他可能沒有來。」

那名澳門探員也佯作正在玩角子機的樣子，一邊說：「你不要令我難下台，我們要向香港警方交代，你一定要想辦法找到他。」

「你放心，今天見不到，今晚也一定可以見到他。」大眼明道：「他每晚例到回力球場一次，幾乎是風雨不改。」

探員道：「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總之找到他爲止。」

大眼明點頭道：「好吧，你等我的電話吧。」

「你現在到那兒去？」探員問。

「你也知道，我不能再挨下去了！」

大眼明不斷打着呵欠。

這是吸毒者毒癮發作的訊號，再沒有毒品，他們就會如大病一場似的，眼淚鼻涕交流，狀態可憐！

探員只好讓大眼明走，但約好他晚上一定要再來找自己。

大眼明唯唯諾諾，然後走了。

他剛離開賭場門口，就有一輛車子開到了他的身邊。

「上車吧！」車子停下來，有人在車內叫了出來：「我知道你正在找我。」

坐在車子裏的人，正是文度士。

大眼明怔了一怔，他回頭就想走。

但是，身後又出現另外兩個人，合力將大眼明挾持登車。

車子立即絕塵而去。

×　×　×

澳門南環是一處十分僻靜的地方。

文度士就把他的車子停在這兒。

大眼明十分不安，因爲他知道文度士一定來意不善。

另一方面，他實在挨不住了，他的毒癮開始發作了。

「你找我？」文度士在車內問大眼明：「你爲什麼帶同警探找我？」

「你誤會了，我並非找你，」大眼明道。

「我消息比你靈通，你在角子機那邊東找西找，不是找我，還會找誰？」

「我只是隨便跟朋友去玩玩。」

「噢！眞是了不起，居然有個警探朋友。」

文度士向二名青年人打了一個眼色，他們立即以拳頭相向。

大眼明那裏挨得住，他說：「好了好

了，你們不要打了。」

文度士冷冷地一笑道：「這是你最後機會，如果你再不說實話，我就將你扔進水中，即使你不溺死，也會大病一場。」

「好吧！我說我說。」大眼明道：「如果你有勇氣，說不定你也可以有一大筆獎金，因爲香港警方要一些消息。」

「關於什麼的？」文度士問。

「就是你那位香港來的朋友，要購買炸彈的事。」大眼明說。

豈料文度士面色一沉道：「你竟敢將我朋友那件事告訴他們？」

大眼明道：「不！是他們自己問到我身上來的。」

「但你不該扯到我身上來！」文度士一手執住大眼明的衣襟，咆哮着叫起來。

「別這樣，放了我吧！我……」大眼明渾身發抖地說。

他並非害怕對方的拳頭，只是他的毒癮又告發作起來。

文度士正欲將大眼明痛毆，一輛車子風馳電掣地開到，停在文度士的汽車前面，車上迅速跳下兩個人——那是一名澳門便衣警探及其助手。

文度士立刻就想將車子倒後，但後面也有另一輛車子停着，變成前進和後退都動彈不得。

那名警探衝到汽車旁邊，他的助手握槍在旁戒備。

探員喝令文度士等人落車。

文度士和其他二名青年，不敢不從，乖乖的落車，舉起雙手，站在一旁，被探員搜身。

探員曾在角子機場出現過，他冷笑着對文度士說：「好小子，難得你上當，其實，在賭場裏我已經發現你悄悄離去，但我不動聲色，叫我助手向你釘梢，現在老子有藉口揍你了吧！」

話猶未完，探員已揪住文度士的衣襟，作勢就要揍下去。

他的助手却從旁做好做歹的說：「算了，先聽聽他說話，然後再決定是否控他一些罪名吧。」

探員於是生氣地問：「你想不想上法庭？」

「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誰想上法庭，誰才是瘋子。」文度士說。

「那麼，乖乖的告訴我，是否有個香港朋友找過你？」探員問。

其他在另一輛汽車裏出來的人，就是香港警探和阿生他們。

他們來了。

文度士打量了各人一番之後說：「你們可是抓到了蘇奇？」

探員問：「誰是蘇奇？」

「就是由香港過來的朋友，」文度士說，「大眼明不是都告訴了你們麼？」

「原來由香港過來找你買炸彈的人，就叫蘇奇。」探員又問：「他幹什麼的？給我一些較詳細的資料，也許我可以放你一馬，否則，我會告你禁錮大眼明，暴力行刦罪名。」

文度士反問道：「你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

「你朋友是否想購軍火？」探員問。

「軍火？」文度士笑了笑，「太嚴重了吧？我那裏懂得買軍火的門徑？我只可以介紹他買到一些土製炸彈。」

「他有沒有告訴你，何故要購買土製炸彈？」探員問。

「沒有。但無論如何我們沒成交。」

「爲什麼？」

「他要有效，易於使用的來路貨，不要土製的，但我沒有門路。」

「那麼，他是空手而回了？」

「是的。他第二天就走。」

「蘇奇幹什麼行業？」

「工人。在一間工廠做技工，我們以前做過同事，後來我返回澳門，彼此很少見面。」

「什麼工廠？」

「荃灣一間紡織廠。」

「你所講是否屬實？」

「在你面前，我豈敢說謊？」

「嘿！算你聰明，」探員回頭問一名香港警官：「你還有什麼問他？」

香港警官洛利道：「你有門路買到炸彈？」

文度士道：「只是土製的。由於常常失靈，所以蘇奇不感興趣。」

「你一定知他要來何用。」洛利道：「你沒有理由不加追問。」

「我的確追問過，但他只說：保證不是要來打刦用的。」文度士道：「他似乎心事重重，告訴我要洩心頭大恨。」

洛利吃驚地說：「難道要炸工廠？」

阿生等人在旁，也爲之暗暗吃驚起來！因爲蘇奇在一間工廠工作，與老闆發生磨擦，因而生恨，是大有可能的事。

但是，文度士又說：「我想只是私人恩怨，未必會炸工廠。」

探員問道：「他究竟對你講過一些什麼？」

「他說要澈底解決一個人，我建議他用手槍，但他說不够痛快！」文度士說，「他堅持要炸彈，又說手槍容易留下綫索云。」

阿生低語洛利：「警官，我看你最好先去通知香港方面。」

洛利心裏明白，叫助手去打長途電話，查查蘇奇此人的來歷，希望能及時制止他使用炸彈。

文度士聽不到他們講一些什麼，他一直以爲香港方面蘇奇出了事。

探員又問：「這裏還有些什地方可以買到炸彈的？」

文度士道：「只是臨時訂製才有，都是土製的。在路環那邊。」

警官洛利插咀問：「你一定知道蘇奇不會空手而回，你還跟誰接觸過？」

「我只知他對土製炸彈缺乏信心。至於他還找過誰我的確不知。」文度士道。

各人交換過眼色之後，探員放過了文度士等三人，但聲明必要時仍要找他們問話，又警告他們不得再難爲大眼明。

各人回到原來的車子上，分頭離去。

只有大眼明一人，狼狽地急急而行，他的毒癮發作了。

×　×　×

阿生等人返回香港。臨行時，警官洛利仍然拜託澳門警方注意一些販賣軍火的可疑人物，有消息立即通知他們。

各人剛剛登上港澳碼頭，就發覺二輛車子已經在碼頭外面等候。

一輛坐了一組幹探，另一輛是屬於國際特警辦事處的。

他們都知道阿生等人乘該班水翼船回來，所以事先在此等候。

原來香港方面在接到洛利警官助手的長途電話之後，立即展開調查，果然發覺荃灣一間紗廠有個技工叫蘇奇。

蘇奇失踪了，當警探找到工廠時，他未上班。因此，奉命調查此事的幹探，在獲悉各人返港的消息後，便在此恭候，當面將實情告訴阿生和洛利等人。

阿生認為事有蹺蹊，立即偕同各人，渡海趕往荃灣了。

荃灣是香港一個衛星市鎮，工廠頗多，尤其是紡織廠。各人到了蘇奇工作的地方，管工證明蘇奇不上班已有數天。

根據他們的考勤記錄，蘇奇不上班的第一天，正是到澳門去那天。此後一連七日未見再上班。

這間工廠是按日計酬的，所以管工未太過份注意，想不到竟然會有這麼多警探找上門來，他才心感不妙。

較早時，一批探員已從員工註册簿找到蘇奇登記的住址，但在那兒，包租的卻說蘇奇已有好幾天未見回家。

阿生越想越覺可疑，找到一名認識蘇奇的技工洪大平問話。

根據洪大平說：這些日子以來，蘇奇的確顯得心事重重，就是未見有什麼可疑人物找過他。

各人根據廠方提供的住址，找到德士古道一幢新樓去。

在一個只有四百平方呎地方的住宅之內，有着兩間房，一個「廳」。

那個所謂「廳」，卻密密麻麻地，擺上了好幾張鐵架床。有些外面拉上了布簾，有些「開門見山」，一榻糊塗。

這就是最典型的「香港平民住宅」。

包租婆是個四十幾歲的潮州籍婦人，她住着其中一間房，另一間就是租給蘇奇的；至於外面這幾張鐵架床，卻分別租給一些工人。

包租婆知道來者是警探，表現得十分合作。

她說：「蘇奇兩夫婦已有好幾天不見人。你們找他幹嗎？」

警官洛利問：「他結了婚？」

「是的，」包租婆道：「他妻子還長的頗為漂亮。」

「他們就住在這裏？」警官又問：「可以讓我們入去看看嗎？」

「不可以。」包租婆道，「他的鎖匙不在我們這裏。」

「只要你做個見證人，我們保證只看看，不會取走任何東西。」警官道。

包租婆是久居香港的人，她知道警方惹不得，萬一開罪了他們，什麼事情也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他只好答允了警官的要求。

警官示意一名探員，將那間房的門鎖弄開。

探員原來也是一名開鎖能手，這簡單的門鎖，只花費幾秒鐘，已經打開。

各人入內，發覺房內陳設簡單：一張床，一張枱，兩把椅子，一個衣櫃，一個五抽屜櫃。此外就是放在地上的電飯保。

有五個抽屜的櫃枱之上，擺放了一張相片，那是蘇奇和他妻子的結婚紀念相。

探員奉命將它怕攝下來。

一切東西保持原狀，盡可能不加移動，這是警官的命令。

探員在房內各處搜索，並無什麼可疑物品。

「他去了那裏？」警官問包租婆。

包租人道：「我不知道。」

「平時有什麼人找他？」

「你指誰？」

「蘇奇。」

「蘇奇很孤獨，很少人找他，但他太太似乎有個男朋友。」

「男朋友。」警官很敏感，「你可知道他們夫婦間的感情如何？」

「很難說。蘇奇許多時值夜班，他太太有時到將近天亮才回來。有時他的男朋友還會找上門來，我常常為蘇奇不值。但我們旁人又能說些什麼呢？」包租人道。

警官道：「那男人幹什麼的？」

「天曉得！」包租人做了一個鬼臉，「我只是見過他幾次，很年青，比蘇奇英俊。」

「你知道他幹那一行業？」

「不知道。」

「會不會就住在附近？」

「不知道。蘇奇太太提也未提過。她還常常暗示，叫我不要多管閒事，但你們這麼緊張，我知道的一定要交代。」

「你做對了！」警官又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蘇奇或者他太太回來，記得通知我們。謝謝你。」

各人剛離開了那狹窄的住宅單位，落到街上，立即聽到陣陣警車聲。

望向大路那邊，除了警車匆匆而過之外，還有救傷車。

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

警官透過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與總部的連絡中心查詢，知道附近一處山上一間石屋發生爆炸。

於是各人立即趕到現場。

× × ×

現場是一個山坡。

山坡之上有一間石屋。

大批警方人員展開戒備，救護人員抬住担架床，走近現場，準備接懺傷者，展開急救工作。

由於山坡之上只有一間石屋，所以爆炸聲傳出了之後，很久才有人報警。

洛利帶同阿生等人匆匆進入現場。

現場被炸得一片凌亂。

一間石屋之內，屋頂亦被炸至倒塌下來，其他可想而知。

警方人員在現場找到兩具屍體，一具男屍，一具女的。

兩具屍體均炸至血肉糢糊，連面目也無法分辨，狀至可怖。

阿生與洛利等人分頭在現場找到一些炸彈碎片。

阿生非常注意這些碎片，主要還是這枚炸彈威力太猛。

洛利也明白阿生的用意，所以吩咐現場上的警方人員，要將碎片滙集在一起，

以便進行分析觀察。

由於男女死者被炸至血肉糢糊，所以他們的身份，一時也難以辨認。

警方只能從一些山下居民口中知道，這石屋是一名年青人亞水居住的。

亞水本來與母親在此居住，但水媽年前病逝，此後亞水就不再務農，將豬隻賣光，田地已只租給一些鄉民。

至於亞水本人，則進城裏工作。到底他做些什麼工作？山下的鄉民，也不大清楚。

但有人形容亞水已經變了。

亞水以前很勤奮，但進城工作之後，衣着入時，打扮得有如阿飛。

同時還常常帶女人回家渡宿，令到許多相識的鄉民也為之側目。

亞水會不會就是其中一名死者？

一些鄉民被邀至現場認屍，大部份認為「大有可能」。

「可能」是並不肯定的。他們只憑體形，衣着等等忖測。

因為死者不但面目不辨，四肢也折斷，胸破腹裂，可怖處簡直令人不忍卒睹。

一名鄉民說：「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女子就是常常跟亞水到這石屋來的人，最少這幾天，他們形影不離。」

阿生覺得要知道這兩人的真正身份並不困難。警方可憑指紋去確實他們是誰。

事實上警方指紋組的人員，也正在加緊進行工作。

阿生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搜集到的炸彈碎片之上。

那些碎片被軍火專家拼湊在一起之後，赫然發覺一組英文字母和數目字。

那是阿生他們已見過了的：「MB505」。

警官洛利和阿生都呆住了。

究竟這種巧合表示了一些什麼？

最低限度表示：這枚將二人炸死，將石屋炸至倒塌的炸彈，與停車場上將一名特警隊員連人帶車炸至粉碎的，是同一類型的炸彈。而且威力極之驚人。

阿生對於這些可怕的事見得多了，但很少見到如此殘酷的兇手。

兇手何故要用炸彈殺人？

對方一定是個喪心病狂的人，而且視法律如無物，否則不會如此不顧後果。

警方人員在現場附近的山坡，樹林等處，展開一連串地毯式的大規模搜索，目的就是為了搜集更多的罪證，自然希望找到兇手的下落。

× × ×

阿生回到特警辦事處，一位同事告訴他兩件令他高興的事——

第一件就是呂林夫婦二人已經來了香港，目前住在一家酒店，曾經來過電話找阿生。

第二件就是巴黎總部有消息。

阿生公私分明，呂偉艮雖是他師父，他們來了阿生自感高興，但公事也十分重要，所以先問他同事：「總部怎麼說？」

那名特警道：「至今為止，各國軍火的編號並無BM505，總部懷疑是私人製造出售的，我們奉命全力追查那神秘軍火商之下落。」

阿生又是一陣失望。

他原本以為只要查出「BM505」屬那一個國家的軍火編號，就可能找出一些頭緒來，但現在卻得到這樣的答案。

阿生在巴黎總部辦事處服務過，知道那兒的資料都用新式電腦處理，十分齊全而且可靠。關於各國軍火的資料，相信比起「珍氏軍事年鑑」還要齊全得多。

因為全世界幾乎每一角落都有特警的蹤跡，所以他們搜集得的資料，不但包括了成員國的，還包括了鐵幕國家的。

當然，有些被列為高度秘密的武器，編號也屬於高度保密的。要查知並不容易，但是，如果屬於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相信只要巴黎特警總部向他們提出要求，各成員國一定會提供有關資料，以供參考。

阿生取了他同事的報告之後，感到十分迷惘。

究竟這集團，何故出售如此強力的炸彈？

阿生又想到恐怖份子那方面去。這些日子以來，阿生他們也跟各國恐怖份子周旋過，自然明白到他們手段兇殘。

身為英國人的莫勱，他是特警辦事處香港負責人，正在向香港警方大施壓力。要他們提供綫索。

警方高層人仕都是英國人，所以他們之間較容易談得攏。

警方為了此事，已通令全港警務人員，發動所有綫人，希望得到一些有關綫索，可以向國際特警作出交代。

但是，警方綫人對於軍火的消息，一向少之又少；只是由於近年以來，香港的封匪已經「升級」——由小刀而進展至用手槍，綫人們這才開始注意搜集這方面的消息。

一般相信有關手槍均來自海員之手。

海員隨船到世界各地，在可以自由購槍自衛的港口，悄悄購買一兩支，然後帶回香港出售圖利。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事。

但有關方面卻想不到除了手槍之外，現在還發展到炸彈。

究竟編號「BM505」這類強力炸彈，來自何方？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警官洛利又來了。

洛利是由香港警方派出，協助特警隊偵查「BM505」的高級警官。他一直在郊區那間石屋的爆炸現場進行偵查。

阿生則因為接到特警隊辦事處的通知，所以提前離開現場，返回市區。

阿生看見洛利出現在特警辦事處之內，知道他一定有些新消息。

果然，洛利告訴阿生，在靠近公路旁邊一處矮林後面，警方的搜索人員發現了一些血漬。

警方相信發現血漬的地方，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山坡上石屋爆炸的現場。

也就是說：兇手也有可能受了傷。

兇手受傷後，由山坡上逃向公路，所以沿住小路一帶，也有斷斷續續的血漬出現。只是接近公路那處矮林後面的草地上，血漬較多，較為明顯而已。

洛利警官又說：「據我推測，那兒血漬份外多，可能是由於兇手就在該處停留

過。」

阿生不禁問：「爲什麼他會在該處停留？」

洛利道：「兩個可能：一是等機會逃走。那兒是大路，怕給人見到他受傷，所以必須稍候片刻。二是等車。」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他有人開車來接應？」

「極有可能。因爲血漬只到路邊，即告消失。這表示傷者已登車離去。」

阿生沉吟道：「這麼說來，對方是什麼背景？」

「當初我們以爲對方只是爲了對付你們國際特警，現在看來，他們可能是殺人狂！」洛利又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要等指紋部以及化驗室的最後報告。」

「二名死者身份未明之前，很難下定論。不過，他們巳肯定不是我們特警隊人員。所以，兇手並非只爲了針對我們。」

「是的，男死者身份雖然說有待證明，但看來十之八九是亞水。」

「這是表面上的看法，事實上，不少聰明的兇手都喜歡故弄玄虛。將一些衣物造成錯覺，然後毀容讓警方摸錯門路。」

洛利看看腕表，道：「我由澳門回來之後，還未返回過總部，現在我要回去一次。你有事找我，隨時打電話好了。」

「好吧！你先回去，我大約稍後也會來警察總部。現在我先要去看看我師父和師母。」阿生說。

洛利帶同助手走了。

× × ×

洛利返回灣仔總部時，大約是下午四點鐘左右。

他看見一名總探長和一名華探長正在緊急召集，一批探員集中候命出發。

最令洛利感到觸目的，就是那一大堆避彈衣。

本來一名高級警官亦無權過問「份外」的事；所謂「份外」的事，就是這宗任務與他無關。他不應該過問。

但是，這件事來得奇怪，爲什麼這大批探員均要帶備避彈衣？

一般而言，只有圍捕帶槍的匪徒，然後才用得着避彈衣。

但是，洛利的想法却屬於他「份內」的事；就是與軍火商有關的事。

因爲洛利此刻正奉命協助國際特警追查一名神秘軍火商的下落，所以看似「份外」的事，也可稱得上「份內」。

於是洛利過去向總探長查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豈料總探長抱歉地回答：事屬機密，恕難奉告。

這種回答在外人看來，實屬無禮；但熟悉警方內部情形的自會明白，這是十分正常，甚至稱得上絕對正確的回答。

凡是一項重大的行動，警方內部只有直接負責指揮該行動的一兩名高級負責人才知道眞正的目標和詳情。

甚至直接奉召參加是項行動的人，也不可能在事前知道。

直至到出發前，甚至有時在車子行進途中，又或者到了目的地之後，指揮行動的高級負責人才將詳情告知。

這樣做的目的絕非爲了故作神秘，而是爲了唯一的一個理由，就是：保密。

假如爲了行動上的方便與須要，負責人必須在出發前解釋清楚這項行動的目標。那麼，聽過解釋的人，必須嚴格遵守幾項原則——

第一，不准再單獨行動。即使到洗手間，也要受到另一名同僚的陪同和監視，以示清白。

第二，不得再用電話。

第三，必須在指示地方，候命出發。

第四，由總部以至開到現場，亦不得單獨行動。

這是警方內部的保密措施。以防止有臥底的內奸通風報訊。

所以，洛利被總探長拒絕作答，是無可厚非的事。洛利也不會怪責對方。

在香港皇家警察隊的編制來說，總探長的職位，只負責帶領探員偵查罪案。儘管他屬於便衣警探中最高地位，但在官階上，未必及得上一名高級警官。

總探長共有二名，一名稱港島總探長，另一名稱九龍總探長。此外，每一區又有一名至多名華探長。但他們的官階可能僅屬於警隊中的沙展而巳。

而洛利警官目前却是「三粒花」。這在香港警隊編制中巳屬相當高的職位了。

洛利得不到答案，仍不敢怪責他的同事。反而道歉。

洛利後來去見他的上司——一位高級警司，報告澳門之行的詳情。

他這位上司較早時也得到報告，知道郊區石屋爆炸案的情形。也知道洛利由澳門回來之後，馬不停蹄，到過石屋現場偵查。因此那位警司問洛利：「你以爲是同一人行爲嗎？」

洛利道：「雖然二案現場同時發現可能屬於同類型的炸彈，但想深一層，又似乎風馬牛不相及。」

「國際特警方面有什麼意見？」

「我和特派員阿生的意見大致相同。」洛利說：「機場停車場的案件，屬於恐嚇成份居多，但石屋爆炸案，很有可能屬於私人恩怨。」

「你們下一步準備怎樣做？」

「先要看看報告——石屋現場上的報告，然後才可以決定。」

「好吧！」警司看看手錶，「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有報告出來，我立即叫人通知你。」

洛利却乘機問：「我剛才看見總探長他們似乎有所行動，究竟什麼事？本來這些事我不該知道，但是，我看他們帶備了避彈衣，如此大陣仗，可不是與軍火案有關吧？」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警司道：「不過，今晚一定有消息。如果你一定不知道的話，我叫他們通知你。」

「好極了，謝謝你。」

警司是眞的不知道，但既然洛利關心此事，他也有權查問；不過必須在行動開始了之後才可以過問。

因此洛利也惟有等下去。

搜軍火庫　捉神秘客

三俠又在香港重聚了。

噴射機縱橫地球表面的今時今日，要聚在一起看來絕不困難。

呂偉艮問及阿生最近發生的事，阿生據實說了出來。

林愛莉在旁聽了，忍不住插咀道：「你有沒有拜訪過一些港澳江湖人物？」

阿生迷惘地搖搖頭。

林愛莉又說：「我在想，軍火商此行目的，固然爲了推銷軍火，那麼，做偏門生意的人，照往常習慣，例必拜地主。」

阿生問：「你的意思是說，那神秘客可能與本地一些江湖中人接觸？」

「不錯。」林愛莉道：「在你毫無辦法的時候，不妨找找本地一些江湖人物打聽一下。」

阿生道：「我出道的日子有限，如果一定要找湖海中人，只有請師父或師母出馬。」

呂偉艮道：「是的，我此行正是準備助你一臂之力。但在未帮你之前，我必須了解一下這兩宗案件的詳情。」

阿生看看腕表：「我們一齊出去吃晚飯，然後到梅里大厦去。」

林愛莉問道：「梅里大厦，是什麼地方？」

「警察總部。」阿生說：「我跟一位警官有約，屆時可能會有石屋爆炸案的全部資料。」

於是三俠離開了酒店。

走在街上，但見到處塵土飛揚，機器聲震耳欲聾。

據說，港府正在進行與建地下鐵路運輸系統。

以香港政府一貫做事慢吞吞的作風，相信這麼重大的工程，又得花費不少時日。難怪居民處處大感不便！正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 × ×

警察總部裏面，一位警司的辦公室之內，洛利警官正把三俠介紹給他的上司認識。

那位警司是兼管「國際刑警」事務的，所以對東方三俠嚮往巳久。想不到今天竟能在此有緣相見，自覺高興。

洛利把一些報告出示，讓三俠同時觀看。

一份指紋報告指出：石屋中的死者，身份巳經證明了。

男死者是該石屋的主人——亞水。

女死者則是最近被人發現，常常與亞水在石屋中偷歡的情婦。

根據警方調查所得，亞水這位情婦，原是一名有夫之婦。

她並非別人，正是蘇奇的妻子。

蘇奇妻子的原來姓名叫沈貞貞。

當警方人員按址找到蘇奇夫婦住宅時，找不到蘇奇本人，但包租婆被邀往認屍時也指出，女死者正是蘇奇之妻。

事情發展到這裏，似乎很合邏輯，也開始有點眉目了。

蘇奇是個常常値夜班的工人，他妻子沈貞貞由於不甘寂寞，句搭上奸夫亞水，二人明來暗往，惹起坊衆議論紛紛，也同時令到蘇奇十分難堪。

因此，蘇奇把心一横，要殺死奸夫淫婦，以洩心頭之恨。

因此才有蘇奇赴澳門買炸彈這一項綫報傳出。這點巳證明葡籍青年文度士所言屬實。

但是，文度士既然否認蘇奇巳從他手中買到炸彈，那麼，在石屋將二人炸死的炸彈，自然不是屬於土製炸彈，也不是文度士介紹買的。

然則，蘇奇在澳門得不到結果之後，顯然找到另外一些門路，終於購到了「BM505」炸彈，達到殺人的目標。

以上只是憑表面上巳發現的事實，加以忖測而得到的結論。

至於眞正的背後眞相，是否與這種忖測符合？相信只有抓住元兇蘇奇，然後才可以證實。

但是現在，蘇奇分明巳經畏罪逃亡。

不過警方既然在他可能逃走的路綫之上，發現有斑斑血漬，蘇奇目前應該是受傷的；而且從血漬之多少可以忖測，他可能還傷得很重。

因此，警方除了透過傳播機構，呼籲市民提供綫索之外，還提醒一些私家醫生注意，切勿收容這個傷者，同時要以第一時間，通知警方。

阿生覺得「石屋爆炸案」雖然看似與他毫無關連，其實却大有關係。

因爲只要找到蘇奇，神秘軍火商的下落，就自有端倪。

因此，阿生自告奮勇，要加入追捕蘇奇的行列，警方自然大表歡迎。

地方警察幾乎有一項不成文的慣例，就是遇上了棘手案件之後，往往求助於國際特警。如今阿生自告奮勇，他們自然是求之不得。

× × ×

港島柴灣新區。

這一區通常被稱作狗反之地，黑道中人常常在此出沒。

但是，今天似乎有些奇怪。

大約由下午五時開始，這一帶突如其來地，多了一批陌生人。

他們有些表面看來是小販，也有些扮成汽車司機。人數足有二三十人以上。

自從出現了這一批陌生人之後，該區的黑人物紛紛迴避。

這在一般人來說，必然感到出奇，因爲陌生人的出現，除了表示不尋常之外，黑道中人沒有理由迴避的。

但熟悉內情的人一定心中有數。

別以爲黑道中人都是傻瓜，他們都眼光銳利，甚至比起一般人更敏感更聰明。

原來他們早巳認得這一批陌生人的眞面目；他們並非眞正小販或司機，而是警探。

因此，黑人物之迴避，原是正常的。

不過，警探們的目標絕非在那些黑人物的身上。

他們的目標是該新區第十九座八樓一個住宅單位。

所以，假扮成各種人物的警探，也由下午五時開始，暗中以該座大厦爲目標中心，進行一連串的部署。

每一名執行任務的警探，都身穿避彈衣，帶實彈手槍，配備無綫電通話機等等，謹守崗位，隨時行動。

由於這一區人口十分稠密，警方又不

敢過份張揚，以免造成混亂，所以，這一次的準備功夫可以說：做到足。

他們由下午一直佈防，直至晚上九點，然後才部署妥當。

指揮是次行動的，是港島的一名總探長。

總探長一聲號令，各單位即向預定目標中心推進。

那是十九座八樓一個住宅單位。

那單位隣近幾伙人家，尤其是對面一戶人家，已秘密被警方人員換上去——原來住在該處的人暫時被勸諭遷出，避到安全地點去；警探則借用各隣近單位。

警方的目的只有一個：爲策萬全。究竟什麼事如此緊張？

原來八樓一個住宅單位，被警方綫人查出是一個「軍火庫」。

據綫報指出：該單位住了兩個人，一個姓洗，一個姓黃。

二人同是過去曾服務於一家兵工廠的軍火技工，所以他們的製槍技術，據說都是屬於第一流的高手。

消息又指出：不少宗大案，匪徒都是向這「軍火庫」租槍或買槍。

所以，警方在證實了這消息之後，十分緊張，志在必得。

總探長暗中監視了一遍，認爲部署妥當，於是一聲號令，立即分頭展開行動。

首先是把守住對面的機槍手，由氣窗瞄準了對戶住宅的大門。

然後，一名扮成倒垃圾清潔工人的女警，推住一大竹籮的垃圾，經過那住宅門前時，揚聲高叫：「倒垃圾」。

那住宅一直以來都是重門緊閉，不像其他住戶那樣，只拉上鐵閘，打開大門。

女警一揚聲，那住宅單位即開門再拉鐵閘，有人出來倒垃圾——這是新區一種習慣，每晚晚飯後，即有清潔女工，按戶叫人出來將各單位的垃圾收集到一個大竹籮之內推走。

根據警方事前所得的資料，該處住了二名男子之外，還有姓洗那男子的妻子兒女。

姓洗的年紀稍大，約有四十二三歲左右；姓黃的表面是住客，約三十餘歲。

據說：這二人以前同在一家兵工廠中任職，有師徒之誼。大約十年八年前才逃亡到這裏來。

現在警方人員發覺出來傾倒垃圾的，正是較年輕的黃姓青年。

女警向埋伏着的同事打了一個眼色，迅速出其不意地，使用了柔道中的招數，將黃姓男子朝走廊那邊摔倒。

由於事發突然，女警出手又快，氣力相當，黃姓男子跌了一跤之後，立刻爬了起來。

但是，左右隔隣，幾個單位的警探紛紛一湧而出。

另一個武裝警探，立刻衝入屋內，喝令各人勿動。

姓洗的中年男子，這時正睡在床上休息，彷彿做夢似的，完全沒反抗之餘地。

事後警方在他床上的枕頭底下發現了一支手槍，要不是當時他喝醉了酒，須要躺在床上休息片刻，相信警方即使能制服他，也須要付出頗大的代價。

戶外，那黃姓男子經過了一番掙扎之後，終於俯首就擒。

他幾乎難以置信地，瞪住那個「垃圾婆」，她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好氣力，摔得他至今仍覺有點隱隱作痛。

一場驚險總算過去了。

但隣近被警方悄悄撤退的居民，仍未獲准返回原來住所。

因爲警方人員仍在搜查那個姓洗的住所。

這是被視作「軍火庫」的危險地帶。警方軍火專家已開進了現場，進行澈底的搜查。

既被稱作「軍火庫」，自然極端危險，所以，警方的勸告，各居民也只好聽命；暫時留在安全地區。

一次澈底的搜查，是在洗、黃二名男子的目睹下進行的。

警方要他們合作，否則會控以更大、更嚴重的罪名。

那數百方呎的小小住宅單位，看似簡單，其實絕不簡單。

他們要小心翼翼地進行，因爲沒有人知道這裏除了手槍之外，會不會有一觸即發的炸藥等危險物品。

萬一一個不小心，隨時會釀成慘劇。

洗、黃二人被迫留在現場，目睹一切，正是爲了安全計。

因爲那些危險東西不能動，不應動的，如果警方一動，他們既然也在現場，自然會加以阻止；否則就只有同歸於盡。

警方人員的周密部署，事前的準備功夫做到足，終於令到這一次的行動意外地順利。

洗、黃二人十分合作——事實上到頭來他們不能不合作。

因爲警方不但讓二名當事人留在現場，還要洗姓的家人也留下來。

姓洗的可以不怕死，但他不會不顧妻子和兒女的安全。

所以，最後他們還是乖乖的合作，向警方人員指出何處水箱收藏有改裝的手槍，那兒床底下有自製的子彈等等。

儘管如此，搜查工作也一直進行到午夜。

附近居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有人說是「拉外圍賭博的莊家」，也有人說是「捕捉阿飛」……

總之，這一區彷彿發生了什麼大件事似的，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 × ×

阿生和洛利警官等人，也趕到了現場來。

他們此來的目的，是爲了看看那姓洗的和姓黃的，會不會就是出售「BM505」炸彈的「神秘客」。

軍火專家搜查完畢之後，二名男子仍在接受警探的問話。

「你有其他別號麼？」探長問。

「沒有，我只有一個名，就叫洗年。身份證也是這個名。」

「你呢？」探長指指那年青的。

「我叫黃智，又叫阿智，亦有人叫我阿黃。」年青人說：「我們這次非常合作，應該獲得你們的優待吧？」

「優待？」探長冷冷地笑了笑，「你們做得好事，這些日子以來，刦案頻生，匪徒開槍殺死我們的同事，全是由於你們從中供應槍械所致。」

一名警官在旁插咀道：「你們還供應炸彈呢，是不？」

洗年和黃智二人交望一眼，同時搖頭否認：「不，我們從未製造過炸彈供應他們。」

警官又問：「你們可認識一個紗廠工人蘇奇？」

洗，黃二人想了想，又搖搖頭。

「你們與澳門方面有連絡？」那位探長問。

洗年道：「沒有，其實我們的工作主要還是改裝，以及加工，最初有人將一些玩具槍送來，叫我們爲他們改裝，變成威力相當的手槍，後來我們又收集了一些用過的子彈殼，把它加工翻新，而成爲一些有用的子彈。在這兒找工作不易，所以我們才想到以此賺錢，但是我們却想不到竟然帶給各位這麼多的麻煩，實在抱歉。」

警方人員一邊搜索，一邊問話，直至午夜過後才將有關人等帶走。

事後警方公佈，在柴灣新區第十九座一個住宅單位，拘捕一個姓洗男子及其家人，另有一名黃姓男子，據稱係住客。

警方又宣佈在上址搜獲一批性能良好之手槍。

其中包括一支改裝過之訊號槍，三支介乎點二二與點三八口徑之手槍。

此等手槍顯然經過改裝，另有翻新子彈一百六十八發之多。

根據有關人仕透露，該等槍械可能與若干金行，珠寶行及銀行刦案有關。

對香港警方來說，這的確是一宗巨大的收穫，但對國際特警隊來說，似乎有點失望。

因爲被捕的洗年與黃智二人，經長時間的個別審問，他們一直否認曾經供給一種編號「BM505」的炸彈給予一個叫蘇奇的男子。

但在另一方面，蘇奇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蘇奇已經證明曾經到過澳門，找門路購買炸彈，目的爲了殺人。

事後蘇奇似乎失望而回，因爲在澳門與他接觸過的人，已被找到，一再證實了這點。

但是，蘇奇返港後，顯然將他要殺的人都殺死了，那就是他的妻子沈貞貞，以及奸夫亞水。這二人正是石屋中被炸至粉身碎骨的人，警方後來亦已證明了他們的身份。

現在蘇奇下落不明，警方已下令通緝此人歸案。同時列爲「危險人物」處理。

憑現場留下的綫索忖測，蘇奇分明受了傷，可能是「BM505」這枚炸彈威力過猛，蘇奇走避不及，以致被炸傷。

軍火專家從炸彈碎片中分析，這枚「BM505」炸彈，與機場炸死特警隊隊員駱泰的一枚，完全一樣。

國際特警隊現在看來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着手才好。

誰炸死駱泰？目的何在？

誰人供應「BM505」炸彈給蘇奇的？

在機場裏冒充特警，企圖騙取阿生口供的那幫人，又是何方神聖？

目前要解決的問題似乎還是先要找到蘇奇。

蘇奇使用「BM505」炸彈，證明他最少知道供應人是誰。

只要找到他，其他人大概亦有綫索可尋。這是特警隊的想法。

因此，他們決定全力去找蘇奇。

× × ×

呂偉艮獨個兒來到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過去是香港的汚點，現在雖然幾經掃蕩，仍然有不少罪惡存在，黑人物混集其間，警方亦似乎無可奈何。

以前九龍城有半公開的毒窟，出售海洛英，鴉片，也有小電影，妓寨等黃色架步。現在所不同的，只是由半公開的轉變爲秘密經營而已。

呂偉艮並非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他在這裏認識不少黑道中人。

有不少叔父輩的江湖人物，對呂偉艮十分尊重，只是時隔多年，他們之間早已失了連絡，這次呂偉艮隻身而來，目的也是爲了找尋這班江湖中人物。

但是，當呂偉艮開始踏入那低窪的地區時，立即被人暗中監視。

九龍城寨是十分特殊的地帶，遠在滿清時期開始，這兒即列爲特區，當時滿清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但却保留城寨這方塊之地，讓滿清官員駐守於此。

時至今日，它的面貌仍無改變——地勢較低，舊建築物林立，街道十分狹窄，與咫尺之間的九龍街道比較，簡直是兩個世界。

香港政府有一個長時期對此地區表示容忍，他們認爲無權干涉這兒的一切，等到後來他們發覺這兒原來是一個「毒瘤」之後就忍無可忍。

到了現在，香港警方雖然常常開入這地區進行掃蕩罪惡據點，但許多陳舊不堪的建築物，仍舊保留原來的面孔。

呂偉艮以前也到這兒來「參觀」過，所以對這兒的一切，都十分熟悉。

他正拄杖在一條狹窄的小巷上走動的時候，突然有人迎面而來。

在這種狹窄的小巷上走路，兩個人要禮讓才可以避免發生磨擦，但對方似乎存心戲弄這手拄枴杖的跛子。

所以當呂偉艮呆立下來的時候，他也停在呂偉艮面前。

呂偉艮早已知道有人跟踪他，現在再出現這種情形，他更加明白到形勢十分險惡。

「對不起！」呂偉艮正待欠身而過，却被人把臂一橫。

那大漢惡意地瞪住他：「慢走！」

呂偉艮只好停下來：「什麼事？」

「我正想問你什麼事？」那大漢道：「你來這裏幹什麼？」

「找人。」

「找誰？」

「陳四叔。」

「我不知道這個人！」

「那麼，你可知我是誰？」

「我識你是老鼠！」

呂偉艮存心敎訓對方，鐵杖前衝後撞，站立在前面的一名大漢，以及在後跟踪着他的一名青年人，先後被重擊了一下。

對方當然不是善類，只是他們想不到呂偉艮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仍敢先動手，同時他們的反應也遠遠不及武功超卓的呂偉艮！

橫巷前前後後，出現更多的打手。

呂偉艮勢成騎虎，只能奮力應戰，他已經很久沒有跟這麼多人對打了。

呂偉艮心裏明白，他假如在這時候住手，只有一個可能——他會變成肉醬。

呂偉艮不算老，三十幾歲的男子漢，加上平時又常常苦練武功，身手仍不減年青時代的風采，圍繞在他四周的七八名打手，竟無法接近他。

儘管如此，呂偉艮却明白到「蟻多咬死象」道理。目前是衆寡之勢非常明顯。

所以打到最燦爛的時候，呂偉艮虛幌幾招，吆喝一聲，雙足一頓，人已淩空飛躍而起，縱身跳上一列舊屋的屋頂上面。

一羣打手看得目定口呆，他們顯然意料不到這跛子如此厲害。

那列舊屋屋頂不高，只有八九呎左右而已，但一羣打手之中，沒有一個可能一躍而上，他們有人紛紛繞進屋內，由扶梯爬了上去！

但是屋頂之上，空無一人。

各人均感愕然。

這兒的舊樓大部份是單層建築，也有不少兩層高的。

所以那些屋頂與一些二樓的窗口相對，打手們忖測呂偉艮由屋頂竄進了一些兩層高的建築物之內，於是各人立即分頭展開搜索。

這一搜却搜到一個烟格之內。

「烟格」就是秘密毒窟，以前是半公開的，吸毒者都知道它之所在，但時至今日，由於警方經常開入城寨掃蕩，所以時常要搬家。

一羣打手湧上這層舊樓時，立即遭到一名中年人的斥責。

那名中年人是這個烟格的主持人，而那羣年青打手只不過是一班非法架步主持人的流氓而已，所以那名中年人的斥責，令到那羣年青打手匆匆退下！

烟格之內，用布簾分隔成一個個的小房，這兒就是供吸毒者吞雲吐霧的地方。

一陣陣嗆咳聲自一幅布簾子後面傳出，中年人記得那個間格之內沒有人，心裏難免感到驚奇，循聲找了過去。

裏面果然有人——一個手拄鐵枴杖，跛足的男子，正對中年人含笑點頭爲禮。

「你是誰？」中年人發覺對方並非臥在地鋪上橫床直竹，而是站立着。

這拄杖而立的，並非別人，正是鐵枴俠盜呂偉艮，他不久之前才由窗口悄悄爬入來，所以剛才那羣打手在外面的說話，他都聽得一清二楚。

呂偉艮含笑道：「謝謝你，我姓呂，叫呂偉艮，剛才他們要找的就是我。」

「你來這裏幹什麼？」中年人又向他問道。

呂偉艮道：「只想找一個人。閣下可知道陳四叔仍在城寨之內麼？」

「陳四叔？」中年人怔了一怔，「你是他的什麼人？」

「朋友。多年前的朋友！」

「他收山了。」

「我由外地回來，專誠探望他老人家，不知道閣下可否指點一下？」

「嗯——」中年人小心打量着呂偉艮，問：「你再說一次，你叫什麼名字？」

「呂偉艮。」

「好吧，請你等一等，我要先跟他連絡一下。」那中年人走出了布簾之外。

他利用一具無綫電對講機，跟另外一個人談話。大致是說有個呂偉艮的跛子，要找陳四叔，問陳四叔肯不肯接見他。

這些日子來，科學進步，無綫電產品也越多，越便宜。

有不少私人機構設立無綫電通訊系統，警察也配備了無綫電對講機，私娼，毒販竟然也跟上了「潮流」，同樣配備了無綫電對講機。

不久，那中年人又過來，他對呂偉艮說：「請你跟我去見陳四叔。」

中年人首先由一個窗口爬了出去，外面是一列舊屋屋頂。

但這一列屋頂平鋪了不少木板，彷彿一條架空天橋似的。

兩個人一先一後，就由那兒屋頂走過，拐彎抹角地，進入了另一幢舊樓二樓。

這是名符其實的「高來高去」，看得出幹非法事業的人都很有頭腦，一切無非爲了應付警方的掃蕩而設。

中年人帶住呂偉艮由窗口爬入屋內，這兒是陳四叔的居所。

陳四叔見了呂偉艮，有些意外地驚喜：「想不到果然是你，你幾時回來的？前一陣子，聽說你在美國遭黑手黨暗殺，我

正爲你担心！」

「謝謝你的關心，像我這種人，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呂偉艮笑了一陣，又一派正經地向陳四叔問候。

陳四叔是一名老江湖，年將七十，目前已處於退休狀態，但仍得到不少湖海中人的敬重。

剛才帶呂偉艮到這兒來的人，也是陳四叔的門生之一。

呂偉艮與陳四叔寒暄一番之後，便開門見山地說：「四叔，不瞞你說，我此來除了專誠拜候之外，還有事求你。」

「我們之間，何必客氣？我已退休多時，到底有些什麼事要我帮忙？只要我能够指點我的門生去做，我定爲你効勞。」

「我只想打聽一些消息。」呂偉艮於是把最近發生的事，一一說了。

呂偉艮要求陳四叔代查：向國際特警隊隊員駱泰施毒手的人是誰，用「BM505」炸彈炸死「奸夫淫婦」的蘇奇，他的下落又如何？

呂偉艮過去與這兒的湖海中人有恩亦有怨，也就是說，呂偉艮在這兒的湖海之中，有朋友，也有仇人。

不過這幾年來，呂偉艮一直在外地旅行，而香港這個社會，也有了很大變化。

過去的香港，一直被人認爲是個畸型的社會，有錢幾乎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例如犯法入獄，你可以用金錢暗中收買一名「職業囚犯」，代你入獄。

但時至今日，自從廉政公署設立之後，最少有了不少明顯的改變，新任港督被認爲是香港有史以來的奇蹟。他敢面對現實，向罪惡挑戰，清除政府內部的腐化份子。

以前香港人對英國人並無好感，如果有所改變的話，大概就是由麥理浩開始。

麥理浩是現任港督，他委出廉政專員姬達，首先將港府內部整頓，儘管至今爲止，仍有不少瑕疵，但最少在香港人心目中，麥理浩與姬達才是改變香港社會的功臣。

香港這個社會，的確須要澈底改革一下。

過去百多年以來的陋習，一下子要改變，的確不容易。

例如警察貪污，包娼，包賭，收規等等，已是公開的事實。

但是，試問過去又有那一位港督敢於面對這種醜惡的事實？

工務局——又是香港政府部門中的另一個貪污部門之一。

過去香港建築商爲了種種方便，例如爲了取得政府的建造合約，爲了獲得圖則的順利通過，早日批准等等，不惜花費大量「交際費」，給予工務局中經手官員。

這些「交際費」，也就是賄賂性的黑錢，這些黑錢不知養肥了幾許貪官污吏。

相反，却又不知做盡了幾許寃孽。

建造商爲了應付大量「交際費」的開支，被迫偸工減料，若非如此，就惟有做虧本生意。

然而，這個世界上，有誰肯做虧本生意？

於是，馬路經不起一場雨，就紛紛「翻底」，大厦經不起一場大風，立即出現裂痕處處，甚至整幢倒塌。

這種不但缺德，而且危及生命財產的醜惡事情，在過去只消花點錢，遮遮醜，當事人就可以逍遙法外。但時至今日，有關部門就算他們演戲吧，最少也演得似模似樣。

警方內部也有不少正直的人，他們眞正正希望替香港人做一些事情，無奈一班害羣之馬利用種種手段迫使他們就範。

其他部門也是一樣，威迫，利誘的情形，往往令到公務人員改變他們原來的立場。

但時至今日，一切都開始了有改變，最少，呂偉艮這次回到香港，就有這種感覺。

正因爲呂偉艮離開香港太久，對許多人與事，都感到陌生。所以他才不得不找一些舊日在湖海中具有影響力的朋友。

陳四叔就是其中之一。

陳四叔雖然退休了，但他的門生仍然遍佈港九，呂偉艮相信只要他答應，不久之後一定有消息交代。

他們約好了後會之期，呂偉艮便匆匆告辭。

當呂偉艮再次出現在城寨街道上的時候，剛才爲難他的人，都遠遠避開了。

呂偉艮心裏明白的，陳四叔在這個地區之內，仍有極大的影响力。

× × ×

國際特警隊派駐香港的秘密辦事處之內，有關人等正在開會。

這是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包括特警隊香港負責人莫勤，阿生和韋林士，香港警方的一批高級警官，以及英國情報局人員。

英國情報局屬下的第五科與第六科，亦即簡稱「M——五」與「M——六」。

「M——五」是國內保安組織，「M——六」則主外。後者性質與美國的「CIA」以及蘇聯的「KGB」頗相似。

這一次「M——六」派人兼程由倫敦總部趕到香港來，主要還是由於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的直接知會。

特警總部認爲神秘軍火商到達香港，對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威脅。而香港至今仍然是英國海外一個屬地，所以特警總部知會英國，是正常手續。

但是，英國「M——六」聞報却大爲緊張，他們担心香港警方不足以應付這類事件，所以才會匆匆派人兼程而來。

「M——六」對香港人來說可能陌生，但是香港人一定不會不認識彭定國這位老先生。

彭定國以前任職香港警察政治部，年前又東山復出，應廉政專員姬達之邀，加入廉政公署任行動組主管，先後拉過不少貪官污吏上法庭，也用反間諜手法，破獲不少貪贓枉法的集團，因此香港人一定認識彭定國。

其實彭定國未來香港任職之前，已經是「M——六」機構中最出色的反間諜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屢建奇功！

不過，這一類人都有一種不喜歡出風頭的特性，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而已。

彭定國年事已高，目前又一次宣告退休，這一次可能永不復出。

但是，他已替香港人做了不少事，例如訓練廉政公署中的幹部，如何利用反間諜手法去對付一些貪污集團。

又例如派出臥底反貪污幹部，長時期潛入政府各部門，進行永遠性監視等等。

總之，彭定國這個英國人，已留下令香港人難以忘懷的良好的印象，難怪當他宣告退休返英時，不少香港人仍感依依不捨。

目前正在特警辦事處中開會的「M——六」人員，是由英國派來的科特，和他的助手米路士。這兩個都是英國人。

由於「M——六」派人到香港來，令到香港警方大爲緊張。

如所周知，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所以香港也有英國情報機構，這絕非秘密，因此，除非有特別須要，「M——六」才會另外再派人前來協助一切。

正在特警辦事處召開的秘密聯席會議，討論主題就是有關「BM505」與神秘軍火商的。

英國和他的盟國都十分盼望香港保持現狀的，以及安全。但是，一連串的爆炸却震撼了整個香港，究竟暗示一些什麼？

英國人對這些事情份外敏感，所以「M——六」立即插手這件事。

香港警方代表——一名高級警官宣稱，他們已廣派綫眼，加緊追查一名疑人蘇奇的下落。

因爲蘇奇被認定是殺妻兇手，他如何得來「BM505」炸彈，這點最令人關懷。

各方面亦一致深信，只要找到蘇奇，一定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特警隊香港負責人莫勤，追問香港警方有沒有找到冒充特警的黑色房車——當時該車曾停放在機場停車場之內，同時亦令到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差些兒上當。

那名高級警官的答覆是：他們已秘密派人到各車房進行偵查。

因爲那冒充特警隊汽車的黑色房車，肯定擁有二個車牌號碼，一個是它原來的車牌號碼，另一個是「KK13」——這是特警隊汽車的號碼。

同時警方又派人到各代客製造車牌號碼的店舖和攤檔查詢，希望會有綫索。

但是，直至目前爲止，仍無消息。

「M——六」人員最關心的，是否有人存心製造混亂？

科特和他的助手米路士二人，參加這次會議之前，他們也曾在警方人員的陪同下，親自審問過冼年和黃智二人。

冼年和黃智是在柴灣新區落網的軍火製造機關主持人。

由於被搜出的軍火性能十分良好，所以有關方面一度十分重視。

但是，事後有關方面認爲這「純謀利機構」，並未滲入政治成份，亦與神秘軍火商無關。

冼年與黃智二人以前同任職於某地軍火製造廠，後來來了香港，人生路不熟，只能做些粗重的工作，收入僅可糊口。

後來偶然一次，有位朋友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將一支訊號槍交給他們，改裝成可以發射火藥子彈的手槍。

自此之後，他們變成了「業餘軍火加工廠商」，先後利用日，意等國運來的玩具槍，改裝成可以殺人的手槍。

要求供應這類槍械的人，不問可知，都是爲非作歹之輩，若非刦匪，就是專靠「租槍」爲生的人。

警方既然查明他們只是個別案件的犯人，就只有把他們拉上法庭受審。

至此，特警隊自然感到有些失望，因爲他們以爲這是綫索，結果又不是。

另一方面，兩枚編號列爲「BM505」的炸彈碎片，已分別送去化驗。

化驗結果現在也送了回來，而且令到有關方面大感意外。

「BM505」炸彈原來是一種强力的軍用炸彈，編號是另行加印上去的。

專家認爲，此乃美國出品。

美英雖屬盟邦，但「M——六」人員科特，仍以第一時間，先向倫敦總部報告，看看是否應該直接與「CIA」人員接觸。

據他們所知，美國「CIA」人員是有人派駐香港的。

特警辦事處內的聯席會議正陷於低潮，因爲一切似乎毫無進展。

就在這時候，特警辦事處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位不速之客，身份特殊，他既非國際特警，並非「M——六」人員，更加不會是香港警方的人。但他却獲准進入特警辦事處。

他，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艮！

呂偉艮的出現，令到「M——六」人員科特和米路士二人均大感驚奇！

直至阿生和莫勤爲他們介紹，科特才知道現在站在他面前的，原來就是鼎鼎大名的鐵拐俠盜呂偉艮。

呂偉艮半開玩笑地說：「在下不請自來，是爲了向在座各位奉獻一件禮物！」

此語一出，各人均感愕然！

呂偉艮手上只有一支鐵拐杖，什麼都見不到，何來「禮物」？

只見呂偉艮拍了兩下手掌，會議室門外走進了三個人——其中二名是國際特警隊隊員，另一個是陌生人。

這個人神色極度不安，手脚部份包紮有不少綳帶，他顯然受了傷。

呂偉艮向各人交代說：「這位正是你們急於要會晤的蘇奇先生。」

在場的警官面上紅了一陣：「你在何處找到他？」

呂偉艮笑了笑，道：「你們警方人多勢衆尚且找不到，在下那有本事去把他找來？是蘇奇先生來找我，因爲，他有話要說。」

警官問蘇奇：「你可是用一枚炸彈把你妻子和亞水炸死？」

「不！絕對不是我做的。」蘇奇說：「我想殺死他們是事實，但我未下手之前，有人向他們扔炸彈，此事與我無關！」

阿生忍不住立即就插嘴問：「你說有人扔炸彈？」

「是的，那是一個騎電單車的男子。」蘇奇說，「當時我剛趕到了石屋，因爲我知道我妻子正與亞水在那兒幽會，但是，我只到了石屋門外，就聽到『轟隆』一聲巨响，我被震出數尺以外，手足受了傷

，幸好尚未致昏倒過去……」

蘇奇話未說完，在場的一名高級警官就打住話柄說：「你眞會講故事，可惜難以令人入信；如果石屋爆炸的事不是你做的，你何必躲起來？你應該報警才是。」

蘇奇道：「是的，在正常的情況下我確實應該報警，但當時我因爲未昏倒過去，却看見有個男子騎住電單車逃落山下，於是我在想：這件事如何向警方交代？正如現在一樣，我說了全部事實，你們尚且不信，假如當時我報警相信也令人無法入信；主要還是我本來就存心要殺他們！」

呂偉艮道：「假如各位要查出扔炸彈的人，希望多給一些機會，讓他說話，目前只有他可以協助我們。」

警官向呂偉艮問道：「你在何處抓到他？」

呂偉艮道：「剛才我已交代清楚，我那有本事抓住他。」

蘇奇道：「你不必疑神疑鬼了，我和呂偉艮先生素未謀面，他沒有理由維護我。事實是他找上了一位湖海中的老前輩，才查出了我的下落，我只是給他說服了，然後才來投案的。」

警官望望呂偉艮，却沒有問他剛才何故說謊；呂偉艮會意地聳肩一笑！

事實上他並未說謊，陳四叔憑他在江湖上的聲望，很快就替呂偉艮查出了蘇奇的下落；當時蘇奇是躲在一名黑道中人的家裏養傷。

由於陳四叔的壓力，那名黑道中人迫住要把蘇奇交出來。

蘇奇見了呂偉艮，被盤問良久，說出了當日受傷的經過情形，大致上與剛才蘇奇對各人作供的說法一樣：就是當日他原本要親手殺死一雙奸夫淫婦，豈料有人先行一步！

蘇奇也承認曾到澳門買土製炸彈，但買不到，却買了一支手槍和六發子彈。

爲了證明他所講屬實，蘇奇交出了那支手槍以及六發子彈。

蘇奇又對警官道：「我一發子彈也沒發射過，如果你不相信，可拿去檢驗。」

呂偉艮補充說：「如果不是我及時找到他，這支手槍會落入別人手中，相信你們又有麻煩，但是現在蘇奇的話如果屬實，最少他也可以將功贖罪吧！」

呂偉艮的意思就是：蘇奇爲了找到躲藏的地方，這支手槍就是代價。

但是現在，却由於陳四叔的壓力，沒有人敢收留蘇奇。

再加上呂偉艮的游說，蘇奇終於答允跟他一齊來投案。

莫勤認爲蘇奇的說話可信，叫人將蘇奇暫時囚禁起來。

另一方面，莫勤又叫人把手槍帶去化驗室檢驗。以確實它是否發射過。

這裏是特警辦事處，特警隊的地位是超然的，英國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那位警官也無可奈何。

事情發展到這裏，似乎又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警方難免感到失望，因爲他們以爲找到蘇奇，一切自可水落石出。

但是現在，眞兇竟然另有其人。

不過，在呂偉艮和阿生，甚至特警隊方面，却認爲一切發展並不意外！

神秘軍火商除非存心示威，或者有意向警方挑戰，否則沒有理由輕易把「BM505」炸彈售給蘇奇。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用「BM505」炸死特警隊隊員駱泰，分明是旨在向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施下馬威！

換句話說：神秘軍火商此來另有目的，不會是爲了做點「小生意」的。

他們不但消息靈通，而且手段殘酷，同時對特警隊和本地警方的力量，毫不畏懼，否則他們就不會炸死駱泰。

然而現在他們炸死亞水又是何道理？除非蘇奇說謊，否則二名死者——亞水和蘇奇的妻子沈貞貞，他們的眞正身份最值得研究。

蘇奇現在特警隊手中，莫勤警告他，如果他敢說謊，或者有不合作之處，特警隊就將他移交香港警方。

蘇奇也明白，只要交到警方手中，他勢必被控「謀殺妻子」的罪名。因爲最少就有來自澳門方面的證人，證明他過去購買殺人兇器。

蘇奇爲了對呂偉艮履行諾言，經過一番冷靜之後，開始對特警隊人員作供，包括他當時目睹的詳細情形。

根據蘇奇的記憶，當時他看見一個騎着一輛電單車的青年人，迅速離開現場，衝落山坡下面而去！

當時那青年人戴鋼盔，所以他見不到對方的面目。

但是，他却依稀記得那輛電單車的外形，以及部份車牌編號，那是由於電單車一掠而過，去勢極急，而車牌編號又細小，加上當時他被震跌地上之後，剛剛爬起來，頭腦尚未十分清醒之故。

蘇奇依稀記得的，包括：那是一輛日產躍馬牌電單車。

電單車車身漆黑白二色，有閃光膠貼，十分刺眼。那人的頭盔亦有七彩膠貼。

車牌號碼是四個字的，好像是：「?311」，也就是說，那車牌沒有字頭，但第一個數字蘇奇却看不清楚，只記得末尾三個字是「311」。

儘管如此，阿生已經認爲十分珍貴。

他立即派人分頭到幾個地方進行調查。

首先去查電單車的代理商。這是比較渺茫的，因爲這是一種暢銷的牌子，售出數目一定很大，要逐個客戶去查，的確不易。

其次就是去警方的交通部查。

這是最切合實際須要的，也必然最收效，因爲每個車牌均由交通部發出，車主是誰，一定登記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蘇奇記得沒有字頭——所謂「字頭」，亦即數字之前沒有加上任何英文字母的意思，這對於警方的翻查記錄，就更加易於着手。

但是，阿生仍担心那車牌可能是假的，就像機場停車場那輛「KK13」黑色房車一樣，車牌分明是假的。那麼，電單車車牌也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阿生和莫勤商量過之後，便派出一班年青特警隊隊員，駕駛電單車故意開到港九各車房去尋一輛貼滿了閃光膠貼的日產電單車。

阿生本身也是一名充滿活力的青年人

，而且十分喜歡駕駛電單車，所以他也親自帶同韋林士，二人分駕兩輛電單車，到各車房巡視。

莫勤又根據蘇奇的口供，利用拼圖認人的方法，將亞水的樣貌先拼出來，因爲在石屋爆炸現場，根本找不到亞水的證件和照片；而亞水本人則被炸至粉身碎骨，面目全非。

莫勤這樣做，目的是要查出亞水此人生前的眞正身份。

因爲蘇奇既然不是兇手，那麼，誰扔出這枚炸彈？

蘇奇扔炸彈還有理由，理由就是他恨他妻子勾漢；但現在假如不是他做的，那兇手又憑什麼理由出到如此兇殘的手段？

所以，莫勤認爲，亞水的身份十分可疑。

根據石屋隣近的一些鄉民說，亞水是個遊手好閒的青年。

自從他父母死後，亞水就將田地租給一些鄉民，他本人就常常跑出城去混。

至於他在市區裏做些什麼，有沒有其他入息等等，一概沒有人知。

唯一知道的，就是經常有些「飛型」青年到石屋找他。

總之，亞水在鄉民心目中，是個不長進的慘綠少年。

莫勤將拼圖繪好，叫人拿到石屋隣近，向一些認識亞水的鄉民查詢，看看是否像樣，結果也證明差不多了。

於是莫勤將拼圖大量印發，除了發給屬下特警隊隊員之外，還交給警方。

至於呂林夫婦二人，也忙個不了，他們雖然不參加任何警隊安排的偵查工作，但他們却憑自己的判斷去做。

不受限制，正是呂偉艮的個性，但這並不等於「一概不理」；事實上呂偉艮一直在採取主動，從各方面去偵查。

例如追查蘇奇的下落，呂偉艮就借助老江湖的力量出奇制勝，終於把蘇奇找到了。

現在他們夫婦二人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偵查。

他們偵查的對象是特警隊隊員駱泰的家庭成員們。

駱泰就是奉命駕駛「KK13」號汽車，在機場停車場等候阿生的人，但一枚「BM505」炸彈却把他炸死！

呂偉艮是個頭腦十分冷靜的人，他分析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和背景，覺得這件事與「洩漏風聲」絕對有關。

駱泰是一名受過特警課程的人，照理決不會輕易向外間洩露組織中的秘密，駱泰有家人在香港，他會不會在有意無意間，從談話中洩露了一些口風？

這正是呂偉艮要追查的焦點。

呂偉艮一直認爲：阿生被派到香港來，外間人不容易知道，因爲這是一項秘密任務，但現在竟然有兩帮人知道。

呂偉艮假設第一帮人是開着冒充特警隊車子到機場去的人。

第二帮人就是炸死駱泰的人。

雖然有關方面認爲這是同一帮人做的，但呂偉艮就認爲是兩帮人做的。

呂偉艮所持的理由就是：假如兩者是同一帮人的話，阿生和韋林士早已被炸死，因爲二人步入停車場之後，若非認錯了目標，必然直趨那輛眞的「KK13」號特警隊汽車。那樣他們就會與駱泰一齊同歸於盡！

但事實上，駕駛冒牌特警汽車的人，等於救了阿生和韋林士二人，由於他們中途把二人召入車內，左查右問，而至令到二人避過了大難。

因此呂偉艮認爲這是一種難得的巧合；由於有一帮人要知道阿生他們此行的任務，而另一帮人則旨在向阿生他們施下馬威。於是兩者之間的矛盾，令到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命不該絕！

事實是否一如呂偉艮所料？呂林夫婦二人現在就要去求證！

× × ×

國際特警隊是個秘密保安組織，即使在該組織的成員國之內，該組織的辦事處也是秘密而絕不公開的；例如在香港，特警隊成員也只是一間洋行的職員而已。

因此，駱泰的妻子駱太太，一直以來也以爲丈夫只任職於一家洋行；從未知道他原來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呂林夫婦二人也因此而感到十分難於開口。

後來他們跟莫勤商議過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藉口。

他們以商行代表的身份出現，代表駱泰服務的「商行」，去慰問駱太太，以便日後由該「商行」送給他們一筆撫恤金。

其實，這筆撫恤金早已由莫勤準備好了，只等巴黎總部的批准。

根據國際特警隊組織的慣例，每一名因公殉職的人員，可以獲得一大筆金錢，作爲撫恤其家屬的補償，此外還按月領取生活津貼。

駱泰既是因公殉職，自然有資格領取這筆金錢，但事前駱太太並不知道有這麼多的錢，所以頓感意外！

林愛莉因爲本身也是女人，所以和駱太太談起上來，就份外親切。

呂偉艮因爲事前有了默契，故此夫婦二人到了駱家之後，便分頭進行訪問；呂偉艮向駱泰的兒子旁敲側擊，林愛莉則向駱太太打聽她丈夫遇事當日的情形。

駱太太只有三十餘歲，她雖然傷心，但對林愛莉却表示感謝，兩個女人亦因此談得更親切。

駱泰的兒子已有十二歲，已經懂事了。他對呂偉艮說出一些秘密。

就是出事那天，駱泰將近出門上班之前，接聽了一個電話，當時似乎有人要約會駱泰，但駱泰在電話中回答說：「他老闆要他開車到機場去接兩個來自美國的人客。」

但當時駱泰的兒子達明，並未過份注意此事，只是現在呂偉艮提醒他，他才記憶起來。

呂偉艮覺得他的忖測不會錯，一定是駱泰在無意中洩漏了口風，因此有人知道他的任務，於是由此而推想出阿生他們的行期。

然則，這個人是誰？

駱泰的兒子達明說：「電話最先由我接聽，所以我只聽出對方是個男人，但我沒有問他姓名，不過聽父親當時的語氣，

對方分明是個常常與他見面的熟朋友，好像是要找他喝茶聊天！」

呂偉艮總算有了一些收穫，雖然他仍未知道那個打電話的人是誰，但最少已證明他的想法不會錯。

他又提醒達明，假如再聽到那人的電話，別忘記問對方是誰。

另一方面，林愛莉也從駱太太口中聽到一些埋怨。

駱太太儘管傷心，語氣中却隱藏着一份幽怨；暗示她丈夫可能有外遇。

這似乎是林愛莉事前難以估計得到的，因爲根據駱泰的記錄，此人行爲艮好，他上司莫勤也認爲他盡忠職守，從未犯過失。

從照片中看，駱泰也是個老實人，想不到他竟然會在外面有個女人。

林愛莉問駱太太：「你可知那女子是誰？」

「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一個電話號碼。」駱太太說道。

林愛莉感到奇怪地問：「你怎麼會知道那女子的電話號碼？」

「我悄悄抄下的。」駱太太說：「有一天他以爲我還未起床，在客廳裏撥出一個電話，我從門縫中窺伺，逐個號碼記下來——他撥一個，我記下一個，後來我試撥那個號碼，對方是個嗲聲嗲氣的女子，可惜我一直沒有勇氣跟她交談下去，每次總是我先將電話掛斷以免她追問下去！」

林愛莉覺得駱太太是個很賢淑的好妻子。

但是，林愛莉又明白到一件事，就是駱泰的身份是相當秘密的。

會不會那女子就是特警辦事處裏面的女接綫生？那麼，駱太太認爲是駱泰情婦的電話號碼，說不定就是特警秘密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因此林愛莉說：「請你把那個電話號碼交給我，讓我爲你查一查，也許就這樣，可以找出殺你丈夫的兇手未可料。」

駱太太於是把一張字條取了出來，交給林愛莉。

林愛莉問她：「你有沒有將此事對警方人員談及過？」

駱太太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人都死了，何必將家醜外揚？」

「好吧！」林愛莉說，「你就把這秘密保留，一切讓我們來爲你作主。」

呂林二人將一張支票留下，便離開了駱家。

那支票是撫恤金的一部份。

警局暗殺　海傍惡鬥

警官洛利從交通部的登記檔案中，查到了一系列有關電單車的車牌號碼。

這些號碼是四個位數字的，而且末尾三個字都是「311」共有九個之多，那是由「1311」至到「9311」等。

洛利再從這九個號碼的詳細資料中，挑選出三個，這三個號碼分別是：「8311」，「5311」和「4311」。

主要還是這三個號碼的電單車同是羅馬牌的。

洛利警官於是立即帶人按址去拜訪三位車主。

根據檔案中登記，三位車主同是年青人，事實上所有電單車車主都是年青人。

洛利警官和他的下屬先後訪問過兩位車主，發覺他們並無可疑之處。

當訪問到第三位車主時，洛利也難免有些緊張。

因爲根據記錄，這是一位名流的兒子，他叫非列，姓韋。

此時此地，有錢人十分顧全體面，稍有差錯，就有痲煩。

洛利警官在此地警界服務了不少時日，自然很明白這點。

他帶了下屬，來到一處富有人家的住宅區，在一幢花園洋房門外，按响門鈴。

鐵閘是通花的。

鐵閘後面有個人出現，那是他意料不到的韋非列。

韋非列正推着一輛電單車準備外出，洛利警官首先注意他那輛電單車的車牌號碼，正是登記册所示的「四三一一」。

洛利警官向韋非列表示他的身份。

韋非列顯得很大方，他示意一名男僕打開閘門，讓警方人員入內。

但是，洛利警官因爲還沒有正式的入屋手令，只站在門口。

「警官先生，發生了什麼事？」韋非列很有禮貌地問。

洛利警官還沒有回答，水泥通道之上正有一名中年紳士匆匆而來！

洛利認得出，他是一位名流韋大申。

但是，韋大申的出現並非令到洛利警官大感意外的事，因爲這本來就是人家的地方，令到洛利警官大表驚奇的，却是那輛簇新的羅馬牌電單車。

那電單車車身上，並無七彩的閃光膠貼。

也就是說，洛利警官的一切努力等於白費，這還不要緊，最痲煩的事，可能還在後面呢！

果然，韋大申過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洛利警官小心地回答：「沒有什麼事，只是循例的查牌。」隨即又轉向韋非列問：「你有多少輛電單車？」

韋非列道：「僅此一輛。」

韋大申隨即面色一沉，有些生氣；不過這生氣並非對洛利，而是對他的兒子。

韋大申彷彿意會到可能發生了事，質問他的兒子：「是不是你又在外面跟人鬥車？」

韋非列吶吶地說：「不！不！沒有這回事！」

就在這時候，一陣陣强烈的馬達聲傳來，刹那間爲之震耳欲聾。

在這種高尚住宅區，很少會這麼吵鬧的。

洛利警官與韋氏父子同感愕然！

轉眼之間，一隊電單車風馳電掣而來；將近抵達韋家大門附近的街道時，紛紛慢了下來！

一陣陣討厭的口哨聲，坐在電單車上面的，全是一些飛型靑年人，他們揶揄的對象顯然是爲了針對富家子韋非列。

他們要韋非列跟他們一齊鬥車去！

「鬥車」就是用電單車（其實應該稱

爲「機動脚踏車」，但香港人習慣了稱爲電單車。）競逐，鬥快！這正是香港年青一輩的刺激玩意。

擁有電單車的年青人，往往成羣結隊地相約到郊外去競賽！

韋菲列在他父親面前，顯得十分尷尬，大概是他父親不喜歡他參加這種危險玩意。

但是那班年青鐵騎士並不因此而放過韋菲列，仍然有人揚聲挑戰！

洛利警官和他的下屬均穿上便服，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原來是警務人員。

洛利和他的助手也因此而有足够的時間在各輛電單車之間搜索他們的目的物。

他們的目的物就是一輛貼滿了閃光膠貼的日產電單車。

其實由這一羣鐵騎士一開始出現，就引起洛利他們的注意，難得一下子有這麼多的電單車出現，而且還集中停在一起。因此，洛利他們可以逐輛逐輛看個清楚。

當然，章氏父子不會明白洛利警官的用意，甚至章大申還以投訴的語調，向洛利指責這班年青鐵騎士太過沒有教育。

但是洛利的注意力却集中在電單車的行列之中，他根本沒有把章大申的話聽入耳裏。

其他警方人員也見到了，車隊中有一輛躍馬牌電單車的車身之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閃光膠貼，十分惹人注目；坐在車背上的青年人，雖然頭戴鋼盔，却跟蘇奇口述的一模一樣！

洛利警官向屬員打個眼色，數名便衣探員立即四下裏分開。

有人回到汽車裏去，有人朝電單車車隊裏面走去。

洛利等人所乘的並非警車，但車裏却有無綫電通訊設備。

因此，那探員入內後，立即悄悄向總部報告；然後由總部向其他警察巡邏車報告。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陣急促的馬達聲響起，一輛電單車有如脫韁野馬，衝了過來。

一名便衣探員首當其衝，被撞至飛跌於數尺以外的路旁。

其他探員一邊揚聲吆喝一邊拔槍，但被洛利警官喝止：「不要開槍！快追！」

於是各探員紛紛返回原來的汽車，車上一名探員早已看得明白，一邊開車一邊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知會總部。

、洛利警官接過咪高峯，叫總部通令各巡邏車上的警員，要生擒活捉，不要殺死在逃者，因爲他是一名殺人疑犯，須要生口對證。

毫無疑問，那在逃者只是作賊心虛；假如他是清白的，沒有理由首先發難。

因爲包圍過去的探員，當時半句話也沒有說，更未表明身份，但對方已感到不對勁，於是立即開足馬力駕車衝了過來。

章大申看得莫名其妙；但韋菲列却不响一聲，即跳上他的電單車，開足馬力追去。

剎那之間，本來十分平靜的街道，變成了賽車跑道一樣。

其他鐵騎士不知內裏，亦紛紛開車尾隨而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韋菲列雖然是個驕生慣養的富家子，但爲人好勝心十分强。

他常常跟這班鐵騎士「鬥車」，有輸亦有贏，但輸多贏少。

就是爲了滿足這份好勝之心，最近他換上了這輛簇新的名廠電單車，同時今日正約好了這羣志同道合的年青人到郊區去鬥一鬥，想不到却發生了這些事。

剛才那個在逃的青年人，韋菲列當然知道他是誰；雖然十多二十位鐵騎士外表看上去都是差不多一樣——一輛電單車、一頂頭盔、一身牛仔裝和一雙皮靴。但是，在逃青年的車子却貼滿了七彩的閃光膠貼，同時那青年人也份外令他印象深刻。

原來那是菲列的情敵。

他叫雅倫，年紀與菲列差不多，也許稍大一些。但手段却比菲列高强。因此，非列除了「鬥車」時吃了他的敗仗之外，還在情場上吃了他的敗仗。

非列喜歡一名少女，却由於雅倫而栽了下來，至今仍耿耿於懷。

所以，剛才當韋菲列知道洛利警官他們這班人原來是警方人員，又看見雅倫無故衝出重圍時，便奮不顧身，也加入追截的行列。

雅倫的電單車橫衝直撞，已開進了繁忙的大街之上。

大街交通繁忙，警車雖然再三兜截，無奈對方是一輛電單車，既可以立即掉頭，亦可以由行人道上一掠而過。

於是追追逐逐，仍然沒有人可以制止雅倫和他的電單車前進。

警方的巡邏車又急又氣，只有要求總部通知一些騎電單車的交通警員，加入追截行列，希望可以收效。

雅倫的電單車不但走上行人道，還故意開入一些橫街窄巷，令到追踪他的警車無所施其技。

香港的街道本來就已經够窄，加上車多人又擠，所以不少橫街窄巷指定爲「單程路」；現在雅倫就是故意讓他的電單車違反交通則例，明明是「不准駛入」的，他却開了進去。

於是一些追了上來的警車，被迫於無奈，只能追到街口爲止！因爲再追過去，就會跟迎面而來的汽車相撞。

但是，突如其來地，有一輛風馳電掣的電單車，由一輛警車旁邊一掠而過，直衝上行人道，開進了那條橫街去。

警車上的警員連聲喝止，但對方去勢極急，根本未有聽到有人叫住他。

駕着那輛簇新的電單車的，正是韋菲列。

韋菲列忘記了一切危險，橫衝直撞，險象環生。

他的車子果然性能優越，也只有這車子的速度才可以追得上雅倫的電單車。

當然，韋菲列這富家子也不是熱心於替警方做事，只是乘機公報私仇而已。

就在那條橫街之上，他已經追上了雅倫。

韋菲列顯然要表演一下他的開快車技術，以及炫耀這電單車的性能和速度，所以，他並未設法制止雅倫繼續前進，只是和對方鬥快。

這條雖然是橫街，但車輛仍多。二輛

電單車朝相反方向疾馳，若非在行人道之上，就早已跟迎面而來的車子相撞了。

但是，正因爲二輛電單車在行人道之上疾馳，所以令到行人們紛紛走避；附近店舖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二車正在追逐之際，一輛警車已等在路口那邊，車上警員手持長木棒，候在一旁。

等到雅倫的車子將近開到時，警員紛紛衝出，木棒橫在前面。

雅倫的車子去勢正急，木棒却打橫攔在胸前，欲想俯伏避過，已來不及。

只聽到一聲尖叫，車子由棒下衝前，人却倒在馬路一旁。

雅倫一方面被韋菲列追得心慌意亂，另一方面也明知陷於包圍網之中，必然是逃不了。所以到頭來，也只好束手就擒。

雅倫受了傷，傷勢雖然不輕，却未致昏倒過去。

洛利警官等人趕到現場，將雅倫押上了一輛警車上面去。

韋菲列不知道雅倫犯了什麼法例，但看洛利警官的態度，就知道事態十分不平凡。

一名探員過來，要求韋菲列跟他一齊走。那探員聲明只是要他作證，並非因爲他犯法。

韋菲列無可奈何，只有跟探員一齊走；他那簇新的電單車，則由一名交通警員代爲開走。

× × ×

「我犯了什麼罪？」雅倫裝蒜地，呱呱大叫！「我只是喜歡開快車而已！」

洛利警官道：「你犯了殺人罪，我們將控告你謀殺沈貞貞和亞水二人。你可以不說話但你的說話可能用作呈堂口供。」

「我根本不知你說什麼。」雅倫道。

一名探員忍不住說：「你爲什麼見了我們就走？」

「我以爲你們是韋菲列請回來的職業打手，我當然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雅倫說。

洛利問：「你跟菲列有仇？」

「是的，我承認跟他有爭執。」雅倫道。

「所以你要掛上他的車牌——4311，陷害他，是不？」洛利又問。

雅倫吶吶地說：「我根本不知你說些什麼。」

「你可認識一個叫亞水的青年？」

「我不認識。」

「但你到過他居住的石屋。」

「我從未到過。」

「你用炸彈殺人，這罪名可不是講玩的。如果你够聰明的，就乖乖的和我們好好地合作；否則，你被判絞刑時，後悔已遲。」

他們仍在一輛警車之上。

警車正開赴一個地點，那是雅倫的住址；警方要帶他一同去搜查。

根據雅倫供稱，他是住在一處徙置區的。本來與母親相依爲命，但母親年前病逝。

雅倫做過寫字樓後生、地盆散工、茶樓侍役以及汽車修理學徒等等。但從來沒有那一種工作可以吸引他長期做下去。

最近街坊們都覺得奇怪，雅倫沒有上班，顯然又失業了，但他衣着反而光鮮，手段也闊綽起來。於是有人開玩笑地說：雅倫一定是轉行去打刧——做刧匪了！

雅倫有一輛電單車，無論他窮到什麼地步，這車子總隨着他，決不分離！熟悉他個性的人，都知道他喜歡刺激；那電單車就是他的第二生命。

現在坊衆們越來越相信雅倫做了不可告人之事，否則又怎麼會被警察押返他住所來？

洛利警官與數名探員押住雅倫返到他住所，目的是要搜集證據。

雅倫的住所是個徙置大厦中的小單位，面積不足二百呎。

四壁牆上張貼了不少裸體海報，即使一些櫃枱旁邊，也貼上了不少閃光的膠貼。這充份說明：雅倫孩子氣未脫。

首先被探員搜出來的，是一套兩塊的電單車車牌——那是「4311」號。

洛利警官立即問：「這可是你的？但我知道你的電單車並非用這個號碼，爲什麼你却有這套車牌？」

雅倫道：「這是韋菲列的。」

「你爲什麼要藏有人家的車牌？」

「是他用舊了，送給我做紀念的。」

「原來你和他之間，有這麼良好的關係。」洛利笑了笑。

那邊有個探員叫了過來：「警官，請你過來看看，似乎是個計時炸彈！」

此語一出，室內各人登時呆了一陣！甚至一直保持相當冷靜的雅倫，也爲之緊張起來。

洛利警官急急跑過去。

那是電話几底下果然有個計時炸彈。

這是相當新式的計時炸彈，一些兒聲息也沒有傳出；那位探員要不是伏在地板之上，用手電筒去照射几子底下，根本不可能發覺。

洛利警官一邊傳令下去，向總部求助，要求派來軍火專家；一邊小心翼翼地，將電話几輕輕移去。

計時器仍在跳動，但沒有人知道它何時發生爆炸。除非將它拆開，仔細檢查。

洛利警官曾在軍中服務，對炸彈的常識絕不是陌生。他担心軍火專家未到之前便出事；而附近又是人烟稠密的徙置區，如果要下令撤退，一定大爲震動。這是洛利不希望見到的。

於是，洛利憑他的常識，將炸彈外壳先行揭開細看。

室內各人都屏息着呼吸，瞪住洛利警官的那一雙手。

洛利發覺那是一枚新式設計的計時炸彈，那計時器是用電子跳字表的原理，所以絕不可能有任何音响傳出來。

另外一個小方格之內，出現了下面一組數目字：「21：30」。

根據國際時間計算法，這應該是晚上九時三十分。

洛利警官悄悄舒了一口氣。

因爲現在只是下午，距離晚上九點半，尚有好一段時間。

洛利已發覺炸彈之上印有：「BM505」等字樣。

洛利向雅倫問道：「你可知這是誰留

下的？」

雅倫搖搖頭。

雅倫的眼神中充滿了驚懼！但很快又表露出一派憤怒。

「誰知道你今晚九點半在這裏？」洛利說，「這是你的生死關頭，希望你不要再耍花樣了。」

雅倫喃喃自語，瞪住電話几說：「一定是他，他約好了我！他約我今晚九點半一定要在家裏等他的電話！嘿！好狠毒的傢伙！」

「你說的『他』，是指誰？」

「我不知他是誰，我只知他有錢付給我，所以我才為他工作，但我不知道他這麼陰毒。」

「你終於承認了！」洛利警官說，「阿水石屋被炸那炸彈也是他交給你的？」

「是的，」雅倫道，「本來我不想說，但他既然要殺我，我非說不可；他殺亞水，目的大概也是與殺我一樣——旨在殺人滅口！」

「亞水也為他辦事？」洛利問。

雅倫道：「是的，據我所知，亞水也是被他收買，但是他說，亞水出賣了他，所以非殺不可。我只是奉命行事。不過現在想想，又覺得他可能說謊；亞水未必出賣他，只是他怕秘密外洩，所以非殺亞水不可。正如殺我的動機一樣！」

「不錯，所以你知道什麼，一定要直說，我們越早捉到他，你越安全。」洛利又問：「但是，他究竟是誰呢？」

「我只知道他是身裁高大的中國人。」雅倫又說：「他講國語。」

「他有什麼特徵？」

「特徵？」雅倫抓抓後腦，」他常常戴住一副黑眼鏡。有八字鬍鬚，國字面孔，還有……我眞的想不起他有何特徵；有的也許就是面肉橫生，一臉煞氣，樣子很兇。」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只叫我稱呼他金先生。」

洛利想想又說：「看情形，你的利用價值已經完了，所以他要殺你。」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些人聲。

洛利以為軍火專家來了，原來只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

他們想進入現場，但被在場的警員阻擋；直至洛利出來，發覺是他們，才揮手喝退了警員，讓呂林二人入來。

洛利把情形告知呂林二人，他們也覺得這一項發現十分重要。

呂偉良靈機一觸，要求洛利把現場緊急封鎖，其實現場一帶早已列為危險地帶，除了少數警方人員之外，任何人也難越雷池半步。

但是現在，呂偉良要求所有人，包括在場的警員，也撤出屋外。

呂偉良然後才悄悄獻計。

洛利警官早已知道東方三俠的來頭，所以對這計劃大表贊同。

現場的消息封鎖，連後來軍火專家到達現場的事，也不讓記者們知道。

警探則加緊保護雅倫。

警方事後也沒有發表任何有關計時炸彈的消息。

× × ×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分別駕駛了二輛電單車，到各車房巡視；他們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追查一輛可疑電單車的下落。

但是，想不到他們在一間車行門外經過時，却有了意外的發現。

這家車行是專賣二手車的。

車行裏擺放了幾輛舊車，其中一輛黑色房車對阿生他們來說，似曾相識。

於是阿生首先停車於路旁，回頭問他的同伴韋林士：「你覺得這輛黑色車子如何？」

韋林士雖然是美國人，但與阿生也相當有默契，他會意地答道：「何不進去看看？」

於是二人落車入內。車行中人以為生意上門，自然歡迎。

「這房車可是寄賣的？」阿生問。

車行職員道：「是的，這車子還很新，而且價錢不貴。」

「價錢不成問題。」阿生說，「我只想知道上手車主是誰？」

「一個日本人。」車行職員道，「他是一家商行的老闆，很有錢，經常換車。這車子大約只行了一年左右。要不要試一試？」

阿生目光銳利，早已從擋風玻璃上再仔細看個清楚。

他自問沒有看錯，這一輛正是他和韋林士二人在機場停車場見過的房車。

房車是黑色的，車牌雖然不同，但那車頭旁邊的少許凹痕，他不會忘記。

阿生是個細心的人；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他更顯得成熟了。

阿生當時曾留意到擋風玻璃上貼着的一張行車簽證。那日期、那貼的部位和角度等等，阿生都還可以記得清楚。」

行車證是圓形的，許多人將它貼得四平八正，但也有人隨隨便便，貼得它歪歪斜斜的。

由於阿生走上車時，視綫一度接觸擋風玻璃，所以他仍記得當時的情形。

現在阿生既然肯定這是冒充特警車子的汽車，就決定深入調查。

那車行職員以為生意上門，於是熱誠地招呼阿生和韋林士二人。

二人將他們的電單車留下，與那職員一齊開着那黑色房車去試車。

阿生是個有經驗的國際特警，他旁敲側擊地，問及許多有關上手車主的事；直至查出了那日本人的姓名和那間日本商行的店號為止。

當然，阿生却並非眞的想買舊車。但他却能令到對方以為他眞的想買那一部舊車。

途中，阿生在試用各種設備時，開了收音機，當時正在報告特別新聞。因此，阿生知道洛利警官方面也有了進展。

因為新聞報告說：警方已拘捕一名青年，懷疑他是向石屋投炸彈，炸死一男一女的兇手。目前正作進一步調查云。

阿生聽了，心裏有數。

返抵車行時，阿生表示車子性能不錯，但要再考慮一下。

然後他才帶住韋林士匆匆趕往警局。

× × ×

呂偉良獻給洛利警官的計劃，雖然帶



有極大的冒險性，但却可以誘捕雅倫的幕後人「金先生」。所以被警方接納了。

警方打算在落了口供之後，將雅倫暫時釋出，目的是要令「金先生」按時在當晚九點半，用電話與雅倫連絡。

然後警方暗中與電話公司合作，查出電話來源，希望可以找到金先生之所在，進一步把他逮捕。

但是，問題却是：金先生是否會依時致電雅倫家中？

尤其是雅倫被警方傳訊過，這消息可能已被金先生獲悉。

呂偉良就認為：即使金先生沒有電話來，亦遲早會殺死雅倫滅口。所以他用雅倫做餌，一定要誘金先生出來。

警方循例將雅倫落案，但還未將他釋放，就有人到警局裏來。

此人是一名律師，自稱受人所託，要將雅倫保釋出去。

洛利警官要知道誰人聘請這位律師，但律師不允透露。

洛利警官表示要向上司請示，看看是否准以人事和現金保釋雅倫出去。

其實，洛利警官只是拖延一下，乘機到隣室去跟呂林二人商量一下。

呂林二人正在隣室向阿生交代這件事的經過。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是剛剛由外面趕來警局的。

各人聽了洛利警官的話之後，覺得「金先生」不會自找麻煩，竟會請一名律師來担保一名犯人出外候審；其眞正目的，大概是爭取雅倫暫時獲得自由，讓他離開警局之後就殺他滅口。

呂偉良突然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問道：「有探員陪伴雅倫麼？」

「有。」洛利說，「我不會這麼大意的。」

「嗯！」呂偉良沉吟道，「我看，我們又要改變計劃了。」

林愛莉也說：「是的，如果這個時候讓雅倫出去，他必死無疑！」

洛利警官道：「是的，我也這麼想。我打算拒絕保釋，另一方面派人暗中監視那名律師，相信他一定可以帶我們去找金先生。」

於是洛利警官再回到原來地方，但那位律師已不在那裏。

洛利問一名探員：「韓達律師呢？」

「他去找警司。」探員說，「他很生氣，認為你有意為難他；你離開這間房之後，他就嚷着要親自去找警司議論。」

洛利只注意着被看管住的雅倫，他並不担心警司會責備他。因為他一直被授權全權處理此案。

雅倫不知怎的，面色大變。

洛利警官急忙走過去，但已來不及扶雅倫，他已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面色變得瘀瘀黑黑，渾身發抖，蜷作一團。

洛利警官叫探員急召醫生。

呂偉良等三俠亦聞聲由隣室趕來查看，看見這情形立即交換了一個眼色。

三俠做事一向有默契，所以當時他們三個人一句話也沒有說，行動已告展開；阿生衝出去，林愛莉則在門外走廊搜索，呂偉良留在現場，彎腰俯身向雅倫問話。

雅倫彷彿中毒，口唇張合，但呂偉良却無法可以聽得清楚他究竟說些什麼。

雅倫在掙扎中以手指指向頸後，呂偉良會意地將他的衣服解開，只見頸後肌肉瘀黑一片，彷彿被毒蜂刺了一下，又瘀又腫。

洛利警官立即召來那名探員，問道：「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探員道：「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韓達律師與雅倫交談是你批准的。」

呂偉良憑他的經驗，已經忖測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問探員：「是不是有人接觸過他的肩膊？例如輕輕拍一下。」

探員想了想，恍然道：「是的，情形的確如此，韓達律師以安慰的口吻叫他不要担心，他一定有辦法把雅倫保釋出去。我記得當時他的確用手拍拍雅倫這部位，但他手上什麼都沒有。」

呂偉良對洛利警官道：「韓達律師可是正式執業律師？」

「當然是有牌照的正式律師。」洛利警官道，「否則我們也不會讓他接近犯人的。」

呂偉良道：「假如我忖測不錯，他最少有兩件事值得懷疑。第一，他的律師身份必有問題，這時候我們可能已經找不到他。第二，他手上一定戴着一枚特製的戒指。上面大概有一枚毒針，可以按掣將毒針彈開，然後這樣一拍，拍向雅倫的肩膊附近。這動作表面看似十分友善，其實，是存心要暗殺雅倫，蓄意滅口！」

醫生來了，但雅倫已氣絕身亡。

雅倫渾身瘀黑，分明是中毒過深，以致不治。

× × ×

阿生衝出警局，因爲照他估計，韓達可能只是剛剛離去！

但是，阿生發覺當時已有幾輛汽車同時離開警局的停車場。

阿生這時才想起自己根本未見過韓達，如何能阻止他離去？

他問身邊一名警員：「你可認識韓達律師？」

那警員是在警局門口當值守衞的，他搖搖頭：「我不知誰是韓達。」

阿生急步飛奔，企圖阻止各車離開那停車場，但較早時已有數輛汽車開走。

林愛莉帶了其他探員由裏面出來，有些是直接協助洛利警官的，他們都見過韓達。但當他們看過被截停的汽車裏面的人之後，都搖頭說那不是韓達。

林愛莉嘆氣道：「我們雖然以第一時間行動起來，可惜仍然遲了一步！」

洛利警官非常生氣，他一方面後悔自己太過大意，另一方面也怪責在場的探員不够機警。

毫無疑問，對方是有計劃前來進行暗殺活動，當時韓達說要去見這裏的警司，顯然是緩兵之計，以方便他安然逃去。

洛利警官立刻與阿生等人，急急趕往中區。

他帶人怒冲冲地衝進韓達律師的寫字樓，當時韓達正在他的辦公室會客。職員們知道洛利是警方一名高級警官，立即通知韓達。他辦公室的門是關上了的。

阿生担心洛利來得太匆忙，既無搜查令，亦無拘捕令，他已知會特警辦事處，也暗示他身邊的韋林士，必要時惟有以特警隊的名義，助洛利一臂之力。

韓達律師由他辦公室出來，一邊若無其事地送走他的人客，一邊跟洛利警官招呼。

洛利警官發覺韓達的神色異常地鎮定，就像較早時他出現在警局裏的情形一樣。惟一不同的，就是他一身衣服不同了。

韓達問：「有什麼貴幹？」

洛利警官反問道：「較早之時你在何處？」

韓達道：「我一直在這裏。」他似乎覺得洛利面色不對勁，又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警官。」

洛利冷冷地說：「你剛回到這兒來？是嗎？」

韓達道：「不！我下午午膳後，一直留在這裏，未離開過半步。」

「別裝蒜了！」洛利含怒地瞪住韓達：「你剛由警局回來，而且及時換了衣服。如果我沒有猜錯，你的衣服仍留在辦公室內。」

韓達面上儘管不悅，却仍舊保持着一派紳士風度。他做了一個手勢：「請進來！你可以四處看看，只要你不翻亂我的文件，我不會與你斤斤計較一般法律上的問題。」

韓達的意思非常明顯，假如依足法理，洛利警官沒有搜查令，在這位律師的辦公室之內，根本無權採取行動。

阿生也因爲對方的態度大方而感到驚奇。

韓達招呼洛利等人進入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就在大寫字樓後面一角，其中有門隔開，他的秘書則坐在房門口的一張辦公桌後。

韓達一邊自動打開了一些鋼櫃櫃門，讓洛利等人看個清楚。

一邊又說：「這些全是文件，沒有衣服吧？」

洛利心有不甘，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韓達好像猜透了他的心事，道：「要不要把我的秘書和其他男女職員叫來對證一下？」

其實洛利已暗示他的手下——一部份探員正在外面向各男女職員逐個訪問。

韓達叫了他的女秘書入來，道：「告訴這位警官吧，南絲，今天下午午膳後，我是否一直留在我的辦公室之內？」

南絲點點頭：「是的，我波士一直沒有離開他的辦公室，我可以保證。」

阿生走到窗前望過，這兒是十多層高的辦公大厦。窗口是密封式的，要由這兒溜走或者暗中出入，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再看看韓達那副冷靜得出奇的神態，內心就感到無限驚奇。

一些探員由外面入來，對洛利警官耳語道：「外面的職員都說他整個下午未出過去！」

洛利有些摸不着頭腦。

他覺得這件事有些奇怪，若非外面的男女職員串同說謊，就是這兒另有暗門。

暗門可能是通到樓上或樓下一層，所以韓達可以來去自如。

洛利警官放眼四望，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破綻。

韓達是個英國人，年約四十。他很有風度，許多人，尤其是律師，如果受到這種干擾，一定大爲懊惱。但是現在，他並不生氣，反而苦苦尋思。

突然間，他彷彿想起了一件事，立即拉開抽屜，道：「請各位先看看這兩幀照片。」

洛利發覺他手上二張甫士咭照片同是他本人的，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韓達笑了笑，道：「看情形又是森信那傢伙作怪了。」

「森信？」洛利問：「誰是森信？」

韓達把其中一幀照片反轉過來，後面用英文寫上了森信的名字。

韓達說：「他也是英國人，曾冒我的名義，四出招搖撞騙，其實他是個無業遊民。由於他的樣子有九分似我，令我非常煩惱。」

洛利取過另一幀照片——那是韓達的，兩者果然差不多一模一樣。

但細心看下去，就會發現髮型，眼睛等，多多少少總有些不同。

假如韓達沒有說謊的話，顯然有人冒充他，跑到警局去行兇。

洛利警官在這種情形底下，無可奈何，只好向韓達道歉。

離開那間辦公大厦，阿生表示另外有事待辦，所以沒有跟洛利他們一齊返回警局。

三俠和韋林士等四個人，留在中區，是爲了追查冒充特警隊的事。

根據那間車行的提供，一間日本商行十分可疑。

阿生決定要親自去看看，因爲他自問對那二名冒充特警的人，印象深刻，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們，阿生一定認得。

至於那是日本人或者本地人，阿生却難以分辨。反正就是黃種人——亞洲區的黃種人有時很難分辨，日本，韓國，中國以及東南亞一些小國的人樣子都差不多。

四個人走進中區一幢辦公大厦入口處，果然在名牌板上發現了那間日本商行的名字。

於是阿生和韋林士二人首先上去！呂林夫婦二人則候在門外。

阿生走出了電梯，繞過走廊，發覺那間日本商行的辦公室佔了三個單位——規模頗大。

他們正待入內，玻璃門開處，却有一個人剛剛由裏面走出來。

在這一剎那間，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均感驚喜莫名。

那是他們見過的人——兩個冒充特警隊隊員的人其中之一。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很有默契，立即別過臉去，避免跟那人面對面。

他們佯作要進入另一個寫字間，直至那人在身後掠過，他們才轉身。

他們發覺那人走向電梯門口，顯然準備離開這幢辦公大厦。於是二人立即由梯級衝下去。

二人剛衝至最低一層梯階出口處，又見到那人的背影，那人正步出大厦門口。

阿生對韋林士道：「看來我們沒有找錯目標，追踪他！」

說完，二人即分頭行動——阿生去會呂林二人，韋林士向那人釘梢。

阿生匆匆向呂林二人交代幾句，立即追上了韋林士。

韋林士道：「他似乎走向停車場，讓我先去把電單車開來好嗎？」

阿生同意了韋林士的做法。於是跟踪的工作由阿生担任，韋林士則去取他的電單車。

阿生保持相當的距離，跟踪着那人。

那人果然步進隣近一個停車場。

這時候，韋林士已從附近路邊駕着他的電單車開過來。

韋林士和阿生本來分別開了兩輛電單車同來的，現在阿生因爲担心失去那人的下落，所以並沒有去取回他的電單車。

他只戴上了挾在腋下的鋼盔，坐到韋林士的電單車後面。

他們候在停車場唯一的出口處，因爲被他們跟踪的人已上了停車場的上層去，通常這是表示那人車子就在上面停放着。

除非那人已發現被人跟踪，故意用這方法騙開阿生他們的視綫，否則，等會兒他一定會開着他的車子由此離去。

不久，一輛小型客貨兩用車由斜路開下來。

那是交費處，任何由停車場開出的車子，都是在此稍停片刻交費。

阿生和韋林士都清楚認得，坐在那客貨兩用車內的司機，正是曾被他們跟踪過的人，看情形，對方並未發覺被人跟踪。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這時候都頭戴鋼盔——這是香港的交通法例硬性規定的，任何一個坐上電單車去的人，不論是直接駕駛電單車的，或者坐在後面乘搭的，一律要戴上鋼盔。違者將被檢控。

鋼盔有眼罩，他們這時就連眼罩也放了下來，所以對方即使見過他們，這時候也不會認得他們的原來面目。

客貨二用車付了停車費之後，立即朝西面開走。

韋林士也開着他的電單車，立即跟踪而去。

阿生坐在韋林士的背後，對他說：「我們在較僻靜的街道將他截停！這傢伙一定大有來頭。」

韋林士在這些日子以來，跟阿生十分有默契。他非常明白阿生的意思。

車子開始轉入西區一條較僻靜的街道，那是貨倉區。

韋林士於是開始將電單車的速度加快，迅速越過那輛客貨二用車。

但是客貨二用車的司機十分機警，一邊響號，一邊扭呔轉彎，避過了韋林士的電單車阻截。

韋林士當然不會就此放過他，立刻掉頭進去。

客貨二用車並未逃去，反而停向路邊。

突然間，一輛木頭車自路邊被人用力一推，撞向了電單車。

韋林士和阿生均不虞有此一着，雙雙跌了開去，路邊迅速閃出十多名大漢。

十多名大漢分持鐵鈎木棒，朝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包圍過來。

這一帶是靠近碼頭的貨倉區，一邊是貨倉，另一邊是海。

碼頭上有不少地方擺放了一些載貨的手推木頭車，竹竿以及繩索，竹籮之類的物件。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情急之下，一手抓過了一些物件做武器，阿生抓過了一條粗大的繩子，韋林士則抓住了一支竹竿。

十多名大漢，聲勢洶湧，分頭圍攻阿生和韋林士二人。

阿生學過武功，即使赤手空拳，等閒數人也不易將他制服，眼前這班大漢雖則是個個虎臂熊腰，也只得一身蠻力。

阿生揮動手上的繩索，虎虎生風。

一名手持鐵鈎的大漢，首當其衝，被繩頭打得頭昏眼花。

另一名手舞竹竿的大漢，趁勢直撲過來，阿生急忙躍起避過了來勢，反手將繩子揮舞，直轟向那大漢的頭部與頸部之間，順勢一扯，那大漢身不由主撲倒地上。

阿生立刻棄繩取竹，竹竿一經舞動、有如猛虎出洞。

各大漢雖然無法接近阿生，但仍苦纏不休。

韋林士則在另一角苦戰，另外數名大漢分持鈎棒向他襲擊，韋林士也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跆拳道，空手道倒也學過了不少，因此比起阿生，絕不遜色。

阿生十分後悔，如果他早些將那客貨二用車截停，眼前就不會陷於重圍。

現在他又看見那客貨二用車匆匆開走，偏偏又無力去阻止他。

那車子朝西面街口開走，一輛警車却

由東面開了過來。

警車鳴號駛來，顯然有人報了警。車上警員紛紛跳下來，喝令停止毆鬥！有些則拔槍戒備。

阿生至此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一名警長向各人調查事件起因，竟然有人指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是「飛仔賊」，企圖截刦一輛客貨兩用車，他們只是仗義相助。

香港人習慣稱呼一些游手好閒的青少年為「阿飛」或「飛仔」，台灣則叫他們做「太保」。「飛仔賊」這自然不是好東西。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被迫要向警長表露他們的特警身份。

但是，警長竟然不知「國際特警」為何物，於是惟有將一干人等，帶回警局裏去。

× × ×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一直被警員當作賊人看待。

直至到了警局之後，一名高級警官才出來替阿生他們解圍。因為他看過證件後，證明阿生他們確是特警。

相反，那班大漢則被警方押了進去問話。

原來這十多名大漢都是貨倉區苦力。

他們平時在碼頭與貨倉一帶工作，認得那客貨二用車是「熟客」所有。

「熟客」也就是表示彼此常有來往的意思。

據說，客貨二用車的司機和車主，常常僱用這班苦力替他們搬運貨物，存入貨倉內。

至於那輛客貨二用車車主，則是一間日本商行，司機則是中國人。

阿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警方事實上也不能怪責這班「見義勇為」的苦力們。

阿生要求警官分別通知洛利警官，以及特警隊辦事處。

洛利警官正因為雅倫在警局之內被人暗殺，而忙得團團轉，現在又聽到阿生出了事，的確是分身不暇。

還好不久之後，特警隊莫勤已帶了大批特警隊隊員趕到警局中來。

莫勤聽了阿生和韋林士二人的報告之後，立刻向警方正式提出要求。

特警隊要求警方協助，迅速採取兩項行動：一是搜查那間日本商行，二是搜查貨倉。

兩項行動在法律上都須要向法庭申請手令，所以最好由警方進行。

於是特警隊趁住手令未批出之前，先開往兩個地點監視。

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則分頭帶同特警隊人員，前往日本商行和海傍貨倉兩個不同地點。因為只有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才認得冒充特警的人。

令阿生感到驚奇的是：呂林夫婦二人何故一直未見回來？

他們沒有返回特警辦事處，也沒有到警局裏來，究竟去了何處？

阿生雖然有些担心，却沒有時間去找尋二人的下落。因為他立刻就要帶同特警隊人員趕到海傍貨倉去。

阿生聽了苦力們的說話之後，總覺得日本商行寄存於貨倉的貨物大有可疑之處，他希望及時趕去看個明白。

就憑一般常識也不難想像得到，當時那輛客貨二用車既然開往該處，分明是想由貨倉內搬出一些貨物離去。

但是，阿生却發覺那車子在他們對抗一班苦力時離開那裏。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作賊心虛，也許來不及搬走倉中貨物。

總之，阿生希望還來得及，假如日本商行的貨物經已出了倉，就惟有希望從日本商行的辦事處方面找出綫索來。

那個報警電話是林愛莉打的。但沒有人知道林愛莉現在何處。

呂林夫婦二人自從得到阿生的知會後，由於阿生行色匆匆，他們當時也來不及細問，阿生已追踪那名由日本商行走出來的人去了。

呂偉良担心阿生有事，所以帶着林愛莉自後跟踪他們。當時夫婦二人是僱用一輛街車的。

一直來到海傍貨倉區，呂林夫婦二人棄車步行，只到了街口，即離遠見到那邊有人打架。

呂偉良本來想上前助阿生一臂之力，但回心一想，一連串的怪事仍無頭緒，單憑一股蠻勁，可能只是浪費氣力而已。

於是呂偉良把心一橫，一邊吩咐林愛莉去撥電話報警，一邊拄杖沿住行人道，藉住一列汽車的掩護，急竄過去。

呂偉良計過算過，如果林愛莉報警之後，警方能及時趕來制止這一場打鬥，照計阿生和韋林士二人是不會有危險的。

因此，呂偉良悄悄走近那輛客貨二用車，揀着沒有人注意的時候，攢了進車廂後面去。

呂偉良也看得出，那司機神色十分慌張。當時他顯得進退失據，想進貨倉提貨，又想開車逃走。呂偉良因此感到奇怪。

就在呂偉良進了車廂之後不久，警車聲已隱隱約約地响了起來。

客貨二用車亦於此時匆匆開離現場。

這車子之內，就只有司機一個人。呂偉良躲在後面車廂之內，司機也無所覺。

呂偉良突然聽到司機跟別人談話，他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車裏只有司機一人，他跟誰說話？

一陣沙沙作响的電器音波聲傳出，呂偉良這時候才發覺車內有一套無綫電通訊裝置。

司機講的是日本話，呂偉良根本聽不懂。

當汽車停下來時，呂偉良又覺得這兒的環境似乎一片寧靜。

究竟這是什麼地方？

呂偉良聽到司機開啓前面的車門，然後離開了這輛汽車。

他悄悄抬頭透過車窗外望，發覺這兒是一幢二層高的別墅式住宅。憑剛才呂偉良伏在車中所感覺得到的情形推測，這兒應該是半山區，因為剛才這車子是朝一條斜路開上來的。

呂偉良目睹司機走進了屋子裏去。

他放眼四望，這車子已駛進了別墅的範圍之內。

於是呂偉良立即由車內溜出，竄向路

旁的矮叢後面去。

水泥通道的兩旁，滿是一叢叢的灌木矮林，呂偉良正好用來藏身。

呂偉良沿住一列矮林前進，來到了主要建築物附近。

他悄悄由樹罅縫中透視過去，發覺那屋子的入口處，有二名大漢把守住。

這二名守門大漢好像是日本人，十分機警，他們並非呆立一旁，而是不斷的四下裏張望。

呂偉良改變主意，繞到屋子另一邊。

這是一幢花園別墅，到處種植了不少花草樹木，呂偉良就利用這些環境掩護自己。

他離遠望進屋內，發覺窗口出現一些人影，其中一個是他見過的司機，另一個是日本人——最少他的服飾是日本男人所穿的和服。

呂偉良自然無法可以聽到他們說些什麼。因窗門關上了。他企圖再迫近一些。豈料就在這時候，一些輕微的聲音由後面傳來！

當呂偉良回頭張望時，那人影已朝他急急飛撲而來，而且來勢甚急。

呂偉良身不由主地，坐馬作勢，首先消解了對方的一下飛撲。

那是一個日本人，他用的是日本柔道的招數，若非呂偉良功夫深厚，早已被他撲倒，但是現在，他反而被呂偉良借力一摔，凌空飛滾，翻越過路邊一叢矮林，結結巴巴地，跌倒在水坭通道之上，痛得他呱呱大叫。

利那間，四方八面响起了一陣吆喝之聲，數名日本大漢不知由何處閃出，將呂偉良重重包圍住。

呂偉良勢成騎虎，惟有奮勇迎戰。

日本大漢個個赤手空拳，彷彿要試一試呂偉良的身手似的，一個倒一個上，前仆後繼地，接連向他進襲。

呂偉良武功底子深厚，再加上現在的他已是一個半電子機械人，自然不同凡响，只見他左蹤右躍，前滾後翻，令到數名日本人疲於奔命。

數名日本大漢用的是柔道和空手道，只着重雙手的攻擊力。

但呂偉良使用的却是中個功夫，集合了各家各派的精華，拳脚並用，快捷無倫，日本人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但是，對方的人越來越多，呂偉良越想越不對勁，一個頓足翻騰，人已朝住半空冲上，再在半空利用腰力反彈，落下時，人已屹立在一棵大樹之上。

這幾個日本人看得口呆目瞪，不知所措。

呂偉良此來的目的有兩：一是要看看司機將這輛客貨二用車開往何處。二是要知道集團究竟所作何事？

現在雖然他只達到了一半目的，但目標既已暴露，留在這兒也不可能再讓他知道一些什麼。因此呂偉良決定離去。

呂偉良站在樹上，只要越過那幅圍牆，就可以安然逃去。

於是他站在樹枝之上，一式凌空翻滾，人也越牆而去。

呂偉良落在圍牆之外。

剛才他在樹上已估計過形勢，只要他不受傷，就可以由屋旁繞到附近一條半山馬路，在那兒可以截到一輛營業街車。

現在呂偉良並未受傷，但他却走不動，因為他剛剛落下，還未站穩脚之前，已有兩支來福槍指住他。

兩名日本大漢怒目而視，死盯着他！

呂偉良十分了解這種來福槍的威力，在這種短距離之內，對方絕不可能失準，即使其中一支有失，另一支也不可能？

呂偉良明知不可能有僥倖可言，就惟有苦笑一下，聳聳肩把手一攤，放棄了抵抗！

二名槍手將呂偉良由後門押了入去。

被呂偉良用拳脚教訓過的日本人，含恨地瞪住他：「呂偉良也抱歉地朝住他們笑了笑！

入到屋內，一名頭髮斑白的中年日本人，身穿和服，出現在大客廳之上，呂偉良認得他正是在窗內與司機談話的人。

那司機就站在日本人的背後，看情形，這穿和服的中年日本人，就是這兒的主人。

日本人很有禮貌地，先向呂偉良鞠躬！然後又問呂偉良：「閣下有何貴幹？」

呂偉良笑道「你就是大東洋商行的老闆麼？」

「是的，在下叫鈴木。」日本人又問：「閣下可是我們的主僱？」

呂偉良靈機一觸，笑道：「我本來就是打算來談生意的，想不到你的手下們竟然這麼兇？」

「那可能只是誤會。」鈴木擺擺手：「隨便請坐。這裏談生意比任何地方都更為安全。」

呂偉良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了下來？沒有人為他奉茶，也沒有人遞烟。

那二名槍手仍在一旁監視。

鈴木說道：「在閣下心目中，以為我是做什麼生意的呢？」

「如果我沒有猜錯，大概總與軍火有關吧？」呂偉良試探地說。

「你的確聰明。」鈴木笑了笑，又問：「為什麼你不光明正大地來找我們，却要鬼鬼祟祟的？」

「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這兒的法例怎會容許公開買賣軍火？別開玩笑了？」

「然則，你是代表那方面來購買軍火？」

「恕我未知你們的規矩？難道一定要代表的身份才可以麼？」

「是的，我們一定要知道你的來龍去脈，否則不會隨便交易。」

「我想先知道你們有些什麼貨色，假如不合胃口，我才不會輕易暴露我的身份的。」

鈴木指指一名槍手手上的來福槍：「那是其中一種經我們改良的來福槍，此外還有手提機槍，手槍甚至美式M一六步槍，我們都可以大量供應。假如閣下是代表某一個國家的，我們還可以供應大型，甚至重型的海陸空武器。」

「我沒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但我却有資格要知道一切有關資料。」

「然則，閣下又是誰？」

「軍火經紀？」

「軍火經紀？」鈴木怔了一怔！「請

問貴姓?」

「小姓呂。」

「呂先生，你有多少客戶?」

「東南亞不少小國都是我的熟客。不管是當權派抑或地下游擊隊，只要他們有所須要，就會設法跟我搭上關係?」

「聽起來，閣下確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過獎了。」

「但看剛才閣下對抗我的手下時，出手却比起占士邦還要兇!」

呂偉艮苦笑道:「我只是出於自衞，因爲當時我根本沒有機會解釋。」

「無論如何，由現在起，閣下就是我們的貴賓。」

鈴木世一邊站了起來，一邊示意着說:「請跟我到後面來?」

於是呂偉艮又在槍手的押解下，跟了鈴木到後面去!

後面一間房間之內，看來並無特別的地方。一切陳設顯示出這是一間辦公室，既然在住宅之內，也不妨稱之爲書房吧?

鈴木搜出一叠雜誌似的彩圖，上面印的全是各式各樣的武器，包括長短槍、子彈、手榴彈、機關槍等等。

另一本却令呂偉艮難以置信，上面印的竟然是飛機。

「你們也有軍機供應?」呂偉艮抬起頭來，好奇怪地問。

「是的，包括『US1型』水陸兩用機，直升機，運輸機以及代客策劃改裝成軍事用途的一切零件。如果你眞的有客路，保證你的利錢很厚。」

呂偉艮是阿生的師父。自從阿生加入了國際特警組織之後，他已無形中變成了半個國際特警。因爲許多時候，他就爲了協助這唯一的門生，而身不由主地獲悉有關的一切。

在此之前，呂偉艮已知道日本的重工業非常發達:有此重工業實質上已是軍火製造商。

雖然戰後的日本，若干地方仍受到國際間的監視，即使日本政府，也不想軍國主義復活。但爲了做大生意，政府仍協助廠商開闢銷路。

表面上，政府仍限制出售「殺傷性的武器」出口，但廠商却製造了不少「軍•商兩用」的東西——吉甫車飛機等就是•

有些吉甫車可以一經改裝，立即變成裝甲車，加上武器就可以開上戰場。

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出產的「CI——壹」中型運輸機，可以載四十五至六十名全副武裝的傘兵，以及十七噸裝備——當然是指軍事裝備。

至於「US1」型水陸二用機，不但可以改裝成爲軍機，還可以裝備成反潛艇戰機，加裝探測儀器以及深水炸彈，乃輕而易擧之事。

此外三菱重工業還可以製造坦克車，甚至戰艦等等重武器。

現在呂偉艮手上捧住的印制品，也以各國文字印得十分明白。

鈴木說:「光顧我們的好處，就是價格廉宜之外，出入口保證方便。因爲表面上，這些東西只是一般商品，但到達目的地之後，我們會代客改裝成爲軍事用途。一切零件齊全，收費也非常之公道。這是其他軍火商無法做到的!」

呂偉艮道:「日本人眞會做生意。」

呂偉艮又想起那輛客貨二用車的動態，它爲什麼要開往貨倉區?」

當時要不是阿生和韋林士二人太魯莽，這車子可能由貨倉中搬出一箱箱的軍火亦未可料。

呂偉艮想到這裏，忍不住又問:「究竟你們有沒有把握供應足够的數量?」

「當然有把握，你要多多都有，就是不知道須要什麼?」

「老實說，我的客戶都是一些小國的地下游擊隊。有時他們須要大量軍火補充。萬一你們在運輸方面有困難……」

「你放心吧，我們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人。」鈴木說:「我們有許多辦法，甚至有實物讓你參觀和試用。」

「實物?」

「是的，你也想看看麼?」

「嗯?」呂偉艮點點頭。

鈴木於是在他的辦公桌上按下了一個按掣:牆角一個書櫃自動移開。

那兒出現了一個缺口，而且有燈光透出。

鈴木道:「裏面有許多樣本，保證你會大開眼界?」

呂偉艮於是被另一個日本人帶了入去，那二名槍手則有如吊靴鬼似的，形影不離地，也跟了進地下室下面去?」

鈴木沒有入去。

他等到呂偉艮等人入了地下室之後，按掣關上了地下室的門，就問那司機:「他可是那二名鐵騎士的同黨?」

司機搖搖頭:「我不清楚。」

鈴木沉吟道:「他來得太奇特。」然後又對其他大漢道:「切勿放走他，他不似是什麼軍火經紀。」

爲首一名日本大漢點點頭，表示明白了鈴木的意思。

這時候，桌上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鈴木親自接聽……

軍火大盜 束手就擒

阿生帶領特警隊人員，趕到海傍貨倉，將那一帶前前後後的包圍住，展開嚴密的監視。

直至到洛利警官親自將法庭批出的搜查手令帶到現場各人才進入一間貨倉去。

根據被帶往警局的苦力說，大東洋日本商行的貨物，就是存放在這間貨倉的。

貨倉管理人員看過了搜查手令後，表示出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氣，開門讓警方人員入內。這間貨倉並非屬於那間日本商行專有，而是代客存貨。

因此，倉內一堆堆貨物，分別處理，例如東面這一堆是甲商行的，箱頭上自有標誌貼上，以資識別，西面一堆是乙商行的，也另外堆作一堆，絕不混亂。

香港是個商港，小商行多至難以估計，一張寫字枱又是一個招牌一間商行，甚至有些索性將招牌掛在住宅門板上，如此這般又是一家商行。所以這一類代客存放貨品的貨倉十分多。當然，大商行自有他們的獨立貨倉，但眼前這間却是出租的。

阿生他們進了貨倉之後，經由管理人員指點，找到了屬於那間日本商行的貨物堆去。

從箱頭上的字跡看，似乎並無可疑之處，木箱之外印上「玩具製品」等字樣，另外就是寄交香港的地址等等。

洛利警官叫人將一些木箱撬開，但被管理人員制止。

管理人員所持的理由就是:貨主不在現場，怕負上責任。

但是，洛利警官沒有理會他，還要强迫他留在現場做個證人。

事實上，警方人員已取得另外一紙手令，進入了中區那間日本商行的寫字樓去搜索，另一組警探正把有關人等帶到這裏來。只不過洛利警官沒有耐性再等下去而已。

洛利警官由於雅倫在警局中被人暗殺，心情顯得煩燥，貨倉管理人員被他臭罵一頓，還要留在現場目睹他的手下將木箱逐一撬開檢查。

木箱之內所載的物品，正如箱外漆上的說明一樣，是一些日本製的玩具，來源地是東京。

日本玩具在香港十分流行，尤其是模型——包括拼合性的，例如模仿二次大戰的飛機、大炮、坦克、軍車和軍隊等。青少年最喜歡一盒盒的買回去，自己動手，按圖仿製。

此外亦有整件已經製成的!

洛利警官顯得有些失望，因爲這家日本商行所代理的貨品，與存倉時登記的一式一樣，並無可疑之處。

最初他只打算作抽樣式的檢查，但後來心有不甘，將那間日本商行存倉的數十箱貨品，一一撬開，仔細檢查。

不久，一名據稱是那間日本商行經理的日人，由警探自中區帶到這兒來。

洛利警官於失望之餘，問了他許多問題，希望找到一些綫索。

但這日本人十分冷靜，答話也謹愼。

阿生也替洛利不值，事實上玩具之內也沒有違禁品——而且均已完稅，一切應該是合法的，照計警方亦沒有理由爲難他們。

但毫無疑問，這間日本商行一定有問題。

首先是買賣二手車的車行，提供了這條寶貴綫索，阿生無意中發覺一輛黑色房車擺放在車行的樹窗中待沽，阿生覺得它很像冒充特警的那一輛。於是作進一步深入調查，果然正是那輛。

後來阿生找到原車主——那間日本商行去，又見到一名男子正由那兒出來，那人正是二名冒充特警的人其中之一。

最後就是那可疑男子被跟踪，竟然作賊心虛。畏罪逃脫!

凡此種種，都顯示出這間商行大有問題，偏偏又找不到證據。

阿生心有不息，打電話到日本商行的寫字樓去找韋林士。

韋林士正連同警方人員在那兒搜查，阿生想知道那邊的情形。

韋林士在電話中表示一無所獲，商行中一切似乎十分正常。

阿生在電話中問:「有沒有見到我們的朋友?」

阿生所指的「朋友」，也就是指在機場停車場請他們登上冒充特警汽車裏去的人!

當時車中共有二人，一個就是開走了一輛客貨二用車的司機。另一個阿生以爲他一定在日本商行中任職。但韋林士却回答阿生道:「我見不到他?」

不過從談話中，阿生知道特警隊和警方人員都正在加緊搜查，他們分別向各男女職員錄取口供，以及抄下他們的住址。

阿生掛上了電話之後，回到貨倉的另一角，洛利警官似乎也心有不息，仍在搜查!

阿生覺得這樣查下去也不是辦法。

爲了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阿生納悶地倚在另一堆貨物旁邊。

忽然他感到有一種潮濕的感覺，回頭一看，見一些剛貼上去的印刷品。

印刷品上所印的是商號名字，目的是爲了分淸楚每堆貨物所屬商號以免混亂。

日本商行所屬的木箱外面都同樣貼上這些招紙，那是印上了「大東洋商行」等字的，這一堆位於隔隣的，則印上了「英通洋行」等字樣。

看上去兩件事根本沒有牽連，但阿生是個非常敏感的人，想深一層，他就覺得這件事有些奇怪!

首先是他和一班特警到了這貨倉外面已有將近一小時光景，加上搜查已達一小時，也就是前後兩小時了。在這段時間之內，最少就未見有人運貨物存入這貨倉之內。尤其是在這麼接近的距離，如果有人運貨入來這裏堆放的話，阿生一定見到。

既然未有人運貨入來存倉，那麼，這招紙爲什麼等到最近才貼上去?若非最近一段時間內貼上去，又怎會有一種潮濕的感覺。

阿生就是這樣一邊瞪住那堆木箱，一邊默默地呆想着!

他回頭再望過去屬於日本商行的那些儎貨木箱，兩者幾乎全無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貼在箱外的商號招紙而已。

另一點令阿生感到奇怪的就是，眼前這堆「英通洋行」的木箱外面，見不到其他漆上去的字跡。

本來一個木箱前、後、左右加上一底一面，總共有六個平面，這六塊木板之上均可供付貨者掃上墨漆，以資識別，因此，即使阿生見不到也不足爲奇，因爲箱疊箱的情形底下，阿生最多只可以見到其中一面，也許剛剛就是這一面沒有字跡的，那又何足爲奇。

但是，阿生覺得這情形極之反常。因爲其他貨箱的堆放都絕非如此，必有一面漆上標誌的箱面向外，以便他日前來搬運貨物的人，容易找尋。

另一個疑點就是，那張印上「英通洋行」的招紙又厚又大張。而且每個箱子貼上兩三張之多。

爲什麼要這麼厚?這麼多?爲什麼要這麼大張?

阿生越想越覺得可疑，順手就將其中一個木箱上的一張又厚又大的招紙撕了下來!

果然不出阿生所料，招紙後面另有文

章。

那是漆上一組日文的，阿生根本看不懂。

他再撕下了另一張，後面掃上了黑色的英文，大意是那日本商行的地址，與被撬開檢查的那堆貨箱完全一樣。

毫無疑問，有人趁住警方未入來之前，玩弄了「掩眼法」，故意將部分屬於日本商行的木箱貼上另一間商行的招紙。

不管是誰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轉移視綫——

阿生通知洛利警官等人，首先由警方召來這貨倉的管理人員。

這裏的管理人員由上至下，最少有十個八個。但洛利警官却示意一些探員，將這班人隔離問話，看看這是誰做的，以及警方未入來貨倉之前，這裏面發生過一些什麼事？

另一方面，洛利警官又一次强迫貨倉主管，以及那名日本商行的經理在旁親眼看着警方撬開那些木箱——後來才被阿生發覺的木箱。

木箱未撬開之前，洛利警官和阿生已看得心裏明白！

那日本經理渾身不安！

那貨倉主管的面色也在變！

貨箱一經撬開，有人想趁勢逃走，但被探員制服！

箱內上層是玩具，下層却是一些用防水膠紙包裹住的槍械。

另外好幾個木箱的情形也是一樣。

貨倉主管被警員加上了手鐐，日本經理則面如土色。

一些有經驗的探員，這時亦巳經從另一些人的口中探索到一些實情——就是警方未入來貨倉之前的情形。

原來貨倉裏一些怕事的人巳直認不諱，向探員供出當警員未入來之前，貨倉主管曾接聽過一個電話——那是日本人打來的。

後來，貨倉主管就吩咐倉內的工作人員，將一些「英通洋行」的招紙，分別貼在另一堆屬於日本商行的木箱之上。

倉內的工作人員又奉到主管之命，不得多咀，事過情遷之後，日本人會給他們好處云。

事情發展到這裏，日本經理千葉也無話可說，他不肯供出幕後主腦是誰，一切責任都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

但是警方並不因此而稍有鬆懈，一方面知會正在搜索日本商行寫字樓的另一組警探，另一方面通知日本領事館人員到場協助一切。

警方又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通令所有巡邏警車，進查一輛小型客貨二用車的下落。因爲根據阿生和韋林士二人的口供，那輛客貨二用車以及車上的司機顯然有問題。

國際特警隊最重視的，當然就是爲什麼日本人要冒充特警，開車在機場「恭候」阿生和韋林士二人？

根據日本商行經理千葉作供所稱：他們主要是由於來自東京同黨的一份情報。

該情報指出：有二名國際特警人員正負有特殊任務，由美國途經東京，前來香港。

但東京的同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千葉就派出二名手下，開着冒充特警隊的汽車，到機場停車場恭候阿生他們。

千葉又强調說，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知道國際特警爲什麼要特別派人到香港來？？會不會爲了針對他們走私軍火？

除此之外，千葉表示絕無其他企圖。

後來由於機場停車場發生爆炸，阿生和韋林士二人也落了車，所以他們才匆匆開車離去，以免捲入漩渦！

國際特警隊和警方人員對千葉的話既不能不信，又不能盡信。

不過從正常的分析，千葉的口供自有可信的地方，最少他們想知道阿生是否爲了偵查他們而來這一點，就十分合理。

全世界的犯罪集團，都畏懼國際特警隊的死纏爛拚，以及神出鬼沒的閃電行動。所以他們不惜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偵查特警隊的每一個步驟的行動。

正當特警隊和警方人員分頭在兩個不同地點——貨倉以及日本商行辦事處，展開徹底搜索之際，警方又接到了一個緊急電話。

電話是一個女子打來的……

× × ×

呂偉良被日本人帶進地牢。

那處地牢之內有着極良好隔聲設備。

呂偉良憑經驗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秘密靶場，但主要並非爲了練靶，大概主要還是爲了供人試槍！

地牢另一角，有許多實物模型，包括飛機，坦克車等等。

此外又有一個防盜玻璃櫃，櫃內陳列了各式各樣的軍火，包括長、短槍以及手榴彈等等。

鈴木稍後也進入地牢之內，但這一次：他沒有介紹他的「商品」，反而暗示手下，將呂偉良用繩子綑綁起來。

呂偉良不禁怔了一怔「鈴木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鈴木冷冷地說：「呂先生，你眞會說謊，剛才我巳跟一班行家連絡過了，原來閣下的身份並非軍火經紀！」

呂偉良苦笑道：「你那班所謂行家，可能根本就不認識我。」

「你可聽過金先生這大名？」

「當然聽過，他是另一個軍火集團的主腦。」呂偉良情急智生，很快就想起了雅倫提及過的神秘人物金先生？」

呂偉良又說：「此人心狠手辣，爲他做事，與她交易過的人，都難逃一死！所以，我才會選擇閣下做我的交易對象。」

「你眞的知道金先生是另一集團的主腦？」鈴木問。

「我當然知，做我這種行業的人，有時被迫非知得多些不可。」

「不錯，金先生正如你剛才所說的一樣，被他利用過的人都難逃一死。」

「所以，我才不會送死呢？」

「但是，你仍不能解釋，你怎樣混入我這裏來。」

「由圍牆外面跳人來。」

「你的氣力不小。」

「我練過武功。」呂偉良苦笑一下，「幹冒險行業的人，自衞至爲重要。」

「不幸的是：你的話令我無法入信。」鈴木又說：「秘密室中有秘路電視，我早巳知道你潛伏在何佳的車子裏，跟踪何佳到這兒來，但你偏要說謊。」

呂偉良這時候才知道他的行踪原來一直被人監視，不由得了呆一陣。

同時至此他才知道，那中國人——開着客貨二用車的司機原來叫何佳。

但是，現在知道什麼也沒有用了，鈴木巳令人將他推過去靶場那邊。

看來日本人要把呂偉良用亂槍掃死。

呂偉良當然不肯束手就斃！他早巳暗自運勁，將雙手的繩索弄斷。

呂偉良是個經過改造的半電子機械人。他有一條手臂是機械配合了電子感應的。所以，他只要利用原來肉體的肌肉運勁，電子儀器迅速受到感應，發動機械力量——這自然也比一般常人的氣力大上了許多倍。

呂偉良所以一直不肯發難，就是時機未到。

現在他被人推着走向靶場那邊，經過一個用防盜玻璃構成的飾櫃之前。

呂偉良認爲時機巳到，立即發難！

押解着呂偉良的一名日本大漢，一直以爲呂偉良雙手被反綁，絕不可能反抗成功，想不到現在他被人反賓爲主，箍住了頸項。

鈴木也無法可以想像得到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下令槍手開槍！

但是，呂偉良却趁勢將押解他的日本大漢用力一推。

日本大漢身不由主，有如斷綫風箏似的，狂衝過去，與鈴木等人撞作一團。

槍手一槍落空，還來不及開第二槍，呂偉良巳飛身縱跳，躍到了那陳列的玻璃櫃枱後面去，躲在櫃後。

槍手正待舉槍瞄準，立即又被鈴木喝止：「你瘋了嗎？那邊全是軍火，如果引爆那櫃中的手榴彈，如何是好？」

呂偉良也是爲了針對這種心理，所以才會選擇這時候，這種環境然後才動手。

不但如此，呂偉良還有他的另一個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處境，若不自救，就惟有在此送死。

所以，他跳到櫃後，立即又以迅速行動，先將一把鎖弄開。

以呂偉良的開鎖技術，本來不必揑毁那把鎖，只須一支鐵綫就足够了。

但是這時候他正是兩手空空，何來鐵綫？

於是他惟有運足勁力於二指之間，將鎖扭毁，拉開櫃門。

這時候，槍手正設法繞到另一角度監視，不過，呂偉良早就算準計準，對方决不會讓這地牢發生爆炸。因爲那樣就只有同歸於盡。

所以，呂偉良一手抓過一支手槍，另一隻手却取來一枚手榴彈。

呂偉良正待揚聲警告各人切勿過來，豈料就在這時候，地牢裏面突然變成了黑暗世界，燈光都熄了。

呂偉良很快就聽到地牢的鐵門被人掩上、關閉的聲音。

他大吃一驚。

可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他什麼也見不到，亦無計可施。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暗中摸索。

× × ×

鈴木正慶幸自己和手下們表現得如此有默契——他們只交換了一個眼色，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退出了地牢。

他們站得最接近出口處，所以呂偉良即使明知有此一着，也不可能來得及跟他們一齊衝出地牢外面。

但現在他們總算成功地撤退，地牢中只留下了呂偉良一個人。

鈴木深信呂偉良不會笨到毁滅自己！所以他手上有更可怕的武器也沒有用，何況那地牢是用鋼筋水泥製成的，一枚手榴彈也未必可以將它炸毁。

假如呂偉良眞的笨到那個地步，那麼，他必然是活活被焗死。

鈴木就在洋洋自得之際，突然發覺他的一名槍手呆在門角一旁。

那是派駐大門的一名日本人，他爲什麼會跑到這裏來？

還有，就是那副呆木的神態。

鈴木直覺上巳感到不妙。

當他定神再看淸楚時，發覺他背後還有一個人——一個女人。

她正是林愛莉。

林愛莉在貨倉區附近一個電話亭打完了一個電話給警方之後，回頭不見了她的丈夫呂偉良，但她不會大驚小怪，因爲這是他們夫婦二人在冒險生涯中常見的事。

後來她發覺呂偉良登上了那輛客貨二用車。可惜當她也想走過去時，車子也開走了。

林愛莉希望截一輛街車追上那輛客貨二用車。

但是這一帶想找一輛街車也難。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有運用她的開鎖技術，在路邊開走了人家停在那裏的一輛小房車。

她立即對那輛客貨二用車展開追踪。

但是，人家畢竟行先一步，所以，當林愛莉開了小房車追了一段路之後，一度失去了對方的下落。

還好林愛莉對香港街道的情況總算熟悉。她知道那兒是「單程路」，那一條路是上山的。

因此，後來她就憑了對環境的熟悉，左穿右插，找到山上來。

這兒半山區多數是一些花園洋房，有些洋房的鐵閘是通花的。林愛莉就由這兒的通花鐵閘內望，給她發現了那輛客貨二用車。

所以，林愛莉首先就確定她丈夫在這間巨宅之內。

她於是將小房車停在門前，把守衞騙了過來，佯稱車子壞了，求借電話。剛好當時各人均隨同鈴木進了屋內，有些則入了地牢，門前就留下唯一的一名守衞。

林愛莉於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將那守衞制服……

她押住守衞入來時，先撥電報警，再威脅住那守衞躲在門角處，等鈴木等人出來。

現在鈴木等人有如發夢一樣，只覺得一切都似乎來得太突然了！

林愛莉握住一支奪自守衞的手槍，以

衛的身體作為擋箭牌，指住鈴木，同時警告其他人切勿妄動。

林愛莉又命令鈴木，要他將地牢的門打開。讓呂偉艮出來。

鈴木苦笑道：「你的手槍中有多少枚子彈？據我所知，我的手槍習慣了，只放一枚在他的手槍裏。」

林愛莉冷然一笑：「一枚就夠了，那是要來殺你的，如果你不聽從我的命令的話。」

鈴木面色一沉：「你殺了我，你也逃不了；我的手下會把你殺死。何況，你不可能一槍殺死我呢……」

豈料話猶未完，槍聲已响了一下，子彈由鈴木的耳邊擦過。

林愛莉冷冷地笑道：「你猜我這支手槍還有多少枚子彈？」

「嗯……」鈴木感到耳朵有血冒出，子彈已擦傷了那兒的皮膚。

不但鈴木感到意外，其他日本人也吃驚不已，他們難以置信地，瞪住林愛莉，想不到這女子槍法如神。

林愛莉面色一沉，笑容頓失：「讓我告訴你，這裏還有五枚子彈，我可以一口氣殺死你們五個人。」

鈴木絕對相信她做得到，於是惟有叫人打開地牢的門。

呂偉艮像發了一場噩夢似的，由地牢裏走出來。

外面傳來了陣陣警車聲，大批警員趕到了現場來。

鈴木等人眼見大勢已去，亦無力平反敗局，惟有束手就擒。

× × ×

鈴木直認自己就是「大東洋商行」的眞正幕後首腦。

鈴木具有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他不想自己的手下吃苦頭，也不想領事館的外交人員感到困擾，只有直認不諱。

情形大致上就像他對呂偉艮講過的一樣，他主持下的軍火集團，是以「大東洋商行」作為掩飾的。

他們由日本偷運軍火至東南亞各地，香港只是一個轉口站而已。

鈴木又承認他在香港可以接到許多軍火訂單，同時也有對手。

例如「金先生」就是他的對手之一。

「金先生」就是最近進入香港，開闢銷場的一名韓國人。

根據鈴木的描述，阿生相信他正是國際特警隊要追踪的「神秘軍火商」。

特警總部只命令阿生他們追踪此人，却未說明理由。

但是，由於鈴木的落網，以及炸彈碎片的化驗報告送了回來，答案也越來越明顯了。

鈴木指出「金先生」的軍火來歷不明，大概暗示他的軍火集團只是一個盜竊集團。

另一方面，國際特警收到的正式化驗報告，證明「BM505」炸彈，實際上是美國軍用炸彈之一。

所謂「BM505」只是後來加印上去的番號而已。

至於原庄由美國廠商噴在上面的編號，則被白漆掩蓋，然後再加印「BM505」這些字樣。

也就是說，金先生這個集團的軍火，分明是偷自美軍軍火庫的。

但是，「金先生」何故要殺死駱泰、亞水和雅倫等人？

殺死駱泰，是為了向國際特警施下馬威，這還有些理由。

但是殺死亞水和雅倫，又是何道理？

呂偉艮想起雅倫之死，就對金先生的毒辣手段深痛惡絕。

他記得雅倫氣絕身亡之前，曾企圖對他說一些什麼，但當時雅倫中毒已深，完全失去了發聲的機能。

雅倫口唇一開一合，到底他想說些什麼？

呂偉艮記得雅倫彷彿在說：「……我……我的車……」

但呂偉艮當時難以確定，只能憑雅倫的口型以及沉重的呼吸去忖測。

現在再回憶起當時雅倫的手勢，呂偉艮越來越覺得那是一輛車的比如——因為雅倫用他疲弱無力的手掌，做了一個飛車疾馳的手勢。

呂偉艮當時有太多的事情分了他的心，直至到現在才覺得此中可能大有文章。

呂偉艮於是問洛利警官：「雅倫那輛電單車現在何處？」

「在『汽車監獄』裏，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檢驗！」洛利說。

所謂「汽車監獄」，是指專要來囚禁違例車輛的地方。

呂偉艮要求洛利帶他去一次。

阿生等人也陪同他們一齊去。

呂偉艮非常小心，將雅倫那輛電單車的每一寸地方，都觀察過了，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麼可疑之處。

這是一輛貼滿了閃光膠貼的電單車，像個小孩子的玩具一樣。

阿生也協助觀察。

忽然間，呂偉艮發現了一些極不尋常的字跡——那是用鉛筆寫在一塊膠貼之上的幾個數目字。

一般而言，七彩膠貼分別印上各種圖案，或者人物，交通標誌等等，其中總難免有些空罅的地方。

那幾個數目字正是印在一些空罅的地方。

呂偉艮仔細一數，是七個阿拉伯字。

「這是什麼意思？」洛利問。

呂偉艮順口答道：「可能是一個電話號碼。」

「七個字？」

「香港的電話號碼有三至七個字，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事實上香港的確有三個字的電話號碼，那是賽馬會特為投注客戶而設的專綫電話。

但一般只有六個。

至於七個字的，是由香港打過去九龍，或由九龍打到香港時，加撥一個，構成了七個。

洛利警官給呂偉艮提醒了，那七個字的第一個，果然是「3」字。

也就是說，這組數字如果是電話號碼的話，那人可能住在九龍，因為由香港打過九龍的電話，必須加多一個「3」字。



呂偉艮有點恍然大悟地說：「雅倫一定是奉了金先生之命，不要隨便把這電話號碼隨處寫。所以雅倫才會寫在這裏。」

雖然一切只是忖測，呂偉艮的推斷亦頗合情理。

於是洛利抄下那電話號碼，叫人親自到電話公司去查。

× × ×

大隊便衣警員奉命出動。

他們扮成各式各樣閑雜人等，分佈於九龍一處街道附近。

特警隊人員和東方三俠亦整夜忙個不了。

在雅倫電單車車身膠貼上抄下的一個號碼，已被查出來，地址就是眼前這兒一個花園住宅單位。

根據警方的暗中調查所得，業主證明這位新住客是個韓國人。

就憑業主的描述，以及鈴木的從旁作證，警方深信此人就是「金先生」。

成為國際特警隊追捕對象的「神秘客」金先生，他手上既有大量軍火及炸藥，自然而然令到有關方面小心翼翼，投鼠忌器。

特警隊與警方合作，雙方面分頭進行事前的部署。

時已夜深。

這一帶的人大都睡入夢鄉，只有「金先生」的一幢花園洋房有燈光透出。

金先生可能未睡，但根據警方的資料，他正在等一個人。

資料是來自截聽宅內的電話所得，原來較早時金先生曾致電一家夜總會。

那夜總會有一名十分性感的韓國女歌手，金先生就是要找她。

由於韓方講電話時全用韓國語，警方竊聽人員聽不懂。

後來他們將錄偷下來的聲帶，拿去翻譯，這才知道二人有約。

金先生現在就是要等這位女歌手打烊之後，來此會他。

不久，一輛汽車載住一名女郎，由街口準備拐彎。

突然有個交通警員截住他們。

司機不知怎的，拉開車門就想走。

女郎嚇了一跳。

數名探員及時把司機抓住，原來他只是個白牌車司機。

「白牌車」亦即非營業汽車——用私家車營業，在香港是犯法的。

那女郎是個韓國女郎，也是一家夜總會女歌手，藝名水晶兒，樣子十分性感。

警方在這兒恭候，自然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

水晶兒被帶上一輛卡車之內，這是警方的臨時指揮總部。

水晶兒表示她只是乘客，不知坐白牌車是犯法的，求警方原諒。

但洛利警官反而求她幫個忙，同時也說穿了金先生的身份。

水晶兒一直當香港是個掘金的天堂，只要她不致被逐出境，一切都樂意做，何況還是警方的要求呢。

於是雙方立即達成協議。

車子照原來計劃開入另一條街道——那是九龍塘區一條街道。

車中同樣有水晶兒，但司機却換上了一名警探。

同時汽車的後座底下，以及後面的行李箱等處，也有人。

車子開到金先生宅門之前，一名韓國大漢隔住閘門問：「什麼事？」

水晶兒探頭車窗外，對那大漢道：「我與金先生有約。」

大漢見是水晶兒，立即笑着拉開鐵閘，讓司機開車入內。

當車子開進時，韓國大漢一邊掩上鐵閘，一邊說：「金先生正在等你等得焦急呢！」

水晶兒落了車，由大漢引領入內。

躲在車後的人四顧無人，紛紛落車，悄悄開了閘門，讓其他人入來。

剎那間，這巨宅的花園之內，已是人影幢幢。

水晶兒戰戰兢兢地入內，金先生穿住睡袍，跑過來擁吻她。

假如在平時，水晶兒爲了錢，一定會把戲得像樣——因爲她只貪他的錢，絕非爲了愛他，吻吻又何妨。

但是現在，他却是身不由主地吃驚起來。

金先生十分敏感，問道：「你不舒服麼？」

「不！我只是疲倦！」水晶兒嫣然一笑！

金先生乘機道：「那麼，到裏面休息吧，我已準備了酒菜，還有一枚鑽戒，保證你會喜歡。」

「嗯——慢着！」

「什麼事？」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走？」

「你有事？」

「歌都唱完了，還有什麼事？」

「那麼，明天天亮才走好不好？」

「那就先讓我打發司機走；我是叫白牌車來的。」

「好吧，我跟你一齊出去！」

金先生把着水晶兒的玉臂，走向停車的地方，那是靠近門口的空地。

突然間，幾支强光的水銀燈投射過來，把金先生照射得無法張開雙眼，整幢住宅也照得如同白晝。

金先生掩住眼睛回頭想走，屋內却有人吆喝出來：「喝住，否則你會死於亂槍之下！」

那是阿生的聲音。

阿生與韋林士分別由窗口爬入屋內，他担心金先生會在最後關頭作垂死掙扎。

由於警方懷疑屋內有大批軍火儲存，所以才要水晶兒用計把金先生已騙到屋外來。

現在金先生果然連反抗的餘地也沒有，强光把他照得無法睹物，像盲了一樣，他的二名保鏢，亦已被警探先後制服。

大局迅速被控制。

水晶兒被林愛莉陪着離開那兒，金先生却恨得牙癢癢的。

× × ×

金先生已被證實就是國際特警要追踪的「神秘客」。

他原是南韓一名軍官，却串同一些美軍敗類，先後多次進美軍軍火庫盜竊。

事情驚動了美國國防部，立即派出一名將軍，組織調查團，查到南韓去。

金先生原名朴大中，他担心被軍法處決，匆匆偷渡來港。

但在他離職潛逃之前，却想到以後生活上的問題，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一次過偷去了大批美軍軍火。

他來了香港之後，利用各種方法結識一些黑道中人。搭通門路，出賣軍火。

亞水就是他收買的爪牙之一，雅倫和森信二人也是。

朴大中利用這些人代他出面，去接洽買賣軍火的事。

由於不想留下任何可供追查的綫索，他每當完成了一宗交易之後，例必將經手人殺死，以滅絕生口。

亞水和雅倫二人，就是先後替他接洽好兩宗買賣之後，被他殺死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亞水在石屋中與一個有夫之婦幽會時被炸死，而雅倫却落入了警方的手中，因而令朴大中十分焦急。

幸好在他收買的爪牙之中，有個無業遊民森信，此人却是個智多星。

於是由森信冒充一名與他樣子差不多的律師，冒險到警局裏去，用毒針把雅倫殺死。

森信也在這花園住宅中落網，他也承認確被朴大中收買。

唯一令國際特警意想不到的，就是特警隊隊員駱泰之死。

原來朴大中之所以把駱泰炸死，並非因爲要向阿生他們施什麼「下馬威」，而是因爲較早時，朴大中剛好也在機場停車場之內。

當時他正與一個東南亞國家的遊客在一輛汽車內談買賣，無意中發覺駱泰非常

注意他們。

朴大中剛想說服那位大買家，於是故意把「貨辦」——亦即他帶來的一枚「BM505」炸彈，投入駱泰的車中，顯示出炸彈的威力。

後來，朴大中就憑那一爆，做成了一單大生意——將一批同類炸彈售予那位來自東南亞的遊客。

朴大中雖然落網，但是，單單由他承認的「已完成的買賣，」就够令國際特警爲之頭痛不已。

因爲大量軍火流入非法份子的手中，國際特警隊不但要根據朴大中所提供的綫索去追捕他們，還要設法及時知會有關會員國。

總之，這世界上的事，只要有利可圖，就有人去做，於是國際特警隊的工作也永不休止！

（完）

李廣射虎

取材自易君左著之「中國民族英雄」

漢朝的李廣任北平太守時，一天，他到冥山的北邊去打獵，看見一隻睡着的虎，李廣遠遠的一箭射去，便把它射死了，這位勇猛的將軍，他把這老虎的頭蓋骨折斷了做枕頭，表示克服了大敵，又鑄了一隻銅虎做便壺，表示對敵人的侮辱。隔幾天，李廣又在冥山的南邊去打獵，又看見一隻睡着的虎，一箭射去，插進虎身上了，他跑上去一看，原來是一塊石頭，一塊很像老虎的石頭。

奇怪的是，他跑回來再射去，箭頭破了，箭桿斷了，但是，那塊石頭一點也沒有傷損。

這位將軍確實有他的軍事上的特長，他和另一位將軍程不識上戰場，各有打仗的風格。

李廣帶兵，沒有甚麼部署和陣勢，他也學着遊牧民族的辦法，有水草的地方就留下來了，我們的古人常常發明一物兩用或數用，例如諸葛亮所製的銅鼓，打仗時是戰鼓，不打仗就是煮飯的鍋。成都的諸葛亮祠堂內和鎭江的金山寺裏，至今還保存着諸葛亮的兩面銅鼓。古時的「刁斗」，也有兩種用處，刁斗是有柄的銅器，當作鍋用，可容一斗米，晚間便鐺鐺地敲起來巡更，李廣的行軍是不用刁斗的。那些軍書上的往還，以及放哨的戒備，他一概不用，可是，他並沒有遭着危險，程不識呢？則完全和李廣的作風相反，佈置一定要整整齊齊，陣容一定要堂堂皇皇，夜間要擊刁斗，文書要重格式，然而也沒有遭遇危險。

武帝元光元年（民元前二〇四五，公元前一三四年）那次對於匈奴入寇上谷的出師，李廣表演了一幕精彩的鏡頭，武帝派遣了衞青及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四將軍，可是李廣這一次打敗了，被匈奴捉到，綑在兩馬中間，令他躺着。李廣裝死，伏在鞍上，奄奄一息似的，忽然瞥見一個胡兒騎着一匹好馬，他奮臂一張，掙斷了繩縛，一下跳到胡兒的馬上，把胡兒推下馬，搶了鞭子，叭地一響才得脫險回來！

李廣有着猴子般矯健的身手，所以被稱爲「猿臂」。他的出身是很卑賤的，但是有着高度的將領修養，他最善於騎射，力氣又大。對於一般士大夫的交際，彬彬有禮。士兵因爲他恩深義重，都樂爲投効，所以每次出擊，都立下了大功，僅僅上面所述的一次是例外。元朔元年的秋天，匈奴入寇，那時李廣在右北平（今熱河境），匈奴向來稱他爲「飛將軍」，避免和他的衝突而不犯境有好幾年。

不幸的是在元朔四年，（民元前二〇三六，公元前一二五年）的夏天，李廣同衞青霍去病出擊匈奴因失道而自殺了，在出師前，李廣請求加入戰鬥序列，武帝覺得他老了——其實也不過六十多歲——起初並沒有許可，經過很久的考慮，才派他爲前將軍。當時的陣容很整齊，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都是大將軍，衞青霍去病爲正副統帥，衞青親自出塞捕擄，知道單于所在的地方。統率一部精兵往襲，同時，令李廣的部隊合併於右將軍，擔負東道的任務。李廣有點不服氣，向衞青申訴：「我既然被派爲前將軍，應該打前鋒呀，而現在元帥却令我負擔東邊的任務，我還是願意打前面，把單于首先殺死。」

「……」衞青想到了武帝的叮囑，並沒有答應。

李廣只得服從命令，向東路出發了。

衞青度過沙漠，看見匈奴正嚴陣以待，於是令武剛軍（有巾有蓋的兵車隊）結成連環的陣勢，縱使五千精銳的騎兵衝鋒，匈奴也揮動騎兵一萬應戰，看看夕陽西下，荒涼的大漠盡頭，只微微升起一綫輕烟，却被一刹那間大風吹散，飛沙走石，撲面打來，整個乾坤昏昏冥冥，兩軍相對而不相見，人馬的影子隨着渾沌灰黯的暮色而沉沒。漢軍就乘這個時機，越發縱令左右兩翼緊緊地包圍單于，單于覺得漢軍的數量很多，恐怕本軍不能接戰，帶着侍從六匹馬突圍脫逃，漢軍跟着選派最精銳的騎兵乘夜追擊，單于雖是逃脫了，然而這一戰，却斬了匈奴一萬九千級，窮追直達寘顏山及趙信城（都在喀爾喀地），燒了敵營的積粮而還。

可是李廣和趙食其這兩枝軍隊，因爲沒有嚮導，迷惑了路綫，和大軍脫了節，衞青回到沙漠以南，才遇着遲到的他們，當然不大高興，便把李廣的幕府叫進營去，面加責備，李廣很悲憤地向部下致最後的訣別辭：「我一生向匈奴打了七十餘次戰了，這次幸而碰到了單于，而我們的元帥，却把我的隊伍調得很遠，又走迷了道路，這不是天意嗎？而且，我已六十多歲了，既然迷了道路，還能同人家對簿公庭嗎？」

他說到這裏，便拔劍自刎而死，等到部下向前奔救時，已來不及了。

這一代英雄便如此完結。他死了以後，一軍人哭聲震天，漢朝的百姓無論老少，乃至於匈奴的俘虜，也都哀痛流涕，爲甚麼李廣能够這樣感動人呢？就由於他最廉潔，每次得到的賞賜，總是分給部屬，身爲大將，食祿二千石四十餘年，家裏沒有一點積蓄。行軍在荒漠窮野，不僅與士卒共艱苦，而且遇着水，士兵喝完了，他才喝，有東西，兵士吃完了，他才吃，這樣大公無私的精神，成爲他一生勛業的基礎。李廣不僅勇，而且智。有一次，數千騎隊的匈奴大軍，看見李廣騎着馬施施地來了，以爲這一定是誘詐，於是上山列陣來，想馳回不戰了，李廣就懇切地指導他們：「我們離開大軍數十里，現在只帶着一百騎走，如果匈奴追我們射我們，立刻就完了。如今我們打住在這裏，匈奴必定以爲我們有大軍，故意來誘騙他，一定不敢打我們了。」

於是李廣親自統率騎隊出發，發出了令號：「前進！前進！」

進到了距敵人的營寨約二里，又下命令：「大家下馬，把鞍子解下來吧。」

他的部屬中，有提出疑問的說：「敵人這麼多，又這麼近，如果有急變，怎麼辦？」

李廣的答覆是：「敵人以爲我們會走，現在都解下馬鞍表示不走，敵人必惶惑起來，以爲我們有恃無恐。」

這時，恰巧有一個胡將跨着白馬出陣，掩護他們的軍隊，李廣一眼盯住，飛身上馬，奔馳而去，殺了那個騎白馬的胡將，奪來了那匹白馬，回到陣前，然後同將士一齊解下鞍子，鬆下韁繩，讓馬羣自由自在地休息偃臥。這時已經天暮了，匈奴始終覺得奇怪，到了夜半，匈奴以爲漢軍派有大量伏兵在他們的週圍，企圖夜襲，便慌慌張張地引兵而去了。

遺憾的是：這樣智勇雙全的飛將軍李廣，竟沒有受到漢朝廷的一個封號，所以唐朝王勃的滕王閣序那篇文章中有「李廣難封」那一句嘆息語。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孤島人魔** 馬雲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之後，仍有不少日軍失踪。在太平洋一個孤島之上，出現了一個可怖的人魔，有人懷疑他正是昔日一名日本皇軍。結果追查下去……

究竟個中眞相如何？切勿錯過鐵拐俠盜故事之「孤島人魔」。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二期完社會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雙天至尊（上）

金蘭相殺戮

如果你懂得牌九這種玩意，你一定會知道雙天至尊是牌九裏最大的一副牌。

據說，推牌九若拿着這副牌，雖然必贏，但却是一種不吉祥的徵兆。

這種說法雖然屬於迷信，但却經常都很靈驗。

本故事就從一桌牌九局開始，時間是陰曆的六月初一下午十時零五分。

地點則在一個大城市東北角上的席公館。

×　×　×

席公館的主人，是這個城市裏數一數二的大亨。

在軍政界，他有强大的支持者。

在工商界，他擁有兩家銀號，三座貨倉，還有一間船務公司，和數不盡的地產物業。

這位大亨今天剛好五十歲壽辰，不算得老，何況他現在的體重仍保持在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磅之間，並未過份發胖，精神和體力都維持在三十歲時候般水平。

在二十歲的時候，這位大亨每一個月只能掙到三塊大洋的收入。

而且每天粗勞工作幾乎達十五小時。

那段日子，眞不容易熬。

但經過了這許多年的埋首苦幹，他終於成爲了這裏的一位大富豪，大人物。

許多人終生勞碌，爲口奔馳，臨老依然無法出人頭地。

同室共操戈

但他却發跡得很快。

因爲他在二十三歲那年改變了自己的職業，不再粗勞工作。

因爲他拜了一個年華老去的花花公子爲師。

他去學習一門最容易賺錢的職業。

淘古井。

所謂淘古井，就是去找尋一些有錢而又寂寞的女人，利用各種手段去騙取她們的金錢。

他幹了五年，幹得很好，最少有二十個女人的財產，被他騙取到手。

當時他才二十幾歲，但那些女人最年輕的一個，都已超過三十八歲。

而最老的一個，簡直就可以做他的祖母。

淘古井雖然很容易賺錢，但當他手上已經有好幾十萬的時候，他已對那些老女人感到極度的憎厭。

二十九歲那年開始，他不再和那些老女人鬼混，開始投資各行各業的生意。

由於自幼家境貧窮，他並未有接受到較好一點的教育，不過也正因爲他從貧窮中掙扎成長，多年來的苦難磨練使他變得越來越精明，而且做事的手段更加狠絕。

結果，他做生意也和淘古井一樣，幹得很成功。

在這個大城市裏，能够與席鐵峯相提並論的大亨，已越來越少。

除了少數地位超然的其他大人物外，現在每一個人都稱呼他爲席三爺。

尤其是在黑社會的圈子中，席三爺這個名號更是威名赫赫，非同小可！

×　×　×

今天雖然是席三爺的五十歲壽辰，但他並未有大排筵席，廣邀親友。

因爲在最近幾個月來，他的心情並不好。

席三爺之所以心情欠佳，是因爲在這個城市裏，突然冒出了一個處處和他作對的神秘巨人。

「巨人」就是這個處處和他作對的人的名字。

同時，巨人手下一個組織的名字，也叫巨人。

巨人盟！

半年前，剛好大年初一，席三爺就接到一封黑色信封，紅色信箋的怪信。

上面只寫着一行字體歪斜的句語：

「今年之內汝必家散人亡！」

下欵只有一個深紫色的印鑑。

印鑑上的三個字，就是巨人盟！

×　×　×

大廳內燈火輝煌，從飯後到現在，廳中的一桌牌九已賭了兩小時十五分。

能够坐在席三爺大廳內，參加這一局牌九的賓客，當然都是些大有來頭人物。

×　×　×

在這個地方，大部份不合法的事業，都是掌握在一個名叫「四條A」組織手中的。

席鐵峯之所以被稱爲席三爺，因爲在四條A這個組織中，他的代號是梅花A。

在撲克牌中，最大一張牌是葵扇A。

然後便是紅心A，梅花A和鑽石A這三張牌。

今天是席三爺的壽辰，當然其他三條A都來到了席公館，替他祝賀一番。

牌九仍然繼續。

席三爺今天的手風很弱，由晚飯後開始，一直輸到現在。

不但席三爺輸得厲害，他的三個結拜兄弟也沒有一個是贏錢的。

大贏家是一個年青英俊的紳士。

他的年紀並不大，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但他在賭桌上的那種冷靜和穩重，却即使是幾十歲的老江湖也未必及得上。

他不賭錢的時候，風度很好，顯然是出身於高貴而且有教養的家庭。

而他在賭錢的時候，也同樣能保持這種彬彬有禮的儀態，絕不因牌的優劣而失去紳士應有的風度。

勝不驕，敗不餒；這正是每一位紳士都不應該忘記的起碼原則。

在他的右側，有一個頭上繫着杏色絲巾，眼睛大大，不笑時候臉上也好像有三分笑意的女孩子。

她今天已十八歲，皮膚和曲綫都和她的臉一樣美麗動人。

她不懂牌九。

但她却已開始懂得甚麼叫做愛情。

所以，她倚傍在他的身旁，陪他賭牌九。

她叫席玲玲，是席三爺唯一的女兒。

而席玲玲心裏的白馬王子是在本市軍政界擁有大權，藍庭淵師長的內侄藍浪。

——如果藍浪不是藍師長的內侄，他根本就沒有機會親近席玲玲。

——如果藍浪不是席三爺的準女婿，在賭桌上輸了，幾萬塊的狄關刀早就已經要發脾氣了。

×　×　×

狄關刀是四條A的老二。

也是四條A裏最老粗的一條粗漢子。

雖然今年他已五十二歲，但他每天晨曦時份，總要在他的私人後花園裏，舞練一柄大關刀差不多整個小時。

這一柄大關刀，是他的曾祖父花了二十多年心血才鑄成的寶刀，長達盈丈，重七十二斤，幾乎就和關雲長那柄靑龍偃月刀一模一樣。

這柄大關刀傳到他手裏的時候，刀鋒上已浸染過二百一十八個人的鮮血。

狄關刀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江湖上殺人如蔴的劇盜。

但和狄關刀相比，他們合共殺過二百多人，根本就算不上是怎麼一回事。

狄關刀殺人最多的那一年，不多不少，恰恰三百六十五個。

換而言之，在那一年裏，他平均每天都殺一人！

×　×　×

牌九這種玩意，邪起來的時候，眞的比在白日碰見了鬼魂還更邪門百倍。

狄關刀越輸越多，反爲席三爺牌運忽有轉機，連續幾手做庄都統吃。

狄關刀又輸了兩萬五。

現在，他已取代了席三爺這個大輸家的地位。

「他奶奶的鳥牌九，這副牌九若是人，俺就一定用大關刀剁開他媽的七八十大塊。」狄關刀終於開始爆火了。

若非席玲玲這個女孩子在場，他罵牌的形容詞一定會更粗髒更精采，說不定連枱子都會被他擊穿一個大洞。

坐在狄關刀隔隣的，是個面黃肌瘦的矮子，這個人的臉孔雖然長得並不闊大，但却居然有三條又深又長的刀痕傷痕，令人看來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覺。

這個臉上有三條刀疤的矮子，比席三爺年輕兩歲，是四條A裏的鑽石A——杜文鴻！

杜文鴻是湘北著名的才子。

不過這位才子眞正最大的本領，並不是吟詩賦對，也不是棋琴字畫，而是怎樣運用無聲無息的方法，去將敵人擊倒甚至殺死他。

他和狄關刀的行事作風，完全相反。

狄關刀在事情不如意的時候，動不動就暴跳如雷。

但杜文鴻的涵養却好得多。

就算你面對面一拳打扁他的鼻子，他都不會生氣，然後就悄悄離開。

他會不慌不忙的兜過你的背後。

然後才一刀刺進你的心臟裏！

×　×　×

席三爺第四次推莊統吃之後，忽然對狄關刀道：「現在莊旺，你又輸了不少，不如你來推幾手莊如何？」

狄關刀一手便將三十二隻牌撥散，道：「好！俺來推莊，但只推一口莊，賭完這一口俺就要回家吃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有甚麼好吃？」玲玲忽然插口：「狄伯伯若肚子餓了，我去吩咐廚子弄個李鴻章一品窩，包管你吃得津津有味。」

狄關刀雖然脾氣不好，但他對席三爺這個寶貝女兒，却從來都不會臉色緊繃繃的。

但這一次却似乎有點例外。

杜文鴻淡淡笑着輕聲對玲玲道：「妳就算吩咐王廚子弄一桌滿漢席，也絕對比不上二伯家裏的揚州炒飯那樣香噴噴。」

「我不信！」玲玲挽着藍浪的手，道：「揚州炒飯有甚麼了不起？」

杜文鴻又笑了笑，道：「狄二伯家裏的揚州炒飯，並不是眞的揚州炒飯。」

玲玲和藍浪齊齊一怔。

只有席三爺和翁老太爺在發出會心的微笑，而狄關刀却已砌叠好了三十二隻骨牌，臉上陣黃陣白。

翁老太爺，就是四條A裏的老大，也是名噪江湖已三十幾年的翁獨手翁天正！

他今年已六十八，一條左手是三十二年前被他的授業恩師砍下來的。

他的師父拿刀砍他，因爲他學藝滿師之後，就違背了師門的禁條，不但又偸又搶，而且殺人放火，强姦良家婦女。

爲了要清理門戶，他的師父千里追踪劣徒，終於砍下了他的一條左手。

但翁天正却砍下了師父頭顱，還一脚將頭顱踢進大海裏去！

在四條A這個龐大的組織裏，最老資格的當然就是翁老太爺。

若論脾氣最暴躁，氣力也最大的人，就是狄關刀。

不過，現在勢力最龐大的人，却是代號梅花A的席三爺。

因爲他現在不但有兩家銀號，三座貨倉，一間船務公司和數不盡的地產物業，而且更有一座全個城市裏生意最興旺的豪華賭場。

而席三爺的手下，也是四條A四兄弟手下裏最驃悍，最好武功的一羣。

杜文鴻手下的打手並不多，只有二十七個。

但杜文鴻並不需要太多的打手來保護自己，因爲席三爺已將他整個人買下。

收買人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尤其是像杜文鴻這類人，要將他完全收服，更加並不容易。

但席三爺却顯然已成功地控制了這個人，他已成爲了席三爺一系人馬中的翹楚份子。

× × ×

玲玲和藍浪，正在等候杜文鴻進一步的解釋。

杜文鴻慢條斯理地啜了一口威士忌，才淡笑着道：「狄二伯家裏的揚州炒飯，其實是一個美麗女人的名字，狄二伯花了五千塊大洋，才把她從一間小飯館弄回家裏，慢慢地吃，而且每天只吃一口……」

說到這裏，玲玲的臉已經紅得像個剛破開了的西瓜。

四條A却一齊轟笑起來，連玲玲的父親席三爺，也笑得險險擠出了眼淚。

只有藍浪，既不臉紅，也沒有笑。

他似乎只關心桌上的一副牌九。

× × ×

狄關刀是個如假包換的大老粗。

這種人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一決不會二，說二就決不會弄個三出來。

他說要只賭一口莊就是一口莊，這一口莊之後，無論是贏是輸，他都一定不會再在賭桌上賴下去。

他是大輸家，而且好像已經有點輸急了的樣子。

其實，卽使今晚上他再多輸十倍，他還是輸得起的。

他的財產雖然不及席三爺，但一場牌九輸十萬八萬，對他來說決不會眞的令他輸得急如鍋上螞蟻。

只不過他的賭品不好，所以看來才有點輸急了的樣子而已。

大輸家只要還有錢可賭，他的目標當然會放在大贏家的注碼上。

因爲大贏家的錢，本來就是大輸家的錢，大輸家想翻本，就一定不能放過大贏家。

狄關刀的一雙紅眼睛，現在已盯在藍浪的臉上。

藍浪是大贏家，他當然明白狄關刀的意思。

他忽然摸出了一隻金光燦然的袋錶，看了看時間：「時候也不早了，的確是賭最後一手牌的時候。」

狄關刀咧嘴道：「賢侄果然也是個明白事理的人，請押注。」

藍浪悠然一笑，突然將面前的全部注碼，都推出去：「既然只賭一口，小侄也當然希望能讓狄世伯您賭得痛快一點。」

四條A連同玲玲五人，齊齊一怔。

狄關刀立刻豎起一隻大姆指，大聲讚道：「俺最喜歡你這種人，賭錢和殺人一樣，越痛快越好，賭得不痛快，就像砍別人的頸子好幾十刀還嚥不了氣一樣！」

沒有人能够反駁他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

因爲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

他生平只喜歡做三件事。

那就是賭博，殺人和玩女人。

這三件事，每一件都充滿危險性。

賭博能令人傾家蕩產，殺人更不必說，當一旦失手的時候，殺人不成就會反而殺了自己。

至於女人，色字頭上一把刀，這把刀同樣是能令男人致命的。

× × ×

牌剛分好，藍浪便將四張牌隨隨便便的看了兩眼，然後擺好。

他擺牌擺得眞快，好像根本無須考慮，也好像是對這一把的贏輸，毫不在意。

狄關刀的牌也已經擺好。

藍浪自己首先將牌翻過來，擺在桌子

上。

頭注是一隻鵝牌四和五點，合共是九點。

而尾注竟然是一雙地牌。

九點雙地，這一副牌當然是上上的大牌，每一個人都以爲他又再會贏了最後一注。

而且也是最大的一注。

誰知道狄關刀的牌亮出後，便連頭注的兩張牌都已比他尾注的雙地更大。

狄關刀手裏的四張牌，赫然竟是牌九中最大的一副無敵牌霸：雙天至尊！

就憑這一手牌，狄關刀反敗爲勝。

他說賭一口便賭一口，贏輸都走。

狄關刀走後，翁老太爺忽然喃喃嘆道：「雙天至尊，莫非他的運程已走到絕路了？」

他又嘆了口氣，再接道：「三十二年前的一個晚上，老夫也曾拿過這樣的一副牌。」

席三爺道：「後來怎樣？」

翁老太爺重重抽了口氣，左邊衣袖一揚，袖內空空如也：「後來老夫就被師父砍掉了這條左臂，前後相距和時間不足一日。」

席三爺看了看他，想說甚麼，却終於又忍住沒有說出來。

牌局已散。

但另一幕戰爭却在這局牌散了之後，逐漸擴散。展開……

× × ×

一座重量達三百斤的巨型自鳴鐘，突然在狄關刀的大廳中響起。

狄關刀赤裸裸地坐在臥室裏的一張高背沙發上，靜聽大廳裏傳來鐘聲，一共敲響了十二下。

臥室裏，大床上的被褥枕頭，都已凌亂不堪。

床上沒有女人。

他的女人正在露台旁的浴室裏淋浴。

她喜歡乾淨清潔，每次做完那件事之後，總要渾身上下，都來一個熱烘烘的熱水浴。

狄關刀並沒有怪她。

因爲連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身體永遠都有一種汗臭的氣味。

他不喜歡洗澡，自幼到長大成人之後都不喜歡洗澡。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每月洗澡一次的話，這個人一定就是狄關刀。

他是個老粗，從來都不欣賞甚麼歌曲或者甚麼音樂。

但他却喜歡聽女人洗澡時候那種聲音，這也許就是狄關刀所欣賞的獨特音樂。

忽然間，「音樂」戛然停止了。

他聽不到那種淙淙作響的洗澡聲，却聽到了范雪薇的痛苦呻吟聲響。

范雪薇就是他口裏所說的那位「揚州炒飯」。

她是揚州人氏，偏偏姓范，所以就給一些多嘴鬼弄了一個這樣古靈精怪綽號。

雖然她的綽號古裏古怪的，但却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狄關刀有的是錢，不漂亮的女人休想他放在眼內。

范雪薇的呻吟聲剛響起，狄關刀立刻就衝前，撥開浴室的一串珠簾。

珠簾裏的范雪薇，全身赤裸，肌膚賽雪。

但在她的胸前，却被一柄紅色的刀深深插入！

× × ×

江湖上有一句老話：

「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但現在這一柄刀，却是紅刀子進，紅刀子出。

狄關刀的臉變成焦黃，赤裸的身體發出勒勒肌肉聲響。

浴室在露台旁，而且還有一扇窗門開着。

這一柄紅色的刀，是有人從窗外把它擲進范雪薇胸部的。

狄關刀忽然一聲暴喝，衝出露台。

露台上果然有一個人。

一個全身都穿着紅衣的男人。

狄關刀怒吼：「你是誰？是從哪裏爬進來的？」

紅衣人眼睛裏露出一股濃厚的殺機，冷冷道：「我是你的催命煞星，却並不是爬進來，而是直闖進來的。」

「放屁！」狄關刀緊握拳頭，大聲道：「俺有十幾個手下在外面，你若非偸偸摸摸的，豈能來得到這裏？」

紅衣人冷冷的看着他：「你的手下雖然也算有點功夫，但却是一羣豬。」

狄關刀焦黃的臉色再變，變成了紫紅之色。

紅衣人又接道：「這一羣豬現在還只顧圍在桌邊賭骰子，連看守大門的忠伯已經被我殺了都不知道。」

狄關刀怒道：「你是殺了忠伯，然後闖進這裏送死！」

紅衣人道：「是你死還是我死，不妨大家手下見個眞章。」

狄關刀瞪着他，忽然狂吼一聲，撲了過去。

紅衣人却還是靜靜的站在露台一角，等着他撲過來。

狄關刀採取雷霆萬鈞的猛烈攻擊，他想在三招兩式之內，便把這紅衣人擒下。

他的出手很快，而且攻擊對方的儘是關節部位。

他不想立刻殺了對方，他想捉住這個紅衣人，將他綁起，然後慢慢拷審，慢慢折磨。

可是，他顯然將對手的實力估計錯誤了。

紅衣人突然身子像滑溜的魚兒一轉，一個飛箭拳，重重打在狄關刀的肋骨上。

狄關刀氣力大，胸肌更厚實無比，別人一拳打在他肋骨上，未必就能令他有些甚麼傷害。

但這個紅衣人的拳，却簡直比礦石場裏的擊石大鎚還更厲害，這一拳打下去，居然立刻就將狄關刀的肋骨打斷幾根！

狄關刀捱了這一拳，立刻踉蹌倒退五步。

紅衣人冷喝一聲，乘勝追擊，而且手

中紅光一閃，又是一柄紅色的刀子直刺過去。

狄關刀倒退五步之後，忽然轉身衝回臥室中。

紅衣人繼續逼進，冷不防一柄大關刀彷彿從天而降，直劈過來。

原來狄關刀的那柄大關刀，就放在臥室衣櫃旁的一座兵器架上。

大關刀在手，形勢頓然改觀。

只見大關刀像狂風暴雨般罩向紅衣人，反而將紅衣人逼回露台旁的一角。

紅衣人已退到死地。

他已退無可退。

而且，他手中那柄小小紅刀子的威力，又怎比得上狄關刀手中七十二斤重的大關刀？

突然間，紅芒一閃。

狄關刀驀然驚覺，對方是個使用飛刀的能手。

他的范雪薇，就是給這個紅衣人，用飛刀手法殺死的。

狄關刀在這柄大關刀上，不停的苦練了四十年，這四十年苦功當然沒有白費。

「噹」一聲響，紅刀子被大關刀擊落。狄關刀大喝一聲，揮刀再進，厲聲道：「還我女人的性命來！」

誰知道紅衣人的腰間，還有一條紅色的軟鞭。

「嘯」聲的一響，紅色軟鞭凌空飛來，捲住了狄關刀的右腕。

軟鞭立刻向後用力一扯。

狄關刀大怒，運勁將大關刀去勢一側，落在軟鞭之上。

軟鞭雖然柔韌無比，但刀鋒又沉重又鋒利，自然立刻被削斷。

可是紅衣人已把握着這最危險的機會，突然五指箕張，向狄關刀的咽喉抓去！

狄關刀連看都沒有看清楚，就覺得頸裏突然爆出一蓬血花。

頸中爆血，三魂七魄俱絕！

沒有任何人能在咽喉被戳裂之後還能活下去的。

狄關刀也是一個人，而不是神。

所以，他又豈能例外？

他喉嚨裏發出一種咯咯異響，想問一句話：「你究竟是甚麼人？」

可惜他現在就像隻已被割斷了頸的公鷄，除了咯咯聲之外，連半個字都講不出來。

紅衣人却彷彿明白他的意思，淡淡的道：「我就是巨人！」

狄關刀垂死的目光，忽然瞪大兩倍。

然後，他整個人僵硬着倒了下去。

臨死時，他忽然想起那一副牌——雙天至尊。

而他的十幾個手下，仍在外面呼盧喝雉，賭得十分起勁，十分熱鬧……

× × ×

旭日初昇，時間是上午七點七分。

席三爺在大廳一張古老的太師椅上，喝着他今天第一杯的咖啡。

這杯咖啡還未喝完，他就接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狄關刀和他的情婦，一齊死在他自己的地方裏。

「這件事是甚麼人做的，查出來沒有？」席三爺將咖啡連杯子一手扔得老遠，霍聲站起。

向他報告這個消息的，是席三爺的第一號金牌殺手金狼。

金狼的眼睛是深棕色的，有一張很像中國人的臉，但却滿頭金黃的頭髮。

他是個混血兒，也是個孤兒。

在那個時候，混血兒簡直被那些思想封建的人視爲怪物。

何況這一個混血兒又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他童年時所遭遇到的一切，可說是人生最悲哀，最悽慘的一面。

直到十七歲那年，他跟着席三爺，做一個最普通的打手。

但十年之後，金狼已成爲席三爺手下最可怕的金牌殺手，除了席三爺之外，席公館最得勢的人就得數到他了。

× × ×

席三爺盯着金狼的臉，剛站起了的身子又再坐下。

「謀殺狄二爺和范姑娘的，據說是巨人盟裏的殺手，」金狼回答道：「在兇案現場，找到兩柄已被染成紅色的小刀，刀柄上鐫刻着巨人盟三個字。」

一聽到巨人盟這三個字，席三爺的濃眉就不禁打了一個結。

「狄二爺的手下抓不着兇手？」

金狼點頭。

席三爺嘆一口氣：「我早就說過，他的手下個個都是窩囊廢，中看不中用。」

就在這個時候，玲玲從樓上的臥室走下，挽着一隻小巧的皮手袋，衣服穿得很鮮明漂亮。

席三爺皺着眉：「大清早又想到那兒去？」

玲玲得意地一笑：「今天我去試試坐新車的滋味，兜着山風總比悶在家裏涼快多了。」

「坐新車？」席三爺怔了怔，道：「誰的新車？」

玲玲笑得更明朗：「當然是藍浪的新車。」

席三爺看着他，想沉着臉，偏偏目光却反而漸漸柔和，道：「是不是一個月前他買的那輛新車？」

玲玲搖着頭，道：「不是那輛，今天他的新車是深紅色的，紅得就像玫瑰花一樣。」

席三爺的臉，終於沉下！

雖然他很滿意藍浪這一個年青人的爲人，但唯一會他不喜歡的，就是藍浪太揮霍無度。

在今年短短五六個月內，他已換了四輛新的汽車。

× × ×

七點十五分，一輛簇新的汽車駛到席公館前。

汽車是鮮紅色的，坐在車子駕駛坐位的人，當然就是藍浪。

玲玲一看見了這輛汽車，立刻就像一陣風般飛奔了出去。

席三爺忽然有個預感。

一個很不吉利的預感。

他想起了大年初一接到那封恐嚇信：「今年之內汝必家散人亡！」

現在，巨人盟已將狄關刀和他的情婦殺死。

那麼，巨人的下一個步驟，也許就要來對付自己和玲玲了。

他立刻吩咐金狼追出去，截住玲玲。

但玲玲已經踏上了那輛鮮紅的汽車，絕塵而去。

金狼不必席三爺吩咐，立刻就跑到停車間裏，開動一輛黑色的房車。

誰知道車子駛出幾碼，便像癱軟了的病狗一樣，連動都不能再動。

金狼下車一看，後面的兩條輪呔都竟已被戮爆。

席三爺走出大廳，看見這個情形，整個身子登時涼了半截。

他立刻回到大廳搖了十幾個電話。

「誰看到了那輛紅色的德國汽車，儘量想辦法將它截住，但別用暴力，而且要小心保護。玲玲和藍公子都在車裏。」

席三爺耳目通靈，他相信一定能將藍浪的汽車截回來。

然而，他應該明白一點。

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

雖然他的推算一向都很準確，但這一次他無論如何都算不到，藍浪的汽車駛出席公館還沒有半里已被一輛大卡車截住。

截住藍浪和玲玲的，並不是席三爺的屬下，也不是席三爺的朋友。

既非屬下，亦非朋友，當然就只有唯一的可能性。

那是席三爺的敵人——巨人盟黨羽！

× × ×

藍浪的汽車無緣無故被截停，他的心裏當然很不愉快。

大卡車的車門打開，冒出了五個人。

這五個人，都是穿着對襟短褂，黑布鞋雪白襪子的漢子。

藍浪喝道：「你們是甚麼人，想打刦嗎？」

一個臉上長滿焦黃色鬍子的大漢，手裏突然亮出一柄銳利的鋼銼，冷笑道：「藍公子是師長大人的貴親，咱們兄弟就算再窮，也不敢向你打刦。」

藍浪沉聲道：「可是你們現在算是甚麼意思？」

黃鬍子大漢揚起鋼銼，目光落在汽車裏的玲玲，道：「咱們奉了主人之命，想邀請席小姐回去談談。」

藍浪突然聲音變得冰冷，而且還帶着種可怕殺氣：「滾！你們全都給我滾！」

黃鬍子大漢臉色一變，突然大笑道：「藍庭淵師長的威風，想不到你們學足八九成了。」

笑聲忽然又停下來，語音一轉變得十分嚴肅：「別人怕藍師長，咱們主人可不怕！」

藍浪忽然緩緩捲地衣袖，擺出一副準備打架的樣子：「你們的主人是誰？」

黃鬍子大漢傲然道：「咱們主人就是巨人！」

「巨人？」藍浪冷哼一聲，兩邊衣袖已經捲得高高的：「好威猛的名字，只不過憑你們幾個癟三，就想將席鐵峯老爺的女兒綁架走，未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黃鬍子大漢還未開口，他身後已有人突然大喝：「何必跟這種只會花錢玩女人的花花公子嚕嗦，他若敢動手，老子的斧頭就把他的四條狗腿却砍下！」

大喝聲中，一個手持鋒利斧頭的青臉漢子已衝了上來，向藍浪作勢躍躍欲動。

藍浪動也不動的站在汽車面前，雙手空空如也。

雖然他長得不矮，整個人又高又帥，但他的身材並不屬於魁梧强壯一類，青臉漢子根本就一點也沒有把對方放在眼內。

誰知道藍浪忽然間就像是一股突如其來的巨浪，向他噬撲過去。

青臉漢子急忙揮斧，但斧頭剛揚起，立刻就被藍浪一拳擊在他的胸膛上。

青臉漢子咬牙忍痛，仍然斧勢不變，向藍浪的頭頂凌空劈下。

這種人打架的時候，就像森林裏的野獸，完全不顧自己的死活。

既然連自己的死活都不顧，別人的死活當然就更加不會放在心上。

只有這種人，才是最可怕，最狠辣的打手。

不過雖然他很拚命，但今次他遇到的對手，却竟然比他更可怕，更狠辣十倍。

他的斧頭還未劈下，藍浪的第二拳又已重重的打在他小腹之上。

這一拳比第一拳更快，力度也更大得令人不可思議。

青臉漢子的一張臉，已不再是青色，而是比青色更難看的灰白色。

他額上已痛出冷汗，還未喘過氣，腰間又重重的挨了一腳。

兩拳一脚，如炮彈連珠迸發，動作之快簡直就沒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清楚。

藍浪神態輕鬆地站回原處，青臉漢子的那柄斧頭現在已落在他的手裏。

而青臉漢子的臉，已完全扭曲，人也像是一頭誤吞了老鼠藥的貓，幾乎連動也不能動，直攤攤地倒在路上。

× × ×

直到現在，那個黃鬍子大漢才知道，這個外表看來只會花錢玩女人的花花公子，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黃鬍子大漢的眼睛裏，出現了一種恐怖的紅絲。

他突然揮着鋼銼，大喝道：「大夥兒一併上，先做了這個小子再說！」

他身後的三個大漢，已像三頭食人鷹般，分從左，中，右三個方向撲向藍浪。

這三個大漢，手裏都有一柄同樣鋒利的斧頭。

藍浪冷笑道：「巨人盟的斧手眞還不少，倒不知道和大上海灘的斧頭當有些甚麼關係？」

左邊正在撲來的大漢怪笑道：「老子和你家妹子有關係倒是眞的！」

這個人口中說話邪惡狠毒，殺人的時候也同樣辣手無情。

藍浪冷喝一聲，一斧向他臉上砍去。

大漢猛然一驚，縮頭一閃。

誰知道藍浪就算準了他這一着，斧頭應聲趁勢往下一削。

這種手法，就和厨子用菜刀削馬鈴薯皮的手法一模一樣。

但藍浪削的不是馬鈴薯皮，而是一顆有血有肉的腦袋。

只聽得一聲慘呼，這個大漢已倒在血泊中，半邊腦袋儘是鮮血。

玲玲坐在車廂裏，雖然她的膽子不算太小，但這種情況她竟從未經歷過，不禁哇的一聲尖叫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黃鬍子大漢已衝前，打開汽車門，將玲玲硬拖出來。

藍浪怒喝道：「快放手，你們跑不掉的！」

他想撲過去，但還有兩個持斧大漢向他緊緊纏住，一時之間却也無可奈何。

黃鬍子大漢强將玲玲抱起，抱到大卡車的座位椅上，還用一條繩索把她縛住。

藍浪揮斧左衝右閃，終於又將一個大漢劈碎胸骨倒下。

但大卡車已經開動。

藍浪衝前，撲上大卡車的末端。

可是背後還有一柄利斧不顧一切的劈到。

藍浪如果還不閃避，這一斧就必然砍在他的背心部位。

藍浪逼得倒跳下車，身如滾球，翻身又是一斧。

這一斧奇快奇準，恰恰劈在大漢小腹之下的要害處。

藍浪終於將三名斧手完全解決，但那輛大卡車已如飛般駛去。

藍浪立刻回到自己的車裏。

但他還未上車，便發覺前面的兩條車呔都已爆裂。

這當然是黃鬍子大漢用鋼銼刺破的。

藍浪的手突然握緊那柄染滿鮮血的利斧，然後一斧就向車頭劈去！

連續幾十斧劈下，一輛簇新的汽車立刻就被劈成像是一堆鮮紅色的廢鐵。

時間是上午的七點二十七分。

在這條公路上不遠之處，就有一間小麪館。

麪館的老闆是個又聾又啞的施老頭。

施老頭雖然又聾又啞，但他的視力却十分良好。

剛才所發生的事他當然看得很清楚。

他雖然是個老人，但他並不如某些老人般總喜歡多管閒事。

他只是「啞啞」聲的搖頭嘆息了一下，然後又回到廚房裏，做他每天應做的工作。

× × ×

當金狼換好了車呔之後，已經是上午七點三十一分。

席三爺立刻在手下中，挑選了四個最能拚命的打手，連同自己一齊上車。

直到現在，他才開始後悔爲甚麼自己有這許多財產，却只買一輛的汽車。

他覺得藍浪的汽車太多，而自己的汽車却太少。

但如今已不是後悔的時候，他大聲道：「儘量把汽車開快一點，咱們先去雅香閣。」

雅香閣是這個城市裏最高尚的酒樓，據說藍浪每天都捧着一兩籠心愛的雀鳥，到那裏喝早茶，和其他的貴介公子鬥雀賭錢。

藍浪是席三爺的準女婿，對於他一切，席三爺自然曾經派人調查得清清楚楚。

因爲席三爺只有一個女兒。

唯一的女兒，和唯一的女婿，席三爺當然不能不對他們特別小心。

可是，金狼駕駛着的車子還遠遠未到達雅香閣，便已看見藍浪的車子，已完全變了形狀！

× × ×

正午，十二點零一分。

席三爺手裏捧着一杯早已凉透了的咖啡，坐在大廳的那張太師椅上。

席三爺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最少要喝八杯咖啡。

他的咖啡癮比烟癮大得多，雖然醫生曾警告過他，說他的心臟有點衰弱，不宜喝得太多。

但每天八杯，已是他喝得最少數目。

平時，到了正午這個時候，他已開始喝第四杯咖啡。

但現在，連第二杯咖啡已經凉透了他還未將它喝下去。

他現在並不想喝咖啡，而是想喝血。

他想喝巨人的血。

可是他自己的女兒被人擄去，却連巨人是個怎樣的人還不知道。

藍浪將巨人盟的其中四個黨羽擊倒，竟然連一個都沒有活着。

席三爺當然曾經派人到那間小麪館，盤問過施老頭。

施老頭雖然又聾又啞，但他却並不是文盲。

在他未聾未啞之前，他本是一間書塾裏的老師。

能够當老師的人，當然也會寫字。

施老頭把當時目擊的一切，詳詳細細的寫在一張紙上。

施老頭是個老實人，他寫在紙上的說話自然相當可靠。

席三爺看過施老頭所寫的一切，更加相信藍浪在他面前所講的說話。

藍浪已盡全力，去保護他的女兒。

可是，玲玲到底還是落在巨人的掌心之中！

× × ×

席三爺忽然又和今天清晨的時候一樣，將手裏的咖啡連杯一手抛得老遠。

因爲他又接到一個令他震動的報告：

「巨人盟派了一個代表，說要拜會三爺，而且人已在公館門外。」

席三爺，金狼和藍浪的臉，都露出了深沉之色。

席三爺燃點起一根雪茄，冷冷道：「請這個人進來，對他客氣一點。」

× × ×

巨人盟派來的代表，並不是一個體格魁梧的巨人，而是一個年紀並不算老，但却已經滿臉皺紋的中年人。

他的衣着並不華麗，但左手上居然戴

着一枚八克拉的大鑽戒。

席三爺一看見這個中年人，就冷冷的道：「想不到十年前的敗軍之將，原來現在已成爲了巨人的走狗。」

這一個中年人，不但席三爺認識，連金狼也在十七歲的時候，曾在江邊碼頭一場黑社會火併中見過他一面。

他就是十年前，這個大都市裏著名的惡棍羅老北。

羅老北與席三爺原本河水不犯井水，彼此之間從無過節。

但後來四條A這個組織的勢力越來越龐大，當然少不免逐漸侵蝕到他的利益，蠶蝕到他的地盤。

羅老北並不是個欺善怕惡的人。

善良的人他固然有很多辦法去欺榨，對於兇惡的惡勢力，他也絕不肯輕易投降妥協。

他是個惡棍，名副其實的惡棍。

這種人天生一副好勇鬥狠的性格，就像隻拳師狗一樣，不論來者是臘腸狗或是大狼狗，牠都會衝前跟對方拚了再說。

但在江邊碼頭那一役，羅老北輸得很慘很慘。

如果最後他不是被一個忠心的手下，拚死扯着他跳進江中逃命，他在十年前就已經死在席三爺一羣打手的利刀之下。

想不到十年之後，羅老北竟然能够有機會，昂然大步的踏進席公館，「拜會」他十年前的死敵席鐵峯！

× × ×

羅老北一向是個很鎮靜的人。

現在，他來到了大仇人的地方，而且面對着仇人不足三碼，但他仍然鎮靜得令人出奇，好像一點也不覺得這裏是甚麼龍潭虎穴，而像是來到了一間茶樓裏，準備喝茶吃點心一樣。

席三爺一開口，就毫不客氣的向他輕蔑譏嘲，說他是巨人的走狗。

羅老北的臉上，却連半點惱怒的神色也沒有，他只是淡淡的道：「做別人的走狗，總比做落水狗好一些，十年前的江風很冷，想不到江裏的水更像冰雪一樣。」

他不但接受了對方的輕蔑譏嘲，而且還索性自嘲一番，將十年前那種荒落逃命的狼狽情形，唯恐天下不知的當着衆人說了出來。

他臉上看來越是平靜，心裏蘊藏着的仇恨就越難令人估計。

席三爺忽然問：「你在巨人盟裏，算是老幾？」

羅老北淡笑着，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現在咱們應該談的事，並不是鄙人羅老北，而應該着手談談你的寶貝女兒。

席三爺乾咳了一聲：「巨人的意思，想要多少？」

「想要多少？」羅老北突然大笑，道：「席鐵峯，別以爲你自己很有錢，也別以爲天下間每一個人都是窮賊，巨人要的，並不是錢！」

不要錢的綁架者，天下間並不多。

但這種人却比要錢的綁架者更可怕，因爲他們的胃口，其實比要錢的人的胃口更大。

「不要錢？」席三爺臉上閃過一絲怒意，「難道他想要我的老命？」

羅老北冷冷一笑，道：「也不是你的，而是另一個人的性命。」

席三爺怒道：「別婆婆媽媽，說話乾脆一點！」

羅老北却慢條斯理的從袋中取出一張摺叠着的字條，然後才緩緩地低聲道：「你若想救你女兒的性命，就一定要在三日之內，將這張紙上寫着姓名的人，全部殺死！」

席三爺接過字條，竟然有種輕微顫抖的感覺。

羅老北又再冷冷的說下去：「你若少殺一個，你的寶貝女兒，就會失去童貞，你若少殺兩個，玲玲的兩條腿就會被砍下來餵狗，你若敢一個都不殺，嘿嘿……」

藍浪在一旁，越聽越是臉色發青，終於忍不住衝前，一手揪住羅老北的衣襟。

席三爺立刻沉聲叱道：「藍公子，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

羅老北桀桀怪笑，一雙陰沉的眼睛裏露出殘酷的光芒：「你若敢動我一根汗毛，席玲玲馬上就會變成巨人盟幾十個兄弟的洩慾工具！」

藍浪憤怒得不停地在喘氣，忽然一隻手推開羅老北，然後一拳重重擊在一張酸枝木的茶几上。

茶几上舖着一塊厚厚的大理石。

但藍浪這一拳擊下，整張茶几竟然就像是用豆腐堆成的一樣，立刻散開成爲粉碎。

這一拳不但令羅老北的臉色一變，連席三爺也不禁對自己的準女婿爲之刮目相看。

只有金狼，好像根本沒有看見這件事一樣，臉上和平時般木無表情。

× × ×

席三爺將那張字條打開，上面寫着三個人的名字。

這三個人，就是巨人要席三爺去殺的人。

席三爺的臉色緊繃繃，忽然對羅老北道：「你回去對巨人說，要先放人，然後我才殺人。」

羅老北搖頭，道：「不行！」

席三爺怒道：「你又不是巨人，你還未回去對他說，怎知道他不肯？」

羅老北道：「他早已吩咐過羅某，要你先殺人，他才釋放玲玲。」

席三爺冷笑一聲：「他既然不肯相信我，我爲甚麼要相信他？」

羅老北嘿嘿一笑：「這是他的條件，除此之外，你已別無選擇餘地。」

席三爺的聲音僵住，人也僵住。

他現在就像是一頭被人用索子套着頸的老山羊，想拚又不能，想逃又逃不掉。

席三爺忽然吩咐金狼叫他去倒一杯白開水。

金狼一向多做事，少說話，而且對席三爺絕對忠心。

席三爺就算這個時候叫他去倒一杯豬尿，他都只會照着他的吩咐去做，而絕不會多問爲甚麼，也不會猶豫半秒。

他具有德國人的服從精神，也具有中國人的精敏靈活頭腦。

他的父親是德國人，而母親却是北京城裏的一位千金小姐。

可惜他在出世三天之後，就被母親遺棄在一間孤兒院的旁邊。

因爲他的母親，也同樣地被那個德國人遺棄。

人間的悲劇，每一秒鐘都不停地在上演。

如果想活得愉快一點，你最好就別把悲劇看得太悲，也別在快活的時候樂極忘形。

× × ×

一杯無味的白開水，已放在席三爺面前的一張圓桌上。

席三爺冷笑着，從袋口中摸出一個小小的金瓶子。

然後，他拔開瓶塞，從瓶中倒出一蓬黑色的粉末。

一杯白開水，立刻就變成紫黑之色。

席三爺又再吩咐金狼：「把這杯水給他喝，他若不肯喝，你就替我殺了他。」

羅老北臉色大變，厲聲道：「你不要女兒的性命了！」

席三爺閉着眼睛，連睬都不睬羅老北一眼。

金狼却已右手捧着杯子，左手掣刀在手，問羅老北：「你想喝下這杯水，還是吞下這把刀？」

金狼雖然還沒有三十歲，但他在刀上的功夫，羅老北早在十年前江邊碼頭一役便已見識過。

羅老北賦性狠辣，天不怕地不怕，但面臨到最後關頭，他當然不會愚蠢到寧願吞下金狼手裏鋒利的尖刀。

不想吞刀，你就得喝下那一杯紫黑色的水。

羅老北也不愧是條漢子，拿過杯子，「骨都骨都」的就將杯裏的水全部灌進肚子裏。

他甚至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席三爺突然仰天大笑：「好！你果然還和十年前一樣爽快。」

笑聲一頓，再道：「剛才你喝下的，是五夜斷腸散，五天之內保管你平安大吉，嫖也不妨，醉也不妨，但若第五天晚上還沒有解藥服下，你就會斷腸而死！」

羅老北早就明白他的用意。

席三爺的聲音，越來越是沉肅：「我殺了紙條上寫着姓名的人之後，如果巨人違背諾言，不但你必死，就是巨人，也絕對飛不了上天，總有一日，我會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喝他的血！」

羅老北雖然仍能保持他那分鎮靜，但眼神中已多了一層雲霧掩映不定，因爲他也和席三爺般，就像是一頭被人用索子套着頸的老山羊。

拼也不是，逃也不是的滋味，永遠都是令人最難忍受的！

羅老北終於離開了席公館。

席三爺立刻吩咐三個精明能幹的手下跟踪着他。

誰知道兩個小時之後，他又接到了一個壞消息。

跟踪羅北老的三個手下，已在跟踪的半途被人殺死，而且還將屍體懸掛在公路旁的一株大樹下。

× × ×

黃昏，六點十七分。

杜文鴻坐着一輛英國名廠的轎車，來到了席公館。

他雖然是四條A裏的老四，但氣派上，也絕不比其他三人爲小，而且他的手下，也有不少精明能幹，或者是武功高強之士。

他來到席公館的時候，金狼已在門外恭候着。

杜文鴻一向都很欣賞金狼。

直到目前爲止，他還未能在自己的一羣手下中，找得出任何一個人，能與金狼相比。

不過縱然如此，杜文鴻的手下，比狄關刀的手下倒又強多了。

× × ×

席三爺不在大廳內。

杜文鴻有點奇怪，平時席老三有事找自己，總會坐在那張太師椅上等自己來到的。

但現在席三爺却不在那張太師椅上。

他沒有問金狼。

但金狼已回答了他心中的疑問，道：「老爺子和藍公子都在書齋裏，等候四老爺。」

杜文鴻看着他：「出了甚麼事，要如此隆重在密室見我？」

席三爺的「書齋」，杜文鴻曾到過兩次。

那裏除了有些傢俬枱椅之外，四週就只有粗糙堅硬，厚逾尺半的花崗石，根本就連一本書都沒有。

與其說那是書齋，不如說是密室更爲貼切。

因爲那根本就是密室，而不是書齋。

× × ×

密室裏，席三爺和藍浪都果然在座。

金狼陪着杜文鴻，一齊進入密室之中，然後再將密室一座巨石大門緊緊閉上。

雖然是密室，但却是還有不錯的通風氣孔，不算得太悶焗。

杜文鴻點頭。

席三爺一看見杜文鴻，立刻就把手裏的一根雪茄弄熄，然後冷冷道：「狄老二死了，這件事想你早已知道！」

席三爺的聲音漸漸變得低沉嚴肅：「你可知道他是給甚麼人殺死的？」

杜文鴻的聲音很平靜，「據說是巨人盟裏的殺手殺死他的！」

「放屁！」席三爺忽然咆哮了起來，冷笑道：「所謂甚麼巨人盟，現在我已查得清清楚楚，原來根本就是咱們兄弟之中，有人暗中攪鬼主持的！」

「三哥！」杜文鴻的臉色變了，連平靜的聲音也開始有了恐懼之意：「這件事，你千萬別冤枉好人，我……」

席三爺馬上搖搖頭，打住了他的說話：「老四，你的爲人怎樣，我知道，就算太陽從西方冒出來，你也不會做出這種事的，何況咱們是好兄弟，對不？」

「是，是的，」杜文鴻總算吁一口氣，忽然却又露出很吃驚的表情：「三哥的意思，難道巨人盟的那個巨人，就是，就是……」

「就是咱們的龍頭老大翁天正！」席三爺目中殺機倏現，整張臉冷森森的，「你還記得昨天晚上，他怎樣說狄關刀？」

杜文鴻連想也不想便將昨夜翁天正喃喃嘆氣所說的話，一字不漏的唸出：「雙天至尊，莫非他的運程已立到絕路了？」

席三爺冷冷道：「他若不是巨人，怎會忽有如此感慨，說狄老二的運程已走到絕路？」

杜文鴻擊膝道：「不錯，那時候他心中早有預謀，知道狄二哥快活不過今天早上，所以才有此語。」

席三爺忽然長長吐了口氣，頹然坐下：「老四，狄老二有勇無謀，當然難逃翁獨手的計算，但我和你一場結拜兄弟，莫非也命中註定，要死在這老匹夫之手？」

杜文鴻終於忍不住道：「與其束手坐以待斃，不如先發制人把他做了再說。」

席三爺沉默着，考慮了半天。

他忽然把目光盯在藍浪的臉上，道「藍公子，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樣？」

藍浪緩緩道：「爲了玲玲，別說是翁老爺，就是皇帝老子在下亦照殺不虞！」

杜文鴻怔了怔：「她出了甚麼事？」

藍浪冷冷道：「她現在已被翁老太爺擄走，他敢動玲玲主意，光是這一點，我就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 × ×

七點三十七分，天色已經盡黑。

翁老太爺家裏的一枱麻將，現在已搓到了北圈最後一手。

翁老太爺並沒有搓麻將，他只是坐在麗姑的身後，看她怎樣輸法。

麗姑是個二十八歲的女人。

她的身裁完全成熟豐滿，而且還有一雙媚眼，和一張很會討男人喜歡小嘴巴。

翁老太爺雖然年逾花甲，但他對女人的興趣，仍然和三十年前一樣濃厚。

麗姑雖然很美麗，人也很聰明，可是她搓麻將的技術，却幼稚得令人可笑。

所以，她每次搓麻將都輸，而且輸的數目很大。

但她輸多少都不成問題，反正每次輸了的錢，都是由翁老太爺掏腰包的，而在翁老太爺這種大財主的眼中看來，這些數目就遠遠比不上他昨夜席公館裏賭任何一手牌九的注碼。」

現在距離散局還只有一手牌，麗姑又輸了不少。

最後一手牌，她想造牌，但手中么九太多，於是把心一横，想糊一手十三么一

翁老太爺坐在她背後，不停地皺眉。

他不喜歡十三么。

因爲搓麻將糊十三么這種牌，簡直就和推牌九拿着雙天至尊一樣，都是絕到不能再絕的絕牌。

他不喜歡做事做得太絕。

也不喜歡在賭博的時候贏得太絕。

他認爲無論做甚麼，都應該替自己留有餘地。

——替自己留有餘地，並不是替別人留有餘地。

這是翁老太爺一向做事的原則。

是否對得起別人，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却是：是否對得起自己？

× × ×

麗姑的那副牌，一直打下去，居然摸到了十二張么九牌，九筒做眼，叫糊吃一筒。

但枱面上已出了三隻一筒。

她只能糊絕章一筒，而且牌快摸黃。

翁老太爺不希望她能糊出這手絕牌。

幸好她吃糊的機會現在已微乎其微。

直到最後一張牌，是輪到麗姑海底摸月。

麗姑忽然對翁老太爺道：「這一張牌你替我摸行不行？」

翁老太爺笑了笑：「怎麼？妳往日搓麻將的自信心都沒有了。」

他一面微笑，一面伸出他唯一的右手，去摸最後一張牌。

牌剛摸上手，他臉上笑容漸漸凍結。

那竟然是張絕章牌——一筒？

難道他也和狄關刀般，運程走到了絕路？

× × ×

八點正。

距離翁府半里外的虹橋飯店，生意一向很興旺。

今晚的虹橋飯店，也和平時一樣，每一張桌子都坐滿了顧客。

在最靠近角落那裏，有兩張桌是空着的。

那是翁老太爺在中午時候，便已派人來訂了的兩張桌子。

翁老太爺當然不會知道，在這間虹橋飯店裏，最少已有三十個身懷利器的殺手在等着他！

× × ×

四輪華麗轎車，駛到了虹橋飯店的門前停下。

最前頭一輛轎車，裏面坐的是翁老太爺器重的翁門六傑。

這六個人，是翁老太爺從同姓宗親會裏，特別挑選出來加以訓練的打手，他們都姓翁，而且用的武器都是鐵棒。

鐵棒長二尺七寸，平時藏在腰間，一抖動出來就成爲了殺傷力强大的武器。

翁老太爺每次出門，這六個人一定不離其左右，而且總是做開路先鋒的工作。

翁老太爺就坐在第三輛轎車裏，和麗姑揑面摸頰的打得火熱。

除了翁門六傑之外，第四輛轎車上的五條漢子，都是翁老太爺門下最能打的好漢。

他們的身上，只有一種武器。

那就是他們的拳頭，和他們專踢敵人咽喉的快腿。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席鐵鋒早就已經清楚他們的底細和實力。

因爲他們原本就是一家人，自己的兄弟！

（下期續完）

俠義奇情中篇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劍胆琴心（三）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師騰雲在揚州第一樓頭顯出一身霸氣，突遇乃父琴劍書生師仁傑到來，曉以大義，着令他不得濫殺無辜。師仁傑與闊別十九年的妻子孔翠娟重聚於瘦西湖法海寺湖上草堂，他們在夫妻母子團聚，共敍離情間，孔翠娟說出鐵心婆婆偕同師仁傑故友之女荀玉玫住在南京綠楊客棧，於是一行人前往，相聚之際，客邸夥伴送來香茗，師騰雲及玉玫飲後中毒，其時，店夥又送給師仁傑一信，信內說出井老三，夏大先生及袁友亮三人已被擄去祁連山九幽宮，限令他們三個月內到九幽宮一會，發信者是姬冷香。關浩然心急好友安危要立即前往……

追踪遇埋伏　火海裏逃生

師仁傑接着又道：「關大哥，我和他三位也是朋友，交情雖然不如關大哥深，但我心中之焦急驚怒，並不遜於關大哥，然而，這分明是一個陷阱，一個圈套，姬冷香是要以他三位爲餌，引誘咱們上鈎，既如此，明知而故犯，那是大不智，三個月的時間不算短，我們也有的是時間，何不先計議一番，商量好對策再行動呢！」

關浩然雖然明知師仁傑說的是理，但心急好友的安危，心中仍有點猶豫！

師仁傑雙眉微微一揚，倏然震聲說道：「難不成關大哥就不能暫作小忍，要使親痛仇快麼？」

關浩然心中不由一震！吸了口氣，臉現愧色啞聲說道：「多謝恩主棒喝，老奴知過了！」

師仁傑淡然一笑，鬆手一擺，道：「如此，關大哥，請坐。」

關浩然一躬身，默然坐了下去。

「鐵心婆婆」突然說道：「師大俠，我老婆子有點懷疑這事之眞假？」

師仁傑目光微凝，道：「婆婆之意思是說？……」

「鐵心婆婆」道：「井老三他們三位俱皆當今武林一流中之一流，『九幽宮』那批東西中，除姬冷香和冉天傲夫婦外，沒聽說過還有什麼驚人的高手，能有能力擄去他們三位？」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婆婆應該記得，冉天敖夫婦那獨子冉士杰已得他夫婦衣缽，還有那『邪毒雙煞』兄弟如今已投身冉天敖夫婦手下，他兩個的一身功力比井老三他三位只高不低，而且他兩個和冉士杰昨夜正在這揚州城內！」

「鐵心婆婆」道：「老婆子忘了他三個了，不過，老婆子却不相信他三個能够神不知鬼不覺的，輕而易舉的便擄去了井老三他們三位！」

師仁傑道：「但願事情非假非眞，不過，這種事騙不了人……」

關浩然倏然站起身子，說道：「恩主，老奴想去井老三府中看看去！」

顯然，他心裏也起了懷疑，想去看看事實眞假？

師仁傑自然明白他的心意，略一沉吟，點頭道：「也好，我讓雲兒和玫兒陪關大哥走一趟好了。」

他是一方面怕關浩然單獨前往力單勢薄，另一面也怕關浩然心急友難，忍耐不住，來個不告而別，隻身趕往祁連山「九幽宮」涉險！

師騰雲和荀玉玫姑娘，聞言立時雙雙站起。

關浩然連忙搖手道：「恩主不必担心，便是冉天敖夫婦雙出，老奴也相信絕不會吃虧！」

師仁傑搖頭一笑道：「我知道關大哥一身功力今非昔比，但對『九幽宮』的人光憑功力不行，他們陰詭毒辣，無所不用其極，向來不擇手段……」

關浩然正待婉拒，師仁傑却是語聲一落又起，接說道：「關大哥既然不願他兩個同去那麼我陪關大哥走一趟好了，否則我幾個怎麼也不能放心！」

說着，他站起了身子。

關浩然怎能讓師仁傑陪他同去，連忙說道：「不敢勞動恩主大駕，就請幼主和玉玫姑娘兩位陪老奴同去好了！」

師仁傑笑道：「這不就是了麼，關大哥在這些地方總是不够乾脆……」

目光轉向師騰雲，臉色倏然一沉，接道：「雲兒，倘不能跟你恩叔一起回來，你就不要來見我了！」

師騰雲先是一怔！旋即恍有所悟地躬身應「是」！

關浩然雙眉微微一皺，方要開口說話，師仁傑已擺手又道：「關大哥，去吧，請早些回來，以免我們幾個懸念！」

關浩然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點頭躬身一禮，偕同師騰雲和荀玉玫姑娘邁步出門而去。

聽着三人的脚步聲走遠了，「鐵心婆婆」這才輕聲一笑道：「師大俠好高明的辦法，如此一來，關大俠就是再想一個人不辭而別，獨闖『九幽宮』，也只好打消念頭了！」

師仁傑淡笑道：「關大哥生具鐵胆義腸，我實在怕他忍不住孤身前往涉險，所以只好出此下策，再怎麼樣，他也不會讓雲兒和玫兒跟着去冒險，這樣，我們都可以放心了！」

「鐵心婆婆」點頭含笑道：「所以我老婆子敬佩師大俠高明！」

師仁傑笑了笑，話鋒一轉，說道：「娟妹陪婆婆坐坐，我到外面走走去。」

孔翠娟美目一眨，道：「傑哥可是出去打探綫索？」

師仁傑點頭道：「事情如果是眞不假，我想井老三他們三位定然去尚不遠，只要能有綫索方向，立刻追下去，應該還來得及，如此豈不是省事得多！」

孔翠娟點頭道：「這何用傑哥自己出去，招呼過店伙計來要他到外面去找個丐帮子弟來好了。」

師仁傑搖頭道：「這樣不好，那會讓丐帮弟子說我師仁傑妄自尊大！」

孔翠娟微微一笑道：「但傑哥應該想到，眼下客棧外面，『九幽宮』可能留有屬下監視着咱們的行動，傑哥只一出去跟丐帮弟子一接觸，他們便不難猜想到我們的用意，而提高警覺！」

這話不錯，有理。

師仁傑道：「謝謝娟妹提醒我，是我疏忽沒有深思……」

恰巧一名店伙計從外面院中走過，師仁傑連忙跨步到門口喊道：「小二哥，痲煩你來一下。」

那店伙計連忙走過來，哈腰問道：「客官，您有什麼吩咐？」

師仁傑道：「小二哥，這附近有化子麼？」

店伙計一怔！道：「有呵！客官問這幹什麼？」

師仁傑含笑道：「我曾在菩薩面前許過願，每到一處地方，一定要週濟一些化子。」

店伙計道：「客官要行善做好事，施捨銀錢週濟化子？」

師仁傑點頭道：「正是如此，痲煩你到外面去找一個年紀比較大些老誠點的化子進來一趟。」

客人要行善做好事，店伙計當然樂意跑腿，連連點頭，說道，「好，好，小的這就去。」

哈哈腰，轉身急步匆匆的走了出去。

× × ×

不大一會兒工夫。

那名店伙計帶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化子走了進來，哈腰說道：「客官，這是我們這一帶的化子頭兒。」

師仁傑點點頭，隨手遞出一塊小銀錁子，說道：「謝謝你，小二哥，這是賞你買酒喝的，沒有你的事兒了，你去忙你的吧！」

店伙計哈腰道「謝」，接過錁銀子轉身而去。

中年化子朝師仁傑行了一禮，道：「聽店小二說，您要……」

師仁傑含笑擺手道：「那只是對店小二說的，事實是我有事想請閣下帮忙！」

中年化子一怔！道：「閣下有事要在下帮忙？」

師仁傑點點頭，抬了抬手，道：「閣下請坐。」

中年化子沒有坐，目光一凝，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師仁傑道：「我姓師，名仁傑。」

「琴劍書生」師仁傑當世武林第一奇男仁俠，聲望冠蓋宇內。

中年化子心中不由一震！倏然肅容矮身下拜道：「原來是『琴劍書生』師大俠當面，請恕郭誠祥眼拙不知失禮！」

師仁傑連忙伸手架住，說道：「郭兄弟請少禮，師仁傑不敢當！」

郭誠祥躬身說道：「誠祥敬聽師大俠吩咐。」

師仁傑道：「我請問郭兄弟在揚州分舵是何身份？」

郭誠祥答道：「誠祥蒙帮主恩典，委予揚州分舵執事。」

分舵「執事」在丐帮中身份雖不算高，但在一個分舵中却是個副分舵主身份。

師仁傑轉替「鐵心婆婆」和孔翠娟介紹道：「這二位是『鐵心婆婆』侯九姑和

拙荊。」

「鐵心婆婆」侯九姑三十年前就已威震天下武林，郭誠祥聞名心中不禁又是一震！連忙又躬身下拜道：「拜見侯老前輩和師夫人。」

「鐵心婆婆」擺手道：「郭執事請別多禮，老婆子不敢當。」

孔翠娟欠身還禮道：「不敢當，郭執事請坐。」

郭誠祥很知禮，他祇不過是丐帮揚州分舵的一個小小執事，師仁傑夫婦，「鐵心婆婆」侯九姑三位都是當代武林身份聲望兩高之人，在這三位面前他怎麼敢坐。

因此，他躬身說道：「謝謝夫人。」

語聲一頓，轉向師仁傑道：「師大俠有什麼需要在下效勞的，請吩咐。」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我向郭執事打聽件事，貴分舵弟子今早可曾見有什麼車馬出城沒有？」

郭誠祥點頭道：「有，天亮之前，敝舵弟子曾見一輛雙套馬車駛出南門直往江邊而去。」

師仁傑雙目異采一閃，問道：「可知那輛雙套馬車裏載的是什麼人嗎？」

郭誠祥搖頭道：「這就不清楚了。」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師大俠打聽這是？……」

師仁傑道：「適才之前，『九幽宮主』姬冷香派人送了封信來，說井三俠和『武林三友』夏大先生，袁友亮他們三位已被擄去了『九幽宮』。」

郭誠祥心中一驚！道：「那輛雙套馬車裏難道便是載的井三俠他們三位？」

師仁傑道：「現在我還不肯定，不過，井三俠他們三位是三個大活人，『九幽宮』的人要想將他們三位神不知鬼不覺的弄出揚州城去，除了這個辦法外，我想不出還有其他什麼辦法能逃過貴分舵弟子的耳目！」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如今我請郭執事帮忙替我打聽一下那輛雙套馬車的行踪，是過了江？還是改了方向？立刻來告訴我！」

郭誠祥躬身點頭道：「在下遵命，頂多一個時辰，當來報告消息。」

話落，轉朝「鐵心婆婆」和孔翠娟躬身一禮，轉身疾步而去。

郭誠祥走後不久，關浩然和師騰雲，荀玉玫姑娘三人回來了。

關浩然一跨進屋內，立刻躬身說道：「稟恩主，井老三和夏大先生袁鐵掌三位，果然被擄走了！」

其實關浩然就是不說，師仁傑從他的臉色神情上已經看出來了。

師仁傑點了點頭，擺手道：「關大哥先請坐。」

關浩然心中雖然十分焦急，但只好依言坐下。

師仁傑待他坐定，這才凝目問道：「關大哥，井府中的情形如何？可有搏鬥的痕跡？」

關浩然搖頭道：「沒有，老奴和幼主二位都曾各處仔細看過，一點搏鬥過的痕跡也沒有，井老三他們三個好像是無聲無息的失了踪！」

師仁傑眉鋒微蹙了蹙，道：「井府中其他的人怎麼說的？」

關浩然道：「全無人知，據說也未聞任何一點異响聲息。」

「鐵心婆婆」接口說道：「看來姬冷香此次東山再起，神通似乎比二十年前大得多了！」

師仁傑含笑道：「婆婆忘了，今兒早上，連我們幾個也差點着了道兒呢！」

「鐵心婆婆」笑道：「不是師大俠提起，老婆子倒忘了，看來他們能够不着痕跡的擄走井三俠他們三位，一定用的是毒了！」

師仁傑點頭道：「除此之外，就是姬冷香和冉天敖夫婦親自出手，也不可能不經搏鬥，毫無聲息地將井三俠他們三位擄走！」

「鐵心婆婆」沉思道：「以老婆子看，這只怕是冉天敖那獨子和『邪毒雙煞』幹的！」

師仁傑點了點頭，道：「婆婆猜料的可能不錯，多半是他三個。」

關浩然道：「恩主，如今我們該怎麼辦？是立刻動身趕往祁連山『九幽宮』，還是？……」

師仁傑道：「關大哥且請稍安毋燥，我已經托丐帮弟子打聽消息去了。」

接着便把郭誠祥所說天亮之前，曾見一輛雙套馬車駛出南門往江邊而去，與及他自己的心意告訴了關浩然。

靜靜聽後，關浩然臉現敬服之色地說道：「恩主高明，老奴實在粗心愚昧，竟未想到這些！」

師仁傑笑道：「這無關粗心愚昧，而是關大哥生具鐵胆，豪義過人，太過關心朋友的安危，未能及時冷靜深思而已！」

× × ×

郭誠祥來了。

據郭誠祥查得的消息，那輛雙套馬車已經渡了江，郭誠祥並告訴師仁傑說，他已經傳書鎮江、江陰、南京、江寧、句容、丹陽等各地分舵，嚴密監視該馬車行踪，並設法探查車內虛實，以待師大俠到達時當面禀報！

師仁傑一聽這番話，立即皺眉說道：「謝謝郭兄弟，但是我請郭兄弟立刻回去火速再傳書各地分舵，只注意那輛雙套馬車的行踪就好，千萬不要冒險探查車內虛實！」

郭誠祥一怔！道：「為什麼？探查出車內虛實，豈不比較穩妥麼？」

師仁傑點頭道：「你這話雖然不錯，在我也自是求之不得，不過，如此一來，必將會替貴帮招惹上莫大的麻煩！」

郭誠祥正容說道：「師大俠這話就見外了，凡屬武林中事，只要是義之所在，丐帮弟子皆不怕什麼麻煩，何況師大俠乃敝帮主莫逆之交，敝帮弟子人人敬重之人，即夏大先生和袁大俠他們三位也都是敝帮主的好友，他三位被『九幽宮』擄刦，丐帮弟子不知便罷，既知豈能袖手不管，更況又有師大俠出面截救，丐帮弟子豈有不稍盡綿力怕事之理！」

這番話，豪義感人，「鐵心婆婆」侯九姑，關浩然，孔翠娟等人全部聽得不禁為之點頭欽佩！

師仁傑目射異采地道：「我知道，丐

帮弟子由來人人忠義，令人敬佩，可是……這件事，我請郭兄弟聽我的，因為『九幽宮』姬冷香，她找的是我師仁傑！」

郭誠祥道：「但是事實上他們已找上了『武林三友』，『揚州五怪』等武林正道俠義之士！」

師仁傑道：「他們的目的仍然是我，擄刦夏大先生他們三位也只是個餌，旨在誘使我前往『九幽宮』救人上鈎！」

郭誠祥道：「師大俠……」

師仁傑擺手截口道：「郭兄弟，你別說了，夏大先生他們三位雖被擄刦了，但目前決無危險，姬冷香她限期三月，約我前往救人，時間寬裕得很，我仍是那句話，請郭兄弟聽我的，回舵火速再傳書各分舵，千萬不要冒險探查車內虛實！」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如果我猜料的不錯，那車廂內除了夏大先生他們三位以外，『九指神魔』冉天敖夫婦那獨子冉士杰和『邪毒雙煞』兄弟，可能都隱身在車廂內，所以，這件事輕舉妄動不得，別讓我對貴帮弟子有所愧疚！」

「邪毒雙煞」凶威二十年前就已震懾武林，不但功力高絕，那邪那毒更是令人頭痛，不敢輕易招惹！

郭誠祥聽得心頭不禁凜然一震！

他明白師仁傑不讓他們丐帮弟子插手，探查車廂內虛實的心意了！

的確，「邪毒雙煞」兄弟如隱身那車廂之內，各分舵實力雖都不弱，但却無一人能是「邪毒雙煞」之敵，別說是探查什麼了，只一接近那車廂便可能是個死數！

顯然，師仁傑是不願他們丐帮弟子枉送性命！

他雖然明白了師仁傑的心意，但仍有點懷疑的眨眨眼睛問道：「師大俠，您可是已經見到那『邪毒雙煞』在揚州城中出現過麼？」

師仁傑點頭道：「就在昨晚在『第一樓』上，據我所知，冉天敖夫婦與姬冷香已經聯了盟！」

郭誠祥心中不由又是一驚，道：「這是件武林大事，在下得立刻傳書禀報總舵帮主知道！」

師仁傑道：「煩請郭兄弟代我致意貴帮主，就說我說的，這件事，一切由我對付，請貴帮暫時別插手，只嚴加戒備以防意外就行，如我需要借助時，我自會請求貴帮支援協助！」

郭誠祥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頭道：「在下敬遵師大俠吩咐！」

× × ×

日正當中。

師仁傑夫婦和「鐵心婆婆」等一行六人渡了江，甫一上岸，立見一名中年化子快步迎了上來問道：「諸位之中，可有『琴劍書生』師大俠？」

師仁傑連忙迎前一步，道：「在下便是師仁傑，閣下有何見教？」

中年化子神情一肅，單膝點頭行禮道：「丐帮鎮江分舵弟子周登拜見師大俠，師大俠來晚了！」

師仁傑心神暗暗一震！連忙伸手相扶，道：「怎麼？閣下快請站起說話。」

周登順勢站起身子，神色悲憤，滿臉淚漬的啞聲說道：「鎮江分舵接獲揚州分舵第一次傳書時，『九幽宮』車馬恰巧到達，分舵出動二十多名弟子全力攔截，盡皆遭難！」

衆人聞言臉色齊皆勃變！

「鐵心婆婆」白髮根根豎立，關浩然巨目暴睜，鬚髮怒張，威態嚇人，師騰雲眉現煞威，滿臉殺氣凜人胆顫！

孔翠娟和荀玉玫則是黛眉高挑，美目寒芒暴射！

師仁傑雖然修為功深，一向冷靜過人，此際也不禁目射威稜，眉籠煞威的動了殺機！

這也難怪，丐帮那二十多名弟子何辜？只為攔截「九幽宮」車馬，盡皆遭難，他心中怎能不機動？

當然，這全是他師仁傑的過錯，他要不請丐帮揚州分舵打聽「九幽宮」車馬的行踪，他要不告訴郭誠祥，夏大先生他們三個被擄的消息，郭誠祥怎會傳書鎮江分舵探查車內的虛實，鎮江分舵怎會出動二十多名弟子攔截，又怎會枉送性命？

俗語有云：「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因此，對鎮江分舵這二十多名弟子之死，他心中更有着無比的愧疚與不安！

默然了刹那，他暗暗深吸了口氣，又恢復了他那超人的修養與沉靜，緩緩說道：「我請問，周兄弟可知那心腸狠毒的兇手是何人？」

他心中雖已猜想到十有八九是「邪毒雙煞」兄弟，但他仍必須問清楚，求得證實！

周登答道：「是『邪毒雙煞』沙飛沙虎兄弟。」

師仁傑道：「可知那車馬如今到了什麼地方？」

周登道：「沿江岸西下，此刻可能快到江寧了。」

師仁傑點頭道：「謝謝相告，對於貴分舵死難的弟兄，我衷心至感難過，這筆血債，我一定替他們討還，請代我向貴帮主致意，告辭！」

話落，雙手抱拳一拱，領着衆人掠身電射，沿江西去！

× × ×

幸好江寧分舵於「九幽宮」車馬到達之前，已接獲揚州分舵第二次傳書，沒有派人攔截探查車內虛實，不然江寧分舵必和鎮江分舵一樣，必有不少弟子慘遭「邪毒雙煞」的毒手！

師仁傑等人趕到江寧時，據寧江分舵相告，「九幽宮」車馬，早在半天前便已抵達江寧，停也未停的僱舟渡江北去，他們已傳書浦江分舵注意其車馬行踪，等候師仁傑等人到達奉告！

關浩然不禁挑眉恨聲說道：「好狡猾詭詐的東西，時南時北，令人捉摸不定，若無丐帮相助，我們一時還真不容易知道他們的行踪……」

「鐵心婆婆」接口道：「以老婆子看，『邪毒雙煞』大概還無如此高明的心智，這必是冉天敖夫婦那獨子的鬼主意！」

師仁傑含笑點頭道：「事實可能正是他的鬼主意，如今我們也趕快過江吧！」

於是，一行人立即告別江寧分舵弟子，僱舟渡江。

過江登岸，正是日落黃昏時刻。

師仁傑等人正疾步前行，突見百丈之外，一條人影身形飛掠奔馳而來。

師仁傑目光微一凝望，立即抬手一擺，「鐵心婆婆」等人立即一齊停身住步。

轉眼間，那條人影已掠至近前丈內停身，是個蓬頭垢面，面目陰沉，四十開外的中年化子。

中年化子身形一停，立即雙手抱拳一拱，道：「諸位師大俠與侯老前輩……」

師仁傑腳下跨前一步，拱手說道：「在下便是師仁傑。」

中年化子神情一肅，躬身說道：「敝分舵恭候諸位俠駕已久，在下這就爲諸位帶路！」

話落，身軀一轉，便待邁步。

師仁傑連忙說道：「閣下且慢！」

中年化子回轉身形，道：「師大俠有何吩咐？」

師仁傑含笑道：「請問貴分舵可有『九幽宮』車馬的消息？」

中年化子道：「已經往北去了。」

師仁傑道：「什麼時候走的？」

中年化子道：「午時過後曾在此地打尖略息，未初時刻走的！」

師仁傑拱手道：「謝謝閣下賜告，我們不打擾了，煩請閣下代我向貴分舵主致意！」

中年化子道：「敝分舵主曾言另有機密大事奉告，命在下請師大俠必駕臨敝分舵一行！」

師仁傑眉鋒微微一皺，道：「什麼事？閣下知道麼？」

中年化子搖頭道：「事關機密，在下不知。」

師仁傑略一沉吟，道：「如此，就煩閣下帶路吧！」

中年化子應聲躬身，轉身飛步前行帶路，師仁傑等人舉步隨後。

未片刻，來至一處曠野無人，空蕩寂靜，濃密遮天的大樹前。

這時，天色已黑了，但明月當空，月光下仍能看出百丈以外的景物。

中年化子腳步一停，回身說道：「敝分舵就在這片樹林深處，林內暗黑路不好走，諸位請自小心。」

師仁傑點頭含笑說道：「多謝閣下，我等自會小心，閣下只管請。」

中年化子應了一聲，轉身邁步進林內，師仁傑等人自是毫不猶豫地舉步跟了進去。

進入林內，眼前立時一暗，緊接着是一陣陰涼襲人！

路，是雜草小道，蜿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樹林深處，越往深處走眼前越黑。

行走間，只聽「鐵心婆婆」笑說道：「沒想到浦江城外還有這種好所在，大熱天裏到這兒來住上一兩個月，那才稱心快意呢，這地方不但清涼絕佳，而且隱密遠離塵喧，更別具情趣，丐帮的這位浦江分舵主不俗不差！」

說話間，眼前燈光乍閃，有人喝問道：「什麼人？」

中年化子立刻應聲道：「我，方全，師大俠等諸位駕到，快去通報舵主掌燈迎接！」

刹時，林中燈光大亮。

藉着燈光凝目朝前望去，師仁傑等人心中全都不由微微一怔，暗感驚奇……

前面，林深處，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既非茅屋，也非破廟，而是黑黝黝的一片，一堆，是座像是巨塚，又像是磚窰的圓形石屋！

既然稱做「石屋」，不言可知，它自然是用石塊砌成的。

石屋的門，跟一般的屋門一般大小，但那窗，却小的只有半尺多點兒大。

此際，石屋的門口點燃着兩盞巨燈，將石屋前十丈方圓之內地方，照耀得纖細畢現，一目瞭然！

石屋門前一丈外，站立着一名年輕化子，一見中年化子領着師仁傑等人來到，立即躬身爲禮。

中年化子問道：「顧成，怎麼未見舵主？」

年輕化子顧成恭謹地答道：「湯泉附近突然發生事情，舵主帶來兄弟們趕去處理去了，馬上就回來，留言要田師兄請師大俠諸位裏面稍坐！」

中年化子眉鋒微皺地道：「什麼事情值得舵主親自趕去處理，師大俠諸位可不能久等。」

顧成窘笑地道：「這個……這個……我也不知道。」

師仁傑含笑說道：「俗話說得好，『既來之則安之』，貴分舵主既因突發事件趕往處理，我等就多候貴分舵主片刻又有何妨！」

中年化子神情顯得有點不安地道：「多謝師大俠見諒，如此，諸位先請裏面坐歇！」

說着，身形一側，躬身肅容。

師仁傑微一謙遜，舉步行了進去。

石屋內，空蕩蕩地，除了幾張石桌石椅，及幾片乾草舖成的地舖外，別無長物，也潔淨非常。

四面石壁上懸掛着幾盞油燈，雖爲照明之用，但却是整座石屋內唯一的陳設。

進入石屋，分別落坐，坐定，「鐵心婆婆」忍不住問道：「喂，要飯的，這裏原來是什麼所在？」

中年化子躬身說道：「此處原是前朝大臣的墓塚，因後來子孫凋落，無人照顧，逐被宵小將墓中什物偷盜一空，因而成了一座空塚，敝帮在此設置分舵後，分舵弟兄幾經整修，才成了今日模樣。」

「哦。」「鐵心婆婆」掀眉一笑道：「怪不得我老婆子一進來，便覺得這地方有點怪怪的，陰森地頭皮直發炸，敢情是一座墳墓，早知如此，我老婆子說什麼也不會進來了。」

這番話，聽得衆人全都不禁笑了，中年化子自然也跟着衆人笑了。

隨後談說了幾句，中年化子忽然一躬身，說道：「諸位請稍坐坐，我出去招呼一聲就回來。」

師仁傑自然不疑有他，欠身擺手道：「閣下只管請便。」

中年化子躬身一禮，轉身走出門外，出門之後並隨手帶上了兩扇屋門，算得上細心知禮週到！

枯坐無聊，於是衆人開始了談笑。

談笑中，「鐵心婆婆」笑說道：「也錯非是要飯化子，走那兒吃那兒，到那兒睡那兒的丐帮弟子，要是換了我老婆子，說什麼也不會揀這種地方安帮立舵！」

這幾句話，引得衆人不由又笑了，接連師仁傑也不禁莞爾而笑。

可是，關浩然却沒有笑，雙眉微蹙，神情若有所思！

師仁傑望了他一眼，道：「關大哥，你在想什麼？」

關浩然搖頭道：「沒什麼，只是……老奴總覺得這地方似乎有些不對勁！」

未等師仁傑開口，「鐵心婆婆」又已接口說道：「別說是關大俠覺得有些不對勁了，我老婆子坐在這兒，心裏就滿不是味兒！」

衆人才要發笑，驀地一個冰冷的笑聲傳自屋外，說道：「古人樂而忘憂，我看你們是樂而忘死了，死到臨頭，猶不自知，還在那兒談笑，眞是不知死活了！」

這話聲，師仁傑熟悉，他心頭剛自暗暗一震，關浩然等幾人已然變色而起，由那半尺大小的窗洞外望。

石屋外，那燈火照耀的空地上，站立着六個人，前面的兩個，是「武潘安」冉士杰和一個眉目間蕩意盎然，嬌媚極美的紅衣少女。

冉士杰和紅衣少女身後，併肩站立着那形像如鬼的「邪毒雙煞」兄弟。

另一邊，垂手站立着的兩個，竟是那迎請師仁傑等人來此的中年化子和那名叫顧成的年輕化子。

從他二人那垂手肅立，神色恭謹的樣子上看，顯然並非被人點了穴道受了制。

這是怎麼回事？……

不說，誰也能明白，他兩個是叛逆，毀損了丐帮弟子「人人忠義，個個鐵胆俠腸」的清譽！

這變化太驚人，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丐帮之中竟出了叛徒，竟然也吃裏扒外！

關浩然看得雙眉高挑，巨目寒芒激射，轉頭說道：「恩主，您請過來看看…」

師仁傑坐着沒動，淡淡地道：「關大哥，可是冉天敖夫婦那獨子和『邪毒雙煞』來了？」

關浩然道：「恩主？你看另外還有三個。」

「哦？」師仁傑道：「是那三個？」

關浩然道：「一個紅衣少女，兩個是剛才帶路的中年化子和站立在屋外地方的年輕化子！」

師仁傑道：「他兩個被制了麼？」

關浩然道：「看樣子不像是！」

「哦……」師仁傑雙眉一皺，站起身子，走向關浩然身旁，關浩然連忙橫跨半步，讓開了那個窗洞口。

師仁傑由那窗洞口朝外望去，不由心神震動，雙目冷電飛閃，倏然一笑道：「想不到呵！想不到，這實在太出我意料之外了！」

屋外，那紅衣少女突然一聲冷笑，道：「師仁傑，你想不到什麼？什麼又太出你意料之外了？」

師騰雲雙手突伸，握上了鐵門的握手處，顯然，他想憑仗他的一身功力拉開那兩扇鐵門！

適時，他耳邊響起了他母親孔翠娟輕柔的話語聲，說道：「雲兒，別白費力氣了，學學你爹那臨危不亂，沉着鎭定的工夫！」

師騰雲俊臉不禁倏然一紅，收回雙手，轉自望向乃父。

只見師仁傑神色泰然安祥，淡淡地笑說道：「姑娘，便是眼前的兩件事。」

紅衣少女道：「那兩件事？」

師仁傑含笑說道：「姑娘貴姓芳名如何稱呼？可以先見告麼？」

紅衣少女雙目一眨道：「告訴你也無妨，我是『九幽宮』少宮主，美號『天香仙女』。」

師仁傑道：「姑娘是姬冷香之女？」

「天香仙女」點頭道：「不錯，你難道不信？」

「我並未說不信。」師仁傑道：「姑娘怎不告訴我妳的姓名？」

「天香仙女」道：「我名叫姬嫣紅，現在你該回答我是那兩件事了？」

師仁傑道：「其一，想不到妳們『九幽宮』竟使用這種奸謀，其二，出我意料之外的是那兩個化子！」

「天香仙女」姬嫣紅冷冷一笑道：「對你們這些死到臨頭之人，我有耐心不厭其煩爲你釋疑，第一，兵不厭詐，兩國交鋒，非你死便是我亡，這不能算做奸謀，要怪只能怪你這當世第一奇才徒具虛名，太懵懂，太糊塗，第二，這兩個化子，他兩個不是丐帮弟子，乃是我『九幽宮』弟子，只不過是奉命喬裝改扮，接引你們進入這座陷阱而已……」

師仁傑軒眉笑說道：「原來如此，我說呢，丐帮之中，怎會出此不忠不義不肖之徒……」

「鐵心婆婆」接口說道：「我老婆子也本就不以爲丐帮弟子會在這塊鬼地方設置分舵！」

姬嫣紅冷笑道：「如今你等雖然都明白了，可惜已經入了甕，進了陷阱，明白得太晚了！」

師仁傑淡淡地道：「姑娘，妳就那麼有把握，區區一間石屋就必能困得住我們幾個麼？」

姬嫣紅道：「有沒有把握，稍時你自會知曉，我也不妨告訴你，我『九幽宮』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師仁傑道：「姑娘，這間石屋很堅固麼？」

姬嫣紅道：「你等進入這間石屋，就如同踏進了『枉死城』！」

「是麼？」師仁傑淡笑道：「姑娘，我却不以爲這麼一間石屋能困得住我幾個，更不足以使我幾個埋骨於此！」

姬嫣紅道：「那你就試試看吧，石屋全由堅逾鋼鐵的青石塊砌成，窗洞只有六寸大，雖練有縮骨神功也不足出入，唯一的門戶也由生鐵鑄造，關上門就無殊封死，稍時我一聲令下，毒物由窗洞湧進，這座樹林四面也要點火焚燒，在毒攻火烤下，縱是大羅神仙也將難逃刦數，我不以爲你幾個能倖免死難！」

這樣的殺人方法，實在歹毒狠辣至極，但她說來竟是輕鬆平常！

於此可見，此女人心腸狠毒，勝過蛇蝎！

關浩然等諸人聽的心頭暗驚之餘，全都不禁雙眉挑起，目射寒電！

只有師仁傑神色仍是泰然平靜，眉頭微皺了皺，笑說道：「小小年紀竟有這麼一付毒心腸，看來妳不亞妳母當年，且有過之，女兒家不可以如此，心腸過於狠毒，是會遭天譴的，何況……」

語聲一頓，別有用心的輕嘆了口氣，住口不言。

姬嫣紅道：「何況什麼？怎不接說下去？」

師仁傑淡淡地道：「算了，這種話還是不說的好。」

姬嫣紅道：「爲什麼？」

師仁傑道：「俗話說得好，『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我又何必徒事嘵舌！」

姬嫣紅道：「說說又有何妨，任憑如何逆耳，我皆不在乎！」

師仁傑略一沉默道：「好吧，姑娘既這麼說，那我就直言了！」

姬嫣紅道：「我洗耳恭聽。」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姑娘尚未婚嫁，心腸如此狠毒，將來只怕會落個丫頭終老，沒人敢要姑娘了！」

姬嫣紅忽然格格一聲嬌笑，妙目一瞥身旁的冉士杰，嬌聲說道：「杰哥，我會不會嫁不出去，丫頭終老，你說給他聽聽吧！」

冉士杰點頭一笑，伸手環抱着姬嫣紅的香肩，說道：「師仁傑，你白躭心了，我們倆已經訂了親，她是我的未婚嬌妻，你明白了吧！」

師仁傑的用心收到了效果，他正是想知道他們的關係，從而了解冉天敖夫婦何以會和姬冷香聯手結盟的原因所在？

師仁傑輕聲一笑，道：「我明白了，難怪你們冉家會和姬冷香聯手結盟，原來是攀上了兒女親家！」

話鋒一轉，又道：「冉士杰，我問你，命人喬裝改扮，冒充丐帮弟子接引我等來此，大概不是你的主意吧？」

冉士杰道：「你說對了，我那有如此高明，這是我未婚嬌妻的高智！」

師仁傑一笑，目光轉望着姬嫣紅說道：「姑娘，妳必欲置我幾個於死地麼？」

姬嫣紅道：「不錯，只要能殺了你幾個，便是死我也甘心！」

師仁傑眉鋒微微一蹙，道：「姑娘，我幾個與妳『九幽宮』有什麼三江四海的深仇大恨麼？」

姬嫣紅點頭道：「有，但我不願說，你也別想我告訴你！」

師仁傑淡笑道：「這麼說，妳『九幽宮』與冉天敖夫婦聯手結盟，復出武林，眞正的目的，是找我幾個人，對麼？」

姬嫣紅道：「不，你幾個只是其中的一半！」

師仁傑道：「我請問那另一半？」

姬嫣紅道：「是小寒山那兩個老尼姑和『玄武谷』長孫老兒。」

「小寒山雙聖」是武林人人崇敬的兩位佛門比丘，卯連當世第一的「琴劍書生」師仁傑對「雙聖」也禮敬三分，姬嫣紅竟直呼「老尼姑」，太以不敬！

「鐵心婆婆」侯九姑昔年雖然是位黑白兩道，人人聞名色變的「女煞星」，但自經「雙聖」渡化投歸「雙聖」門下以後，二十多年來雖然未出江湖，再未沾血腥，火性也比昔年大減，但仍然够瞧的！

她對「雙聖」一向尊敬無比，入耳姬嫣紅那「老尼姑」大不敬的稱呼，不由立時白眉高挑，雙目寒電暴射，厲聲喝道：「小丫頭！妳竟敢……」

孔翠娟突然抬手一搖道：「侯婆婆何妨稍作忍耐！」

「鐵心婆婆」威態頓時一斂，道：「多謝夫人提醒，老婆子遵命忍下就是！」

適時，師仁傑輕聲一笑，說道：「姑娘，看來妳不止心腸狠毒，而且野心驚人，妳竟想稱霸天下武林麼？」

這話，似乎有點不通，姬嫣紅只不過是個雙十年紀的姑娘家，她雖然心腸狠毒，毒如蛇蝎，也不可能有這等野心，要有，也應該是她父母和她公公婆婆的事！

然而，師仁傑他當世奇才，天下第一，難道連這點都不懂？

他既然說出這等「不通」之言，當非無因，必有他的用意！

可是，他這「用意」是什麼？……

這，別人或許一時不明白，但却難瞞他那智慧高絕過人的愛妻和未來的兒媳婦荀玉玫姑娘。

姬嫣紅臉色一變，道：「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我只是奉命除去你們幾個，除去心腹大患！」

「姑娘是奉誰之命？」

「你何必多此一問！」

「我不以爲這是多問，因爲我想知道妳奉的是父命還是母命？」

「那應該沒有什麼兩樣！」

「怎麼沒有，這差別很大，奉母命，或有可說，奉父命，那就不同，也就令人難解了！」

「何以不同，又怎麼令人難解？」

「因爲我不以爲跟他相識或是有什麼過節仇恨！」

「你應該明白，武林之中，有些事是不必相識或是過節仇恨的！」

「這麼說，姑娘承認奉的父命了！」

「你不要過度敏感，我可沒有承認什麼！」

師仁傑淡笑了笑，話鋒一變，道：「姑娘，在妳未下令施放毒物，縱火焚燒樹林之前，可願實答我幾問？」

姬嫣紅道：「我不以爲有此必要！」

師仁傑笑笑道：「姑娘不是說我們幾個已進了『枉死城』麼？」

姬嫣紅點頭道：「這是事實，你們幾個今天已死定了！」

師仁傑道：「既如此，對一個將死之人，姑娘又何其吝嗇！」

姬嫣紅道：「這不是我吝嗇，是我不想答，也沒工夫！」

師仁傑道：「姑娘何不直截說，這間石屋能不能困得住我們幾個，根本就沒有把握，不敢說呢？」

姬嫣紅雙眉倏地一揚，道：「你不用激我，有話只管問就是！」

「這才是。」師仁傑含笑道：「我請問姑娘，丐帮此地分舵怎麼樣了？」

姬嫣紅道：「沒有怎麼樣，本宮對付的只是你們幾個，跟他人無關！」

師仁傑口中鬆了口氣，道：「既跟他人無關，那麼又爲何辣手殺害鎭江分舵二十多名店子，姑娘有解釋麼？」

「那不難解釋，我不犯他，他們也最好別犯我！」

「他們如何犯妳？」

「他們不該攔截車馬！」

「哦！那些人是誰殺的？」

「誰殺的都是一樣，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我只是想知道誰有那狠的心腸！」

「毒煞」沙虎倏地接口道：「是我兄弟殺的！」

師仁傑一笑道：「很好，這筆債我記下了，只要我能脫困，我必取爾兄弟的項上人頭，替那二十多位丐帮弟子報仇！」

「邪毒雙煞」兄弟雖然明知師仁傑只有十分一二的脫困機會，聞言，仍不禁雙雙色變，心神暗震！

姬嫣紅冷聲一笑道：「師仁傑，我看你還是等待來生吧！」

師仁傑淡淡地道：「姑娘，也許我幾個福大命大，不必等待來生！」

姬嫣紅一聲冷哼道：「我看你幾個命中早註定了，這間石屋就是埋骨之所！」

師仁傑淡笑了笑，話鋒忽又一轉，道：「姑娘，我再請問，夏大先生他們三位如何？現在何處？」

姬嫣紅道：「這你放心吧，本宮向來言出守信，他三個很好，正在前往本宮途中。」

師仁傑道：「令堂曾派人送信給我，約我三個月之內前往貴宮一會，此事姑娘知道？」

姬嫣紅道：「知道。」

「令堂也來了揚州？」

「沒有。」

「那麼那封信也不是令堂寫的了？」

「不是。」

「是誰寫的？」

「我。」

「信上既約我三個月內前往貴宮，又爲何不守信，命人喬裝改扮，冒充丐帮弟子詐引我們來此，使用這種陰謀手段？」

「這不能怪我，誰叫你們跟踪了！」

「但姑娘那信上只說明期限三月，可並未說明不許跟踪！」

「可是也並未說明你等可以跟踪，更未說明如果你等跟踪，而不下手你等，我於理無曲！」

「姑娘妳會說話，好口才！」

「這無關口才，我說的只是個『理』字！」

師仁傑笑笑道：「姑娘說的也是，這個『理』字能壓死人！」

話鋒一頓，轉望着冉士杰說道：「冉士杰，你這位未婚嬌妻可着實不差呵！」

冉士杰淡淡地道：「謝謝誇讚，我極感榮寵！」

師仁傑道：「你看她很美麼？」

冉士杰道：「當然，她如花似玉，美艷傾城！」

師仁傑道：「這麼說，你一定很愛她，也很滿足了，是不是？」

冉士杰點頭道：「不錯，得嬌妻如此，夫復何求？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師仁傑倏然一笑道：「不過，我却要勸你且別高興，以我看，這只怕非福！」

冉士杰冷冷地道：「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替我操心。」

師仁傑道：「我操心也是好意，她心狠性毒，毒如蛇蝎，我怕你在失去利用價值之後，毀在她手裏，使得冉天敖夫婦絕了後！」

冉士杰雙眉陡地一揚，目中寒芒暴閃，臉現殺機！

姬嫣紅適時朝他嬌媚地一笑，道：「杰哥，別上當受激，他正是要你生氣，你得爲我保重身子！」

她那一笑，嬌媚蝕骨，令人意蕩，最後的一句話，更讓冉士杰聽得心中一陣激動，有着異樣的感受！

隨着她那媚笑話音，冉士杰臉上的殺機頓然歛去，再次伸臂一把環摟着姬嫣紅的香肩，神情激動地說道：「紅妹，謝謝妳提醒我！」

姬嫣紅嬌軀斜倚，偎靠在冉士杰的懷裏，媚眼醉人的投過一瞥，笑道：「杰哥，你我名份已定，我已經是你的人了，還言個什麼謝字？」

語聲一頓，目光轉投向石屋窗洞，冷笑說道：「師仁傑，你應該想想你的身份，說這種挑撥離間之言，豈不有失你的身份，有損你的俠譽！」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我這是不是『挑撥離間』之言，姑娘自己心裏應該非常明白！」

冉士杰冷聲說道：「師仁傑，你休要枉費心機，縱令舌燦蓮花，也絕難說得動我的心，挑撥離間得了我倆的情愛！」

姬嫣紅忽然格格一聲嬌笑，由冉士杰懷裏站直嬌軀，說道：「師仁傑，我杰哥的話，你全都聽清楚了麼？」

師仁傑道：「我耳朵不聾！」

姬嫣紅道：「如此，你還有什麼『挑撥離間』之言，趁着現在你盡量說吧！」

師仁傑道：「我只有一句話了，奉勸姑娘改改妳那狠毒的心性，好好做冉家媳婦，別跟令堂學，否則，姑娘必有後悔的一天！」

姬嫣紅的嬌靨倏如花蕾縱放般地一笑，道：「你只有這一句話麼？」

師仁傑道：「我言盡於此，聽不聽就由姑娘了！」

師騰雲突然冷聲接口道：「我還有一句話要說！」

「哦！」姬嫣紅雙目一眨，笑道：「那麼你只管說，我洗耳恭聽！」

師騰雲道：「妳最好能一舉殺死我等，否則，只要我得脫困衝出此屋，你幾個將不會有一個活口！」

姬嫣紅忽然格格嬌笑得有如花枝亂顫地說道：「喲！師少俠你好威風，好煞氣，發起威來的模樣兒也能愛煞人，只可惜你投錯了胎，生爲『琴劍書生』之後，我非殺你不可，要不然……」

「住口！」

師騰雲突然一聲大喝，雙眉高挑，煞威懾人，那喝聲更震得人耳膜嗡嗡鳴响！

雖然隔着一道尺厚的石牆，姬嫣紅也

不禁嚇得嬌靨變色，心神一顫！

冉士杰厲聲一笑道：「師騰雲，對你的威風殺氣，我冉士杰久仰，也早有鬥鬥你之心，只可惜如今你身落困中，已活不了片刻，否則你我定可好好放手一搏！」

師騰雲雙眉高揚，冷聲說道：「冉士杰，『揚州第一樓』，我一步之差，失之交臂，如今要打架也容易，你讓我出去，咱們決個高下！」

冉士杰大笑道：「師騰雲，你把我當作什麼？三歲孩童麼？」

師騰雲道：「冉士杰，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可沒有想那麼多，你要是不放心，那你就在外面等着，等我稍時出困，你我再放手一搏好了！」

冉士杰冷笑道：「師騰雲，你還想出來？你想得太天眞了！」

師騰雲道：「我懶得跟作那無謂的口舌之爭，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冉士杰陰笑道：「我自會瞪大着眼睛，看你怎樣出困？」

語聲一頓，轉向姬嫣紅說道：「紅妹，差不多了，妳下令吧！」

師仁傑突然輕聲一笑道：「眞想不到，堂堂『九指神魔』之子，竟然聽命於人，這實在出我意料！」

冉士杰臉孔一紅，尚未答話。

姬嫣紅却嬌聲一笑道：「這沒有什麼稀罕的，你師仁傑未必不聽你嬌妻的！」

師仁傑淡淡地道：「男人當家為主，自古皆然，師仁傑愛妻就在身旁，妳不妨問問看！」

姬嫣紅格格一笑，道：「我何必問，此時此刻，當着外人，你那愛妻豈會不替你保留顏面，她又怎會讓你下不了台！」

說着，她抬起皓腕一揮，落下！

隨着她皓腕的一揮，立見那幾個小窗洞中全都湧進來一股烟霧！

衆人一見，知是毒霧，不待師仁傑招呼，立即各自運功閉氣，以免吸入！

只聽姬嫣紅笑說道：「師仁傑，這是我娘獨門秘製的『舒心香霧』，只要吸入少許，便有意想不到的妙用，現在這片密林馬上就會起火燃燒，風助火勢，威勢不言可知，外烤內燻，你幾個慢慢消受這最後的片刻吧！」

話落，一陣格格嬌笑再起，由近而遠，刹時寂然不聞。

顯然，她跟冉士杰已帶着「邪毒雙煞」等人走了！

「鐵心婆婆」等衆人臉色劇變，心中又驚又怒！

師仁傑眉鋒微皺了皺，道：「舒心香霧好對付，密林起火却難煞人，關大哥，請以『乾元神功』與侯婆婆的『大磐若掌』同力一試鐵門看！」

他話聲方落，關浩然與「鐵心婆婆」已雙雙飄進鐵門，吐氣開聲，四掌齊揚！

「乾元神功」道家絕學，「大磐若掌」佛門神功，威力豈同凡响，這兩種神功聯手合擊，力道何止萬道，足能震塌一座小山！

只聽「轟」然一聲震天大响，地動山搖般石屋猛烈幌盪中，那兩扇鐵門立被震得四分五裂，飛出數丈以外，便連那石屋門推也倒塌了一角！

一陣沙飛石走，塵土激揚中，關浩然與「鐵心婆婆」當先掠出石屋，師仁傑父子，孔翠娟與荀玉玫姑娘緊跟着掠身電射而出！

掠出石屋，衆人立感熱風撲回襲人，四面八方暴响着那火燒樹木必必剝剝」的連串異响，濃烟冒空，火勢燭天，聲威至為驚人！

關浩然巨目殺機湧現，怒聲說道：「好卑鄙無恥陰損毒辣的東西！」

身形閃動，便要前撲！

師仁傑右手疾伸，一把拉他的胳膊，道：「關大哥，你要幹什麼？」

關浩然鬚髮憤張地道：「老奴要衝出去，生擒活劈那小賤人和冉家小子！」

師仁傑笑道：「關大哥大概已為急怒掩敝了靈智，四週火勢已氣，休說衝出去，便是走近也不能走近，豈可魯莽！」

關浩然呆了呆，威態一斂，長眉微蹙說道：「恩主，難道咱們就這樣睜眼看着火勢，圍在火海中不成！」

師仁傑搖頭道：「那當然不，走，大家都隨我來，我們走上上面看看！」

話落，身形當先電射拔起直上樹頂！

在他的意想中，平地或難衝出火海，由樹頂半空中應該不難飛渡出去！

然而，事實却大大不如他的意想，他掠上樹頂，目光所及，心頭不禁猛烈一震，涼了半截！

只見四週火勢如海，烈焰飛騰上冲霄漢，直如一圈十多丈高的圍牆。

一眼望去，四週林木至少也燃燒了有三丈以上，火焰高，幅度廣，距離又遠，在這等情形下，便是插翅也難飛渡！

這時，衆人都明白了那句「上面看看」的心意，一見這種火勢幅度，全都不禁雙眉深皺，一顆心直往下沉！

「鐵心婆婆」皺眉說道：「師大俠，看這情形，上面也行不通了！」

師仁傑點頭苦笑道：「是我料錯了，我們下去再說吧！」

於是，衆人掠身下樹，落回原處。

此際，火勢燃燒已越來越近，熱浪灼人，令人有窒息之感！

關浩然神情凝重地道：「恩主，如今咱們……」

師仁傑臉色平靜泰然地接口說道：「關大哥，這種事急不來，我們這多人，總能想出了辦法來的！」

關浩然道：「恩主，老奴死不足惜，只是您和幼主繫天下武林安危，姬冷香與冉天敖夫婦，還有那用盡詭謀加害嫁禍您跟幼主，現猶不知是誰的陰毒惡徒，放眼天下武林，非您跟幼主不足以對付，不足以挽救天下武林的這場浩刦！」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關大哥，前者，為個人私仇，為天下武林，只要我跟雲兒得以脫過今日此刦，我跟雲兒不惜血流五步，也要找出那陰毒的惡徒公諸天下武林同道，後者，我父子忝為武林正道俠義一脈，衛道除魔，極挽浩刦，乃是應該的，關大哥所言那『非我跟雲兒不足以對付，不足以挽救這場浩刦』之語，天下武林奇人異士甚多，話可不能這麼說，我跟雲兒也不敢當！」

這正是師仁傑之傲誇宇內第一，為人胸襟磊落，令人尊仰的地方，他雖然身懷罕世奇學功力，雖「小寒山雙聖」，「玄武谷主」長孫伯儀也强不過他去，但他仍不目空一切，狂傲自負！

關浩然聞言，連忙垂首說道：「恩主原諒，是老奴失言！」

師仁傑含笑地擺了擺手，說道：「關大哥，只要我們大家一心一意的運用智慧多想了，我想一定能想出個辦法來的！」

孔翠娟忽然笑說道：「傑哥，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不知管不管用？」

師仁傑笑道：「娟妹智慧向來過人，想出的辦法，一定高明！」

孔翠娟笑了笑，玉手指了指地下，說道：「這辦法大概可保安全！」

師仁傑雙目一凝道：「掘地藏身？」

孔翠娟點頭道：「傑哥認為如何？」

「好辦法！」師仁傑點頭一笑道：「走！我們到石屋中立即動手吧！」

有了他這句話，衆人立刻邁步齊向石屋走去！

剛走到石屋門口，衆人突然目光齊都發了直，既驚又詫的呆住了！

便是師仁傑那等宇內第一奇才，也都不禁愕然一怔！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驚異無比！

石屋一角的地上，盤膝坐着一位紅臉銀鬚，相貌清癯的紫袍老者。

他，正是師仁傑的故交好友，昔年與「小寒山雙聖」合力蕩平「九幽宮」，掌傷姬冷香的「玄武谷主」長孫伯儀。

師仁傑定了定神，急步趨前訝然問道：「長孫兄何來？」

長孫伯儀一笑站起，拱手答道：「師賢弟與諸位受驚了，老朽是由林外來。」

這話答的妙，但却令衆人皺眉莫測高深！

師仁傑眉鋒微皺道：「長孫兄，小弟問你是怎麼進來的？」

長孫伯儀道：「老朽是走進來的。」

師仁傑道：「你難道不懼烈火？有避火之功？」

長孫伯儀搖頭道：「眼下林中那烈火，雖然是鐵鑄銅澆的羅漢，也會被燒溶，何況老朽這血肉之軀，怎會不懼！」

師仁傑目光凝注道：「如此，你又是如何走進來的：」

長孫伯儀笑道：「老朽如說是騰雲駕霧進來的，賢弟相不相信？」

師仁傑道：「子不語怪力亂神，別說是『騰雲駕霧』，就說是『馭風而行』進來的，小弟也不會相信！」

長孫伯儀道：「然而事實上，老朽如今却站在賢弟的面前！」

師仁傑雙眉一揚，道：「長孫兄，別賣關子了，請說正經的吧！」

長孫伯儀笑道：「賢弟好大的『火』，外面林中烈火熊熊，這石屋內要再燃燒起來，我們就一個也別想出去了！」

師仁傑搖頭苦笑道：「長孫兄，別再逗了，你於心何忍！」

長孫伯儀哈哈一笑道：「賢弟這麼一說，老朽倒不便再不正經了！

語鋒一落又起，正容說道：「賢弟既不相信老朽有那『騰雲駕霧』之能，總該相信老朽或有借『土遁』之術，由地下而來吧！」

一語提醒夢中人，師仁傑立時恍然大悟，雙眉一揚，道：「你是說……」

長孫伯儀含笑點頭說道：「此處原是前朝一位大臣的假塚，塚下闢有一條地道直通浦江城下，因怕宵小盜墓，於安葬之後，便將棺木及陪葬的金銀玉器珍物，由地道中秘密運出，運往另一處眞塚中。」

至此，關浩然等諸人這才明白，長孫伯儀是由地道而來，難怪他在這種時候還有心情說笑逗樂，全未把外面那熊熊烈火放在心上。

至此，諸人也這才放下一顆焦急的懸心，暗自鬆了口氣，一齊上前見禮。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照此看來，那『天香魔女』姬嫣紅她們可能並不知道有此地道了！

長孫伯儀道：「多半不知，否則決不會不封堵死出口！」

關浩然接口道：「倘若那姬丫頭此刻有發現，於谷主進入地道來此以後封堵死出口，那豈不……」

長孫伯儀笑道：「多謝關大俠提醒，老朽事先也想到了這一點，在那出口之處留了個人。」

師仁傑道：「是那一位？」

長孫伯儀道：「老朽的知交，也算得是姬冷香的救命恩人！」

師仁傑雙目倏然一睜，道：「是『雙聖』之一？」

長孫伯儀點頭一笑道：「正是她二位之一的慧茹師太。」

師仁傑輕吁一聲道：「既然是她，那就不慮再生意外了！」

這話，衆人都懂，明白師仁傑這「不虞再生意外」之意。

「鐵心婆婆」係九姑與荀玉玫姑娘臉上同現驚喜之色，侯九姑忍不住脫口說道：「谷主，家師她老人家當眞？……」

長孫伯儀點頭含笑道：「老朽是在金陵遇見師大俠以後遇見師太，她是跟在妳和荀姑娘之後下山的！」

這麼一說，侯九姑與荀玉玫姑娘心中都明白了，慧茹師太是不放心她二人，怕她二人在江湖上大意遭遇暗算險難！

猶其是荀玉玫姑娘，她心中有着無比的激動，恩師為她，不但讓二十多年未履江湖的師姊重出江湖與她作伴，並還親自下山，暗中護衛以防意外！

長孫伯儀語聲一頓，抬眼朝石屋望了望，道：「此處已不宜久留，莫讓師太久等躭心，我們走吧！」

橫跨一步，單掌虛提，一塊上鋪方磚三尺多大見方的鐵板應掌而起，說道：「老朽為諸位帶路。」

話落，當先邁步行了下去。

順石階而下，地道中，黝黑一片，好在衆人都是內功深湛，目力過人，地道中雖然一片黝黑，仍能辨視丈內事物！

順着地蜿蜒曲折前行，片刻之後，前面已現亮光，將到出口之處。

地道出口，在一株合抱粗的大榆樹下，走出地道，果然已是浦江城下，三丈開外之處，站立着一位貌相莊嚴，威儀懾人的老年比丘，正是「雙聖」之一的慧茹師太。

（未完待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十七）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南宮俊返回南宮世家，經過武功測驗，正式成爲下一代南宮世家宗主，南宮俊將發現百寶齋爲魔教化身東侵，勾結官府之事向南宮雲鳳稟告，南宮雲鳳下令密切注意百寶齋的行動，並決定全力支持南宮俊向百花宮這回失鏢，即日南宮雲鳳大宴府中武士，東方英貪杯大醉，一覺醒來，方知自己醉臥三天，翩翩，依依她們早在二日前已奉令往徐州進發，南宮雲鳳也於日昨親自趕往，此刻府中只留下南宮俊在等候她醒來隨後趕至，南宮俊又向她解釋府中家釀對人體助益很大，南宮門人外出多帶上數瓶應急——

驅蛇襲俠士　東方寄綺情

東方英道：「一瓶有多大？」

南宮俊笑道：「藥瓶能有多大，最多裝個二兩許！」

「那要多少瓶才能管用，那天我記得最少也喝了五百杯以上，每杯以一兩計，就是多少瓶了！」

南宮俊笑道：「妳喝得那麼多，眞正的酒母還不到一兩，那是用淡米酒冲開來的，如果能喝酒母，一小口就能把妳給醉倒了，一瓶光是兌水，也能冲成五十斤裝的大罎兩大罎美酒呢！」

東方英笑道：「你別騙我了，那有這麼濃的酒母！」

南宮俊在身邊掏出個小小瓶子道：「這兒就是一瓶酒母，妳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東方英接了過來，打開蓋子，一陣濃香衝鼻，連忙蓋了起來道：「不得了，聞聞就能把人熏醉了！」

南宮俊道：「這裏面的酒漿已濃如酒飴，酒量淺的人，的確聞到味道就能醉倒，這釀酒的方子由奶奶管着，每年釀製新酒的配料都是她老人家親自料理的！」

「那又爲什麼，難道還怕人把秘密洩了出去不成？」

南宮俊道：「的確是如此，這種酒本來是爲療傷之用，讓人知道了並沒有關係，可是它也是一種美酒，如果此方流傳出去，那些賣酒的人都要餓死了！」

東方英笑笑道：「這倒的確要特別謹愼了，如果身懷這麼一小瓶滲上水就能成佳釀，誰還到酒樓買醉去！」

兩人說着出了門，倒是有侍候的人替他們把馬匹準備好了，上了馬之後，立刻放轡疾奔！

究竟是兩頭千里良駒，除了速度快之外，更兼耐力絕佳，一口氣跑下來，就是四五個時辰不停，長馳作飛奔，小跑作休

息，中午出發，到了黃昏時，他們已經行出了將近四百里，才落店休息，東方英笑道：「這是我一天趕最多的路了，人家說千里良駒，能疾行千里，兩頭見日，我總以爲是誇張之詞，看來竟是可能的，我們才走了半天，不也是下來四百里了嗎？」

南宮俊道：「不可能，假如我們從早上出發，午後到這裏是可能的，但下午就不能再行了，血肉之軀，到底是要休息的，除非我們不要這兩匹馬了，拚命地驅策，把牠們跑倒下來爲止！」

東方英道：「我看這兩匹馬好像還沒有一點兒疲態，足足可以再跑上個幾百里地！」

南宮俊道：「竭其餘勇是可以的，但如果讓牠們感到疲倦，就不是一兩天可以復原的了！」

跑了一天的路，騎在馬上實際上是比走路還要辛苦一點，兩個人叫了點東西吃了，就分別回到屋子裏睡！

只是東方英愛潔成癖，每天出了汗後，非沐浴不能入睡，到了房裏，她照例叫店家給她打了一盆水，坐進去洗濯起來，忽然她聽見背後有悉悉的聲音，回頭一看，立刻亡魂大叫了起來！

這位姑奶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蛇，這或許是女人的天性，而在屋樑上顯然掛着一條大蛇，足足七八尺長，粗如人臂，尾巴勾住了房樑，掛下身子，搖着一顆又扁又圓的頭，紅舌信信，口中發着噓噓的聲音，向她作着攻擊之狀。

南宮俊就住在她的隔屋，聽見叫聲，就立刻趕過來，屋中的情形使他非常尷尬，不過他也很快地發現了東方英的危急狀態，更看出那條蛇是非常之毒的火赤練。

一般的毒蛇體積很小，沒有超過三尺的，只有這種火赤練，有時可以體逾尋丈，而且愈大愈毒，這樣的一條巨蛇，雖非最大，亦屬罕見。

蛇是沒有耳朵的，它聽不見聲音，所以東方英的尖叫對牠全無影響，但是牠的感覺很敏銳，南宮俊進來，牠細小的眼睛看不遠，靈敏的觸覺却已知道又有了人！

因此立刻弓身作勢，準備攻擊了！

東方英嚇得在澡盆站了起來，却已經呆了，她面對着門，也面對着那條蛇，一動都不動。

南宮俊却非常地細心，他首先作了個很適當的措施，用脚輕輕地把門推上，也不過才推上，店家已經趕了來；而且不止一個在門口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還有人要推門進來，南宮俊把門抵住道：「沒事，大家走開，不准進屋來，裏面有條大蛇，要是竄出來咬了誰，那可不能怪我！」

這也是實話，果然把外面的人都嚇跑了，誰也不願意冤枉被毒蛇咬上一口的。

南宮俊這個措施很正確，人一多一亂，很可能會促使那條毒蛇提前攻擊，而且東方英此刻赤身裸體，若是讓店家看見了，以她的脾氣，不是自殺，就是殺死每一個進來的人，這兩者都是南宮俊不願見的事情！

把局勢安定好之後，他才以柔聲道：「英妹，不要怕，聽我的話，照我的話去做！」

蛇在他與東方英之間，南宮俊原可以先天無極眞氣化爲暗勁，彈指擊出，殺死那條蛇的！

但是他怕一擊不中要害，則剛好把那條蛇推送向東方英而去，在那種情形下咬上了一口，恐怕立刻就會致命！

所以他作了個愼重的措施，在說話中，暗暗已經注入了西天魔教的精神功，聲音很低柔，而且還充滿了感情，使得失神之下東方英，很快就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南宮俊說到第三遍時，東方英已經像夢囈般的喃喃回答道：「我不怕，我聽你的話，照你的話做。」

南宮俊的聲音更低柔道：「好！這才是個乖女孩，妳現在輕輕地抬起左脚，要輕，要慢。」

東方英果然緩緩地提起了左脚。

南宮俊柔聲道：「好！就是這個樣子，現在再把提起的左脚，慢慢地向後伸，慢慢地放下去。好，現在提右脚，向後，放下去，慢慢的，好，就是這樣。」

兩步後退，使東方英已經站出了浴盆。但是那條蛇也跟着向前移動，距離仍是維持原狀。

南宮俊却趁着蛇在移動時，悄然地向前移動了幾步，他在移動時，脚步輕靈，幾乎不帶半點聲息，也沒有牽起任何的波動，蛇似乎還沒感覺。

等到已經快接近時，蛇才突地驚覺，猛地回頭，向南宮俊攻擊而至，南宮俊等的就是這一刻，突地伸手探向七寸處，手指已緊緊地捏住了蛇頸，入手竟是堅硬如鐵，而整條蛇也捲了起來，纏在南宮俊的臂上。

勁力之強，遠出乎南宮俊的意料之外，手下默運眞勁，想把蛇頸捏碎，可是那條蛇竟是能够化消他的內勁，全身更形加勁束縛，被捏處却絲毫不受壓束。

看來是牠已經能够把勁力運化到身上而變成纏束南宮俊的壓力了，南宮俊這才微微心驚，他意識到這條蛇絕不是由田野中無意闖入，而是一條經過高明調教，故意放入來傷人的毒蛇。

於是他朝東方英道：「英妹，快把衣服穿好，拿好兵刃，我們拜會高人去！」

南宮俊把蛇捉在手中時，東方英驚魂已定。她究竟是練武的女孩子，不像一般的女子那麼膽小，不待南宮俊的吩咐，她已經着裝了，匆匆穿好了衣服，嗆然抽出了她的刀，走前兩步道：「俊哥，你把牠拋起來，我亂刀把牠斬碎！」

南宮俊道：「不，要殺死牠並不難，祇是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要找牠的主人去！」

「主人，你說這條蛇是有人豢養放出來的？」

「是的，普通的野蛇絕不會有這麼大，而且這條蛇相當厲害，受過特殊的調理，居然還懂得化消內勁！」

東方英簡直愕然難以相信地道：「有這種事！」

南宮俊道：「相信不久就可以有結果

了！」

南宮俊道：「那我該怎麼辦？」

東方英道：「在我的屋子裏有個小包，裏面有一小瓶雄黃，妳去拿過來，別拿錯了，瓶子外面有字條。」

東方英很快就拿了過來，南宮俊道：「打開來，切下一小片，研碎成爲粉末後交給我！」

東方英弄妥後，把一小撮雄黃粉放在紙上交給南宮俊的左手，那股氣息已經使蛇感到不安了。

南宮俊把粉末迅速地倒在牠的口中，蛇如受重擊，全身立刻鬆軟，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南宮俊把牠丟在地下，看牠吃力地向外移動着。

南宮俊與東方英則遠遠地跟在後面，看着那條蛇由院子的牆洞中鑽了出去，一直行向曠野。然後爬向一個小土山，南宮俊道：「我想快差不多了，英妹，妳把那瓶雄黃拿出來，抹一點在鞋底跟手心上，這是昔年我祖父遠遊苗疆時，途經雲南，因爲帮過沐鎭侯的一個忙，他送給我祖父的，這是雄黃之精，百虫辟易，浸溶成酒，百虫之毒可解！」

東方英道：「難怪那條蛇才沾上一點就變得綿綿的了，俊哥，你有這個老東西，也不早說一聲！」

南宮俊笑笑道：「我可沒想到在鬧市旅邸之中會遇上大蛇，這玩意兒味道很古怪，沒事兒我也不想沾它！」

兩個人都沾抹上了一點之後，東方英道：「我們還會遇到更多的蛇嗎？」

南宮俊笑道：「大有可能，這蛇是有人養的，既有一頭，自必有很多頭，因此妳必須要小心些！」

東方英不自而然地打個冷戰道：「我倒不是怕蛇咬而是怕牠們那噁心的樣子！」

南宮俊道：「我也怕，以前只要看見了蛇，我就會發抖，所以奶奶才把這塊雄黃精給了我！」

東方英道：「你也怕蛇！」

南宮俊點點頭笑道：「除了極爲小數的捕蛇弄蛇人之外，我相信差不多每個人都怕蛇，這也沒什麼丟人的！」

「可是你伸手捉蛇的時候，異常鎭定，一點都不怕！」

南宮俊笑道：「那時候我一心只想如何救妳脫險，忘記害怕了，到了後來，我也就不怎麼害怕了！可是很多可怕的東西，是人自己造成的心理，只要試着去突破心裏面的恐懼，妳的膽氣就會壯得多！」

東方英知道南宮俊說這番話，是要祛除她的恐懼之感，但有些話說得非常令她感動，不由自主地靠他近了一點道：「俊哥，謝謝你，謝謝你爲我做的一切，尤其是關門！」

最後一句突如其來，但南宮俊明白，是指在旅店中，他聞警而去時，立刻關上了門，以免東方英的裸浴窘態爲人所見，而自己却是完全地看見了，東方英爲此而感謝，顯然還有深意，表示並不介意自己看見了她的身體。

一個女孩子這樣暗示時，就是她在表明心意的時候，南宮俊看見她熾熱的眸子盯着自己，等待着一句答覆，遂笑笑拉着她的手道：「英妹，我不是爲妳做一切，而是爲了我自己做這一切，所以妳不必謝我的！」

「爲了自己而救她，」這已明白表現了把她當作了自己的人，自己的一部份！

東方英總算放心了，連身子也偎近了過去，南宮俊握着她的手，自然而然地套過了她的腰，把她擁在懷中。

兩個人都沒再說話，東方英忽而臉紅紅地道：「我從來也沒想到我會跟一個男人如此偎近的，在止水山莊，我的脾氣最怪，姊妹們手牽手是很平常的事，我却最討厭，所以連姑姑都沒有碰我一下！」

說着話，那條蛇已經游進了一座破落的神廟，南宮俊一面駐足在外觀察，一面却不經意地問道：「妳姑姑又怎麼會碰妳，這是什麼話！」

東方英道：「姑姑很喜歡女孩子，每次她出來教武功的時候，總是抱抱這個，聞聞那個的，或是捏一下這個的臉，拍一下那個的肩，只有對兩個人，她從不碰一下，一個是大姐，另一個就是我，而我們這兩個人，都是她最喜歡的人，所以大家都很奇怪……」

南宮俊笑道：「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一些狎近的動作，雖然能表示親密，但是失之於莊敬，正因爲你跟慕容大姐天生有一股莊敬的氣質，使人不敢狎近……」

東方英的臉紅了一紅道：「那麼你對我如此……」

南宮俊道：「我們之間可不一樣，男女發之於情，因而互相愛悅而相親，那不是狎！」

東方英的身子貼得他更近了道：「俊哥！我是個江湖武女，或許有時不拘小節，但是我却一向很孤僻的，很少與人接近，連姊妹們都是如此，外人就更別說了！」

南宮俊在她纖腰上的手緊了一緊，笑道：「我知道，奶奶一見妳就很喜歡，特別叫我們兩個人留後單獨走，而且要傳授給妳她的獨門武功，都是認定妳是南宮家人了，所以我對妳才略略親近一點，否則我對人也是相當拘謹的！」

東方英這下子才眞正地放了心，却又羞赧地道：「眞不好意思，被一條蛇嚇成那個樣子，而且我的警覺性也太差，那麼大的一條蛇進入屋裏都不知道！」

南宮俊笑笑道：「幸虧你的膽子小，否則很可能把命都送掉了，這條蛇皮骨之堅，妳想都想不到，我以九成眞力都無法奈何牠，要不是有着專門尅制牠的雄精，還不知要如何處理牠呢，刀砍不傷，劍刺不入……」

「牠眞有那麼厲害？」東方英似若不信，南宮俊道：「我不會騙妳，只希望那個人沒有第二條……」

蛇已經遁入了一座破落的山神廟，兩人追到門前，南宮俊打量一下四周道：「一定在這裏面，我們進去！」

東方英有點畏懼地道：「我們把人叫出來！」

南宮俊笑道：「對方如果要跟我們正面相見，就不會遣一條毒蛇去找我們了，

還是把他揪出來！」

「我就是怕他在裏面不知設有什麼埋伏……」

南宮俊一笑道：「那是一定的，可是在裏面總比在曠野好，至少我們不必注意太多的地方，如果在外面，草木樹石，每一個地方都可能隱藏着危機，更加難以防備了！」

兩人點了一個火摺子，這是特製的，以布卷裹了松脂，桐油，緊捲在一個竹筒中，易燃而耐久，火光又烈，風吹不熄。高擎着走進了廟門，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在破落的殿堂中，四下亂竄，都是大大小小的蛇。牠們不但種類多，形狀也怪，彩色更雜，只是具有一種共同的特徵——幾乎每一條都是含有劇毒的蛇。

東方英看得發毛，微微有些顫抖，南宮俊道：「別怕，這些蛇不敢過來的，第一是畏懼火光，第二是怕我們身上的雄精氣味。否則早就上來攻擊了，妳拿好火摺子，由我來對付牠們。」

東方英把火摺子接了過去，南宮俊却伸指連點，指風嘶嘶而發，專找那些形狀怪異的毒蛇下手。

他生性仁慈，很少下殺手的，但是今夜却似上了性子，金剛指勁不絕地發出，把功力聚凝於一點，每一指都有洞金穿石之威，而襲擊的部位又都是那些蛇兒的要害。

不是頭部，就是頸下七寸之處，指風過處，那些蛇只掙扎了兩下，就氣絕而死，眨眼間已經殺了十幾條，而且都是體形較大，形狀較異的怪蛇。

他還想繼續殺下去時，忽聽得內殿有人呼喝道：「住手，你這人濫殺無度，不怕有傷天和嘛！」

聲音很嬌美，一聽而知道是個女子的語聲，南宮俊微微一怔，他知道這些蛇一定有人豢養，但沒有想到是個女人，因爲一般說來，女人天性就怕蛇，不易相處！

東方英却沉聲道：「妳還敢說傷天和，妳養着這種害人的東西幹嗎？不是爲了咬人的？」

那女子的聲音道：「妳看到牠們咬人了？」

東方英道：「不必看到，知道牠們會咬人就行了！」

「豈有此理，刀是殺人的兇器，妳手裏拿着刀，難道就一定是殺人的兇手？」

東方英道：「這個比喻簡直狗屁不通，刀自己不會殺人，必須要有人去用它，因此可以知所選擇，不會傷及無辜，而這些毒蛇却是自己會咬人的，不久以前，就有一條大毒蛇跑到客棧裏去偷襲我！」

聲音冷笑了一聲道：「我那紅花兒是被你們弄傷的！」

東方英道：「不錯，如非要牠領路，找到驅使的人，我們早就殺了牠了，我問妳，我們素無過節，妳爲什麼要放蛇去暗算我，妳給我一個明白交代！」

殿中的女聲道：「我當然不認識你，也不是我要傷害妳，只是有人借了我的蛇兒去使用一下而已。」

「誰？誰借妳的蛇兒使用的？」

「這可不能說，事關這是我們的職業信條。」

南宮俊道：「職業信條，你是說專門養了毒蛇，供給別人借用去傷害人的？」

「不錯，否則我要這麼多的蛇兒幹嗎？我收到的代價雖高，却有幾點好處，第一是我的蛇兒殺人，幾乎是百靈百驗，第二是我的蛇兒體積小，行動靈活，無論對方防備多周密，也不會想到要防備牠們，第三是牠們殺人之後即使被人發現，也無法找出主謀者。」

南宮俊道：「如此說來你更不可原諒，因爲你養蛇作爲職業兇手！」

那女子道：「這有什麼不對，人都要學一技而求生的，我會養毒蛇，就以此謀生，至於別人借了去做什麼，却不是我的錯，正如鑄造兵器的人，打造了兵器，賣給別人一樣，別人拿去殺人，跟賣兵器的人無關，否則市面上就不該有公開賣刀劍的舖子！」

南宮俊倒是被她問住了，那女子道：「現在是我不能原諒你們，因爲你們不但弄傷了我的紅花兒，而且還殺死了我不少的毒蛇，這是你們來找我的麻煩！」

南宮俊道：「你講不講理，我們傷了你的毒蛇，是因爲牠要傷害我們，這是自衞！」

那女子嗯了一聲道：「這倒不錯，弄傷紅花兒的事就算了，可是你殺死我這些蛇呢。」

南宮俊道：「那是爲了不讓你拿去繼續害人。」

女子怒道：「怎見得我一定是會害人呢？」

南宮俊道：「你唯利是圖，不問是非，把蛇借給別人去害人，只此一點已是千該萬死了，只是我尚不知你本人有無直接害人的惡跡，所以先除去你爲惡工具。」

那女子更形憤怒道：「住口，你自己死到臨頭，居然還敢口出狂言，我本來只想懲戒你一下，要你認錯服輸就罷了，可是你居然如此無禮，那就是死定了。」

東方英也憤怒地道：「你出來，躲在裏面講狂話，算得了什麼，指着幾條長虫要神氣，就更不是東西了。」

才罵完，殿中但見人影一閃，一個女子已嬌生生地站在二人面前，但却把東方英嚇了一大跳。

火熠子的光亮照耀下，已可看得清楚，這個女子不但聲音嬌美，人更是長得美，秀麗的臉龐，雪白的肌膚，纖細的腰肢，修長的雙腿，長髮披肩，看上去倒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女子。

但是不僅東方英驚呼出聲，連南宮俊也都愕然地退後了一步，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動，不是爲了防備什麼，而是要拉長一點距離，因爲那個女子是全身赤裸。

看上去，她的年齡也不大，最多不過二十多歲，一個年青的女子，黑夜赤身出現於荒山古廟之中，不但沒有綺思，反而有一種妖異氣氛，何況她還更現得邪氣。

那是因爲她的身上，還盤着五六條蛇，有些纏在她的背上，有些纏在她的腰間，有些纏在她的腿間，擋住了私處，那些

令人嘔心的蛇頭，都昂着向前，微微地扭動着，而最震懾人的却是她的眼睛，居然跟有些蛇兒一樣是碧綠的，射出了使人心悸的藍光。

那女子冷靜地，而又充滿了威脅的瞪着兩人，然後才笑了起來道：「你們這兩個人倒還不錯，看見了我，居然沒有發抖，沒有嚇昏過去，你們的膽氣很壯。」

南宮俊一笑道：「你自以爲你很可怕嗎？」

女子笑笑道：「我不知道，只是以前見到我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瑟瑟直抖的，所以我想我是很可怕吧。」

南宮俊略一沉思道：「你一直都是這副打扮？」

女子點頭道：「不錯，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不過我小時很少見人，等到十六歲，我母親死後，這些蛇兒交給了我，我才正式見到別人。」

她似乎很高興，因爲見到南宮俊不但沒有被她嚇住，反能侃侃而談，再者也因爲南宮俊是個很英俊的男人，一時竟忘記了先前的那些惡言惡語了。」

東方英對這個女子也漸感興趣了，走前兩步問道：「你說你正式見到別人，那麼在以前妳從未見過人了。」

女子道：「怎麼沒見過，只是他們看不見我而已，在萬蛇谷中的蛇奴，都是瞎子，只有我跟母親是看得見的。」

東方英道：「萬蛇谷，那是在什麼地方？」

女子道：「在一座大山裏，我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南宮俊道：「其一是妳要把這些毒蛇都毀了，從此規規矩矩，過一個人的正常生活！」

女子道：「那可不行，這些蛇都是伴着我一起長大了的，我一刻也離不開牠們，牠們對我好得很，忠心耿耿地跟着我，聽我的話，絕不能放棄牠們的！」

南宮俊道：「那就只有妳帶着牠們回到萬蛇谷去，深居不出，伴着妳的蛇一起生活，不准出來！」

女子一翻眼道：「爲什麼，我的生活由我自己作主，爲什麼要受你的限制！」

南宮俊道：「你如果像一般人那樣正常的生活，自然沒有人來限制你，但是妳的這些蛇對別的人有害的，因此必須受到限制，除非你一個人離羣索居，否則你就必須要受到羣體生活的規範與限制！」

女子道：「妳給我列出的這兩條路，我都不想走，我要照我的意思生活，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南宮俊道：「恐怕沒有這麼簡單，我必須强制執行。」

女子冷笑道：「本來我要殺死你們的，後來看你們還順眼，饒過你們了，你可別自己找死。」

南宮俊道：「你最好還是多考慮一下吧。」

女子道：「沒什麼好考慮的，倒是我要給你們一個限制，限你們立刻離開，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南宮俊一嘆道：「妳執迷不悟，可就怪不得我了，首先我就毀掉妳這些毒蛇，使妳沒有了爲惡之具。」

女子冷笑道：「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毀法？」

東方英道：「你從小就生長在萬蛇谷中？」

女子道：「不錯，我的父親就叫碧蛇神君！」

南宮俊訝然道：「碧蛇神君軒轅剛，那你的母親一定是蛇姬西門柔柔？」

女子笑了起來道：「對了，你能知道我父母的名字，可見你不是個孤陋寡聞的人，我叫西門姣姣！」

東方英輕嘆了一口氣道：「妳如果穿上衣服，不要弄得這一身怪模怪樣，倒的確是個姣姣女。」

西門姣蛟笑道：「妳一定是把我的名字聽錯了，我名字的第一個是姣媚的姣，第二個却是蛟龍的蛟，姣蛟的意思就是姣美的蛟龍，所以我身上帶着這些做標記。

南宮俊輕嘆道：「碧蛇神君與蛇姬伉儷，在武林中是一對怪傑，他們雖是擅於弄蛇，但是他們疾惡如仇，俠行義舉，很爲世人所欽仰，妳怎麼會是非不分呢！」

西門姣蛟道：「我的父母行俠仗義，到頭來却沒有好報，被人暗算身死在家門口！却沒有人出來爲他們報仇追兇，可見行俠仗義，沒有一點好處！」

南宮俊嘆了口氣道：「行俠仗義是爲盡一個武人的本份，本是毫無代價的，你要從價值上去衡量這件事，那就沒有辦法了，不過這不怪妳，因爲你接觸的人太少，也不會懂這些道理的，念在你是碧蛇神君跟蛇姬的女兒，對你縱蛇傷人的事，既往不究了，但是今後，妳祇有兩條路可走，任你選一條！」

西門姣蛟笑道：「是兩條怎麼樣子的路？」

南宮俊再度屈指彈出，這次指勁是襲向她身上的那些蛇，可是這些蛇兒却不像在地上蜷縮着的蛇兒一樣地好打發了，牠們似乎懂得感應趨避。在指勁未達之前，先行扭轉頭部躲開，一連幾招都是如此！

西門姣蛟口中不住地發出了嬌笑聲：「你這個人不懷好意，你把我身上這些蛇兒弄走，是想打什麼主意。」

南宮俊初時也沒有注意到這些，聽得西門妓蛟那樣一說，倒是有點顧忌，因爲西門姣蛟在說話時的態度，雖是含着笑，却全無淫蕩之狀，倒是像在諷刺。

想想倒也是不錯，如果把她身上的蛇去掉，那就是眞正的袒裸相見了，因爲蛇兒等於是她的衣服了。

就這麼一猶豫之間，西門姣蛟已經反撲上來，她倒是眞不客氣，拳打脚踢，既猛又快，招招着實，儘找要命的地方招呼、老遠就感到勁氣迫人，證明她雖不擅長內力，但外勁却十分剛强的，而且更討厭的是她身上的蛇。

這些蛇也能配合她的攻擊，往往她一拳攻右，自側繞擊而至，在慣例上對方必然是向左趨避，那些蛇都挺在身上，就在左邊等好，張開大口咬來！

南宮俊一連幾次都是如此，雖然在最

後緊要關頭躲開了，却也弄得狼狽不堪，先機盡失，於是在西門姣蛟再度攻來時，他也改變了方法，迎着她的拳勢抓去。

這樣一來可以制住她，一來也可以化解她的攻擊，而且他運用的招式很巧妙，突然變招，對方無從準備，當時就被抓個正着，牢牢地扣住了脈門。

如若是別的對手，此時已然全無抵抗，束手就制了，因爲脈門爲人所扣，動作就受人所制，卽使再能發招攻人，也變得全無勁力了。但是扣上了西門姣蛟却不是那麼回事，因爲她身上還有着十幾條蛇。

這些蛇與她心意相通，却不是她身體的一部分，扣住了西門姣蛟的脈門對牠們全無關係，反而因爲距離接近的關係，給牠們一個攻擊的機會了，十幾條蛇兒從不同的方向，一下子全攻了上來！

南宮俊發覺上當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撤招了；好在他當機立斷，手指猛一用力，加强了對西門姣蛟的控制，同時勁運全身，內氣貫足，使得身上的衣服都鼓滿了起來。

西門姣蛟首先發出了一聲痛呼，這大概是她第一次吃虧，而且是吃這麼大的虧，雙腿一軟，身子變得全無力氣，軟軟地向地下倒去。

那些蛇兒受到南宮俊體內勁氣所逼，也爲之一窒，有些蛇兒一口咬在鼓起的衣服上，有些蛇兒雖是咬向沒有衣服的地方，但是若有一股無形的氣幕所阻，使牠們的攻擊略爲之一阻！停頓了一下子！

這一下子是很重要的，那使得南宮俊免於蛇吻，雖然這種鼓氣運勁是很耗眞力的，只能支持一下子，但已經足够了，金光突閃，接着是血光飛濺。

那是東方英及時來到了，刀光啓處，一顆顆的蛇頭飛舞。她雖然怕蛇，但是南宮俊的危險，給了她勇氣，使她不顧一切地撲了上來及時爲南宮俊解了圍。

本來，這些蛇兒已經通靈，不可能被東方英一下子全部殺死的，都因爲南宮俊的內力所震，使牠們失了警覺性，而東方英出刀又速，乃至使十幾條蛇無一倖免！

西門姣蛟呆住了，當一個人損失一件心愛的東西時，會因爲哀傷而哭泣，但突然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心愛之物時，反而會由過度的震驚而木然不知所以了。

她的攻勢一下子停了下來，呆呆地望着地下那些蛇頭，以及一條條自她身上掉落的蛇屍，整個人都儍住了，也好像突然就失去了生命似的！

南宮俊上前一指，點了她的穴道，她的身子也軟軟地倒下來，東方英道：「這個妖女入魔已深，乾脆也一刀把她腰斬算了，留着她再來害人不成！」

南宮俊搖搖頭道：「英妹，不可以這麼兒，她只是未經人世，沒有人去告訴她是非道理，可能還有人故意慫恿，才會如此的，她的父母是二十年前極受尊敬的俠客，看在她父母份上，我們也不能趕盡殺絕！」

東方英嘆道：「問題就是你能改變她嗎？」

南宮俊道：「我想可以的，讓她慢慢地接觸人的世界，多接受一些人的倫理規範，我相信她能改變的！」

東方英道：「好吧，可是現在又將如何處理她呢？」

南宮俊想了一下，突地長身而起，有如一頭灰鶴，幾個起落，已經飛入暗處，伸手一抓，提了一個身穿白衣的中年女子出來，拋在地上，那中年女子瑟瑟而抖，狀極可憐，不住在地下摸索着，當她摸到西門姣蛟的時候，立卽發出一聲驚呼，連連地搖她的身子叫道：「少主！少主！」

東方英笑道：「這倒好，又是一位少主！」

南宮俊也笑道：「她是萬蛇谷的主人，叫她少主也不爲錯呀，萬蛇谷究竟也是一個地方！」

東方英道：「不！碧蛇神君夫婦已死，她應該是主人才對呀，怎麼會是少主呢，除非另外還有一位谷主！」

南宮俊聽了倒是微怔了怔，才朝那中年女子道：「妳可是萬蛇谷中的人？」

那女子頓了一頓才道：「是的，我叫西門巧，是少主的乳娘，一直侍候着少主的！」

「那麼說，妳又是碧蛇神君跟蛇姬的什麼人？」

「我是蛇姬西門夫人的侍女，一直在萬蛇谷中！」

「妳叫西門姣蛟爲少主，可見還有一個谷主了！」

西門巧頓了一頓才道：「是的，你們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傷了少主，等谷主前來，你們就會受到萬蛇噛身之慘。」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這個倒不用你擔心，我們既然敢殺死她的毒蛇，自然不在乎報復，我只問你一個問題，那個谷主是什麼人？」

「西門千千，又稱蛇娘子，是主人的堂妹。」

南宮俊冷笑道：「原來是她呀，難怪這女孩子會被她教成一身邪氣了，西門巧，妳既是蛇姬的侍女，又是西門姣蛟的乳母，受命托孤，就該好好教育她才是，怎麼會容忍蛇娘子前來胡鬧，難道妳不知道蛇姬對這個堂妹最爲討厭，夫婦費了兩年的時間，將她擒住帶回禁閉。」

西門巧頓了一頓道：「我…只是個下人，作不了主的，主人夫婦死了之後，少主年紀小，只有谷主來主理萬蛇谷了！」

南宮俊道：「這是什麼話，蛇姬雖死，萬蛇谷的一切該由她的女兒繼承，少主年幼，就該你們這些人忠心耿耿地扶植她起來，卽使力不能逮，還有一些武林同道的力量可爲支援，你們這樣做了沒有？」

西門巧道：「我們全是盲人，對外面的事根本不知道，而且萬蛇谷中環境特殊，只有谷主可以生活下去，她又是主人的妹妹，再者她對少主也十分的鍾愛。」

南宮俊道：「西門姣蛟變成了一個蛇不離身的怪物，而且還成了是非善惡不明的怪人，這是撫孤之道嗎？」

西門巧低頭不語，南宮俊又問道：「西門千千何在？」

西門巧道：「在萬蛇谷中，正在閉關

修煉一種千蛇毒功，所以才由少主出來了，平時她是不出谷的。」

南宮俊道：「聽說這次是有人以重金買動你們出來傷人的，是有這回事嗎？」

西門巧欲言又止，南宮俊道：「妳要說實話，我叫南宮俊，是南宮世家的後人，妳既是蛇姬西門前輩的侍女，想必知道你家主人夫婦跟我家的交情非同泛泛。」

西門巧道：「是的，南宮俊少俠，主人在沒有去世前對南宮世家十分欽佩，還說他們曾經接到府上的邀請，作爲府上的武士，同谷摒擋一下就準備赴任的，那知就在那一次，雙雙遇害，而告中止了。」

南宮俊道：「爲什麼他們遇害的消息沒有傳出來？」

西門巧道：「那是因爲谷主壓下來了，而萬蛇谷又與外隔絕，是以無人得知，谷主說我們自己可以緝兇復仇，不必求諸他人，所以這事情就沒有宣揚出去！」

南宮俊道：「兇手知道是誰嗎？」

西門巧道：「不知道，那時幼主年幼，全谷中只有谷主一人是看得見的，她說她不認識兇手，但是已經記住了兇手的面貌特徵，日後再慢慢尋訪！」

「她有沒有尋訪呢？」

「這就不知道了，我們都是不出門的，而且也沒人敢去問她，所以我們都不清楚！」

南宮俊忽又問道：「萬蛇谷中有多少人？」

西門巧道：「除了谷主與少主之外，還有十幾名蛇奴，都還是以前留下來的老人。」

「西門千千沒有引進新的人嗎？」

西門巧道：「萬蛇谷中沒有，在萬蛇谷外，她好像另設了一處宅院，專司對外的一切聯繫，却與我們無關。」

「對外聯繫有什麼好聯繫的？」

西門巧道：「大部份是生意上的聯繫，例如有人要來借用毒蛇害人，就由他們聯繫好了，稟知谷主，然後就派個人，帶着蛇，由他們用車子接了出去，完成任務後，再送回來，谷主把這一點分得很清，飼蛇者不理外務，對外聯繫的人，不准沾一下蛇！所以他們究竟做什麼，我實在不太清楚。」

南宮俊冷笑道：「妳至少知道這種事情對與不對！」

西門巧沉默了片刻才道：「我一個入反對也沒用，谷中其他的蛇奴對谷主都十分地擁戴！」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他們爲什麼對西門千千擁戴呢？」

西門巧道：「自然是因爲他們的生活過得好了，以前除了養蛇之外，還要兼顧自己的生活，種菜種麥，還要養蛙、養鼠來餵蛇，整天忙個沒完，而谷主主持之後，把這些苦役全都免了，每日三餐都有人做好了送進來，連毒蛇的飼料也都由外面準備好了！」

南宮俊道：「好逸惡勞乃人之常情，不過蛇姬前輩夫婦並不是對人苛刻的人，他們一定會對人有所補報的！」

西門巧道：「補報是有的，那些蛇奴都是天生的盲人，被主人接來谷中撫養長大，一面教他們餵蛇之法，一面教以謀生之術，到了三十歲，才婚配出去生活，每人給予十畝田地，一棟瓦屋。我就是那樣子出來的……」

「這很好了，既給予謀生之技，又付給了生活之資，普通一個長工，未必能在三十歲前自行置產成家了。」

西門巧道：「可是那些蛇奴十歲入谷，也只不過在二十歲左右，還要苦十年呢，他們未必有這種耐心，而且谷主答應他們的更多，也是三十歲離開，但每人可以有一萬兩銀子，足可安享餘生。」

「那有這種便宜事，她有多少錢來貼補。」

「所以她才要賺錢，專門飼養一些絕毒的蛇來作爲傷人的工具，因而可賺取厚利。」

東方英道：「這些毒蛇雖毒，也不見得就有多厲害，誰肯出高價來雇用你們去行兇呢？」

西門巧道：「有！而且生意很好，每個月都有十來起呢，我們去陷害的對象都是不會武功的，但是能叫對方死得十分自然，看不出什麼痕跡……」

南宮俊道：「這就不錯了，有些大戶人家爲了謀奪祖產，有些人則爲了消滅競爭的對手，有些人則爲了謀取別人的嬌妻美妾，這都是要使對方自然死亡，才能達到目的的，出再高的代價也肯，只是這樣做，你們不怕作孽嗎？」

西門巧一嘆道：「我是跟着故主有一段時間，略略還知道些是非的觀念，其餘的那些人，都跟少主差不多，他們只求自身的利益享受，那有什麼是非。」

南宮俊道：「至少你應該告訴少主，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讓她牢記先生的俠譽。」

西門巧嘆道：「南宮少俠，我只是個瞎子，知識淺陋，當然我也說過一些，可是我不能說得太明白了，否則豈僅我自已性命不保，對少主也沒有好處！」

東方英道：「俊哥，這也難怪，在那種情形下，她是無能爲力的，春秋大義，責之婦人，似乎要求太高了！」

南宮俊輕嘆一聲又道：「你們這次出來……」

西門巧道：「這次是因爲谷主入關，生意是由少主接的，對方這次付的代價很高，是五十萬兩銀子，要我們來傷害一個會武功的人，因爲條件太優厚，所以少主自己出來了，那知竟會遇上二位！」

南宮俊又道：「要害的對象就是我們嗎？」

西門巧道：「這個我可不知道，這次是用最厲害的那條鐵骨赤煉，祇有少主才能驅使牠！」

南宮俊道：「那條毒蛇是在我們的屋中出現的，那所旅邸距此五六里，她能够隔着這麼遠而驅策毒蛇嗎？」

西門巧道：「那自然不是，只不過她可以把蛇裝入籠中，交給別人，拿到十里外，放進那個要害的人屋中，蛇在咬過人後，自己會回到少主身邊去！」

南宮俊微笑道：「也不要人跟去照顧嗎？」

西門巧道：「不要，這些蛇自己通靈，能够聽得懂少主吩咐牠們的命令的！」

南宮俊又微笑道：「既然這些蛇兒如此乖巧，妳又跟了去幹什麼？難道還怕牠走丟了不成！」

西門巧一驚道：「我沒有跟去！」

南宮俊冷冷地道：「妳還想賴，妳以爲我們不知道，明明是妳跟在後面，用一種口哨聲指揮毒蛇行動的，那條毒蛇在我們那兒吃了虧，本來是向妳求救的，妳大概知道也不是我們的敵手，所以才用口哨聲指示牠到這兒來！」

西門巧更爲顯得驚慌地道：「沒有這回事……」

南宮俊道：「妳吹的那種口哨聲音十分尖銳，只有這種聽覺遲鈍的蛇蟲之類才能感受，我早就聽到了，也知道蛇是由人指揮的，只是我想找到主使者，才故意把妳略過不理，妳若是以爲能騙過我們，那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妳是說實話呢，還是我再給妳一點苦頭吃？……」

西門巧嚇得雙手連搖道：「南宮少俠，我只是個可憐的瞎子，您又何必折磨我呢！我說實話就是，那條毒蛇確是由我帶去的，指揮牠進入你們屋子裏，只是我雙目皆盲，根本不知要害的人是你們！」

南宮俊道：「如果妳知是我們呢？」

西門巧道：「我一定會告訴少主，不要接下這一筆生意的，因爲主人生前對南宮世家十分敬服，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陷害到天下第一家的南宮府上的人！」

東方英見她的形狀十分可憐，心有不忍，向南宮俊求情道：「南宮兄，看來她說的是實話！」

南宮俊一笑道：「我也知道她說的不會虛假，只是還有不够詳盡的地方，比如說，她自己既然無法辨人，又怎麼能够到客棧裏去指揮毒蛇向人進攻呢？」

西門巧道：「那是事主方面派了個人領我去的。」

南宮俊又問道：「我們是騎了快馬飛馳而來的，相信沒有人能够追得上，我們也沒有事先決定投宿在那一家客店裏，妳又是如何找到我們的。」

西門巧道：「事主方面用飛鴿傳書，判斷二位一定會在這裏投宿，故而事先叫我在客舍中等候，他說城中最大的一家客棧就那一家，二位也定會投宿其間的。」

南宮俊笑道：「這個人對我們的行蹤倒是把握得很準！」

西門巧道：「是的，我們也是今天才到達此間，比二位只早了幾個時辰，可見事主方面，對二位的行蹤相當熟悉，把握得非常之準，才能趕得恰到好處！」

東方英奇道：「這又是誰，居然有那麼大的神通。」

南宮俊輕嘆道：「恐怕是我家裏面有人有問題。」「

那怎麼可能。南宮世家的每一個人都經過嚴格的挑選與考驗，心性品格都是絕對可以相信的。」

南宮俊嘆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人一多，難免就會有一兩宵小混跡其間，而且像魔教侵入中原多年，大家都沒有發覺，可見他們是有計劃的，把人員打進各大門派之中，也是令人防不勝防的。」

東方英搖頭道：「我還是不相信南宮家會與外人的細作潛伏，就算眞有那種人，也應該受到感化了。」

南宮俊道：「武士中是絕對可以信賴的，劍士人數較多，似乎難以一一詳察，不過我家一向待人寬厚，我相信他們也不至於心存歹意，不過，除了這兩種人外，還有許多雇用的司役工人，那就很難說了。他們是爲了賺錢而來工作的，也可能爲錢而替別人工作。」

東方英道：「你一定想查出這個人來，否則就太危險了，因爲眞有這種人存在，他們還不一定只是通通消息。」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這個我請歐陽叔叔注意就是，目前我還是弄清誰要陷害我們。」他轉向西門巧道：「妳跟那個事主一起行動過，總不能毫無所知吧，說說看那是怎麼樣一個人。」

西門巧可憐兮兮地道：「我什麼都瞧不見，又怎麼知道是什麼人呢。」

「你們是怎麼跟對方一起行動的。」

「是他們用馬車把我們載出來的，少主這個樣子，又要帶着那麼多的蛇，行動時都是在一輛密閉的車子裏，只有我一個人侍候着，偏偏我又看不見。」

「聽對方說話的語音，妳多少總也有個印象吧。」

「對方不止一個人，男男女女都有，不過年紀都好像較大，約莫是三四十歲的樣子，此外就一無所知了。」

南宮俊嘆了一口氣道：「現在呢，那些人又上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他們把我們送到此地，放下少主，然後又用車子把我帶到客棧裏，吩咐我把蛇趕進那一個房間。以後就離開了，我也不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

南宮俊只有搖頭，問了半天，仍是沒有結果，看看西門姣姣，仍是昏迷不醒，倒是沒了個轍兒。如果把她們關在此地不管，對方也不敢再去找他們以免洩了行藏，一個盲婦，一個很少接觸到世事的少女，而且西門姣姣忽然失去了那些蛇，還不知道將會如何，固然他可以不負責任，但在道義上實在說不過去。

想了半天，他只好請東方英把披風脫了下來，叫西門巧把西門姣姣包了起來，抱在手中，先回到客店中再說。

西門巧倒是很聽話，抱起了西門姣姣，跟着他們來到客棧中，南宮俊問了西門巧，萬蛇谷在什麼地方，西門巧可沒辦法說上來，而問西門姣姣也沒有用，南宮俊只有帶着他們走了，準備到了徐州，找到了南宮家的人再作處理。

在店裏爲西門姣姣買了幾件衣服，又雇了一輛車，第二天早晨，又一起上路。

西門姣姣失去了蛇，就像是失去了生命似的，人雖然清醒過來了，整天都是癡癡呆呆的，這使得東方英很不過意地向南宮俊問道：「是不是我那天把她給嚇傻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大地飛鷹（六）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隨卜鷹前進，在一處叫死頸的地方，終於遭遇到衞天鵬的堵擊，衞天鵬帶領玉女天魔柳分分及搜魂手直闖卜鷹大帳，要以三陣決輸贏，以分强存弱亡，首陣柳分分掉入宋老夫子的陷阱，使她仗以爲惡的鐵手落入嚴正剛的手中，次陣衞天鵬向負傷的卜鷹進攻，也失手遭敗，搜魂手這時已心寒氣餒不敢向小方叫陣，衞天鵬輸後不服，要發動他帶來的八十鐵騎，向卜鷹的人衝殺，卜鷹毅然接受這種挑戰，叫他下令那些百戰不死的戰士衝過來，衞天鵬一咬牙，撮唇作嘯，向那圍在卜鷹帳外的八十鐵騎發出攻擊的命令——

鐵騎八十均斷腕　死頸過後慶團圓

▲慘敗

（一）

尖銳的嘯聲，响徹夜空。

卜鷹居然還是安坐不動，除了心臟與血脈外，全身都沒有動。

遠處森然環列的劍戟也沒有動，人馬並沒有衝過來。

衞天鵬的臉色變了。

他們的組織嚴密，號令嚴明，紀律嚴肅。

他發出的命令從未失敗。

宋老夫子忽然笑了笑：「說不定你這次帶來的人耳朵都不太好，都沒有聽見你在叫他們。」

衞天鵬不理他，再次長嘯，嘯聲更尖銳，更响亮。

宋老夫子掩起了耳朵，嘆了口氣：「這一次連聾子都應該聽得見了。」

但是遠處的人馬仍然沒有動，衞天鵬鼻尖上已冒出冷汗。

卜鷹忽又開口，聲音冷如針刺劍擊刀創。

「他們不是聾子。」

「不是聾子爲什麼聽不見？」

「他們聽得見。」

「聽得見爲什麼還不衝過來？」宋老夫子又瞇起眼：「刀槍劍戟齊下，把我們一個個剁成肉泥？」

「因爲我還沒有要他們過來。」

「你要他們過來，他們就會過來？」宋老夫子又問。

卜鷹道：「只要我要他們過來，他們才會回來。」

宋老夫子搖頭：「我不信。」

「你馬上就會相信的。」

卜鷹忽然揮手，說出了兩個字：「過來。」

× × ×

他的聲音既不尖銳，也不响亮，可是這兩個字一說出，遠處的人馬就動了。動得很慢。

八十匹健馬，載着一百六十個人，慢慢的走入火光照耀的營地。

每匹馬上都有兩個人。

前面的一個人，急裝勁服，手持弓箭刀戟，正是衞天鵬屬下的戰士。

他們的確已久經訓練，但是現在每個人都好像木頭人一樣坐在馬鞍上，身子都已僵硬，臉上都帶着恐懼之極的表情。

因爲他們後面還有個人。

每個人身後，都有另外一個人，用一把尖刀，抵在他們的腰眼上。

小方忽然發現剛才營火旁高歌歡唱痛飲的那些浪子行商旅客，現在已少了很多，本來有一百多個人的，現已少了一半。

這一半人都已到了馬上，到了衞天鵬屬下戰士的健馬上，像影子般貼在這些戰士的背後，用一把尖刀抵住了這些戰士的腰眼。

他們才是眞正的戰士。

他們的行動輕捷如狸貓，迅急如毒蛇，準確如五花箭神的神箭。

衞天鵬的屬下正在等待着攻擊令下時，正在全神貫注，準備出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頂上懸掛着黑色鷹羽的帳篷時——

忽然間，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背後多了一個人，每個人腰眼上都已感覺到尖刀的刺骨寒意，每個人都聽見身後有人在說：

「不許動，一動就死了！」

（二）

還沒有開始賭，他們就已敗了。

慘敗！

× × ×

有人曾經用八個字形容衞天鵬——靜如山嶽，穩如磐石。

但是他現在整個人都已崩潰，徹底崩潰。

他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慘敗。

柳分分少女般的紅顏笑靨，現在也已變得新喪的寡婦般衰老蒼白憔悴。

現在她已經不是一半人，而是一個人了，她屬於「魔」的那一半，已經在這種無情的慘痛打擊下被消滅，徹底消滅。

卜鷹冷冷的看着他們：「你們雖然敗了，却還沒有死，你們外面那八十位久經訓練，百戰不死的戰士也還沒有死。」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問道：「你們想不想死？想不想要那八十位戰士陪你們一起死？」

這問題根本不必回答，也沒有人願意回答，但從來不開口的搜魂手却回答了。

「我們不想死。」

× × ×

毒手搜魂，性命無存。

但是殺人的人，却往往爲被他殺的人更怕死，殺人者往往就是因怕死才殺人。

卜鷹冷笑：「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最後關頭？」

「是。」

「現在你們還有一頂轎子，轎子裏可能有位絕頂高手，也可能有足够把我們全都炸成飛灰的火藥。」卜鷹道：「你們是不是還想賭一賭？」

「我們不想，」搜魂手搶着道：「轎子裏沒有高手，也沒有火藥，只有……」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

班察巴那忽然揮拳，痛擊在他臉上，封住了他的嘴。

名滿江湖的搜魂手竟避不開這一拳，世上恐怕已很少有人能避開這一拳。

這一拳既沒有花俏的招式，也沒有複雜的變，只有速度。

驚人的速度，快得令人無法思議，快得可怕。

搜魂手倒下去時，嘴裏很可能已沒有一顆完整的牙齒，碎裂的鼻樑已移動了位置，鮮血從破裂的嘴唇中湧出，就像是被屠刀割開的一樣。

× × ×

速度就是力量。

每個人臉上都變了顏色，直到此刻，大家才看出班察巴那的力量。

他冷冷的看着搜魂手倒下去後才開口道：

「我不是名家弟子，也沒有學過你們那些高妙的武功，我只不過是個粗魯野蠻無知的藏人，在你們眼中，很可能跟野獸差不多。」班察巴那道：「可是我說出來的話一向算數。」

誰都不知道他要說什麼？也不知道他爲什麼不讓搜魂手說出那頂轎子裏秘密？

只有卜鷹知道。

「他要說的，就是我要說的。」卜鷹道：「他說的話跟我同樣有效。」

他們互相凝望一眼，兩個人的眼色已說出他們彼此間的信任與尊敬。

班察巴那說出的話讓每一個人都很驚訝。

「我們不想知道那頂轎子裏有什麼，不想聽，也不想看！」他的聲音冰冷：「如果有人說出了那頂轎子裏是什麼，如果有人讓我看見了那頂轎子裏是什麼，不管他是誰，我都會殺了他！」

小方吃驚的看着他，想開口，又忍住。任何人都想不通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班察巴那轉身面對衞天鵬：「現在我們之間的戰爭已結束，你們已慘敗，我們的條件，你都得接受。」

衞天鵬已不再穩若磐石。

他的手已經在發抖，嘴唇也在發抖，過了很久才能問出一句話：「你們有什麼條件？」

班察巴那却已閉上嘴，退到卜鷹的身後。

他有力量，但却從不輕露，他有權力，但却絕不濫用。

到了應該閉上嘴時，他絕不會開口。

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組織裏，發號施令的只有一個人。

現在他已說出了他要說的，他也像別人一樣等着卜鷹下令。

卜鷹終於開口：「你們可以把那頂轎子帶走，但是你們不能這麼樣走。」

他說出了他的條件：「你們每個人都得留下點東西來才能走。」

「你要我們留下什麼？」衞天鵬問出這句話時，聲音已嘶啞。

「留下一樣能讓你們永遠記住這次教訓的東西。」卜鷹忽然轉向柳分分：「你說你們應該留下什麼？」

他是發令的人。

他說出的話就是命令，絕沒有任何人敢違抗。

他爲什麼要問柳分分？爲什麼不問別

人？只問柳 分分？

柳分分也很驚訝，可是忽然間她的眼睛裏就發出了光。

她忽然明白了卜鷹的意思。

她看着卜鷹時，就像是一條狡狐看着一隻捕狐的鷹，雖然恐懼敬畏，卻又帶着種除了他們自己外，別人絕對無法瞭解的感情。

他們竟似已互相瞭解。

卜鷹也知道她已完全瞭解他的用意，才放過了她的目光，淡淡的說道：「只要你說出來，我就答應。」

柳分分彷彿還在猶疑，眼中却已閃出了狡黠惡毒的笑意。

「我們是一起來的，我留下了什麼，他們也該留下什麼。」

她慢慢的接着道：「我已經留下了一隻手。」

（三）

小方也有手，他的手冰冷。

現在他也明白了卜鷹的意思，卜鷹早已算準她會這麼說的。

他相信她爲了保護自己時，絕對不惜出賣任何人。

卜鷹臉上全無表情。「這是你說的，」他冷冷的問：「你是不是認爲這樣做很公平？」

「是，」柳分分立刻回答：「絕對公平。」

卜鷹不再說話，也不再看她，用兩根手指捏住刀鋒，將剛才從衛天鵬手裏奪過來的，慢慢的送到衛天鵬面前。

他不必再說什麼。

衛天鵬還能說什麼？

× × ×

他已慘敗。

一個慘敗了的人，除了流淚外，只有流血。

流不完的血！

（本章終）

▲悲傷的故事

（一）

刀鋒冰冷，刀柄也同樣冷。

手更冷。

衛天鵬用冰冷的手接過冰冷的刀，凝視着寒光閃動的刀鋒。

這是他的刀。

他用這把刀砍下過別人的頭顱，割斷過別人的咽喉，他也用這把刀砍斷過別人的手。忽然間，他的神情又恢復鎮定，已準備接受這件事，因爲他已不能逃避。

事實本就是殘酷的，絕不容人逃避。

衛天鵬忽然問：「你要我那隻手？」

他也知道這問題卜鷹必定拒絕回答，他用左手握刀，將右手伸出。

這是我握刀殺人的手，我把這隻手給你，今生我絕不再用刀。」

是不再用刀，不是不再殺人！

衛天鵬一字字接着道：「但是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殺了你，不管用什麼法子，都要殺了你！就算你砍斷我兩隻手，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我也要用嘴咬斷你的咽喉，嘗嘗你的血是什麼滋味？」

× × ×

他的聲音極平靜，可是每句話，每個字裏，都帶着種令人冷入骨髓的寒意，就像是來自地獄羣鬼的毒咒。

卜鷹臉上還是全無表情。

「很好，」他淡淡的說：「我會給你最好的傷藥，讓你好好的活下去。」

衛天鵬握刀的手上青筋暴起，已準備揮刀砍下去。

卜鷹忽然又喝止：「等一等。」

「還要等什麼？」

「我還要讓你看一件事，」卜鷹道：「你看過之後，才會知道你自己這一次來得多麼愚蠢。」

（二）

卜鷹揮手下令，所有的貨物立刻全都堆積到帳篷前，每一包貨物都解開了。

沒有黃金。

「黃金根本不在這裏，」卜鷹道：「你根本不該來的，這件事你做得不但愚蠢，而且無知，你自己也必將後悔終生。」

衛天鵬靜靜的聽着，全無表情，等他說完了，才冷冷的問：「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沒有了。」

「很好，」衛天鵬忽然冷笑：「其實連這些話你都不必說的。」

他揮刀。

× × ×

刀鋒落下時，外面馬背上的八十戰士忽然同聲慘呼。

八十個人，八十條手臂，都已被他們背後的人擰斷。

用最有效的手法擰斷，一擰就斷！

他們本來的確都是久經訓練，百戰不死的健兒，可是這一次他們竟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 × ×

戰馬驚嘶，奔出營地，轎子也已被抬走，三頂轎子都被抬走。

蹄聲漸遠，漸無，歡飲高歌也不復再有，連燃燒的營火都已將熄滅。

天已快亮了。

（三）

黎明前總有段最黑暗的時候，帳篷裏的羊角燈仍然點得很亮。

宋老夫子「醉了」，嚴老先生「累了」，該走的人都已走了。

小方還沒有走。

但是他也沒有坐下來，他一直靜靜的站在那裏，彷彿根本沒有注意到別的人來去，也沒注意到卜鷹和班察巴那的存在。

他的人明明在這裏，却又彷彿到了遠方，到了遠方一個和平寧靜，無恩無怨無情無愛的地方。

卜鷹凝視着他，忽然問：「你是不是認爲我不該做得這麼絕？」

沒有回答。

「我不管你怎麼想，只要你明白一點，」卜鷹道：「敵我之間，就像是刀鋒一樣，既無餘情，也無餘地，我若敗了，我的下場一定更慘。」他慢慢的接着道：「何況這一次本來就是他們來找我的，我們既然不能不戰，要戰，就一定要勝！要戰勝，對敵人就絕不能留情。」

這是不變的眞理，沒有人能反駁。

卜鷹道：「這道理你也一定明白。」

小方忽然大聲道：「我不懂。」

他看來就像是忽然自噩夢中驚醒：「

你們做的事，我全都不懂。」

班察巴那蒼白英俊的臉上已有很久未見笑容。

「你不懂我們爲什麼一定要他們將那第三頂轎子抬走？」

「你們爲什麼？」小方早已想問這句話。

班察巴那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

「你不懂，只因爲有很多事你都聽不見，有很多事你都看不見。」

他不讓小方開口，因爲他一定要先將自己應該說的話說出來。

「你不懂，只因爲你還年輕，還沒有經過我們這麼多慘痛的經驗，」班察巴那的態度嚴肅而誠懇：「如果你也跟我們一樣，也曾在這塊大地上生活了二十年，幾乎死過二十次，那麼你也會聽見一些別人聽不見的事，也會看見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了。」

他的態度使小方不能不冷靜下來。

「我聽不見什麼？」小方問：「你們又聽見了什麼？看見了什麼？」

「那頂轎子比其他兩頂都重一點，」班察巴那道：「而且轎子裏有兩個人的呼吸聲。」

卜鷹替他接下去說：「是兩個女人的呼吸聲，其中有一個的呼吸已很微弱。」

小方已經發現自己應該學習的事還有很多，遠比他自己本來的想像中多得多。

不過他還是要問：「你們怎麼知道轎子裏是兩個女人？女人的呼吸難道也跟男人有什麼不同？」

「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知道轎子裏是兩個女人，只因爲那頂轎子只比搜魂手坐的那頂重點。」

卜鷹又道：「我們是從抬轎子的人脚下帶起的塵砂上看出來的。」

這次是班察巴那替他接着說了下去：

「轎子的質料和重量都是一樣的，」班察巴那道：「搜魂手練出的是外功，人雖然瘦，骨頭却重，而且很高，大概有一百二十斤左右。」

「那兩個人加起來，最多只比他一個人重二三十斤。」

班察巴那下了個很奇怪結論：「這個重量剛好是她們兩個人加起來的重量。」

小方當然立刻問：「她們兩個人？那兩個人？你知道是那兩個人？」

「我知道。」班察巴那道：「其中一定有一個是嬌雅。」

「嬌雅？」小方從未聽過這名字：「嬌雅是什麼人？」

班察巴那的表情忽然變得很悲傷：「如果你要瞭解嬌雅這個人，就一定要先聽一個故事。」

他說的是個悲傷的故事。

× × ×

嬌雅是個女人，是千百年前，生長在聖母之水峯北麓，古代的廓爾喀族中一個偉大而聖潔的女人，爲了她的族人，而犧牲了自己。

在兇惡歹毒強悍無恥的尼瓦族人圍攻廓爾喀部落時，她的族人被擊敗了。

尼瓦族的標誌是「紅」，帶着血腥的「紅」，他們喜歡腥紅和血汚。

他們的酋長活捉了嬌雅，沾汚了她。

她接受，因爲她要報仇。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她終於等到機會，殺了那個汚腥酋長，救了她的族人。

她自己也不得不犧牲。

等到她的民族復仇大軍攻入尼瓦族酋長的大帳下時，她已化作芳魂。

是芳魂，也是忠魂。

她手裏還掌握着她在臨死前寫給她情人「果頓」的一首情曲。

是情曲，也是史詩。

× × ×

請拾得這支歌曲的人，
妥交給我那住在枯溪下的果頓。
我愛的果頓，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要生存，就該警惕，
時刻警惕，永遠記住，記住那些喜歡汚腥血紅的人。他們是好殺的。
你遇到他們，也不必留情。
你要將他們趕入窮海，趕入荒塞，重建你美麗的故國田園。
故國雖已沉淪，田園雖已荒蕪。
可是只要你勤勉努力，我們的故國必將復興，田園必將重建。

× × ×

她的情人沒有辜負她，她的族人也沒有辜負她。

她的故國已復興，田園已重建。

她的白骨和她的詩都已被葬在爲她而建的嬌雅寺白塔下。永遠受人尊敬崇拜。

（四）

這是個悲慘的故事，也是個壯烈的故事，永遠值得後人記憶警惕。

千千萬萬之後的族人，都應該爲此警惕。

因爲眞理雖然常在，正義雖然永存，人世間却還是難免有些血腥的人，每個人都應該像嬌雅一樣，不惜犧牲自己去消滅他們。

× × ×

現在班察巴那已說完了這個故事。

（本章終）

▲死　頸

（一）

小方沒有流淚。

一個人如果胸中已有熱血沸騰，怎麼會流淚？不過他還是不能不問：「她的白骨既然已埋在白塔下，你們說的這個嬌雅又是誰？」

班察巴那的回答又讓他驚訝。

「我們說的這個嬌雅，就是你一直認爲她就是水銀的那個女人。」

小方怔住。

班察巴那顯得更悲傷：「她是我們的族人，她知道呂三一直在壓榨我們，就像是那些血腥的惡漢一直在壓榨嬌雅的族人一樣，所以她不惜犧牲自己。」

卜鷹忽然插口：「因爲她不但是他的族人也是他的情人，她犧牲了自己到她的敵人那裏去臥底，去刺探他們的消息。」

班察巴那握住了小方的手：「我也知道她對你做過的那些事，可是我保證，她一定是被逼做出來的，爲了我，爲了我們的族人，她不能不這麼做。」

小方瞭解。

他也緊握住班察巴那的手：「我不怪

她，如果我是她，我也會這樣做。」

班察巴那的手冰冷：「但是現在她的秘密已經被揭穿了，對方已經知道她是我們派去的人。」

卜鷹又接着說下去：「所以他們派了一個人把她押到這裏來，跟她坐在一頂轎子裏，到了最後關頭，就可以用她來要脅我們。」

「但是他們也想不到他們居然會敗得那麼快，那麼慘，所有的變化完全讓他們措手不及。」

班察巴那沉痛而激動：「只不過她還是他們最後一件武器，所以我還是不能看見她，不能讓他們利用她來要脅我。」

所以他只有先發制人！

——如果有人讓他看見她，他就一定會殺了那個人！這一點也已令他們確信不疑。

「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們以後說不定還能利用她，所以他們一定會讓她活下去。」班察巴那道：「所以我也只有讓他們把那頂轎子原封不動抬走。」

「轎子裏另外還有一個人，就是唯一能揭穿這秘密的人。」卜鷹道：「她也坐在轎子裏，她知道自己絕對安全，所以她更不會妄動。」

「我早就認得她。」班察巴那道：「但是我也從未想到她是個這麼樣可怕的女人。」

× × ×

他們都沒有說出「她」是誰？

小方也沒有問。

他不願問，不敢問，也不必問。

他知道他們不說，只因爲他們不能說，不忍說，也不必說。

他們都不願傷小方的心。

每個人心裏都有個「死頸」，一個很難穿過去的死頸。

如果你一定要穿過去，就一定會傷到這個人的心。

× × ×

波娃，妳眞的是個這樣的人？

（二）

嬌雅爲什麼要如此犧牲？

她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挽回來的是什麼？

她刺探到什麼秘密？是不是和那批失刼的黃金有關係？

這個隊伍中本來都是平凡的商旅，從來沒有人顯露出一點武功，怎麼能在片刻間制住八十個久經訓練的戰士？

宋老夫子和嚴正剛更是身懷絕技的絕頂高手，爲什麼要如此隱藏自己的武功？

他們究竟是什麼來歷？有什麼秘密？

這些問題小方都沒有再問，他覺得自己知道的已够多。

黃金不是在他們的貨物包裹裏。

卜鷹是他的朋友！

黃金的下落小方根本就不關心，他只要知道有人把他當作朋友就已足够。

對一個像他這樣的浪子來說，一個眞正朋友的價值絕不是任何事能比得上的。

× × ×

黎明。

旭日升起，大地一望無際，砂礫閃耀如金。

大地無情，荒蕪，冷酷，酷寒，酷熱，可是這一片無情的大地，也有它的可愛之處，就像是人生一樣。

人生中雖然有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許許多多不能解釋的問題。

但是人生畢竟還是可愛的。

小方和卜鷹並肩站在帳篷前，眺望着陽光照耀的大地。

卜鷹忽然問：「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要去？」

「沒有，」小方回答：「什麼地方我都可以不去，什麼地方我都可以去。」

「你有沒有去朝拜過藏人的聖地？」

「沒有。」

「你想不想去？」

小方的回答使卜鷹的銳眼中又有了笑意。「我想去的地方也可以不去，」小方說：「我不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去。」

卜鷹又問：「如果我要你去，你去不去？」

「我去。」

× × ×

隊伍又開始前行，能在片刻制伏戰士的人，又變成了平凡的商旅。

雙峯駱駝的駝峯間，擺着個小牛皮的鞍椅，卜鷹坐在椅上，看着另一匹駱駝上的小方。「再走一個時辰，我們就可以到那個地方了。」

「什麼地方？」

「死頸。」

（三）

羣山環插，壁立千仞，青天如一綫，道路如羊腸。

一綫青天在危岩灰石的猙牙般銳角間，羊腸曲路也崎嶇險惡如猙牙。

他們已到了死頸。

隊伍走得更慢，無法不慢下來，插天而立的山岩危石，也像是羣猙在等着擇人而噬。無論誰走到這裏，都難免會驚心動魄，心跳加快。

小方的心跳得也彷彿比平常加快了很多。

卜鷹彷彿已聽見他的心跳聲。

「現在你總該明白我爲什麼要做得那麼絕了。」卜鷹道：「如果我不留下他們一隻手，如果他們又回到這裏來等着我，這條路就是我們的死路，這地方就是我們的死地！」

死頸，死地，死路。

小方忽然覺得手心裏冒出冷汗：「你怎麼知道他們沒有別的人埋伏在這裏？」

卜鷹道：「他們不可能還有別的人手，在沙漠調集人手並不容易，班察巴那已經將他們人馬調動的情況查得很清楚，何況……」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他的掌心裏忽然也冒出了冷汗。

因爲他已發覺這個死頸，這條死路，這塊死地上有人埋伏。

不可能的事，有時也可能會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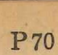
× × ×

心中有死頸，人傷心。

人在死頸中，就不會傷心了。

傷心的人有時會想死，可是人死了就不會再傷心，只有死人才不會傷心。

（本章終）



卜鷹正舉棋不定，死頸的一塊岩石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女孩子。

▲藍色的陽光

（一）

如果這裏有人埋伏，他們這隊伍就像是一個人的頸子已被一條打了死結的繩索套住。只要埋伏的人一出擊，他們就要被吊起。

頸斷，氣絕，人死，死頸。

死頸中絕對有人埋伏，他們無疑已走上死路，走入死地。

卜鷹確信自己不會聽錯。

班察巴那也同樣聽見了他所聽見的聲音。

——人的呼吸聲，心跳聲，喘息聲，馬的呼吸聲，心跳聲，輕嘶聲。

聲音還在遠處。

別人還聽不見，可是他們聽得見。

因爲他們已在這一片沒有同情，沒有憐憫，沒有水，沒有生命，却隨時可以奪去一切生命的大沙漠上爲了自己的生存奮鬥了二十年。

如果他們也聽不見別人無法聽見的聲音，他們最少已死了二十次。

沒有人能死二十次，絕對沒有。

一個人連一次都不能死。

如果有人說，眞正的愛情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那麼他說的就算是句名言，也不是眞理。

因爲愛情是會變質的，變爲友情，變爲親情，變爲依賴，甚至會變爲仇恨。

會變的，就會忘記。

等到一次愛情變質淡忘後，往往就會有第二次，第二次往往也會變得和第一次同樣眞，同樣深，同樣甜蜜，同樣痛苦。

可是死只有一次，絕不會有第二次。

人生中所有的事，只有死，才是眞正絕對不會有第二次的。

× × ×

人、馬、駱駝，本來都是成單綫行走的，一個接着一個，蜿蜒如長蛇。

班察巴那在這個隊伍中行走的位置，就正如在一條蛇的七寸上。

卜鷹與小方殿後。

他們已經看見班察巴那打馬馳來，馬急蹄輕，他英俊鎭靜的臉上，已經露出無法掩飾的驚惶之色。

「有人，」他壓低了聲音：「面前的出口，兩邊山巖上都有人。」

那裏是死結上的喉結，一擊就可以致命。

下決定的人還是卜鷹，所以班察巴那又問：「我們是退走？還是衝上去？」

卜鷹額角上忽然凸起一根青筋，青筋在不停的跳動。

每到眞正緊張時，他這根筋才會跳。

他還沒有下決定，前面的山巖上一塊危石後，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年輕的女孩子，身上穿的衣服，比藍天更藍，比海水更藍。

她燕子般躍起，站在危石上，站在陽光下，向他們揮手：「卜鷹，我想你，班察巴那，我想你，宋老頭，我也想你。」

她的聲音明朗愉快，她高呼：「我好想你們。」

× × ×

看見她，卜鷹的眼裏，彷彿也有了陽光。

小方從未見到他眼睛這麼亮，也從未見到他這麼愉快。

這個女孩子本身就像是陽光，總是能帶給人溫暖幸福愉快。

小方忍不住問：「她是誰？」

卜鷹微笑，班察巴那也在笑，剛才的驚慮都已變爲歡悅。

「她姓藍，」卜鷹說：「她的名字就叫做陽光。」

（二）

過了死頸，就是一片沃野平原，距離聖地拉薩已不遠了。

隊伍已停下來，紮起了營帳。

每個人都顯得很愉快，是陽光爲他們帶來的愉快，他們都用藏語在爲她歡呼，他們都稱她爲：

「藍色的陽光。」

× × ×

她是來接應他們的。

「可是我又想嚇唬嚇唬你們。」她的聲音也如陽光般明朗：「可是我又不想把你們嚇死。」

她抱住了卜鷹：「像你這樣的人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萬一把你嚇死了怎麼辦？」

小方微笑。

他也從未見過如此明朗，如此令人愉快的女孩子。

她並不能算是個完美無瑕的絕色美人，她的鼻子有一點彎曲，跟卜鷹的鼻子有一點相像。

但是她的眼波明媚，雪白的皮膚光滑柔軟如絲緞。

她笑起來的時候，微微彎曲的鼻子微微皺起，這一點小小的缺陷，反而變成了她特殊的美。

小方忽然發現卜鷹很喜歡捏她的鼻子。現在他就正在捏她的鼻子：「妳答應過我，這一次絕不出來亂跑的，爲什麼又跑出來了？」

陽光輕巧的避開了這問題：「你爲什麼總是喜歡捏我的鼻子？」她又問：「是不是想把我的鼻子捏成像你一樣。」

小方笑了。

陽光回過頭，眨了他一眼道：「他是誰？」

「他叫小方。」卜鷹說：「要命的小方。」

「爲什麼要叫他要命的小方？」

「因爲有時候他也跟妳一樣要命，有時候要把人氣死，有時候想把人嚇死。」卜鷹眼中充滿笑意：「他自己卻又偏偏是個不要命的人。」

陽光又盯着小方看了半天：

「我最喜歡不要命的男人，」她又開始笑了：「現在，我已經開始有點喜歡你了。」

她忽然也像剛才抱住卜鷹那樣抱住了小方，在小方的額上親了親：「我大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她說：「他喜歡的人我都喜歡。」

× × ×

小方的臉居然沒有紅，因爲她的臉也沒有紅。

她抱住他時，就像是陽光普照大地一樣，明朗而自然。

小方絕不是個扭扭捏捏的男人，很少能把心裏想說的話忍住不說：「我也喜歡你。」他說：「眞的很喜歡。」

（三）

天色已暗了。

營地中又響起了歡飲高歌，歌聲比往昔更歡愉嘹亮。

因爲其中又增加了十多個少女清亮的歌聲。

她們都是陽光帶來的，都是像陽光一樣明朗活潑的女孩子。

她們也像她們的兄弟情人一樣，騎着馬，喝烈酒，用快刀。

喝醉了，喝累了，她們就跟他們的情人兄弟躺在一起，數天上的星星。

對一個心中本無邪念的人來說，世上有什麼邪惡的事？

× × ×

平常很少喝酒的班察巴那，今天也喝得不少。

他配合着卜鷹，拍手低唱：

——兒須有名，酒須醉。

醉後暢談，是心言。

他們的歌聲中，竟似帶着種淡淡的悲傷，淡淡的離愁。

班察巴那忽然推杯而起：「你已經快到家了，」他說：「我也該走了。」

卜鷹慢慢的點了點頭。

「我知道。」他的神色黯然：「我回去，你走。」

班察巴那什麼都沒有再說，只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就頭也不回的走了。

帳外已備好兩匹馬，一匹馬是他的白馬，另一匹馬上已裝配好他們需要的一切行裝。

他一躍上馬，打馬而去。

他一直沒有再回頭。

× × ×

天還沒有亮，只露出了一點曙光。

大地依然寒冷寂寞。

他迎風走向遠方那無邊無際的無情大地，那裏仍然有無限無止的寒冷寂寞苦難在等着他。

小方忽然覺得胸中也湧起了一股說不出的蕭索悽涼，忍不住問：「他爲什麼不跟你回去？爲什麼要一個人走？」

過了很久卜鷹才回答：「因爲他天生就是個孤獨的人，天生就喜歡孤獨。」卜鷹慢慢的說：「他這一生中，大部份歲月都是在孤獨中渡過的。」

「你知道他要到那裏去？」

「不知道，」卜鷹回答：「沒有人知道。」

× × ×

這時天終於亮了，旭日終於升起，第一綫陽光正照在藍色的陽光身上。

「我不喜歡孤獨，」她拉緊卜鷹的手：「我們回家去。」

（本章終・全文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神槍無情（完）

馮嘉・文　盧令・圖

神秘實驗室　發現驚人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華理德進入卡當尼亞，找到利諾斯，這時正巧利諾斯與陸軍部長的女兒美嘉幽會，司馬洛命華理德拍下他們醜態，要脅他們，利諾斯和美嘉被迫就範，那晚由美嘉帶引司馬洛進入囚禁羅其的禁地，這裏正舉行舞會，美嘉着司馬洛先混入叢中設法接近囚禁羅其的地方——

結果，司馬洛和美嘉，要在一小時之後才能動身去接近那另一座建築物，因爲一經混入了舞會中之後，美嘉就成爲了大受歡迎的客人，男人們爭着與她跳舞，而另一方面，英俊不凡的司馬洛也不愁寂寞，而華理德的機會亦頗不少。

沒有人問他們的來歷，反正有問題的人是進不了這裏面來的，而這裏面的人也是志在狂歡而已，尤其是司馬洛乃是美嘉帶來的朋友，美嘉的威信在這裏是很够的，那是由於她有一位很有威信的父親。

後來，司馬洛與美嘉終於再會合在一起，而這一次他們不再分開了，祇是以情侶的姿勢拉着手出去，走在草地上。在外面那草地上，已經有不少熱情的男女躺着親熱起來，不再跳舞了。

他們慢慢地走着，沒入黑暗中，到了比其他情侶更遠的地方，坐下來，互相倚偎着。司馬洛嘆一口氣：「很可惜，這並不是眞的！」

「想也不要想！」美嘉强硬地警告他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祇是這樣想一下吧了。」

又四面望望，「很奇怪，我並沒有看見什麼有關火箭的東西！」

「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美嘉說，「他們並不是研究火箭的。」

「別担心好了，」司馬洛說，「假如他們是用羅其來作惡，他們也過不了我這一關的！」

這時候，華理德行着來了，祇是他一個人。

華理德苦着臉：「我好不容易才解決了我的舞伴！」

司馬洛又取出了那隻小型但是强力的望遠鏡來，向那座獨立的建築物的方向瞭望，那是一座圓形的兩層建築物，祇有二樓的左面有一點燈光亮着，二樓的前一半是列玻璃窗，很長的一列，沒有牆柱阻隔的，就像一座瞭望台，司馬洛相信，單是這一列弧型的長玻璃，就已經值得很不少錢，樓下，門口處有兩個兵士持槍在守衛着。

「假如要進那裏面去，」司馬洛說，「我們首先得通過那兩個守衛！」

「那不是很難解決的事情，」華理德說，「我祇要——」

「我不要你幹那一套，」司馬洛說，「讓我來幹了！不要逼不得已，我是不想殺人的！」

美嘉迅速地瞥了他一眼。司馬洛這句話，似乎贏得了她的好感。

華理德聳聳肩，道：「你究竟打算怎樣做呢？」

「很簡單，」司馬洛說，「我們把兩個守衛弄暈了之後再帶走，那就行了！」

「那麼我們動手吧！」華理德說。

「在你們動手之前，」美嘉說，「我想先提出一個問題。假設你們找到了羅其，你們又怎樣帶他出去呢？」

「我們有把握帶他離開這個火箭基地，」司馬洛說，「也有把握帶他離開這個國家。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美嘉說，「當你得手了之後，我就回到舞會裏，服一粒迷幻藥，使到我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那麼我就可以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了！」

「你留在這裏吧，」司馬洛說，「我跟華理德一起過去！」

美嘉點點頭，司馬洛便和華理德一齊站起來，向那間獨立的圓形屋子走過去。他們是手拉着手，而且互相依偎着的，遠遠望過去，他們也像是一對情侶，散步到此而已。雖然他們都是兩個男人。

那兩個守衛果然也沒有特別注意他們。事實上這兩個守衛對於那個舞會也正在心焉嚮往，恨不得自己也能過去參加，也恨自己怎麼不在今天有假期。

司馬洛和華理德拉着手，離開了他們的視綫，而繞到了屋子的後面，後面是沒

有門口的，唯一的進口，就是前面二個守衞守着的那個門口了。貼着牆壁，華理德和司馬洛慢慢向他們接近過去。

二顆小小的藥丸從司馬洛的手中飛出，掉落在這一個守衞的脚下。他們一點也沒有察覺。這二顆小小的膠囊藥丸一落地就排出一種無色無臭的氣味。這些氣體進入了他們的鼻端之後，他們便不知不覺地入睡了。

既然失去了知覺，身子當然也不能把人撐住了。於是他們頹然坐倒在地上。

司馬洛和華理德又從黑暗中閃出來，把他們扶住了，使他們坐得正一點，於是旁人看來，就會以爲他們祇是在門口挨着牆壁睡着了而已。

華理德和司馬洛放了他們，便閃進了門內。裏面就是一所寬大的會客廳。這間屋子的面積是很大的，由於它所在的這塊地方夠大，所以地皮是不成問題的，建築什麼建築物都可以極盡寬大的能事。

這座大廳顯然祇是作爲招待客人起坐用的，現時裏面一個人也沒有，而且是烏燈黑火的，就着窗外透進來的微光，他們小心地把廳中的情形察看了一遍。沒有什麼特別，也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

「你知道我們應該做的是什麼嗎？」華理德說，「我們應該找一個人來，問問他羅其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自己找也行了，」司馬洛肯定地說，「羅其一定在這裏，他非在這裏不可的！我們進去吧！」

他們進入了會客廳盡頭那條走廊中，沿着走廊的兩旁有好多度房門，都是關着，而且是鎖上了的。他們祇是來找人，不是來搜索，因此他們祇要蹲下來，就着匙孔向房內窺望就行了，不必費時間用百合匙去開門之類的。他們從匙孔裏所見的使他們知道羅其是決不會在樓下這些房間裏的，因爲這些顯然都是研究室，裏面放滿了化學儀器。也許是夜間已經下了班，工作人員都離開了，所以每一間房間裏都沒有人。

化學儀器，燒瓶試管之類，滿房間都是，而且不祇一間房間，每一間都是放着這種東西的。

研究火箭？連華理德這個對科學沒有什麼常識的人也知道不是的。

「他們並不是在研究火箭，」華理德指出，「我雖然沒到過火箭研究場，但是我在電影上看過的，他們並不是在研究火箭！研究火箭不是關在房間的！」

「你知道我怎麼想嗎？」司馬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認爲他們是正在研究細菌。」

「細菌？」

「細菌戰爭那種細菌，」司馬洛說，「這就是比火箭更加可怕的武器了！」

「但是，」華理德皺着眉，「羅其不是細菌專家呀！他不過是一個神槍手！」

「我對羅其知道得不多，」司馬洛聳聳肩，「誰知道他在私下裏會不會還有別的秘密呢？總之，我們還是不該闖進去亂碰那些試管爲妙！」

「不一定是有危險的細菌吧？」華理德說。

「不一定是？」司馬洛說，「我認爲一定是的！爲什麼研究所要設在這樣一大片空地中間？那就是爲了以防萬一細菌逃出的話，也不至於散播到市區內去！」

華理德撫着下頷：「我雖然是一個壞人，但是，細菌戰爭，我是反對這種事情的！」

「我也一樣！」司馬洛說，「所以，讓我們到樓上去試試吧！」

他們回到大廳中，沿着走廊旁邊一度螺旋形的樓梯上樓而去。每人一隻手拿着槍，一隻手拿着藥丸，就是司馬洛那特種的迷魂藥丸。

一面登樓，司馬洛一面不禁想起了莉娜。他在舞會上也看到了莉娜，而且也跟莉娜跳過一隻舞，在跳舞時也和莉娜秘密交談過。華理德仍然不知道有莉娜這個人存在，而司馬洛現在也還是未曾告訴他，分手的時候，他看見莉娜正與那位上將公子舞得很親熱。以後，他們兩個人又會有些什麼發展呢？希望不會發展成草地上那些男女們一樣吧。當然，司馬洛是沒有權制止她這樣做的，祇是自尊心使他不想她這樣做吧了。

他們上了樓。樓上又是沒有人，他們記得二樓的後部是亮着燈光的，於是他們就向最後一間房間走去。

他們到了那最後一間房間，司馬洛蹲低身子，向匙孔窺望了一下。沒有錯，裏面果然有一個人，而且這也正是他們來這裏找尋的羅其了。

上唇仍然是蓄着小鬚，也仍然是保持着翩翩風度的。他正靠在一張皮椅上，在看着一本書。司馬洛轉對華理德微微一笑，豎一下姆指，低聲說：「他就是在裏面了。現在，我們看看其他的房間有沒有會阻止我們的人吧！」

於是他們逐間房間去敲門，假如有人來開門的話，他們就會一槍指上去的。無論是什麼人來開門，都會給他們制服，並且縛起來的了。但是，並沒有人來開門。沒有人來應門時，他們便開門進去看看。結果，他們發現每一間房間裏都是沒有人的。

最後，他們又到了羅其那間房間的前面。司馬洛輕輕敲了房門，又就着匙孔看着羅其的反應。羅其放下了那本書，遲疑地望望門口，對敲門的事不加理睬。司馬洛又再度敲門。

「媽的！」羅其咆哮起來了，「你明知道門是鎖上了的，我又沒有鎖匙，你要我開門放你們進來？」

司馬洛不禁微笑。原來羅其在這裏是受到囚徒一般的待遇的。給關防得這樣緊密，連在屋中自由行動的權利也沒有。

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根幼幼的鋼綫，插進匙孔裏，輕輕挑了幾下，門鎖便「格搭」一聲開了。他與華理德踏入門內。

羅其放下書，睜着眼睛打量着他們。他馬上就認出了這兩個人並不是這「基地」裏的人。他也認不出華理德，因爲華理德在騎刧飛機捕捉他的時候一直是個幪面人。現在的華理德是沒幪面的。

「你們——是誰？」他問着，聲音有點抖顫。

「我們是來救你的，」司馬洛擧起手的中鋼綫，讓他知道他不是用門匙開門進來的，「現在，收拾行李吧，我們離開這裏！」

羅其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你在開玩笑！你們——」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我沒有空跟你開玩笑！」他把槍掏出來幌一幌，似乎這槍的存在，就可以證明他的誠意了。

羅其仍然是半信半疑的。他走到窗前，向窗外望望，又睜着眼睛看着司馬洛，搖搖頭：「不！你們不能離開這裏的。他們的防守太嚴密了！」

司馬洛嘆口氣：「既然我們能進來，我們就能出去，來吧，我們走！」

羅其仍然遲疑着：「你們是誰？」

華理德望望司馬洛，表示還是讓司馬洛報上身份好一點。司馬洛嘆口氣：「羅其，你似乎並不想離開這裏。好吧，讓我告訴你，我並不是沙治亞派來的人，有人託我救你出去，不想你落在沙治亞或者這個國家的人的手中。」

羅其仍然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好像受了催眠似的。「那麼，」他吶吶地說，「你——是好意的嗎？」

「我不是好意的，」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祇是爲了錢做這件事。不過，聘我來的那些人，他們却是好意的。我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我祇能這樣告訴你，你相信，你就跟我們走，你不相信，我們祇好把你捉走了！」

「我不能離開這裏，」羅其搖着頭，呻吟似地說，「我不能現在離開！我不能現在離開的！」

「爲什麼你不能現在離開呢？」司馬洛問。

羅其臉上的表情是痛苦的，他遞起一隻抖着的手指指着地面：「朋友，你知道那下面的是什麼嗎？那下面都是實驗室，那些試管裏面你知道有些什麼東西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不是專家，不過假如叫我猜的話，我猜那裏面的就是細菌了。」

「對了，」羅其點着頭，「細菌，而且是殺人的細菌！他們打算毀滅沙治亞，而他們已接近成功了！是我幫助他們成功的！」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動着，「在走之前，我們必須把它毀滅！」

「毀滅什麼？」華理德問，「那些細菌？」

「是的，」羅其點頭，「現在他們沒有我也可以成功了，你們就是把我帶走，也制止不了他們。那些細菌已經差不多培植成功，全部都是在這屋子裏，在地下室中和在屋子的樓下。」

「那麼事情就很簡單了，」華理德說，「我們祇要把這屋子炸掉就行！」

「這是一個辦法，」司馬洛點頭，「我們帶來了一些炸藥，足夠可以把這屋子炸爲平地的。但是，關於方程式之類的問題又如何呢？有沒有什麼秘方留下來？」

「都在這屋子裏了，」羅其激動地說，「假如把這屋子炸掉，秘密就跟着失去。我早早已經想過自殺，假如我死了，他們便不會成功，但是不行，我沒有自殺的勇氣，我是一個懦夫！」他像要流下眼淚來似的。

「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假如我們把這屋子炸掉，而你又給捉回去了呢？秘密會不會仍然保存？」

「不會的，」羅其搖着頭，「秘密全在這屋子裏了！」

「怎會這樣呢？」華理德奇怪地問，「你是一個槍械專家，你却來這裏研究細菌！這兩件事情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知道，」羅其說，「我對細菌其實也不大懂的，不過，那本秘密方程式上的字却是祇有我才看得懂！」

「哦，」司馬洛說，「他們得到了這本秘密方程式，却看不懂，所以不得不找你了。」

「是的，」羅其說，「情形就是如此了。跟槍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需要的並不是一個神槍手。」

「倒不知道原來你是一位文字專家！」華理德說。

「我並不是，」羅其說，「這件事情很複雜，一時是不容易說得清楚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是我以前替一位科學家做過助手，那位科學家的字祇有我看得懂，你知道的，科學家們都是奇怪的人，他們寫的字也是古怪的，總之，我替他抄寫文件，做過幾年，他寫的字我看得懂，別人就看不懂了！我看得熟到有時連他自己也看不懂時，要來問我，可見他的字是多麼難看。他留下了一些手卷，現在這裏的細菌就是根據他的手卷培植的！」

「那麼，這位科學家是已經死了？」華理德問道。

「當然了，」羅其說，「不然他們也不會找我了。」

「很有趣，」司馬洛說，「那沙治亞要捉你又有什麼用處呢？顯然手卷不是在他們手上而是在這裏。」

「他們知道了這裏卡當尼亞有這個計劃，」羅其說，「他們知道我是這個計劃中的重要一環，所以想先把我抓到手，也許還希望能從我的口中逼出那份手卷的內容。大概是這樣吧，我也不大清楚！」

司馬洛不再提問題了，他祇是動手準備炸藥。他一身都是武器，小型的武器，連炸藥也是小型的，祇是一條長長的軟膠般的東西，幼如人的尾指，大約有二呎長，但這一點點的炸藥，假如爆炸起來，是足以把這屋子炸成粉碎的。

「你有什麼要拿的嗎？」華理德說，「快點拿吧，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了！」

「一些書，」羅其慌了手脚地，「有一些書我是很喜歡的！」

「那份手卷又如何呢？」司馬洛一邊弄着那些炸藥一邊問道：「我們要不要也帶走？」

羅其抖一抖：「不，讓它在一起毀滅好了，它留在世上一點好處也沒有的！」

「華理德，」司馬洛弄着炸藥說，「到下面去找找看有沒有槍吧！這裏的羅其先生是一位神槍手，當我們逃走的時候，我們是需要他的幫忙的，而且他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幫忙！」

「樓下最右手邊的房間裏，」羅其指出，「那裏有一隻櫃子，就是用以存放槍械的，既然你們會開鎖，你們可以進去找找！」

華理德匆匆下樓而去了，羅其動手收拾他要拿走的書，司馬洛則繼續弄那些炸藥。他把炸藥分成一段一段的，每段大約兩吋長，一共有五段之多。那整段炸藥還沒有用完，他要留下一半來，因爲以後也許還會用得着的。

羅其拿了四本厚厚的書和一隻烟斗，說：「行了！」

「很好，」司馬洛點頭，「現在我們下去吧！」

司馬洛把那些炸藥都拿了，用桌上一張報紙包裹起來，和羅其一起下樓而去。

到了樓下，華理德已經打開了那間槍械房的門，正在門口向他們招手：「你們過來吧！」他低聲叫。

「你去選擇武器吧，」司馬洛推推羅其，「告訴我地下室怎樣進去的！」

羅其伸手一指：「第一間實驗室的裏面，那裏的盡頭是有一度門的，可以通下地下室去，但是，千萬別碰那些試管！」

司馬洛依着他的所指到了那間實驗室的門外，又是用那根幼幼的鋼絲在挑門鎖。祇挑了幾下，門便開了。他沿着梯級走下去，摸到牆邊的燈掣，開亮了電燈。地下室裏，燈光不會外露，所以開燈也無妨了。

那邊，羅其和華理德已經進入了那放槍械房中，而羅其正在選擇槍械。在這些事情上，羅其當然是十分在行的。他把三把長槍都拆開了，各選一件，再砌起來。華理德在旁邊呆呆地看着他：「你究竟在幹什麼？」

羅其在槍上裝上了一隻望遠瞄準鏡，回答道：「我要一把完美的槍，槍是很難完美的，每一把槍都有一個部份有缺點，把有缺點的部份丟掉，裝上沒有缺點的部份，你就可以得到一把完美的槍了！」他抓了一把子彈，熟練地納進槍膛中。

「你眞的那麼好？」華理德懷疑地看着他。

羅其微笑：「我不在乎你信不信，我也不想證明！」

「一會兒，」華理德說，「你是會有許多機會證明的！」

羅其把書塞進華理德的手中：「替我拿着這個吧！」

「媽的，」華理德抗議起來，「我又不是——」嘆口氣，「唉，算了吧！」

他們離開了那間房，到了地下室的門口。華理德叫道：「唏，司馬洛，你準備好了沒有？」

「差不多了！」司馬洛回答。

在下面，司馬洛正忙於用膠紙把那些一段一段的炸藥貼到實驗桌的下面去。遵照羅其的叮囑！他很小心地避免去接觸到桌上的那些試管。

他把最後一段炸藥貼在近門口的一張桌子的下面，並且在旁貼上一隻手錶般的東西。

那就是一隻無綫電控制的信管，可以在遠距離之外製造爆炸的。

祇需要一隻信管就行了，這一桌炸藥的爆炸自然會引發其他桌子的炸藥也跟着爆炸起來的。

然後，司馬洛便離開地下室，熄了燈回到上面的一層，與華理德及羅其會合。

「現在，行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他們從門口出來。那兩個守衛仍然暈在那裏。在一段時間之內，他們是不會醒來的了。他們又向舞會的那邊望望。舞會現在已經變得冷清清的了，因爲多數人已經對跳舞不再感興趣，他們多數都已經找到了異性的伴侶，在月光之下幕天蓆地，享受人生了。

沒有人注意他們三個人是正在幹什麼，雖然羅其的手上是還拿着槍的。

他們三個人互相接近着，擁作一團，以免羅其手上的槍會被人察覺，而回到了美嘉的身邊。美嘉還是躺在那裏。

「辦妥了嗎？」她問。

司馬洛點點頭：「辦妥了！」說着在她的身邊坐下來，並且做個手勢，示意華理德和羅其也坐下來。他望望周圍，說：「美嘉，你知道人們正在做什麼嗎？」

「他們正在做愛！」美嘉坦白地指出道。

「我正在奇怪，」司馬洛說，「你爸爸知不知舞會發展成這個樣子的呢？」

「他知道的，」美嘉說，「而且我也知道你想問什麼。讓我告訴你吧，司馬洛先生，我爸爸不反對我跟正常的年輕男人鬼混，但是跟利諾斯這樣、個老人，而且又是他的好朋友——」她搖起頭來，「你明白的！」

「唔，」司馬洛點頭，「我明白了！」他從袋裏取出一隻鼻通器般模樣的塑膠管，說：「現在，你要暈過去了美嘉。」

美嘉深吸一口氣，點點頭：「好吧，你動手吧，既然這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以後的故事你已經準備好了？」司馬洛問道。

美嘉又點頭：「是的，我是在海灘結識你們的，我們玩得很好，後來我想起這裏有一個舞會，就把你們也帶來。但你們把我帶到草地上來，把我弄暈，這之後，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對了。」司馬洛贊成地點點頭，「你什麼都不知道。事實上，你知道得愈少就愈好！」

他把那塑膠管子遞到了美嘉的鼻子下面，美嘉深深地吸了兩口，眼珠便忽然呆凝住了，然後，她便軟軟地倒在草地上，不動了。

司馬洛對羅其和華理德：「你們兩個在這裏調情一下吧，我去把車子弄來！」

舉行舞會那間屋子的外面是停着很多車子的，而這些車子多數都給原來的主人用作臨時的陽台了。

那些車子裏差不多都有人體在蠕動着，偶然也會有一條大腿翻白。

那位上將公子與莉娜一起坐來的是一部黑色巨大的平治六〇〇型房車，裏面的座位寬大得像床一樣，而這座位現在也給當作床用了。

當司馬洛出現在那部車子的外面時，那位上將公子的手上正伸到莉娜的裙下，而莉娜正吃吃笑着把他的手推開。

「不要，」她嬌婉地說着，「不要，我們還是剛剛相識的，我們不能這樣！」

「看看每一個人都在幹什麼？」他游說道：「假如單單我們不幹怎麼行？」

這時莉娜就看見了司馬洛。因爲司馬洛是在他的後面出現的，因此也就是與莉娜面對面了。莉娜當然沒有做聲，祇是放鬆了一點抵抗。那位上將公子發覺有了進步，就爲之喜不自勝了。但他的喜悅是短暫的。

跟着，司馬洛的槍咀便抵在他的腦後了。

「好了，」司馬洛說，「把手拿到規矩的地方吧！」

那位公子大感驚愕，要回過頭來看司馬洛，但司馬洛的槍推得更緊。

「不要亂動，」司馬洛警告，「這槍的槍機是很靈的！你要看我，可以從照後鏡裏看。」

那人果然從照後鏡裏看看他。

「還有你，」司馬洛對莉娜說，「假如你亂動，你的男朋友就許不會活那麼久的！」

「你是誰？」莉娜矯裝恐慌，「又求救地轉向她的男伴，「他究竟是誰？」

那位上將公子自負地冷笑：「也許，問題是他還不知道我是誰！朋友，假如你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司馬洛冷笑，「不然我也不會來找你了，是不是？公子，對不起，我要借你的車子一用！」那隻通鼻器遞到他的鼻子下面了，那位公子掙扎着要避開，但是司馬洛的槍緊緊地推着，使他的頭動得並不太遠，因此他無法不吸入那隻通鼻器裏散發出來的汽體，於是很快，他就不再抵抗而軟下來了。

「你們已經成功了？」莉娜問。

「當然了，」司馬洛得意地回答，「那司機呢？」

「跟一個女孩子不知躲到那裏去了，」莉娜說，「我很難找到他的，你祇好不用他了！」

司馬洛轉身，眼睛向黑暗中搜索着，「這司機，我們必須要他開車的！」

「那你試試找找他吧。」莉娜說。

司馬洛仍尋思着向那黑暗中掃視，她又問：「究竟發生了什麼？司馬洛，這是怎麼回事？」

「細菌戰爭，」司馬洛大略地解釋，「羅其是這個秘密研究之匙，當搶去了羅其之後，他們就派出職業兇手丁高去要把每一個有關的人都殺死，以使沒有人知道羅其是仍然生存着的！」

「羅其是一個神槍手，他怎會懂得什麼細菌——」

「我們以後再談這個問題好嗎？」司馬洛不耐煩地說，「現在時間已經到了，你必須暈倒了！」

「好吧。」莉娜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司馬洛把那隻鼻器通遞到她的鼻子下，她深深地吸了兩口，這之後，事情就很簡單了。司馬洛把他們兩個都從車上搬下來，放進陰影裏，然後把那部車子開動了。

沒有時間找那司機了。黑暗之中，一雙一雙的男女是那麼多，司機可能在任何一對之中，他總不能走過去看看每一個男人的眞面目的，這樣做既費時間，而且亦一定會引起相當大的糾紛，所以他祇能希望那司機正沉迷着欲仙欲死之境，沒有機會注意到他是正在幹什麼了。

他開動了車子，駛過草地，駛向羅其和華理德那邊。那兩個人也算很機警，當車子一到達時他們便跳起來，自己開門上了車。

司馬洛加速，駛過草地，繞回路上，然後沿路駛向基地的出口處。沒有人注意他們。即使有人注意他們，但由於這是一部重要人物的車子，大概也不會有人干涉的。而且，通常防範的也祇是進來的人而已。

「你肯定那屋子會爆炸嗎？」羅其回頭望着，還是不大放心。

「我肯定它會爆炸的，」司馬洛說着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型原子粒收音機般的東西給他看看，「這東西是一個無綫電控制器，可以便那些炸藥爆炸，祇要這樣一按——」他用姆指作了按鈕狀。

「假如無綫電剛好失效了呢？」羅其問。

「那麼，」司馬洛微笑，「那隻信管裏的計時器也會自動爆炸的。而，假如計時器也剛好失效了，我們的運氣那麼壞，也該去自殺了！」

「噢！」羅其呼出一口氣。現在他是比較放心了。

「我一定是瘋了，」華理德說，「想起來我沒有理由跟你們來這裏冒險的，偶一失手，我就沒命了！」

「這是因爲你和我們一樣，都是那麼酷愛冒險！」司馬洛微笑。

跟着，他們便看見那個關口了。「好了，現在，最後的考驗來了，假如我們能通過，脫身的機會就很高了。而，坐着這樣一部車子，我們似乎是沒有理由不能脫身的！」

他們終於到了閘口。那部車子是有徽號的，所以不用查閱證件。守閘的軍官揮手叫他們通過，司馬洛開動了車子。

「媽的！」華理德咒罵起來，「現在又怎樣了？」

「我看這一關比較容易過了。」司馬洛說。

這時車子是已經駛出了關口的，離開那些兵士的所在有十幾碼之遙，所以那軍官也要步行一段路才能到達車子的旁邊。當他走近時，他笑着說：「唏，約翰，這個派對怎麼樣了？」

無疑地，約翰就是他對那位上將公子的稱呼了。他們一定是老友，而他現在走來是想看看他的老朋友在這個派對上玩得開心不開心。接着他已到了車子的旁邊，向車窗內窺進來。馬上，他就表示驚愕：

「約翰呢？」

司馬洛苦笑：「他叫我們替他出去買些東西，他在裏面。」

「你——你們是誰？」那軍官極度懷疑地看着他們，「我沒有見過你們的，你也不是約翰的司機。」

「司機也沒有空，」司馬洛繼續苦笑，「他正在——你明白的！」

「我不明白，」那軍官毫無幽默感地說，「我可以看看你的通行證嗎？」

「通行證？」司馬洛瞪目看着他，「我們是沒有通行證。我們是給請進來的客人！」

「誰請你們進來的？」那軍官還是不

放鬆他們。

「這個請我們進來的！」華理德說着就讓他看看手上的槍，這槍咀就擱在車窗的邊緣上，「現在請你上車！上來吧！」

「但——但，現在——」那軍官吶吶着。

「不要但，」華理德說，「再但我就開槍了！」

然而這個軍官却是不受威脅的。他的眼睛憤怒地睜大，然後猛的轉身，喝道：「衞兵！」

華理德槍响了，那軍官大叫一聲，向後跌倒，而鬧口那些衞兵就像一巢給擾着的螞蟻一般騷動，有幾個向他們衝過來。

司馬洛開動車子，沿路飛馳。槍聲响了。

「伏低！」他大聲叫道。

子彈擊在車子的後窗玻璃上，却「鏗鏗」地彈開了。於是他知道原來這車子是避彈的，那就更妙了！他們的車子倒是選擇得眞好！

「現在要爆炸了，」司馬洛說，「這樣他們就不會有空來追我們了！」

他說着，按了一下手中那隻原子粒收音機般模樣的東西。

那座實驗室的屋子現在已經給地平綫遮住了，不過一爆炸，他們却還是可以看見的。天邊一紅，濃烟上衝，然後才是那爆炸的聲音傳到。

羅其鬆了一口氣。

「完了，」羅其欣喜地說，「現在，他們不能再作惡了！」

這一次爆炸，會使到禁區之內的守軍都全部馳回爆炸現場的，這樣，參加追捕的軍隊，自然就人數有限了。

「好了，」羅其說，「現在手卷也消滅掉了！」

「但是你仍然有危險，」司馬洛說，「這座實驗室是你經手建立的，也許你還記得如何再建立一座！」

「媽的，你不相信我嗎？」羅其說，「我對這門學問知道得很少，連他們派來合作的科學家也是知道得不多，也不能夠完全明白這件事情的原理。他們祇能照着手卷的指示去做，叫他們再重新弄起，他們就辦不到了。我也是一樣的！」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問題却是沙治亞的人不一定相信你，他們還是可能找你！」

「這是有可能的，」羅其皺着眉頭，「但當然，你們是會絕對保護我的安全，是嗎？」

「我猜是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却不能肯定答應你，因爲這一部份就不是我的工作了。」

「噢！」羅其沉默下來。

「用你的槍吧，」司馬洛說，「我猜後面有車子追來了！」

羅其提起槍，把眼睛湊到望遠瞄準鏡上，向車窗外望，那條路並不是筆直的，他們這時進行的方向，與後面那些車子的進行方向剛好是大致成爲直角，因此可以瞄向後面的車子，而用不着把身子伸出車窗之外。

後面有二架摩托車正在追來，而摩托車後面跟着的則是一部軍車。

羅其微笑，他是一個用槍的專家，用槍射擊一向是他最感興趣的事情，比較弄那勞什子細菌感興趣得多了，尤其是現在的射擊又是可以救他的命的。他瞄準了領前的一部摩托車，扳了一次槍機，祇是一次。幾份一秒之後，那部摩托車便因爲車胎洩氣而在路面上一個大翻身。繼後而來的一部閃避不及，便與它撞在一起了，而隨後那部車沒有了去路，不得不停下來。

羅其把槍放下。「他們趕不上我們的了！」他說，「但前路又如何呢？他們有無綫電，他們一定會來兜截我們的！」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司馬洛說，「因爲這一點我們是已經安排好了的！」

不過司馬洛並沒有告訴他是怎樣安排的。

利諾斯會帮助他們。

這件事一驚動了，利諾斯就會給找來佈置天羅地網，兜截他們，由於這種事情通常都是由利諾斯做的。但現在利諾斯是帮助他們的，而這一點並沒有人知道，所以利諾斯就會單單漏掉他們現在正在走的這一條路。

他安心地駕着車子繼續前進，羅其仍然不大放心地舉着槍，用槍上的望遠鏡向周圍瞭望着。

但是利諾斯似乎並沒有能力絕對實踐他的諾言，因爲從望遠鏡中，羅其發現有一部裝着兵士的車子正從一條支路轉入大路，假如他們是走得慢一點的話，這部運兵車就會截住他們的前頭了。

「又有生意上門了，」羅其說着瞄準，然後扳動槍機。

司馬洛他們都看不見，祇是羅其自已看見。那部車子前後兩隻車輪都給子彈穿了進去，洩了氣。這部車子已經算是幸運了，並沒有倒翻，不過也拋錨在那裏，無法繼續前進。

羅其滿意地微笑。他的槍法總算仍然保持水準，而且是很 的水準。

「轉這邊！」華理德對司馬洛指路。

華理德對這個國家的地形也不算太熟悉，不過總比司馬洛熟悉得多，因爲他是來過好幾次的。不過，這條路則是大家心中有數的了。他們在事先已經拿地圖來詳細研究過。

「不錯，轉這邊，」司馬洛點點頭，便依他所指而轉。他們是轉向海邊的。

這之後就沒有人追來了。他們順利地到達了海邊，車子駛上了一座小碼頭。那裏是一處荒凉的海邊，那座碼頭是荒廢已久了的，祇是間中會有一些漁船應用它。現在，碼頭邊就停着一艘機動漁船。

司馬洛把車子沿着碼頭行駛，一直駛到盡頭，漁船上人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

「快點吧！」船邊的一個人催促着。

「我們上船吧！」司馬洛也催促着大家。

他們下了車，羅其拿着槍，請示地看着司馬洛：「我們需要這個嗎？」

「帶上船吧，」司馬洛說，「必要時你大可以把它丟進海裏的。」

於是羅其攜着那槍與大家一起上了船，司馬洛則已鬆了車子的手掣，現在就跟華理德合力把車子推動。車子沿着碼頭向前滑行，滑出了碼頭之外，放進了水中，

濺起了十幾呎高的水花，然後冉冉沉沒。那裏的水是相當深的，餵一部車子下去根本不算什麼。車子沉下去了之後，很快就完全看不見了。

時間一點也沒有浪費，船開動了，離岸而去，向公海進發。這船是華理德所安排的，祇要出了公海，進入隣國的水域，就沒有問題了。他們走的是那些走私船慣常所走的路綫，一向不受管制的，而他們的行動夠迅速，即使施行突擊戒備，恐怕也來不及了。

那艘機動漁船的馬達响着，不徐不疾地前進着，與普通的其他漁船並沒有很大分別。羅其，司馬洛在船艙中默然相對，華理德則到了上面去和船上人打交道。

羅其終於開口，說：「司馬洛先生，你眞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

「我也是這樣說，」華理德走進來，「現在我們可以放心了，領航人保證我們可以安全越過邊境的！」

司馬洛指指華理德「他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這船就是他弄回來的，假如沒有他，這件事眞的沒法成功！」

華理德看着司馬洛：「船靠岸之後，你們兩個就會登上一架私人飛機離開，這之後我們就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見面了，所以，把底片還給我如何？」

司馬洛微笑：「我會寄給你的，華理德，別担心，你是一個我喜歡的人，經過了這一次的合作，我已經對你發生了很大的好感！」

「過奬，」華理德微笑，「我也是一樣，不過却希望條件不同。但是，底片現在還給我又有什麼分別？」

「因爲底片我並沒有帶在身邊，」司馬洛說，「那是我的保險，你以爲我會帶着？我已經寄給了一位朋友代爲保管，將來我打一個長途電話給他，他就會寄還你了。難道你不相信我？」

華理德苦笑聳聳肩：「現在，就是我不相信你也沒有辦法了，我的命運仍然是在你的手中，不過，我看你也是一個君子，希望你也會本着君子風度而不會食言而肥吧！」

「但你雖然是一個殺手，却不是一個君子，」司馬洛說，「讓我給你一個免費的忠告吧。今後，你賺錢的對象，最好不要選得太傷天害理。像羅其這種事情，你就不應該做。還有那個女人的照片，你也不應該拍。至於像我手上那些底片，被你敲詐的也不是好人，他們是應有此報的，所以我不怕還你！」

「謝謝你，」華理德說，「我會考慮一下的！」

司馬洛又沉默下來了。他現在是正在惦念着莉娜。不知道莉娜現在怎樣了呢？不知道她會不會出亂子？假如莉娜有什麼不測的話，那司馬洛也是不能帮她的忙了。因爲他不能夠再回頭去的。

本來他的計劃是把莉娜也帶着一起走的，但是莉娜却選擇留下來。其實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由於莉娜的底子也並不乾淨，不過莉娜却似乎對這件事情有把握，而一定要逗留下去。也許，她亦是一個特別富於冒險精神的人吧。

司馬洛化了七天時間，換了四次飛機，終於把羅其送到目的地，交給出錢聘他做這件事的人，也就是那個白頭髮的人。羅其馬上受到了嚴密的保護，而給送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司馬洛對他亦不再感興趣。總之現在羅其是已經落入了正派人物的手中了。

他把報告寫好，交給了白髮人，然後便馬上起程，回到他自己的家去。

這件事情進行得相當圓滿，依照消息的來源，那場基地的爆炸被掩飾爲火箭試驗的失敗，而更秘密的消息來源就是羅其可能已給在那裏炸死了。這樣強烈的爆炸，事後根本無法知道有沒有屍體。

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一半預料莉娜是會在家裏等着他的。莉娜應該先比他回來的吧？她回來的路應該不及他那麼轉折。

他一覺睡到下午，才給郵差擾醒了。

郵差送來一張請柬和一封信。

請柬就是莉娜和那位上將公子結婚的請柬，那封信也是莉娜寫的。她在信上解釋說她已經不年輕了，她得找個好歸宿，而這位上將公子就是一個好歸宿。

怪不得她這麼有信心留下來了。那位上將公子是願意娶她的，而以他的地位，難道他想娶的女人也會受到懷疑嗎？

司馬洛聳聳肩，她這樣做是對的，因爲司馬洛不能給她一個這樣的歸宿。

自然，那請柬亦是一個玩笑，司馬洛是決不會到那裏去赴宴的。

「很好，」司馬洛自言自語地說，「莉娜，希望你會幸福的生活下去！」

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拿起電話，那邊是那個白髮人的聲音。他說：「司馬洛，那件事你幹得很好，我們十分滿意！」

「你已經對我這樣講過了，」司馬洛說，「還嚕嗦什麼？難道你想再給我一筆額外的奬金嗎？」

「不，」白髮人說，「祇是另外有一件工作想請你做的！你來談談如何？」

「好吧，」司馬洛說，「我來！」

自然，這是另一個故事了。（續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天降煞星』 馮嘉・著

司馬洛是一位作風新潮的現代奇俠，他的一生充滿奇行，俠義爲懷，嫉惡如仇，愛打不平。在下期裏，請看他又在「天降煞星」故事裏大顯身手吧！

武林軼事

王隱林盲眼挫强敵

希華・文　盧令・圖



十年功苦練

清末年代，廣東出了十個江湖怪傑，即是現時稱做「廣東十虎」，爲首的一個叫做王隱林，他能够以驚人的武功取勝，壓倒羣雄，變成十隻猛虎當中的第一隻，當然是渾身武藝，不同凡响了，他的父親王平，綽號鐵脚銅人，隨意一脚掃去，一株高達一丈過外的樹，應聲折斷，可見他的脚功夫認了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當時王隱林對武技非常喜愛，且由父親指導，三歲就學紮馬，五歲開拳，武功的根底極厚，後來西藏的和尚昇隆長老南來廣東，在肇慶鼎湖山慶雲寺居住，並且把武功傳授給和尚，一手佛家拳非常有名氣，有幾個極出色的好漢，合稱四大天王，包括鐵脚銅人王平在內，四人聯同到鼎湖山跟昇隆長老交手，試試武功，先後敗於昇隆長老的手上，因此「佛家拳」就傳流到江湖上，不過這種拳脚亦有人稱做「俠家拳」，至今仍是如此。

王平本人對昇隆長老非常欽佩，返肇慶後就立刻命兒子王隱林不必讀書，也不必在店中工作，前往昇隆長老那裏做個小和尚，小心侍候他老人家，同時學習武藝，這位老先生爲了研究武功，作如此擺佈，可謂認眞有計謀了，因此王隱林得到昇隆長老的賞識，把佛家各種特殊的功夫傳授給他，他也肯朝夕苦練，這才有本領繼承了昇隆長老很那一派武技，開枝散葉。

王隱林的功夫有了相當的造詣，然後下山，他回到肇慶，侍候父親，直到王平病逝之後，他就出來闖蕩江湖，曾經一度投身官衙，充當武弁之職，因爲這一份工作是關於緝捕江湖大盜的，故此他結識了許多江湖上英雄好漢，後來他離開官衙，再作遠遊，中年過後，鳥倦思還，然後南返廣州，在黃沙兼善大街開設武館，教授徒弟，而且以跌打傷科醫術濟世。

當時義美直街的蘇黑虎，黃沙大街信亨押的朝奉黎仁超，二名武林高手，交情特別厚，街坊稱之爲「黃沙三傑」，甚得衆人敬重，因此，王隱林的聲譽逐漸增厚同時他的醫館和武館的業務也興盛得多。

仇敵變良朋

當時廣州練武的風氣旺盛，各大行頭都聘有武技精通的拳師，一方面教授工友的武功，健身兼自衞，同時負責送貨的保鏢，碰着歹徒敲竹槓，親自出頭處理，這種人當然是手上有些斤兩的，絕非庸才，苧蔴行在當時也是七大行頭之一，每年從西江採辦生蔴運到廣州來，整頓挑選，然後分別批發各處，因爲貨物不少，爲了起卸的便利，所有經營苧蔴這種生意的商戶，都在珠江西岸黃沙一帶的「西炮台」。

會館裏面本來有一個拳師叫做曾展鴻，湖南人，三十多歲，身型高大粗壯，經常向人誇張說他的功夫是少林眞傳，而且苦練過鐵沙掌，用掌心按在石上，不必離開，只要他用陰勁按下去，那塊石就會爆裂，如果這種掌法打在人的身上，必然腸臟碎裂，筋骨折斷，聽到這種閒言閒語的人，雖然半信半疑，但見他如此粗壯結實，便也深信不疑了，因此他的勢力逐漸擴張。初時苧蔴行會館裏的人，以爲他眞有功夫，聘他充任會館教師，殊不料他在任數年，只是教得一般工友幾度花拳綉腿，便不再教，出口就是講打講殺，加上他對嫖賭飲吹四門的嗜好全部沾染，晚上就離開武館，前往陳塘，在娼寮妓寨胡混，盡情揮霍，逐漸有了一股邪氣，向門徒中各人敲竹槓。

他本人的月薪不多，工友入息有限，如何能獻給他到娼寮妓院鬼混呢？日子拖長了他就含恨於心，把那些不肯獻金給他揮霍的工友，趁着練習拳脚爲名，乘機大打出手，把對万打到遍體鱗傷，還要怪責此人不肯虛心學習。

這樣子的一個拳師，當然使會館中人對他極端不滿，有幾次主管館務的負責人對他發出暗示，希望他自動離館他往，不料曾展鴻置之不理，佯作聽不見，實行我行我素政策，故此，會館主頭人對此事甚感煩惱。在沉悶中跟友人談及此事，剛巧他的一位姓郭朋友認識王隱林，他立刻懇求郭公介紹王隱林給他認識，郭公果然答允，帶他前往謁見王隱林。

見面後苧蔴會館主頭人便把會館教練曾展鴻的一切所爲說出，並懇求他接任會館教練職務，王隱林初時拒絕，因爲此舉等於搶行家飯碗，後來經過各人苦苦懇求，又再暗中調查，知道他們所說屬實，曾展鴻那種卑鄙，險毒惡劣的行爲，確是累人不淺，實在不宜任教，於是毅然答應了，並且由會館的負責人貼出通告週知，說明武術教練一職，改聘王隱林師傅接充，並定期到任，並請曾展鴻師傅依期離開武館。

這一張通告貼在大街上面，形如挑戰，曾展鴻看了，當然怒火攻心，揚言必須跟王隱林見個高下。

隔了幾天，趁着曾展鴻沒有回館度宿，郭公就帶着王隱林同到苧蔴行的會館上

任，不料冤家路窄，他剛到苧蔴行的會館坐定，曾展鴻就從外邊走進來，看見王隱林在館中，臉色一沉，開口就說，要跟他較量，除非王隱林贏了，然後讓出原位。

王隱林早已知道，必有此事發生，善言向他解釋，並說接任此職，絕非出於本意，再者，教師去留，賓主均有自由，不宜看得太過嚴重，大丈夫何處不可謀生，何必爲了此事動氣呢？

王隱林說出的一番道理來，實在是善言相勸的，不料曾展鴻已經怒火攻心，蠻不講理，對方愈是多方面的解釋，他愈加動氣，突然飛步到兵器架前面，拔出了一根鼠尾棍來，轉身一標，人到棍到就使出「白蛇吐信」這一招向王隱林當胸點去。

他的手脚很快，那枝棍玩到熟，確是棍隨聲到，兜胸直刺過來，王隱林早已料定這傢伙見面就不懷好意，難免展開兵器上的決鬥，到苧蔴館之前已經到家中取了經常玩的兩把柳葉刀，藏在腰間，隨時拔出，那時他看見曾展鴻忽然標向兵器架那邊，便即退後幾步，蹲下半邊身，故此曾展鴻轉身向他一棍刺來，他就搏擊，拔出雙刀，好像「金鮫剪」的姿勢，兩刀交加，向上迎架，夾住那一枝棍。

曾展鴻發覺對万有兵器在手，不敢怠慢，立刻把那條棍收回，再度轉身把鼠尾棍另外一招「飛鳥投林」，由斜角向王隱林的右邊肋骨點去，跟住忽長忽短，各種棍法一齊施展出來，虎虎有威。

王隱林始終不想跟他搏鬥，左右跳躍，多方面的避過，始終沒有還招，而且高聲勸止，說：「曾師傅，凡事三思而後行，切勿魯莽，免得將來後悔！」

曾展鴻仗着他的少林棍法異常精通，手中的棍一招緊接過一招，不理會對方有何反應，連續施展「馬前斬草」，「風捲漩渦」這幾種非常毒辣的招式，那像鼠尾棍繞着對方的咽喉，或者左右兩邊肋骨，不斷衝刺，如果王隱林給他刺了一下，便即重傷倒地，難保這傢伙補加一棍，就會一命歸西，故此，王隱林迫於迎戰，把他由昇隆長老學習得到的「九曜羅漢刀」施展出來，利用雙刀分別擋，劈，削，使出眞傳的絕技來，一片白光包住自己，跟着下邊一雙脚走動極快，對方的棍法雖然老練毒辣，仍然沒法取勝。

本來曾展鴻應該知道兩人如此交手，實際上已經分出高下了，原因是對方始終挪騰躲閃，沒有還招，他仍是佔不了上風，反之假如對方發指反攻，他就必然敗陣，可惜他給怒火遮住了一雙眼，始終不肯退避，愈殺愈起勁，那枝棍不但愈出愈快，招式愈來愈奇，而且頻頻轉身，把鼠尾棍的長處盡量發揮出來，棍尖向前一標之後轉身向後一標，其快無比，王隱林發現如此苦鬥下去，可能偶然給他的棍尖點中了身上某處，本身贏的變成輸掉，面目無光，未免太過吃虧，他心裏暗想，必須施展一些眞功夫給曾展鴻看看，否則，這場打鬥就有可能從白天鬥到黑夜，主意打定，便看準了對方一招「烏龍出洞」直衝過來的時候，扭身側馬，讓出了他的棍尖，進馬，跟着施展雙刀的殺手「烏鴉掠翅」，左刀放平壓住對方的棍尾，右刀貼住棍身，向對方握棍之手直削上去。

那時曾展鴻的棍已經放盡，一時沒法收回，竟然吃了這一刀，兩隻手的手指僅有食指中指和大拇指，其他兩隻指齊齊割斷，登時鮮血直冒，棄棍倒地流血不止。

王隱林絕非想傷害他，但因刀棍相交，非勝則敗，無話可說，既然得手，當然不會再度進迫，立刻叫人把他抬入房中，親手替他敷藥療傷，並用白布包住傷口，免得血流過多。

曾展鴻那時因爲流血太多，且又劇痛攻心，逐漸昏迷，不省人事，後來忽然甦醒，才知道醫治他使他死裏逃生的人就是王隱林，當然無話可說。

當時王隱林替他搽食兼施，用家傳的跌打藥盡量醫治，使他能够活下去，而且經常照料他，就在會館之內歇宿，過了半個月，傷勢漸癒，能够起床走動，以爲他不會把仇恨記掛在心了，殊不料曾展鴻收拾衣物離去，臨行之際，還對王隱林苦笑一聲，說：「我們那一天的龍虎會，我自己的功夫比不上老哥，輸了無話可說，不過，世事很奇，我仍是心有不甘的，十年之後，再來相見，希望王師傅到時不要忘記今日之事。」

雖然他的語氣凌厲，似乎非再鬥不可，但在王隱林的心裏看來，以爲這種說話不外是遮羞的門面話，故此並不把它擺在心上。

以當時王隱林的武功來說，就算曾展鴻再練十年，亦非他的敵手，王隱林年紀漸老，不知如何，過了花甲之年，那雙眼睛逐漸發青光，慢慢的失明，近在咫尺也看不出來，那時他才想起了舊日的仇家太多，不覺心寒，可是，人已盲了，心寒也沒有用，只好另得辦法補救。

說到王隱林雙目失明，有些武林中人認爲他過去出手太過毒辣，動不動就傷殘對方的身體，不死也受重傷，變成殘廢，殺害過多，便有這種報應，是否如此，那就很難說了，根本兩個武林高手相鬥，當然是出手毒辣的，手下留情，往往吃虧，王隱林不能不傾全力苦鬥，然後能够活到花甲之年，至於雙目失明，或者是練功過甚，不一定屬於報應。

不管怎樣，他的仇家遍地，如果他的仇家知道他已經失明，那就會乘虛而入，找他算賬，極端危險，故此他絕不外出，免得街上的人傳說他失明，而且他爲了預防別人的暗算，索性把那條辮子留長一點，加以練習，每晚躲在房中，紮起橋馬，不斷搖頭擺腦，把辮子末端纏住一個鐵錘（即是秤錘），隨意可以加重，搖來搖去，那條辮子就順勢左右搖動，有如軟鞭，此外，他還把辮子搖動的形勢依照武功，加以運用，一練三年，非常有勁，忽剛忽柔，變成了獨門的絕技。

王隱林苦練長辮，希望它變成軟鞭，無非想保護自己，當然不會把這種特殊的武藝告訴別人，故此他身上不必帶刀，再因爲他根本上絕不出外，更加不必帶備武器了。

過了十年，有一天，王隱林正在武館跟首徒黃漢榮閒談，忽然有徒弟飛報，門外有一個自稱六指頭陀的僧人到訪，未知師傅願不願意接見。

王隱林想不起給他削斷四隻手指的一

個拳師曾展鴻，竟然變成僧人，故此並不防範，叫徒弟延他進門，可是，此人進門之後，開口叫了一聲王師傅，他覺得這個口音頗熟，好像以前聽見過，再又因爲對方說了六指頭陀的法號，回心一想，頓悟前事，嘆息一聲，問他是否十年前的拳師曾展鴻。

六指頭陀點頭直認，自稱是曾展鴻，離去之後，躲在深山苦練十年，就是想爲了今日尋仇，問王隱林願不願意交手。

言談之下，他發覺王隱林好像動作不靈，那雙眼睛有點不妥，走近看看，才發覺王隱林一雙眼睛已經變成石眼，不但變成青色，而且硬得像石頭，無法用眼睛去看東西了，非常失望。

他無意中長嘆一聲，但却沒有說話，王隱林聽了，不必開口也知道對方意思，說：「六指頭陀，你已經苦練十年，希望再來一次決鬥，這種練武的精神，値得佩服，如果我因此死在你的拳脚之下，絕不後悔，我們同到後園一決雌雄好了。」

六指頭陀曾展鴻聽了這句話，微微吃驚，說：「王師傅，你的眼睛已經盲了，僅憑耳朶分辨風聲，如何能够跟我較量呢？現時我的掌力極强，隨意一掌把青石劈斷，分爲兩截，別說你閉了一雙眼，鬥不過我，就算你仍是以前那麼精壯，隨意睜開眼睛，也不是我的敵手，因爲我並非十年前的曾展鴻。」

他說得對，但在王隱林那邊却看得很輕鬆，說：「六指頭陀，你太過自負了，雖然你不是十年前的曾展鴻，我也不是十年前的王隱林，我苦練武功，那一套鐵綫拳就是爲了對付你的，我認爲穩操勝券。不管你是否兩隻眼睛抑或四隻眼睛。」

說完這句話，他還對首徒黃漢榮說：「我已經講過，這一手鐵綫拳是能够大殺三方，閉上眼睛亦可以取勝，你在旁觀看，增益不少，認眞要記得我如何發招，如何把他擊倒。」

聽了這番話，六指頭陀曾展鴻本來不想殺傷對方，也想氣湧如山，便不客氣地說：「旣然王師傅肯賜教，那麼，請恕頭陀衝撞了，我們同到後園引證武功吧！」

只是說了這句話，殺機已露，跟着三個人同到後園去。

因爲兩個武林高手，一個有眼一個無眼，故此，打鬥之前，兩人依照東西兩方站定，相距十步，而且由王隱林的徒弟黃漢榮暫充公證人，開口說了一個：「請」字，然後雙方動手。

這種決鬥一向如此，本來沒有高低之分，但對王隱林來說，却非常有利，原因是兩個人一齊發招，他却先採守勢，後採攻勢，能够預知對方的動靜，如果沒有這一招，六指頭陀寂然不動，任由他亂打，然後出脚，那就避無可避。

回說當時的情形，王隱林苦練的鐵綫拳，確有獨到之妙，如果他聽到拳風從右邊打來，知道對方用右拳出擊，並非向後躲閃，而是突然標馬上前，把左手向上一揚，跟着向下打落，不管是否擊中對方，立刻進馬發招，先發右拳，後發左拳，施展火箭拳的拳法，要是他沒有聽錯拳風，確知對方所站的位置，必可獲勝。

六指頭陀曾展鴻，雖然苦練雙掌，能够一掌劈碎大石，但因對方佯作採取守勢，忽又轉爲攻勢，那一隻左手握拳向上迎擊，剛剛穿在他右拳巳發的空隙之間，不但使他的右拳落空，而且那一拳照頭腦劈下來，中了一拳，便即打輸，因此他大吃一驚，發覺右拳落空，便即退後一步，怎料這種戰術早在王隱林的想像中，對方連續後退，他就連續進攻，霎時間拳密如雨，絕不收拳，一發就是十多拳，拳拳打到盡，把六指頭陀曾展鴻迫到花園的牆角，然後轉身一個虎尾脚打中對方的腰間，幾乎肋骨折斷，就此贏了這一仗。

曾展鴻苦練十年，加上了他本來在少林那邊學習到的拳脚，眞正有三十年的功力，殊不料竟給盲公一脚踢倒，確是極端出乎意外。

他此行是爲了尋仇而來的，只許勝，不許負，早就把單刀帶在身上，不過斜插於背後而已，那時他雖然被踢跌倒，就地一滾，立刻揮刀，人到刀到，那一刀就向王隱林的左邊斜劈下來。

黃漢榮在旁看了，極端焦急，立刻高聲道：「師傅看刀！」

王隱林苦練三年的一根長辮，剛好合用，對方一刀劈來，他往左邊一閃，順勢一辮打落刀上，看不出那條長辮本來是極端柔軟的，給他運勁，却化柔爲剛，雖然無法擊落對方的單刀，却使握刀之手覺得虎口一震，少不免窒了一窒，就在這時，王隱林一低頭，長辮舞動，有如一條長蛇，向他的咽喉捲去。竟然不怕單刀，化守爲攻，更加使曾展鴻吃驚，就算站在旁邊看決鬥的黃漢榮看在眼裏，也感到萬分驚奇，原因是王隱林一直都沒有把長辮化爲武器的秘密告訴他。

當時兩人展開另外一種生死鬥，王隱林的長辮舞動，好像一條蛇，左右擺動，曾展鴻的刀鋒碰上去，無法把它斬斷，有幾次幾乎給長辮捲住，使他不敢把單刀劈到盡，那就有些吃虧，繼而王隱林的長辮向中上路出擊，並非想奪刀，而是想攞命，如果長辮繞着咽喉使勁一拉，他就氣絕身亡，故此，曾展鴻必須避開，因爲他要左避右避，手上有刀，無法進攻，那就愈打愈吃虧。

凡是盲人跟開眼之人打鬥，不管用拳脚或武器作戰，總是走動愈快，愈加有利，原因是他必須靠聽覺去分辨對方的位置，又靠風聲推測對方的拳脚或刀棍從那方面攻來，曾展鴻並非預知他巳變成盲人，因此沒有防範，竟然給他一鬥再鬥，忽然王隱林低頭一衝，那條長辮先向咽喉捲去，後來捲在右手上面，使勁一拉，曾展鴻避得過中上門的攻勢，無法避過長辮捲刀的一招，給他一拉之下，虎口震裂，單刀脫手而飛，那時他大驚失色，認爲此生絕無可能跟王隱林交手了，只好認輸，大聲叫喚：「王師傅留手！」

跟着他跪下來求恕，王隱林拖他起來，叫黃漢榮擺酒設宴，互相談論武功，把前事忘掉，後來兩人竟然變成朋友。

經過這一次龍虎鬥，武林中人然後知道王隱林的武功巳臻化境，不敢向他尋仇了，他的一套鐵綫拳屬於俠家或白鶴派的，跟洪家或洪佛派的鐵綫拳齊名，至今仍有許多門人苦練，有高級的成就。（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詭秘奇女子　胡鬧小猴兒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桑羽青藝成下山，曾殺沈青風和杜春山，而後又殺死智空和尚，那日，他和師弟小猴兒在一處山城客店，見一個白衣姑娘遭四名大漢偷襲，桑羽青不忿歹後倚多爲勝，出手擒獲一人，餘者驚逃而去，而此時，那被擒者巳嚼舌身亡，無法問出內情，白衣姑娘亦沒有向桑羽青解說怎會在此等候歹徒們的偷襲，便匆匆而去。桑羽青返回房中，不久突有歹徒自窗外射來三枚喪門釘，桑羽青急喚醒小猴兒着他往東追緝歹徒，桑羽青則向西追去，追出不久，便見前面有一黑影疾逃，桑羽青足下加緊，不久巳相距不遠——

桑羽青却把速度放慢了些，忖道：「我且綴他一陣，看看還有些什麼人物。」

這麼想着，桑羽青便緊緊綴着他，否則的話，只消兩三個起落，便可把他追上了。

那條黑影，身法也是快極，矇矓之中，可以看出他穿了一件寬大的衣裳，奔跑起來，發出了呼嚕嚕的聲音。

桑羽青突然略有所悟，忖道：「啊，莫非是白天所遇的那個道士。」

這麼一想，桑羽青更加謹愼了，因爲這道士原是認識白嬋的。

桑羽青忖道：「少時我不能逼得太緊，若是萬一他也像那夜行人一樣嚼舌而死，白嬋又要怪我了。」

想到這裏，突然又有一個念頭闖進來，忖道：「對了，白嬋與他們在一起，一定想由他們身上查尋綫索，若是白嬋查的也是東凡和尚，我豈不是在無意中找到一條明路？」

桑羽青如此想着，精神不禁大振。

他自從出師尋仇以來，巳經在江湖上尋訪了一年。

這一年時間，他足跡跑遍了西北各地，不可却毫無所獲，所以他才轉向了江南，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被他訪着了杜清風，沈春山的下落，但是却未能把東凡和尚的下落追出。

緊接着智空和尚至死不供，使得桑羽青無限煩惱。

想不到無意之中，竟然發現了白嬋這條路，怎不使桑羽青歡喜若狂。

這時他只覺一陣陣的熱血沸騰，腦中映出了十餘年前，在巫山小廟之中，目睹家父慘死之狀，和東凡和尚搶擄「星月劍譜」後的狂妄神態！

他默默的祝禱：「上天保佑，讓我把仇人訪着吧！」

前面那條人影，似乎地勢極熟，只見他左轉右轉，在山徑中穿行如飛，幾個急轉，竟然失去了影踪。

桑羽青一望，提了一口眞氣，幾個起落，巳然拔上了十餘丈，一打量，心忖，或許有詐！

一念尚未轉完，突然大片破空之聲，只見一片銀光，迎面而來，甚幸桑羽青巳然有了準備。

接着大袖一拂，一股絕大的勁力甩袖而出，那迎來的大批暗器，一陣叮噹早被掃出十餘丈外，紛紛墜下。

桑羽青掃落暗器之後，正要追出，突聽身後一個冷澀的聲音說道：「小子，還有！」

桑羽青猛把身子一挫，停了下來，可是背後並沒有暗器。

這一塊地方地勢極險，桑羽青忖道：「我可要防着他們有何毒計！」

想到這裏，突聽一大片急風，由上而下，直撲過來。

桑羽青猛然把身子閃開，落下的却是一大塊石頭，震得回音不絕。

桑羽青大怒，但是他並未冒昧往上衝，因爲他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怕中了他們毒計。

大石丟過之後，就是半晌不見聲息，桑羽青頗爲震怒，喝道：「無恥小輩，可

敢出面一戰？」

說過之後，餘音渺渺，毫無回音。

桑羽青又喝了幾句，根本沒人回答。一時之間，突然明白過來，他不禁羞怒交集！

原來他被人誘騙至此，那夜行人早已逃走了。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他必是怕我認出了他，所以才暗中逃走！」

桑羽青這麼一想也就明白了，忖道：「如此看來，必是那兩個道士無疑了！」

他手中握着那三根喪門釘，又忖道：「反正有這些東西，不怕查他不出！」

這時打量一下地勢，發覺自己已由西面追到了南面來了，當下忖道：「我何不趕北面去找小猴兒，這小子毛燥得很，若是讓他追上準又出人命！」

想到這裏，他立時下了這片平嶺，躍縱如飛，向北面趕去。

當他轉過這片山地之後，果然遠遠聽見喝叱之聲，似是出於小猴兒之口。

桑羽青趕忙加快了身法，循聲而去，那消片刻功夫，已然趕了近前。

只聽小猴兒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媽的！眞倒霉！」

桑羽青怕他吃虧，老遠叫道：「猴兒，怎麼了？」

小猴兒立時叫道：「師哥快來，我抓住一個。」

桑羽青如飛趕至，只見小猴兒雙手插腰，獨自站在一株樹下。

他迎了上來，笑道：「師哥，你猜怎麼樣？我不消一刻工夫就追到了這老雜毛，他還敢動手，我小猴兒這麼三招兩式就把他點了穴……」

他吹個不停，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問道：「人在那裏？」

小猴兒向暗處指了一下，說道：「在那裏！」

桑羽青大喜，連忙趕了過去，小猴兒却在後面大嚷着道：「沒用了，他已經死了！」

桑羽青聞言心中大凉，回頭道：「小猴兒！我告訴你，不得隨便殺人……」

小猴兒打斷了他的話道：「不是我殺的，他自己死的，滿臉血！」

桑羽青聽到這裏，立時明白過來，嘆了一口氣道：「果是宏法道士！我們今夜又白忙了！回去吧，那些雜毛老道可能在我們房中作怪呢！」

小猴兒一聽立時叫了起來，與桑羽青匆匆向回路趕去。

山風呼嘯，夜寒似水，又留下了一具無舌之屍……

一路上桑羽青默默不語，手中把那三枚喪門釘，搓得咯咯發響。

小猴兒只當桑羽青生他的氣，顯得很是不安，湊到桑羽青身旁，低聲道：「師哥，怪我大意，沒把他生擒住……」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怪你！就是我也未必能留下他的活口……」

談話之際，二人已然回到了「紅羽樓」，回到房間之內，小猴兒立時燃上了小燈。

桑羽青走到板牆之處，見那三個深洞，大小深淺如一，不禁點了點頭說道：「看來這發暗器之人的功力倒還不小呢！」

小猴兒接過了那三枚喪門釘，細看之下，只見這三枚暗器，打造得甚是精巧，呈斜菱形，頂端極爲鋒銳，遍體發着烏油油的光彩。

小猴兒眨了眨眼，說道：「乖乖！這玩意兒倒怪厲害的！」

桑羽青除了長衣，說道：「你把它們收到革囊中，快睡吧！」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說道：「哇——這麼危險的東西要我收，若是把腿刺壞了怎麼辦？」

桑羽青氣得瞪眼道：「唉呀！你這個猴兒，怎麼離開了家，就這麼不聽話……」

小猴兒趕緊接口道：「好！好！我收起來就是！」

桑羽青翻身上床，說道：「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不可對任何人講起，知道了麼？」

小猴兒連聲答應着，爬上了炕，他隔空一掌，把油燈打熄。

桑羽青又道：「我以爲他們會來搜尋我們的房間，可是並沒有動，眞不知他們爲何下此毒手？」

小猴兒接口道：「我看八成是想試探我們的深淺。」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你的話也有點道理，我想他們可能是和東凡和尚有關——」

小猴兒道：「那麼，那個白姑娘與東凡和尚也有關了？」

桑羽青道：「我也這麼想，目前還不知她與東凡和尚是敵是友？」

小猴兒很快的接口道：「那還不簡單，明天早晨把她叫過來問問就成了！」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氣得說不出話來，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小猴兒却笑着說道：「我只是說着玩，我那能這麼傻，自己洩露機密？」

這小猴兒一個人自說自話，桑羽青也懶得搭理他。

沉默了一下，小猴兒突然說道：「喂！師哥，你認爲白姑娘怎麼樣？」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什麼怎麼樣？」

小猴兒掩口笑了起來，說道：「別裝糊塗了！你認爲她長得怎麼樣？」

桑羽青矜持着說道：「我不知道，此事與我無關。」

小猴兒翻了一個身，說道：「我不知道你怎麼樣，反正我覺得她很美，可惜我太小，如果我像你這麼大就好了……」

他含含糊糊的說完了這幾句話，立時沉入了夢鄉。

他雖然只是幾句話童言，却恰好說到桑羽青的心事，腦中一直沉浮着那個美麗的影子。

自從白嬋出現之後，這一天來，桑羽青便是神魂不定，不知不覺間，已經陷得很深了。

這時夜靜如死，桑羽青胡思亂想了一陣，直到三更時分才沉沉睡去。

天寒如凍，翌晨桑羽青及小猴兒起牀，山嶺之上，已經覆上了薄薄的一層霜。

小猴兒嚷道：「唔，快下雪了呢！」

桑羽青洗漱已畢，踱出了走廊，笑道

：「還早呢，最少還有一個月！」

他們立在風口，冷風颼颼，吹得人遍體生涼，桑羽青雙手扶欄，笑道：「此處眞是一片盛景！我將來年老之後，便到此處來長居吧！」

小猴兒笑道：「好得很！我也來！」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說道：「算了！你那個毛性子，豈能耐得這等寂寞？下樓吃飯去吧！」

小猴兒本想再爭辯幾句，可是聽說要吃飯，立時笑吟吟的答應了。

二人下得樓來，見樓下膳堂之中，稀稀落落的有些客人在用早點，安靜異常。

桑羽青尋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點了些小菜稀粥及麵點。

二人邊吃邊談，倒也非常有趣。

這時只聽一陣脚步之聲，由樓上下來一個絕色的佳人。

來人正是白嬋，她已經換了一襲長衣，仍然是雪一般瑩白，長長的拖在地上。

那白衣似紗非紗，隨體飄飛，看來眞個是仙女下凡，奪人心神。

桑羽青等都凝神望去，白嬋很快的走下了樓，她逕自走到桑羽青身旁，含笑道：「青燕少俠起來得早啊！」

桑羽青站起還禮，並說道：「白姑娘妳早！」

二人略一寒暄，白嬋走向最邊的一張桌子坐了下來。

這時小猴兒不禁傻了，等桑羽青坐下之後，他才低聲叫道：「好啊！原來你們見過面了，還跟我裝傻！乖乖……」

桑羽青低聲叱道：「別胡說！」

小猴兒依然笑道：「奇怪！我與你認識這麼久，還不知道你有個名字叫青燕，嘻嘻……」

說着笑了起來，桑羽青氣得懶得搭理他。

小猴兒正在笑着，突見宏聲道士，由外面很快的跑了進來。

桑羽青已然低聲道：「別看他！」

小猴兒立時把目光移開，那宏聲道士略一張望，已看見了白嬋，立時很快的走了過去。

當他走到桑羽青身旁時，突然站了下來，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抬目望着他，小猴兒一笑道：「無量佛！又遇見你了！」

宏聲道士却一瞪眼，很快的走了過去，白姑娘微微含笑，招呼他坐了下來。

由於桑羽青等的座位，與白嬋恰成一個斜角，所以很自然的可以觀察他們。只見那宏聲道士，神情很是不安定，低聲的急急而談，而臉上有一種懸疑不定之色。

白嬋則微微皺着一雙秀眉，似乎有些不太高興，聽他說了半天以後，不悅道：「怎麼？這麼說來今晚上還不能開船？」

那宏聲道士連連的點頭，低聲的說了幾句話。

白嬋又道：「你們大師兄怎麼還不見來？」

桑羽青聞言暗忖道：「恐怕早已經來了！」

他想到昨夜在楓林之中，有人以大批暗器來攻，其中一人曾開口示警，聲音沙啞，想必是他們的大師兄了。

宏聲道士又低聲的說了一陣，好似在解說甚麼，然而白嬋臉上始終有層薄怒。

桑羽青用心靜聽，但是始終沒有聽到宏聲道士提到宏法道士死亡之事。

當白嬋問到他的時候，他只是含混的應付過去，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白嬋不是他們一路人，否則宏聲道士是不會瞞她的。」

片刻之後，宏聲道士起身告辭了，當他走過桑羽青身旁時，不禁又把目光掃了過來。

桑羽青的目光直逼着他，宏聲道士很快的把目光移開，但是他的臉上，很明顯的顯露出一種憤恨之色。

他這邊才出房，小猴兒突然放下了筷子，但是他還沒有站起時，已經被桑羽青按了下來。

桑羽青低聲道：「你要作甚麼？」

小猴兒皺了皺鼻子，說道：「反正沒有事，我到外面去玩玩！」

桑羽青笑罵道：「少給我來這一套，你那猴心事我還會不知道？」

說到這裏，他略爲思索一下，接道：「也好，你去查訪一下，不過千萬要小心，切不可隨意出手。」

小猴兒忙不迭的點點頭道：「我知道啦！」

桑羽青又道：「午時之前，定要回來，不然我有事就不等你了。」

小猴兒連聲答應，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少頃，膳堂中的人已然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桑羽青和白嬋二人。

他們二人各據一桌，飯早就用完了，都用沉思，各是滿腹心事。

一時之間，膳堂之內，靜悄悄的，好像沒有人一樣。

桑羽青與白嬋雖然遙遙相對，但是他們彼此望也不望一眼。

但是二人的心情，却是恰恰相同，除了思慮自己的心事外，一半的時間却在研究對方。

良久，桑羽青站了起來，招呼小二送一壺香茶上樓，然後緩緩登樓。

當他才走上樓梯時，白嬋也站了起來，準備回房！

有一種神妙的氣氛，充塞在二人之間，彼此雖然不望一眼，但却能感覺出對方的一舉一動。

桑羽青回房之後，搬出了一張小桌，安置在走廊之上，倚靠着一張竹椅，雖然面對着一山勝景，却是無心欣賞。

因爲他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經過了一年多的查訪，如今可能在這幾個道士身上得到綫索，所以一顆心總是無法平靜下來。

他忖道：「東凡和尚已經脫離江湖七八年，想必他在全力參透我門的『星月劍譜』，若是他能全部參透，我的這手劍法，可能還敵他不過呢！」

想到這裏，桑羽青不禁一陣陣的心焦，恨不得立時找到東凡和尚作一死拚。

但是，他知道，東凡和尚不是這麼容易找到的，卽使找到了他，也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把劍譜收回來。

所以這麼多年來，桑羽青的心情就沒有開朗過，尤其是想到他父親慘死的情況

，心中悲憤欲絕。

多年以來，沉思已經成了他的習慣，當他靜坐無言之時，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些甚麼？

桑羽青正在思忖，突見白嬋緩緩而來，她逕自走到桑羽青的面前。

桑羽青很是詫異，抬目望了望她，說道：「姑娘有甚麼見教麼？」

白嬋搖了搖頭，嘴角掛着一絲淺淺的微笑，用着很平靜的口吻說道：「沒有甚麼事，只是我一個人悶得很，想找你說說話。」

桑羽青雖然很興奮，但是由他臉上，一絲也看不出來。

他依然沒有站起來，點了點頭，說道：「姑娘請坐吧。」

但是附近並沒有第二張椅子，白嬋對桑羽青冷漠的神態很是詫異。

恰好這時小二送香茶上來，桑羽青回頭道：「與白姑娘送個座來。」

小二答應而去，一刻工夫送來一張椅子同熱茶一盃，白嬋就在桑羽青的對面坐了下來！

他們相距不過五六尺，桑羽青鼻端聞到一股淡淡的溫香，心頭不由一盪。

他從來不曾與女性接觸過，這時一個天仙化人般的女孩子，就坐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桑羽青只有把目光，射在那隻精巧的小茶壺上，一言不發。

白嬋則顯得大方得多，她靜靜的觀察着這個年青人，也是默默無語。

不知過了多久，白嬋打破了沉寂，道：「我記得你昨夜告訴我，你叫青燕。」我希望你能把姓名告訴我以後也好稱呼。」

桑羽青抬目望着她，略為沉吟，但還是說道：「我姓桑！」

白嬋笑道：「那麼我以後就稱你桑少俠了。」

桑羽青未曾答言，少頃，突然說道：「姑娘要往何處去？」

白嬋答道：「現在還不一定，我許了很多願，要沿江去還願呢。」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可眞是一條路呢！」

這時白嬋已然問道：「桑少俠，你是到那裏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說來巧得很，我與舍師弟初來江南，最大的願望便是朝山晉廟，看來我們要走在一起呢！」

白嬋長長的睫毛閃動了幾下說道：「是嗎？倒看不出你們也是信佛之人呢！」

桑羽青道：「非但信佛，而且虔誠得很呢！」

他們停頓下來，各自側度着對方的心意！

過了一下，白嬋突然問道：「桑少俠，這金陵的大小廟宇，你都遊遍了麼？」

桑羽青一笑道：「連土地廟我都進過了香了。」

白嬋笑道：「如此看來，你們比我還要虔誠呢！」

才說到這裏，突然聽到樓下一片吵鬧之聲。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白姑娘，我們下去看看如何？」

他不用看就知道，在樓下吵鬧的準是小猴兒，除了他沒有別人。

白嬋似乎也想到了，她淺淺一笑，說道：「好吧，我們下去看看。」

這時樓下吵鬧的聲音越來越大，只聽得小猴兒的尖嗓子，大聲的叫道：「怎麼？出家人就這麼不講理麼？告訴你，金陵不是小地方，一樣可以送你到官府。」

桑羽青劍眉微皺，心中暗罵：「這小猴兒眞個討厭！」

隨聽宏聲道士氣極而抖的聲音說道：「這……這是甚麼話？你憑甚麼送我到官府？……」

他似乎氣到極點而說不出話來。

白嬋望了桑羽青一眼，笑道：「好像是你的小兄弟呢。」

桑羽青點頭道：「這個孩子，專門給我找麻煩。」

說着二人已經下樓來了，只見小猴兒拉着宏聲道士的衣服，拚命的往外拖，口中叱道：「走，跟我到官府去。」

那宏聲道士臉都氣白了，一個勁兒的掙扎，跺腳叫道：「憑甚麼？……喂，你放手好不好？」

小猴兒却搖頭道：「不好，今天非要辦你這個惡道。」

桑羽青走下樓來，沉聲道：「小猴兒，你要幹甚麼？」

小猴兒見桑羽青下來，他立時停止了撒野，但是一隻手還拉住宏聲道士的胸襟上，幾個布扣全被他拉斷，露出了胸脯。

他大聲的叫道：「師哥，他，他是個惡道……」

宏聲道士用力的搬着小猴兒的手，大聲叫道：「放手，快放手，你要是再不放手……」

小猴兒立時叫道：「不放怎麼樣？你個出家人還敢打人麼？」

宏聲道士氣得濃眉高揚，可是看熱鬧的人很多，所以他強忍着不敢動手。

桑羽青叱道：「快放手，怎麼可以對出家人如此無禮？」

小猴兒這才把手放開，攔在門口道：「你敢跑，你跑我就抓你！」

宏聲道士已是面無人色，聞言暴跳道：「哇！我憑甚麼要跑？我又沒作賊！」

這時桑羽青已經分開衆人，走到宏聲道士面前，單掌施禮，說道：「道長請息怒，這孩子年紀小不懂事，還請道長多多原諒。」

宏聲道士憤怒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吁吁道：「好，這是你家的孩子，我倒要問問，他憑甚麼這麼欺負我出家人？」

小猴兒在旁叫道：「甚麼？我欺負你了？……」

桑羽青回頭叱道：「你別開口。」

小猴兒則好似委曲得很，閉口不語，

桑羽青又對宏聲道士道：「但不知為了何事，與舍師弟發生糾紛？」

宏聲道士叫道：「你問他呀，我眞被他弄得莫明其妙，眞是……」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桑羽青回頭道：「小猴兒，到底怎麼回事？」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竟也說不出原因來，他搖搖頭，說道：「他自己都說不出來，還問我作甚麼？反正算我倒霉，就當

我踩了一脚狗屎好了，呸！」

他說着，在宏聲道士面前吐了一口口水，又踩了一脚，然後蹬蹬的跑上了樓。

衆人都被他惹得大笑，宏聲道士氣得要發瘋，正要發聲，白嬋已走近道：「道長不必與小孩子一般見識，我還有些事要請教道長呢！」

宏聲道士無可奈何，連聲嘆着氣，隨白嬋上樓而去，衆人也就慢慢散開。

桑羽青雖然暗笑宏聲道士受窘，但是想到小猴兒剛才的瘋狂情形，也覺得氣人，忖道：「這小子越來越野，眞得要好好管教才行。」

他想着上了樓，才走到自己房門口，便見小猴兒探頭探腦的，問道：「那雜毛老道走了沒有？」

桑羽青不答，逕自走到房內，把門關好。

小猴兒見桑羽青面色不善，立時規矩下來！

桑羽青坐在窗前，很平靜的說道：「現在告訴我，剛才是怎麼回事？」

小猴兒畏怯怯的說道：「是……是這麼回事，你叫我跟踪他！」

桑羽青聞言險些笑了起來，他不得不繃着臉，說道：「這是那一國的規矩，人家不讓你跟，你就要送人家到官府？」

小猴兒想了想，自己也笑了起來，但他很快的停止了，一雙大眼望着桑羽青一言不發。

桑羽青哼了一聲，說道：「哼！你還笑？少時再算賬，現在你把全部的經過告訴我！」

小猴兒說道：「我出去之後，暗中跟隨他，相距約有兩丈多遠，一直跟他到前山……」

說到這裏，望了一下椅子說道：「我可不可以坐下來說？跑了一上午，眞是累死了！」

桑羽青氣笑不得，說道：「好！你坐下來說！」

小猴兒坐了下來，又喝了一口水，用手揉着自己的小腿，好像眞累壞了似的。

桑羽青也不理他，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他。

小猴兒可也不敢躭誤太久，他立時接着說道：「誰知道那臭老道精得跟兔子一樣，他知道我在跟他，竟滿山的亂轉，一直轉到現在！」

桑羽青道：「就在這『棲霞山』內轉麼？」

小猴兒道：「可不是嗎！開始我還不知道，後來越看越不對，才知道這老雜毛給我要陰！」

他說到這裏，好似很生氣，站了起來接道：「他媽的！這老雜毛一直轉了兩個時辰，竟又轉回來了，我還沒有發火，他竟回頭問我為什麼老跟着他，我就說山又不是他開的，憑什麼不准我走？就這麼吵了起來，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

桑羽青沉吟了一下，說道：「小猴兒！你追踪他被他發覺，只因他早已對我們有了注意，所以我不能為此罰你，不過……我們行走江湖，雖然嫉惡如仇，行俠仗義，但是我們總要記住，雖殺人，但不可辱人，所以你剛才戲弄那個道士，很是不應該！」

小猴兒一言不發，臉上的神情有些不服氣，桑羽青又接着說道：「也許各人的脾氣不同，有很多正派的人物，總愛戲弄對方，我却是認為不對！好在這不是大錯，所以我要罰你站一個時辰，下次再有這種情形，還是罰站一個時辰，現在你到牆角去站好！」

小猴兒一言不發，逕自走到牆角站好，桑羽青又道：「我知道你一定不高興，不過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既便是萬惡不赦之人，也不要戲弄他！」

小猴兒嘟嘟道：「我又不是戲弄他，是借故取他一件東西！」

桑羽青一怔道：「什麼東西？」

小猴兒由身上取出一塊小竹牌，說道：「就是這個！」

桑羽青接了過來，一言之外，不禁雙眉飛揚，說道：「啊！你這一趟算是立了大功！」

桑羽青雙目射出了一種異常的光芒，注視着手中所握的綠色竹牌。

他手中的那塊小竹牌，大約兩寸見方，漆成了墨綠色，兩面都磨得非常光亮，正面刻着一彎新月，反面則是一朶祥雲。

小猴兒回過頭來，問道：「到底怎麼回事？」

桑羽青用着一種異常的聲調說道：「這塊竹牌上所刻的符號，都是東凡和尚的代號！」

小猴兒叫道：「啊！如此說來，宏聲道士果然與他是一夥的！」

桑羽青站了起來，冷笑着說道：「哼！東凡和尚，總算找到你的綫索，只要你不死，我桑羽青復仇之日將至矣！——」

他語聲悲憤之中，又充滿了興奮，這塊竹牌的出現，至少證實了東凡和尚還好端端的活在世上。

小猴兒見自己立了功，立時站不下去了，他嘻笑着說道：「幸虧我有急智，差一點就把這條綫索放過呢！」

桑羽青心中好笑，把竹牌放入懷中，笑着道：「我作事自有賞罰分明，你立了功我自然要獎賞你，不過要等受罰完了再說。」

小猴兒知道，要想不站這一個時辰是辦不到的，立時垮下了臉，一言不發。

桑羽青也不理他，逕自走出了房門，思索着復仇之事。

一時時辰過後，桑羽青還在沉思，小猴兒出得房來。

受罰之後，他的火氣也很快的消了，跑到桑羽青面前，問道：「師哥，你還想什麼？」

桑羽青道：「你來得正好，從現在起，你要好好的盯着宏聲道士……」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搖頭道：「我還敢盯他？剛才站得我兩條腿還酸呢！」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笑道：「好了，以後我不再罰你就是，你知道此事關係重大，由我盯着白姑娘，只要他們稍有異動，我們立時可以知道。」

小猴兒想了一下，說道：「那——為什麼不由我盯白姑娘，你去盯……」

說到這裏自己停了下來，搖頭道：「好吧，算我倒霉，盯那個臭老道！」

說罷匆匆而去，桑羽青忖道：「但願白嬋與他們是敵非友，否則她豈不也成了我的敵人了？」

少時，小猴兒匆匆的跑了上來，叫道：「糟啦，他們已經走了！」

桑羽青一驚，忙道：「誰走了？」

小猴兒道：「一個時辰以前，白姑娘算清了店錢，和那個道士一塊兒走了！」

桑羽青頓足道：「唉！近在咫尺竟讓他們走了……我們快追！」

二人回到房中，整理好東西，下樓算賬。

小二很快的把兩匹駿馬牽出，桑羽青問櫃台道：「你可知白姑娘到那裏去了？我有要緊的事忘了告訴她！」

掌櫃的搖頭道：「這我就不清楚了，好像聽她說要坐船八成是奔了下關吧！」

桑羽青拱拳稱謝，立時騰身上馬，撥轉馬頭，飛趕而去。

小猴兒策馬追上，叫道：「下關在那裏呀？」

桑羽青道：「是金陵的大碼頭，我們要趕快追，否則船走了，我們連上行下行都不知道！」

× × ×

這兩匹快馬在「棲霞山」道上，馳騁如飛，霎時衝下山來。

桑羽青勒住了馬，向着路邊一家高掛酒簾的酒店說道：「小哥！借問一聲，剛才可有個白衣姑娘，和一個道士由此過去麼？」

小伙計道：「對了！去了一個時辰了，往左邊去的！」

桑羽青稱謝之後，飛馬追去，邊道：「不錯！左邊正是往下關去，希望在他們開船之前能夠追上！」

於是，這兩騎快馬，如同騰雲駕霧一般，在秋涼的道路上，飛奔而去，惹得路人頓足觀望。

那消半個時辰，已然快到下關，由於「下關」是一大碼頭，百貨陳集，人潮甚衆，所以桑羽青及小猴兒，不得不放慢了馬。

他們雖然焦急，却也無可奈何。

這裏沿着江邊，只見大小船隻無數，都排在了岸邊，有的上貨，有的下貨，苦力們叫叫嚷嚷，吵成了一片。

小猴兒叫道：「乖乖，這麼多船，叫我們到那裏去找？」

桑羽青已把這附近觀察一遍，說道：「這裏全是貨船，我們到前面去找！」

小猴兒：「我來開路！」

他帶馬向前，立時扯開了嗓子大叫道：「喂！讓路！讓路！撞死人不賠命！」

桑羽青不禁苦笑搖頭，對於這個孩子，却是一點辦法沒有。

那擁擠的人羣，被小猴兒的大叫所驚動，一個個怒目相視，但是見到他們兩人人壯馬健，一表非凡，桑羽青肩頭又插着一柄古劍時，也都無言的紛紛讓開了。

這麼一來，二人可將速度放快，片刻之後，已經突出了這片擁擠之地，來到了上游。

這一片江岸，多是客船停泊之地，所以不似万才那麼擁擠。

桑羽青把馬勒住，放眼過去，見江邊上少說也停了有二三十艘客船，有的正在放帆欲航。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快去打聽一下，白姑娘可是在此上船？」

小猴兒答應一聲，策馬而去，不大會的工夫跑了回來，說道：「是啦！他們說一個穿白的姑娘和兩個道士都在這兒上的船！」

桑羽青道：「啊！船準是開了，你可曾問他們往那道而去？」

小猴兒道：「問過了，他們說是往西而去，多半是去安徽呢！」

桑羽青道：「我們快雇船！」

他翻身下馬，牽到江邊，很快的雇好了一艘中型帆船。

船上除了桑羽青，小猴兒外，另外還有兩個撐船的小伙子，都是年青力壯，另外有一個燒飯的老頭。

這時正好順風，桑羽青等上了船，把兩匹駿馬拴在船後，立時催道：「小哥，快開船！」

那小伙子笑道：「我兄弟辦貨去，馬上就開！」

桑羽青也不便表示太急，對小猴兒道：「我們進艙去，免得惹人注意。」

小猴兒答應着，與桑羽青同時進入艙內，見是一炕一桌，雖然小了些，但是倒還清潔。

小猴兒立時脫鞋上炕，躺了下來，笑道：「昨夜沒有睡好，今天可要好好睡他一覺。」

桑羽青不理會他，坐在了窗前，把窗戶支開一半，向江岸望去。

江岸之上，熙熙攘攘，喧嘩之聲陣陣傳來，有的船夫用着大繩索，拉着載貨太多的船「吭唷！吭唷！」叫個不停。

不一會的工夫，便見掌船的伙計抱了一批食用之物趕了過來。

他們立時準備開船，就在船隻正要離岸之時，突然一陣鸞鈴之聲，隨風傳來。

桑羽青便覺眼前一亮，只見一匹雪白的駿馬急馳而來。

到了岸邊，那匹駿馬驀然勒住，前蹄高揚，發出了一陣長嘶。

馬上坐着一個年青壯士，年約二十三四，他穿着一件淺青色的勁裝，上身披了一件血紅色的薄毛抖篷。

這種穿着打扮大爲刺目，加上他長得一表人才，立時吸引了大批人的注意。

他逕向桑羽青這隻小船叫道：「喂！掌船的！」

掌船的答聲應道：「客人可有什麼事麼？」

那紅衣的年青人道：「聽說你這條船要上安徽去，可否帶我一程？」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

「啊！竟有人先尋上門來了。」

小猴兒一骨碌爬起來，說道：「我去看是誰……」

桑羽青已叱道：「你別去，睡你的覺吧！」

小猴兒氣得又躺了下來，便聽舟子道：「對不起，小爺，我們船上已經包出去了。」

那紅衣人停了一下，說道：「那我只好另外雇船了。」

說罷勒轉馬頭而去，這時桑羽青所坐這隻小船，已經離岸而去，舟子扯上了帆，很快的向西航去。

桑羽青由窗口見那紅衣的年青人，正在向別家的舟子商量，並且遙遙的指着自己的這條船。

這一年多來桑羽青雖是尋仇，但也管了不少閒事，難免得罪了很多人。

他忖道：「這年青人必與我的尋仇有關。」

小猴兒問道：「師哥，他怎麼知道我們的船到安徽？」

桑羽青搖頭道：「不知道，看來我們還要在江面上見面。」

小猴兒聞言又興奮起來，他坐起身子，雙手抱着膝，說道：「在江面上打架倒是蠻好玩的，前年在錢塘江打得好過癮，要不是師父罵我，那幾個老傢伙早給淹死了。」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說道：「你一天到晚就想打架，眞是猴性難改。」

說着把窗戶關上，室內立時顯得很是昏暗，小猴兒打了個呵欠，睡了下來，說道：「天黑了，我可眞要睡了。」

桑羽青道：「我們此去危險重重，現在白日倒無所謂，夜晚行船就難免有變，趁着白天我們好好睡一覺吧！」

說罷之後，把舟子叫進來吩咐了一陣，在小猴兒身旁睡了下來。

這一覺，一直睡到天將黃昏，二人才先後醒來，白姑娘的那隻船還沒追着。

艙中點上了燈，用飯之後，舟子進艙請示道：「小爺，前面有個避風灣，今天夜裏可要在這兒休息？」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現在距天黑還有一會，少時再決定吧！」

舟子答應而去，小猴兒睡足之後精神來了，出了艙，站在船頭與舟子聊天。

少頃，忽聽他叫道：「師哥，快來看，那小子追上我們來了。」

一語甫畢，桑羽青已經挑簾而出，走到了小猴兒身旁，向後望去。

只見濛濛重霧之中，水面上有一點燈光，搖搖幌幌，破浪而來。

小猴兒鼓着面腮，罵道：「他媽的，好大的胆，居然敢跟起我們來了，師哥，叫他們停船，等着這小子！」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何必急在這一時，反正這一趟水路，保你有架打就是了。」

這時船已轉入一條窄小的水道，兩旁寒林聳立。

桑羽青回頭望了望，笑道：「果然追上了。」

小猴兒轉身望時，見濛濛江色之中，數十丈外停泊着一隻小船，由於天色昏暗，水霧又重，只依稀看見一盞昏燈，和淡淡的船影。

桑羽青對舟子道：「我們靠邊停了下來吧！」

划船的舟子，已經感覺出載上了不平凡的客人，一個個提心吊胆，口中叨唸着，但願不要出事。

他們把船停泊好，拴在一株白楊樹上，然後坐在船板上喝起酒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下了岸，見這一帶岸邊空曠異常，但是樹木很多，也顯得出奇的幽靜。

桑羽青一直望着那遙遙的一點燈光，說道：「大概就是白姑娘那隻船了。」

小猴兒立時說道：「要不要我過去看看。」

桑羽青搖頭道：「不必！」

他又回頭望時，見後面那隻小船，也隔着數十丈，在岸邊停泊下來。

桑羽青微笑道：「說不定人家還會來探我們呢！」

小猴兒哼了一聲道：「哼，他要敢來，我就把他打下河去餵王八。」

桑羽青見他如此火燥，眞個笑氣不得，二人在岸邊談不了一會，天色已經非常昏暗了。

夜寒甚重，那三個舟子雖然飲了酒，也不耐寒冷，與桑羽青打個招呼，擠到後艙睡覺去了。

寒風陣陣，吹得林木發出了陣陣呼嘯，顯得冷清寂寥，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道：「我還是到艙裏舒服些！」

說着匆匆的跑到了艙裏，桑羽青叫道：「不准燃燈！」

小猴兒答應一聲，並且把船頭的風燈也熄滅了，四下立時一片漆黑。

桑羽青一個人在黑夜中徘徊，凜冽的寒風吹透了人的心，桑羽青雖有一身奇技，也覺得有些凉兮兮的感覺。

他在黑暗之中，坐在一株大樹之上，左右的望着那兩艘小舟。

桑羽青靜靜的等待，他知道必定會有人來。

良久，天色已然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並且開始落下了濛濛細雨，淅淅瀝瀝，增益寒涼。

桑羽青好似木雕也似，坐在那裏一動不動，不但如此，他還閉上了雙目，好似老僧人入定一般。

突然，一聲輕微的聲响，起自小船。

桑羽青緩緩把眼睜開，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仍能清晰的望出一兩丈遠。

只見一個極清淡的黑影，由小船之上，輕輕的躍了下來。

桑羽青一眼就看出，正是小猴兒。

他心中暗忖道：「我正要你跑這一趟呢。」

小猴兒猴頭猴腦的張望了半天，當他的目光向桑羽青掃來之時，桑羽青却故意把頭扭開，佯作不覺。

小猴兒猶豫了一下，然後輕手輕脚的向白嬋停船万向而去。

他身手輕得像是一片樹葉一般，爲了怕桑羽青發覺阻止，所以走得極慢。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小猴兒，憑你還能把我閃過去？」

想到這裏，再望見小猴兒那付怪樣，不覺好笑之至。

小猴兒費了好半天的工夫，才移出去四五丈，這才把身法放快了些，很快的消失在暗影中。

小猴兒走了之後，桑羽青忖道：「我且在此等那年青人。」

十餘年來的含悲忍痛，養成了他無比的耐力，卽使在最危難的時候，他也能鎭定如恒。

他算定了那紅衣的青年要來探舟，所以先尋了一個隱秘的地方等候。

小猴兒無聲的去遠了，桑羽青目力再好，也無法望得見。

但是，別看他平時對小猴兒特別嚴厲，實際上他對小猴兒的武功，機智，都有絕對的信心，所以才放心的讓他而去。

秋蟲低泣，夜涼如死，這情景正如桑羽青久蟄的、悲痛的心一樣。

從他稚齡之年，目睹父母慘死，他便學會了如何隱滅悲痛，這十餘年來，悲痛已經在他心底，化成了一般巨大的力量。

如今他已學成了一身奇技，走上了復仇之途。

但心頭的悲憤與日俱增，那股巨大的力量，也將在他仇人出現時而發洩出來。

遠處開始有輕微的聲響了，桑羽青睜亮的雙目轉了過去——

但是他並沒有看見什麼，因為距離太遠了，不能由聲音來判斷，那人正是向這邊而來。

桑羽青微微一笑，心中想道：「哼！你果然來了。」

他坐在那裏，靜靜的等候。

不一會的工夫，一條修長的黑影，撲進了兩丈之內。

他身子半側，隱在一株白楊樹後，但是桑羽青却看得很清楚！

只見他一身勁裝，身上還披着那件斗篷。

桑羽青不禁覺得奇怪，忖道：「三更半夜，他披着這面斗篷作什麼？」

夜行人好像是極度的小心，他站在那顆樹後，靜靜的等了半天，顯出了他非常的有耐性。

但是桑羽青比他更有耐性，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靜看下文。

夜行人站了半天，沒有什麼動靜，那些舟子均勻的鼾聲，由後艙傳出，令人也分不出到底是誰發出的。

他微微的移動了一下，由樹後轉了出來，一雙眸子，在黑暗中也發出了光芒。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這年青人的功力不淺呢。」

這時那夜行人，已經緩緩的向小舟移動，他脚步很輕，但是速度非常快。

眨眼之間，他已經來到了小船之邊。

他略為猶豫一下，終於上了船，緩緩的向桑羽青所居的船艙移動。

桑羽青微微冷笑，忖道：「哼！你胆子也太大了。」

夜行人很快的把耳朵貼在了窗紙上，這時桑羽青已輕輕的站了起來，移出了五六尺，躲在一排大樹之後。

他折下了兩三節小樹枝，只見那夜行人已經離開了窗下。

他似乎很奇怪，因為艙中一些聲音也沒有。

大凡武功高强之人，只要有人呼吸，便立時可以聽得出來。

他在窗下猶豫了一下，轉過了身，竟然大胆的去掀那一扇窗戶。

桑羽青心道：「你好大胆。」

他右臂略揚，手指微微抖動，一節樹枝立時飛出，夾着輕微的破空之聲，向夜行人的後腦打去！

桑羽青發了這一節樹枝之後，立時變了自己的位置，因為他看出了這夜行人超絕的功夫，而不願與他這麼快就對面。

那夜行人果有所警，他身軀猛一側「噗！」的一聲輕响，那節枯枝已經破窗而入。

桑羽青並未再發出第二枝，那夜行人果然不凡，他身軀一幌，如同一隻夜鳥一般，向桑羽青先前停身之處飛撲過來。

只不過一霎眼的時間，他已經飛到了那株白楊樹下，向四週察看，單掌護身，搜尋敵踪。

桑羽青暗暗點頭，忖道：「他『聽風追踪』的功夫，果然是一流的。」

這時水霧更濃，吹之不散，桑羽青只依稀可以看到他淡淡的身影，比先前還要模糊得多。

這種情形對桑羽青更是有利，因為他知道對方的行跡，而對方却極難發現他。

夜行人在這一塊地方略為巡視，立時越出了一丈以外，不作久留。

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極有經驗的江湖客。

就在他尚未轉身之時，桑羽青的第二節枯枝又發了出來，直奔夜行人後腰。

像方才一樣，桑羽青發出這節枯枝之後，立時變換了藏身之處。

那夜行人一聲輕叱，回身一掌把那節枯枝掃開，他沉聲道：「朋友，我葉劍瀛來此是誠心結交，你不要誤會了。」

桑羽青並不搭理他，這時寒霧越重，相隔一丈多遠，桑羽青若非知道他立身之處，幾乎根本看不見他。

葉劍瀛說罷，等了一下，不見回音，他又接着說道：「朋友，也許我葉劍瀛行徑不對，不過我確是一片誠心，請出面一敍如何？」

桑羽青仍然不答，他並且緩緩的向左移開了數尺，藏於濃霧之中。

葉劍瀛微微咳一聲，正要說話，桑羽青的第三節枯枝又發了出去。

這一次他用的勁力略大，直奔葉劍瀛頭部。

葉劍瀛很快的發覺了，他頗為憤怒，身子一幌，閃出了五六尺，一掌劈開打來的枯枝。

他用着不悅的口吻說道：「朋友，這是待客之禮麼？」

在夜行人說話之後，桑羽青記住了他的位置，又退出了一丈多遠，他用着冰冷的聲音說道：「朋友，若無特別的事故，請你回船吧。」

葉劍瀛循聲緩緩移動，口中却說道：「小弟獨行寂寥，極欲與閣下結交，雖顯冒昧，但請念在小弟一片誠意，請出面一見。」

他邊說邊行，朝桑羽青發話之處很快的走去。

但是桑羽青早已到了河邊，說道：「在下拙於應對，仁兄請回船吧。」

葉劍瀛大吃一驚，因為他發現這麼一會的工夫對方已經到了河邊，並且未發出絲毫聲息，他冷笑一聲道：「仁兄有這一身絕妙的功夫，小弟更是不見不行了。」

一語甫畢，身如旋風一般撲向了江邊，神速已極。

但是仍然撲了個空，桑羽青的聲音又發自林中，說道：「你尋找不着，不必强求了。」

葉劍瀛好不惱怒，由囊中摸出了三粒鐵蓮子！

葉劍瀛手中緊緊的扣着三粒鐵蓮子，說道：「你拒人忒甚了，我葉劍瀛並無所求，只不過想交你這個朋友……」

說到這裏，猛一揚手「刷！」的一聲輕响，一點銀星，强如閃電一般，向桑羽青發話之處打去。

葉劍瀛算計着，卽使打不着對方，至少也可查出對方的位置！

但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那枚鐵蓮子發出之後，竟是毫無下落。

隨着便聽左側一丈多遠的林中，傳出一聲輕笑，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葉壯士，交朋友這麼交麼？」

葉劍瀛羞怒交集，冷笑道：「你剛才不是發了三次暗器麼？」

那低沉的聲音又道：「我明白了，這是禮尚往來，我等着你的後手呢！」

葉劍瀛哼道：「哼！好得很……」

一語未畢，第二枚鐵蓮子破空而出，就在他那鐵蓮子才出手時，耳邊忽的聽得一陣風聲。

葉劍瀛忖道：「這次又白費了。」

果然，第二枚暗器出手，仍是毫無下文，耳旁又響起桑羽青的聲音，由右後方傳了過來道：「葉兄好俊的功夫，濃霧之中，竟是不差分毫。」

葉劍瀛大為震驚，忖道：「啊！他竟有這麼快的身手，我葉劍瀛今天算是遇見對手了。」

他冷笑着說道：「你不要急，還有第三手……」

說到這裏，他故意停頓下來，耳朵果然聽得一陣輕風，向右後方移動。

葉劍瀛再不遲緩，他揚手之下，一點銀星，疾以閃電般，向右方打去。

他暗器出手之後，才喝道：「打！」

桑羽青果然是向右方移動，他才跨出了五六尺，突然一點疾勁的破空之聲，向自己胸前打到。

他方一怔，一點銀星呼嘯而來，桑羽青不願閃躲，一翻腕子，二指如電，已經把那粒鐵蓮子揑在手中！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果然不同凡響，仁兄請回，改日我登舟拜訪！」

那葉劍瀛却笑道：「我天生就是怪性子，今天想見你，就非見不成。」

桑羽青聞言頗為不悅，說道：「葉兄，不必相强，我今夜實在不願接待客人，請你回舟休息吧！」

葉劍瀛笑道：「我只求見你一面，留點交情，難道這也於理不合麼？」

他說話的口氣很是平和，令人弄不清他的來意。

桑羽青道：「今夜恕不奉陪，我言出無改，你再相逼就不是朋友了。」

葉劍瀛笑道：「哈哈，我這人就是好奇，你越神秘，我越想看看你。」

桑羽青冷冷笑道：「只怕難從你的意願吧。」

葉劍瀛笑道：「反正深夜無聊，我們就在霧中捉迷藏如何？」

桑羽青冷冷道：「任憑尊便。」

才說到這裏，遠處一陣喝叱之聲，隨風傳了過來。

桑羽青一驚，忖道：「莫非小猴兒出了事？」

想到這裏，他無心再與葉劍瀛胡纏，身形一幌，鬼魅般的冒着濃霧向下趕去。

桑羽青這條船，與白嬋的船隻，相距只有數十丈，所以不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已經趕到了。

由於霧太濃，走出幾步去就看不清楚，但是桑羽青目力不凡，能够看得遠些。

走近之後，果然聽見小猴兒的喝叱聲，他罵道：「媽的，今天不把你餵王八才怪。」

桑羽青已經看見了濛濛的人影，在濃霧之中交手，甚是劇烈。

小猴兒的形態，桑羽青自然一眼就看了出來，但是另一人，却是看不清，但不是道士打扮。

桑羽青雖然心中奇怪，但見小猴兒不是與白嬋動手，便放心了。

他尋到了河邊，足尖一點，輕如落葉一般，落在了停泊的那隻船上。

這一隻船比桑羽青所乘的船隻要大上一倍，船頭本來一直掛着兩盞「氣死風燈」，不知何時熄滅了。

桑羽青走到船旁，他拉起了窗戶，聚神運目望去，船艙中却是無人。

他一連把兩間艙房都查看了，除了四個舟子沉睡未醒外，根本就空無一人。

桑羽青頗為詫異，忖道：「莫非白姑娘所乘的不是這條船麼？」

方想到這裏，突聽一聲悶哼，像是有人受了傷，隨聽小猴兒道：「這次我看你怎麼咬舌頭吧。」

桑羽青急忙跨了上船舷，準備趕去，但是一陣急風撲面，桑羽青身子一幌，已然越到了船頭上。

就在同一時間，一條淸淺的身影，縱上了先前桑羽青停身之處。

夜深霧重，桑羽青也看不清是甚麼人，只依稀可以判斷出，他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

在這種情形下，對方既不說話，桑羽青也乾脆一聲不响，靜立船頭。

那人停身之後，略為猶豫，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夜鳥一般，挾着一片風聲，向桑羽青撲了過來。

當他距離桑羽青還有三尺時，突然吐出了右掌，一陣破空之聲，向桑羽青的前胸拍到。

桑羽青感到一股强勁的掌力壓來，不敢輕視，身形微微向後一錯，那人的右掌貼着他前胸滑過。

桑羽青毫不遲疑，右掌猛翻「雙龍奪環」，食、姆二指，向那人的腕子揑來。

他這一招表面看來輕鬆平常，實際暗含極厲害的招式，單就是二指之力，便可摧金碎石。

那人慌忙把身子一帶，滑向一旁，右臂也順勢抽了回去。

但是桑羽青墊上半步，化點為擊，五指緊併，掌心外吐，一股絕大勁力，向那人的背心擊去。

那人萬料不到桑羽青換招如此之快，

大吃一驚，慌忙之中，拚命的把身子向右一扭，總算勉强讓開了這一式。

但是桑羽青這記凌厲的掌力，也微微掃中了他的後腰，使得他一連奔出去兩步，才把身子拿穩！

他似乎大吃一驚，說道：「喲！好厲害……」

桑羽青動起手來，更是不容對方喘息，所以還不容他說這句話，身子又欺了過去。

他一言不發，二指如電，向那人雙眉之間「眉長穴」點到。這一式又快又狠，那人魂魄升天，開口叫道：「啊唷……」

桑羽青二指已然快接觸到了，他拚命的向後退出半步，總算把這一招讓開。

但是桑羽青身手如電，他不動手則已，動起手來便是疾風暴雨，絕不容對方有喘息的餘地！

所以那人一口氣還未復過來，桑羽青招式又變，右掌向下猛沉，五指大張，向那人的心腹拍來！

那人嚇得魂飛天外，又是拚命一蹬，身子向後射去，恰好落在船邊，再多用一點力就要掉入江中了。

這一次他落下之後，怕桑羽青連環進攻，所以才一落地，立時又向左前方縱出了了五六尺。

驚魂乍定之際，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桑羽青靜靜的站在船頭上，動也未動。

原來桑羽青由於以往的經驗，不願逼他太緊，防的是怕他再來個嚼舌而亡。

同時，爲了想試探是否還有人在暗中窺伺，所以留了些餘地。

那人驚魂甫定，用手指着這霧中的奇人，用着冷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甚麼人？」

桑羽青聞言好笑，忖道：「這人忒也糊塗，弄不清我是誰就冒然下手。」

但是聽他的口音，並非宏聲道士，桑羽青乾脆一言不發！

那人自知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但是看情形逃也不成，也就怔在那裏。

桑羽青也不逼他，二人默默相對，誰也沒有舉動。

這時岸上又傳出了一聲尖細的哨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看來他們這次來的人不少呢。」

隨又聽見小猴兒的喝叱之聲，和陣陣破空穿越之聲，甚是混亂。

那人竟想趁亂而逃，可是他身形才一幌動，桑羽青已經攔住了他身前，冷笑道：「想逃？」

那人咬牙道：「好，我與你拚了。」

一語甫畢，雙掌如電，分別向桑羽青的面部後前胸打來。

桑羽青向後退開半步，那人撲了個空，知道不好，來不及抽掌，桑羽青二指已然向他腰際點來。

那人慌忙向右一閃，再度跨到了船舷上。

他雖然閃開了腰際，但是並未能全部躲開，桑羽青二指一滑，已然點到了那人右大腿根的「白海穴」上。

「白海穴」爲人體一大麻穴，那人啊唷一聲，翻下了船落在岸邊，濺得水花四射！

桑羽青正準備下船擒他，突聽小猴兒老遠叫道：「小子！你好厲害，居然還能逃！……」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小猴兒雖然功力差些，但是擒人之時，必是點穴，那人居然能自閉穴道……」

方想到這裏，不遠之處有人急奔之聲，桑羽青雖然目力奇異，也望不見有人。

好在岸邊水淺，桑羽青不慮那人會淹死，於是身形一晃，騰身而起，出去了七八丈遠。

桑羽青趕到之時，却不見人影，突然一陣急風，由背後撲來。

這人掌風凌厲，非比尋常，桑羽青吃了一驚，身子一轉，讓了過去。

他目光一瞥之下，見一個極其靈活的人影撲來。

桑羽青在他第二招未發之時，已沉聲道：「小猴兒，是我！」

原來那人正是小猴兒，他慌忙的收了掌，說道：「師哥……」

桑羽青壓低了嗓門喝道：「小聲！」

小猴兒立時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剛才抓了一個準備帶回去，誰知又有人偷襲，我應付兩下，那人竟逃了！」

桑羽青道：「你可點了他穴道？」

小猴兒忙道：「當然，我點了他『志堂穴』。」

桑羽青一驚，問道：「『大乘』還是『小乘』？」

小猴兒道：「我怕傷着他，所以用的是『小乘』手法！」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這難怪了！」

原來石塵子所傳點穴法乃是武林絕技，有「大乘指」，「小乘指」之分。

(未完)

功夫漫談

神乎其技的中國功夫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有獨到之妙，舉世馳名，不過歐洲和美國的人始終是練習西洋拳較多，爲甚麼他們明知中國功夫有獨到的地方，但仍然苦練西洋拳呢？說到這一點，不能不講究當地的環境。

原來歐美方面有些地方苦練西洋拳，就因爲練習過這種拳法，而且略爲有些成績表現出來的人，就可以靠這一套搵食，如果不懂西洋拳，那就無法參加拳賽，亦卽不能夠靠那種拳擊的方式賺錢，故此，當地人士練習西洋拳，好像成爲一種習慣，明知那種拳法有很多弱點，仍是苦心練習。

西洋拳出場比賽的時候，照例要戴手套，而且不准打擊對方腹部之下任何一處，更加不准起脚踢人，因此西洋拳想打贏對方，就要靠重拳出擊，利用震動力使對方沒法支持，不能不倒下來，如果他們離開了拳鬥場，脫下手套，偶然在街上跟甚麼惡霸打起來，對方空手出擊，而且可以用脚去踢，那個西洋拳的拳師就無法佔上風了，故此，在美國紐約黑街的戰術，卽是說，當地黑社會或街童所打的一種打法，絕非西洋拳，而是手脚並用的南美洲拳法。

這種拳法有些近似中國人的功夫，加上泰國拳，但却缺少變化。他們最喜歡使用的就是連環牛角捶，跟着用膝頭撞擊對方的軀體，既然沒有脚刀，或者欄腰脚之類的脚法，更加沒有高踢的脚法，故此，這種功夫雖然打得狠，要是對方閃避得適宜，便失效了，無法取勝，說來仍然比不上日本空手道。

在許多種由外國拳法進入本地拳鬥場的功夫當中最爲近似中國武功的一種拳脚就是空手道，關於這點，現時稱爲空手道之王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也不諱言，他曾經到過中國福建省幾次，目的是學習中國的功夫，他閃避對方踢來的脚法，是側身用手撥開的，這種功夫就跟中國少林寺裏面的拳脚相差不遠。

山口剛玄認爲中國功夫變化性特別強，只是可惜太過複雜，難以使後輩循序而進，學習得到一種眞正能夠自衞兼搏鬥的拳脚，故此，他化繁爲簡，在日本空手道裏面揚威。

看看山口剛玄的手腕，你就會覺得驚奇，他的體型並非高大，可是，兩隻手的手腕都十分粗壯，可見他是下過一番功夫的，他的指腕之間極有氣勁，倘給他張手抓住一扭，隨時可以把一個人的腕骨扭斷，山口剛玄渾身是勁，當然是苦練得來，不過，他曾經苦學中國功夫，而且把這種功夫變化爲日本空手道的一部份，這是他聰明之處。

不但是日本的空手道專家認爲中國的功夫確有可取之處，選擇它的優點，加以練習，就算其他各地仍有一部份武林高手也是對中國功夫發生興趣的，有些人選擇硬功，另外一些人則選擇氣功。

印度有些僧侶是練習氣功的，他們認爲這種氣功跟中國的氣功相似，但却簡單許多，事實上是有效的，這種氣功必須苦練一個時期，起碼三個月然後有多少成就，至於它的名稱就叫做「印度氣功」。

印度氣功並非坐着練習的，而是站着練習，先用左手收回放在胸前，貼近自己的胸部，然後將右邊前臂伸到左邊的臉頰，捉住左耳，跟着用口與鼻呼吸，必須用鼻吸氣，用口呼氣，一呼一吸，非常輕微，似乎絕不勉強，然後生效，這樣子呼吸了一百次，然後反轉過來，採用左手護胸，並把左手的手指捉住右耳，照樣的呼吸，而且一百次，然後中止，如是者過了半個月，覺得輕鬆愉快，毫無不安之感，那就不用兩手分別捉住耳朵，繼續練習氣功，仍是用鼻吸氣，用口呼氣，練功的時候，舌尖頂住上顎，甚麼雜念都沒有，所須意注的就是氣沉丹田，即是說，從練功的一段時間開始，就要在每次呼吸的時候注意腹部之下一寸多些的穴道，它就叫做丹田。

粗看一下，你會覺得這種功夫實在太過平凡，可是，往深處研究，不難想像得到，它爲甚麼會見效，使人增加氣力，兼且增進健康。如果你照樣去做，就會發覺到它有些特殊的地方，原因是左右兩臂交义貼在胸前，伸出左手和右手捉耳朵的時候，無形中等於雙手壓住胸部，無法使用胸式呼吸，迫於做腹式呼吸。

中國氣功也好，打坐也好，練習太極拳也好，總之，那是氣功的話，必須用腹式呼吸，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從早到晚都是採用腹式呼吸，那就增進健康，氣力也增加不少，原因是肺量逐漸擴大，每一次都能夠多吸一點氧氣。

從生理構造看來，我們的呼吸必須用肺，絕對不能夠用腸或者胃，故此，氣沉丹田只是一種形式，當然不會用腸呼吸的，腹部在吸氣時向前伸出多少，純然是胃部向下垂的緣故，換句話說，這種腹式呼吸的作用就是每次呼吸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垂，並非肺部向胸前高聳。

由於胸部有許多塊胸骨掩蔽，而且骨頭之上還有肌肉，故此，胸式呼吸必須吸滿了氣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吃力，並非一向練習深呼吸的人，如果叫他使勁的用胸部吸氣，不斷擴張，他就覺得相當吃力，多練幾次，可能覺得胸部如感重壓，隱隱作痛，反之，用腹式呼吸的話，不管如何使勁，仍然不會發生隱隱作痛，或者覺得受壓力，就因爲腹部相當寬闊，可以容納肺部吸滿了氣的時候向下低垂。

腹式呼吸胸式呼吸相差之處就在這裏，一來腹式呼吸不會吃力，二來它可以每次吸進較多的氧氣，因此之故，長期用腹式呼吸會增加健康，兼且氣力充足。

印度氣功是以自己迫自己，呼吸的方法去做腹式呼吸的，中國氣功並非自己迫自己，而是依照一定的方式去做，先行氣沉丹田，覺得丹田有力，然後逐漸使渾身的氣跟着血液循環，往來不絕，自己也知道那種循環氣勁就是功夫，如果把它放在身上任何一處，都可以抵擋外來的打擊，假如放在手指手掌的話，眞的可以出手傷人。

並非用手指手掌去練習沙包，仍然有力量打傷別人，那是中國氣功當中最高的境界，由於氣功不必蓄勢待發，故此，練習過氣功的人，可以在一尺之內發拳，使對方受到很嚴重的打擊，如果練習西洋拳，必須搖曳自己的身體，向前衝打，渾身氣力放在該處，上半身微微俯伏，腰部收縮，整體的力量集中在拳頭之上，然後打得有勁，這兩種功夫就分得出氣功和硬功優劣，雖然氣功比較好，但却必須名師指點，而且練習有素，然後能夠發揮它的效能，因此之故，歐美人士沒有注意到氣功的優劣，反而印度的僧人懂得這種秘密，有許多和尚練習氣功。

改談世界拳王奇利，他之所以能夠雄霸拳壇，就因爲他每次發拳之前或每次發拳之後，能夠閃避對方，而且閃避得非常好，他跟另外一個黑人拳師李士頓展開拳王衛冕戰的時候，對方連發六拳，俱是打到盡的，他能夠忽左忽右的閃避，不必用手招架可以避開對方的六拳，突然出擊，一拳就把此人擊倒，所擊中的是對方肩膊骨，使他的肩骨脫臼，沒法再戰，這一招「獨劈華山」根本上就是中國功夫當中的一着，化爲西洋拳，仍然有用，虧他想得出來。

最近有些外國拳師認爲中國功夫多數學習過紮馬，馬步堅實，發拳也夠份量些，如果起脚踢人，更非練習紮馬不可，這種想法顯然是較前有了進步，能夠把中國功夫的優點融會貫通。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一行，終於在一處山巔茅舍中，見到一面幪黑紗，自稱六先生的老人，他要脅楚小楓等人放下兵刃，退出江湖，並交出他們所要的人，以交換解藥，楚小楓等不受脅持，向六先生挑戰，楚小楓拳出如風，十餘招下來，六先生已無法招架，大聲叫停，要以劍法再拚，簡飛星持刀出門，刀劍相拚，各出奇招，打得異常激烈，胡逢春站在楚小楓身旁觀戰，向楚小楓說這位六先生不知何許人，劍法竟如此高明，楚小楓說他懷疑簡飛星認識六先生眞正身份，胡逢春點頭道，只不知簡飛星何以不揭穿他的身份——

被騙疑中毒

楚小楓道：「也許是，他還不能肯定，所以，自己出手，想從他的劍法中，認定他的身份。」

胡逢春道：「當今武林之世，能和簡飛星大俠打一個勝負不分的，只怕是沒有幾人？」

這時，場中的形勢，已然有了變化，簡飛星全力搶攻，一連三刀。

凌厲絕倫的三刀。

六先生避過了兩劍，但卻避不過第三刀，橫劍一立，封了過去。

刀劍相觸，噹的一聲大震。

簡飛星冷聲道：「還要打下去麼？」

訴說隱秘情

六先生收住劍勢，道：「你好像搶到了一點先機。」

刀、劍相觸，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在這等快速的刀、劍連轉之中，刀劍相觸一下，實在算不了什麼？

對簡飛星的質問，在場之人，都有點不大明白。

難道這一招刀，劍交接中，六先生已敗在了簡飛星的手中。

每個人心中都充滿着疑問。

簡飛星道：「難道你不肯承認。」

六先生道：「咱們這是一場生死之搏，直到一個人無法還手時爲止。」

言下之意，雖然是承認輸了一招，但卻不肯罷手。

簡飛星道：「唉！一定要鬧一個血淋淋的局面麼？」

六先生道：「這樣情形之下見面，我想不出還會有什麼好的結果。」

簡飛星道：「你出劍吧！咱們不死不休。」

六先生道：「小心一些吧，我會殺了你。」

長劍一展，刺了過去。

他的劍法，有如怪蛇一般，似是困纏在簡飛星的刀上，但卻一直都避免和簡飛星的長刀之上。

刀、劍交織如電，估計簡，兩人又交手五六十個回合。

簡飛星忽然大喝一聲，刀演三絕招。

但見滿室中一片刀芒，寒氣森森，逼的人雙目難睜。

刀光斂收之後，室中的景物，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六先生已經橫屍地上，但人頭卻飛在了他坐的木椅之上，臉上仍然蒙着黑紗。

胡逢春道：「這個人的劍法不錯，不知是何許人物。」

一面伸手去取他蒙面黑紗。

簡飛星低聲道：「放他一馬吧！」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簡大俠……」

簡飛星接道：「讓我把他埋了吧！」

胡逢春道：「哦！」

楚小楓低聲道：「大哥認識他？」

簡飛星道：「是！」

楚小楓道：「他是大哥的什麼人？」

簡飛星道：「兄弟。」

楚小楓道：「是親兄弟？」

簡飛星道：「結義的金蘭。」

楚小楓道：「既是金蘭兄弟，簡兄，爲什麼不勸他棄邪歸正。」

簡飛星道：「我勸不動他，只好殺了他。」

楚小楓道：「大哥，大是大非之間有所抉擇，小弟希望大哥不要爲此抱咎。」

簡飛星歎息一聲，道：「我不會爲此抱咎，只是覺着這個組合的可怕，陸賢弟，應該不是一個好尚虛名，而且他孑然一身，照說，也沒有什麼可以威脅他的，但他卻對那個組合如此忠誠。」

楚小楓道：「他在死去之前，對大哥似是仍然十分敬重。」

簡飛星道：「嗯！」

楚小楓道：「大哥如是問他，他也許會給咱們一點指教。」

簡飛星目光轉注兩個青衣童子的身邊，道：「你們要追隨主人於泉下呢？還是想留下性命。」

兩個青衣童子看了六先生的屍體一眼，突然跪了下去。

四目中流下來感傷的熱淚，臉上是一股無可奈何的神色。

原來，紅潤的臉上，開始泛現出青紫之色，緩緩倒了下去。

原來，兩個人已咬破了口中的毒藥，雙雙斃命。

簡飛星高聲說道：「人十九，你出來吧。」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想跑。」突然飛身而起，人像怒矢一般，穿窗而出。

片刻之間，人十九在楚小楓劍尖指迫使下，行入室中。

他臉上的黑紗上，已被鮮血濕透。

仔細看去，才發覺他左邊的耳朵，已被割去，鮮血仍然不停的流出來。

楚小楓神情肅然的說道：「人十九，我們不會多問一遍，你如不肯回答，我就斬下你另一隻耳朵。」

人十九急道：「我……」

楚小楓接道：「我相信，你們的作爲，比我們還要慘酷十倍。」

胡逢春道：「人十九，這裏除了六先生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人十九道：「我……我……」

楚小楓長劍一揮，人十九一隻耳朵又掉了下來。

這等快手快脚，乾淨俐落的舉動，有着很大的恐嚇作用，人十九忍不住失聲而叫。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下一次，再不回答，我就斬你一條左臂。」

胡逢春道：「人十九，這裏除了六先生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人十九道：「沒有人了，六先生，就是這裏最高的負責人。」

胡逢春道：「解藥呢？」

人十九道：「沒有解藥。」

胡逢春道：「沒有解藥，那是說你們根本是準備置我們於死地了。」

人十九道：「好！我告訴你們實話，你們根本沒有中毒，爲什麼要解藥。」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沒有中毒。」

人十九突然取下臉上的面紗，只見長着白毛的猴臉，出現眼前。

苦笑一下，道：「這就是我，他們把我變成了一張猴子臉，但卻無法換去我的心，這根本是一個虛幻的陰謀，但他們估計錯了，想不到，你們竟然不怕死亡的威脅。」

簡飛星道：「大丈夫，活要活的心安理得，死也死的了無憾事，咱們就算中了毒，也不會受死亡的威脅。」

人十九道：「我就是勘不破這一道生死之關，才會甘受擺佈。」

胡逢春道：「那他們把我們誘入此地的用心何在呢？」

人十九道：「對你們下毒？」

楚小楓道：「什麼人才能夠對我們下毒？」

人十九道：「六先生。」

楚小楓道：「他！」長劍揮出，挑開了六先生蒙面黑紗。

那倒是一張五官端正的臉，留着黑色長髯。

簡飛星雖然不想看，但仍然忍不住看了一眼，忍不住失聲而叫：「陸賢弟。」

楚小楓道：「他會用毒？」

簡飛星道：「他是醫道高手，自然也是用毒高手。」

人十九道：「不知何故，他竟然沒有對你們下毒。」

簡飛星道：「因爲我，他寧可死在……我的刀下，也不肯對我們用毒。」

楚小楓道：「他表現的，倒是對大哥很有情意，但他爲什麼又不肯說明眞象來呢？」

人十九道：「他們是高一層的身份，必然有另一種受統馭的方法。」

楚小楓道：「知道麼？」

人十九道：「不知道，只是想當然而耳……」

長長歎息一聲，道：「我知道的，都說給你們了，我要去了。」

突然一仰身，自後倒去。

人摔倒地上，臉上已然泛起了一片滿滿的黑氣。

胡逢春道：「好强烈的毒藥。」

簡飛星道：「薛寒，你都聽到了？」

薛寒道：「聽到了，簡大俠莫非還對我們兄妹懷疑麼？」

楚小楓急急接道：「薛兄不要誤會，簡大俠的意思是希望你們能立刻作了個決定。」

薛寒道：「決定，決定什麼？」

楚小楓道：「決定留下來，還是離開這裏？」

薛依娘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們有一口氣在，此仇就不能不報。」

楚小楓道：「不錯。」

薛依娘道：「等等，咱們跟胡老走吧！老實說他們也不會放過咱們兄妹……」

薛寒道：「我知道，不過，咱們總得先找着父親的屍體才行。」

楚小楓道：「薛兄的孝心，兄弟十分敬重，不過，此時此地，尋找令尊的屍體，只怕也不是一樣容易的事。」

薛寒道：「這個……」

楚小楓接道：「所以，兄弟覺着，尋找令尊屍體的事，不妨暫緩，候大局安定之後，咱們再行想辦法。」

薛寒歎息一聲道：「兄弟受教。」

簡飛星道：「目下大局，已然逐漸的有些頭緒，逐漸的明朗了，有一批人，正插手江湖中一些人物，目的雖然還未完全明白，但形勢已經證實了，咱們都是他們要對付的人，除非咱們和人十八等一樣，爲他們所用。」

胡逢春道：「不錯，咱們都是他們要對付的人，不過……」

簡飛星接道：「不過什麼？」

胡逢春道：「他們爲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時間，春秋筆出現的時刻。」

楚小楓道：「胡老，春秋筆的出現的時間，也正是武林精英盡集於此的時間，咱們只是一路，我想趕往映日崖的，決非只有咱們這一路人馬。」

薛寒道：「對！他們好分頭埋伏，不爲他們所用的，一體截殺。」

楚小楓道：「正是如此。」

胡逢春道：「唉！春秋筆乃是武林最敬重的人物，難道他就坐視不管麼？」

楚小楓道：「胡老，你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了，不知是否見過春秋筆？」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楚老弟，難道你懷疑春秋筆麼？」

楚小楓道：「胡老，小弟不敢懷疑前賢，只不過，這個人太神秘了。」

胡逢春道：「神秘？老弟，這一點不可存疑，春秋筆，乃武林中最受於敬重的人物，已經揭發了不少武林中僞善之輩，江湖才有二十年未曾有過的平靜。」

楚小楓道：「哦！」

簡飛星道：「胡兄，春秋筆，現在何處？」

胡逢春道：「這個，兄弟可就不知道了。」

簡飛星道：「我想，他也該來到此地了。」

胡逢春點點頭。

楚小楓道：「他既然來到了此地，爲什麼不肯現出身來。」

胡逢春道：「這個，這個，也許他沒有走這一路。」

楚小楓沉吟不語。

胡逢春道：「楚老弟，至少，在沒有證據之前，咱們不應懷疑春秋筆。」

楚小楓笑一笑，道：「簡大哥，你見過春秋筆麼？」

簡飛星道：「沒有……」

語聲一頓，接道：「兄弟，你好像在保護一個人。」

楚小楓道：「對！一個女人，知道這個神秘組合的女人？」

胡逢春道：「現在，楚老弟，應該告訴我們一點內情了。」

楚小楓道：「她是那個神秘組合中的核心中人，她這個人，並不太重要，也並非是一個很出色的人，但她知道了很多的事，眞正的內情，因爲她是那個眞正首腦人物家中的丫環。」

簡飛星道：「好極啦！目下，這是江湖上最感困擾一件事，就是不知道他是誰，只要找出了他的眞正面目，不論他是什麼人？都可以對付他了。」

楚小楓道：「但她還沒有說出來。」

簡飛星道：「爲什麼不說呢？」

楚小楓道：「這也就是我們這麼保護他的原因。」

簡飛星道：「她不說，爲什麼？」

楚小楓道：「我們可以殺了她，甚至可以用最慘酷手段對付她，但却無法逼他說出來內情。」

簡飛星道：「那是個很堅强人啦。」

楚小楓道：「總之，這件事情太重大，我擔心她身上帶有毒藥，如若她心中一急，吞毒而死，那就是功虧一簣了。」

胡逢春道：「她帶有毒藥。」

楚小楓道：「她很擅於用毒，一舉手間，能毒死很多人，如若她要服毒自盡，任何人都無法防止，因爲，咱們無法找出她藏毒的地方，她也不允許咱們去找。」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她是不肯說出來。」

楚小楓道：「她自幼生長在那個家族之中，內心中，對那個家族，充滿着忠誠，也許他發覺了主人的錯誤，但要她叛離他，還要一段時間適應。」

簡飛星道：「你和她說過麼？」

楚小楓道：「談過，而且，說的很好

，所以，她才肯接受我們的保護。」

他隱去了和小紅之間，談判的條件。

自然，那是爲小紅好。

楚小楓希望她受到別人的敬重，恢復他個人的尊嚴。

他已經發覺了小紅正在改變自已，適應一個新的生活。

只聽簡飛星道：「兄弟，你準備帶他去映日崖。」

楚小楓道：「對！這些年來，春秋筆風靡了整個江湖，他代表着權威，正義，喜悅和安慰，千百年來，江湖上從沒有一個人，受過如此的榮耀。」

胡逢春道：「他應該。」

楚小楓道：「我也讚成給予他更多榮耀，問題是這個人太過虛幻，他只是若干年出現一次，而且，他是什麼樣子，根本沒有人見到過。」

胡逢春道：「老實說，這倒無可厚非，春秋筆如若不保持一種神秘，他又如何訪查江湖中善惡是非。」

楚小楓道：「我並非懷疑春秋筆，我只是覺着，應該有一種更好的辦法，保護江湖上更多的信任。」

簡飛星沉吟了一陣，道：「走吧！咱們先回去，這件事，以後再說吧！」

薛依娘忽然歎息一聲，道：「哥哥，如若春秋筆也來了，他們爲什麼不來救我們。」

薛寒道：「也許他在另外一面道路上，妹妹，不許對春秋筆生出什麼懷疑，他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偉大人物，他不求名利，不求聞達，只是一心給江湖上人服務。」

薛依娘似是還想開口，但却被楚小楓示意攔阻。

羣豪回到了原來的住守之處。

這時，白眉大師正率領着少林僧侶們在四週巡邏。

這時，所有的人，都已經醒了過來，天色只不過剛剛微明。

白眉大師迎了上來，道：「找到了解毒的藥物沒有？」

胡逢春笑一笑，道：「咱們根本就沒有中毒，自然不用解藥了。」

白眉大師呆了一呆，道：「怎麼？沒有中毒，他們使用詐術。」

胡逢春道：「對！不過，這一套還眞厲害，差一點，把咱們給騙了。」

這時，時英，何浩波急急的奔了過來，詢問內情。

田伯烈笑一笑，道：「咱們被人家要了一下，大伙兒都好好的，竟然却相信中了毒，不過，這樣也好。」

時英道：「也好！什麼意思？」

田伯烈道：「我們見了一場搏殺，刀光劍影，那是武林中罕見的搏殺，刀過無聲之名，眞不虛傳。」

何浩波道：「你們走後，大伙兒，都已經醒了，我和時英，都給他說了很多的事？」

田伯烈道：「我們的處境，兇險萬分，也應該告訴他們一下才是。」

時英道：「這都說了。」

田伯烈道：「如是願意走的人，咱們也不能多留他們。」

時英道：「這話我也說了，你猜怎麼着？」

田伯烈道：「怎麼着？」

時英說道：「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離去。」

田伯烈道：「唉！其實他們心中何嚐不明白，離開了此地一步，那就會全無生機？」

時英道：「這雖是原因之一，不過，我感覺到他們留此之意，也極眞誠，事實上，他們心中明白，這是一個必須自保的境地，如是大家力量一分散，生存的機會太微小了。」

田伯烈點點頭，道：「他們知道就好了。」

時英說道：「你們來去，好像都很順利？」

田伯烈低聲道：「刀過無聲簡飛星的刀法，眞是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一把刀，在他手中，有如活的一般，但楚小楓的劍法，決不在他之下。」

時英道：「他們兩個動過手了？」

田伯烈微微一笑，說明了經過。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旭日初升，放射出萬道金光。

楚小楓行到成中岳等宿住之處，找到小紅，道：「姑娘，我們又和他們交手了一次。」

小紅道：「是什麼人？」

楚小楓說道：「一位自稱是六先生的人。」

小紅道：「能够稱爲先生的，都是極爲重要的人，那位六先生呢？」

楚小楓道：「死了。」

小紅一怔，道：「你殺了他。」

楚小楓道：「是簡大哥。」

小紅沉吟了一陣，道：「他沒有問過我？」

楚小楓道：「這件事情就是因爲你而起。」

小紅道：「楚公子，我很抱歉。」

楚小楓道：「不要緊，他們找妳，不過是一個籍口罷了，就算沒有妳，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

小紅道：「那不同，你們太不瞭解他們……」

楚小楓接道：「不用抱咎，也不用難過，準備吃點東西，咱們還要趕路……」

笑一笑，接道：「你可知道，過去，只要我們十幾個人保護妳，現在，這一羣上百的人，都決心保護妳了，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

說完幾句話，轉身欲去。

小紅道：「公子留步。」

楚小楓回過頭，道：「什麼事？」

小紅道：「你想不想知道，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找到我，殺我滅口。」

楚小楓道：「姑娘願意說來了。」

小紅點點頭。

楚小楓道：「可不可以多給一些人聽？」

小紅道：「可以，已經有了很多人爲

我而死了，至少，也該要他死的瞑目，對麼？」

楚小楓道：「姑娘有此用心，那是最好不過，可是在下還沒有履行約定……」

小紅搖搖頭，接道：「公子也休提約定之事，那時的小紅，和現在的小紅，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了，這幾天來，我和你們行在一處，時日雖然不久，但自覺氣燄上已有了很大的變化了。」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姑娘有此一念，實乃武林之福。」

小紅道：「楚公子，你請些什麼人，我不管，不過，此事還不宜太過公開，使太多人知道。」

楚小楓道：「不會有很多人，在下去和他們商量一下。」

× × ×

一處幽靜的山崖下面，一株大樹下，圍坐着八個人。

那是胡逢春，白眉大師，簡飛星，楚小楓，田伯烈，何浩波，時英，譚志遠。

在八人之間，坐着小紅。

她仍然穿着男裝，環顧了羣豪一眼，說道：「我本來有一個很神秘的家族，那個家族，在江湖上也具有着一點的名望，表面上，他們從不和武林同道來往，但事實上，他們却手握着無與倫比的權勢。」

胡逢春道：「那是什麼家族？」

小紅道：「桐柏世家。」

胡逢春道：「是不是桐柏醫廬。」

小紅點點頭，道：「是。」

簡飛星道：「好……原來是他們在暗中攪鬼。」

胡逢春道：「姑娘，在下去過那裏，見過他們的主人？」

小紅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胡逢春道：「不久，不久，不過一年之前。」

小紅道：「不錯，任何也想不到…」

楚小楓接道：「姑娘，桐柏醫廬，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小紅道：「妙的就在外表上，絕對看不出來什麼？一處背山而築的瓦舍，看上去，不過是一個中上之家的居住之所，整個房舍，算起來，不會超過十間，其實，就是讓你進去住個十天半月，如若沒有別人指點，你也是一樣瞧不出一點什麼名堂來。」

胡逢春道：「他們的人手，却不住在那裏是麼？」

小紅道：「那座醫廬的房舍，緊臨山壁，但却有一條地道，通入山中。……」

簡飛星接道：「他們的人手，都在山腹之中？」

小紅道：「不是，那裏面只是他們的重要首腦會聚之處，至於他們的發號施令地方，另有所在。」

楚小楓道：「在那裏？」

小紅道：「不知道，好像就在附近，事實上就算你們找到了他們發號施令的地方，也不會想到他們和桐柏醫廬有關。」

胡逢春道：「想不到，想不到，就是寒舍，看起來也比他們的規模大一些。」

小紅道：「我們在那裏長大，絕不會錯。」

胡逢春道：「姑娘，他們有着代代相傳的醫術，對療治傷病，十分在行。」

小紅道：「對！不過，沒有人會到那裏去求醫，那地方太荒凉了，方圓數十里內，全是叢山，絕壑，沒有人家，受傷，有病的人，找不到那地方，就會傷重，病重而死了。」

胡逢春道：「但就老夫所知，仍有不少人去求藥，醫病。」

小紅笑一笑，道：「那是最好的掩護，十批人中，只有一批可能是眞的去求醫的。」

胡逢春道：「老夫年前去桐柏醫廬，就是求醫而去。」

楚小楓道：「胡老，你去求的什麼藥物。」

胡逢春道：「十年前，我得了一種很奇怪的病，適時發作，每日午夜右臂一處關節，疼痛如折。」

楚小楓道：「沒有請大夫瞧過麼？」

胡逢春道：「至少有廿個大夫替我看過，但却都束手無策，後來，有人告訴我，到桐柏醫廬求藥療治。」

楚小楓道：「求到了？」

胡逢春道：「是，求到了，而且一服見效，我吃了十日份量的藥物，整個病，就完全好轉了。」

簡飛星道：「這代表什麼？」

胡逢春道：「難道，這也和江湖大變有關。」

楚小楓看了小紅一眼，只見她不很用心的聽，笑一笑，道：「胡老，你不能告訴我們詳細的情形。」

胡逢春道：「桐柏醫廬，只是羣山環繞中一座小小的宅院，房舍數間，完全瞧不出它有什麼特殊之處。」

楚小楓問道：「小紅姑娘，這又是爲了什麼？」

小紅道：「胡老，你到那裏取藥之時，都見到了一些什麼？」

胡逢春道：「什麼也沒有看到。」

楚小楓道：「小紅姑娘，在桐柏醫廬，住人不多麼？」

小紅又沉吟了良久，道：「胡老，給你拿藥的，是不是一個圓圓臉，滿臉笑容的老者。」

胡逢春道：「不錯，一個圓圓臉，帶着笑容的老者。」

小紅道：「那是常笑翁。」

楚小楓道：「常笑翁是什麼人？」

小紅道：「主人的三大從衞之一，他面圓圓似富家翁，一年到頭，臉上掛着笑意，就算他在殺人的時候，也一樣面含微笑。」

楚小楓道：「胡老，你再費心的想想，我們要很詳細，明確的經過。」

胡逢春道：「只有那老者，和一個年輕童子……」

小紅道：「他問你什麼沒有？」

胡逢春道：「問問病情，又替我把脈，才叫那穿着青衣的童子替我取藥物。」

小紅道：「可是已經配好的藥丸？」

（未完）

金牌馬爹利
奉送旅行麻雀

